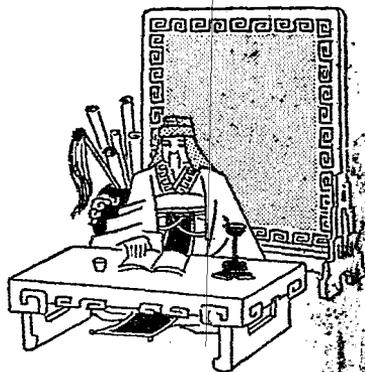


林文忠公政書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MG  
K250.65  
3



叙

侯官林文忠公疏稿三十七卷。海內士大夫。爭相傳誦。宗案嘗取而讀之。有以知公生平居官行政之大略。如景星  
 慶雲。照耀天宇。都郁然動人瞻仰。而不能已也。光緒甲申。宗案奉命督師。重蒞閩嶠。距公之卒三十有六年矣。孫工  
 部員外郎洄淑。丐宗案。敍憶道光已酉。公由滇解組歸閩。扁舟迂道訪宗案。於星沙旅次。略分傾接。期許良厚。忽忽  
 四十年。久欲一據感念。而未得一當。是書之敍。何敢以不文辭。閒嘗論之。土生隆盛之世。位至疆圻。凡夫民生國計。  
 輕重利病。罔非一心之貫注。而究其所以維國脈。而示後人者。祇落落數事而已。足嘉道以來。天下切要之政。莫於  
 講求吏治。整頓錢漕。加意海防。諸端。公之密陳僚屬考語。則曰。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  
 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員之盡心與否。其陳漕運利弊也。則有一本原一補救。一本原中之本原。一補救中之補救。道  
 光己亥庚子之歲。西夷英吉利稱亂粵東。公銜命查辦海口事件。修築虎門橫檔。各礮臺。擊夷船於尖沙嘴潭仔洋  
 官涌等處。斬穢甚多。夷目義律遁澳門。公慮夷人之竄擾鄰省也。疏請救下閩浙江蘇各督撫。嚴防海口。其陳夷倭  
 無厭。得一步即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忍患無已時等語。皆洞悉奸誘。如燭照數計。迄今數十年。談海防者必推  
 公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公為國朝名臣。非可企而及也。宗案荷三朝知遇。屢膺重寄。自維服官臨民之際。未能希蹤  
 先哲。今老矣。屬以法夷構覺。海疆多事。蒞公桑梓之邦。親歷各海口。見公所建礮臺。形勢扼要。證以是書所云。益歎  
 公忠誠體國。獨有千古。然則公之傳固不必以是書。而是書已足以傳公矣。小賦迫促。案敍謹綴數言付之。軍書旁  
 午。心緒茫然。刁斗嚴更。枕戈不寐。展卷數行。猶彷彿湘江夜話時也。

林文忠公政書 敍

渝 3546 立北平圖書

上諭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由翰林游歷外任。疊蒙皇考簡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剿辦雲南保山匪徒。調度有方。渥荷恩施。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旋因病請假回籍。朕御極之初。知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疊經降旨。宣召來京。嗣以廣西匪徒滋事。特授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令其速赴軍營剿辦。前據馳奏。已由本籍起程。方冀迅掃邊氛。以綏南服。茲據徐繼奮馳奏。該大臣沿途勞頓。舊疾復發。於廣東潮州途次。遽爾溘逝。念其力疾從戎。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林則徐著加恩。晉加太子太傅銜。照總督例。賜卹。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均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欽此。

# 諫祭文

維咸豐元年四月丁巳朔。越祭日乙丑。皇帝遣福建鹽法道戴嘉穀。諭祭於晉贈太子太傅。原任雲貴總督林則徐之靈曰。朕維文武兼資。徧寄八州之重任。忠清共見。洵爲一代之良臣。勤施已著於先朝。倚畀方殷於統帥。郵章告逝。奠學增悽。爾晉贈太子太傅。原任雲貴總督林則徐。芸署起家。蘭臺擢秩。握文枋而疊收楨幹。膺察典而出領湖山。當皇考之初基。擇賢臣而特簡。觀河淮右。陳臬蘇垣。適值居憂。令要工之監理。許其終制。輟權事於臆綱。泊乎秉憲關中。建藩白下。載更楚豫。重莅秣陵。重念金陵。命持玉節。旋寄撫循於吳會。晉膺總制於鄂城。入覲陳謨。荷中禁鳴騎之寵。銜恩奉使。宣嚴疆遠馭之威。雖控制偶疏。難辭薄罰。而宣防永固。用贊成功。爰即沙漠之行。俾任屯田之事。成勞甫著。拜京卿而暫領西陲。舊秩彌光。由關隴而總司南服。時值蟻羣久鬪。鯨擊未除。速連兵機。彌渡快先聲之奪。進綏蠻徼。捷書奏永靖之功。懋錫宮銜。榮頒吉羽。方壯猷之是賴。倏真疾以引歸。朕嗣統之初。在廷交薦。側席望來朝之旆。屢降溫綸。頒符倚蕩寇之動。欣聞行騎。方冀旆頭迅落。像寫麟圖。何期箕尾遽歸。識成馬革。念致身於王事。稽卹典於春官。宮傳崇加。後昆儲選。綠生平之不避嫌怨。宜恩施之備極哀榮。嗚呼。瑤尊式奠之時。眷深一德。丹旆還鄉之日。氣壯三山。惟爾有靈。定應來格。

御碑文

朕惟經文緯武。端資柱石之良。崇德報功。式煥旂常之色。既歆香於雕俎。宜紀實於貞珉。爾晉贈太子太傅。原任雲貴總督林則徐。敷歷有年。靖共匪懈。初升芸館。文枋頻持。旋晉柏臺。監司涖擢。陝分左右。用覩時臬之陳。賦重東南。屢試旬宣之任。資保障。則流安清濟。莅封圻。則政治蘇臺。迨揚三楚之旌。應彌荷九重之簡。昇丹臺。錫詔俾修入覲之儀。紫禁馳銜。命代趨公之步。爰臨朝而授節。遂乘傳而視師。雖闔夷務於粵洋。機宜未協。而靜妖氛於滇海。調度有方。太保班崇。階晉青宮之選。元戎績懋。冠加翠羽之華。盡懷受寵。而如驚。病體積勞。而遽退。茲以邊陲小醜。敢肆挑梁。因思社稷老臣。用資奮鉞。迺躡閭幃。而風趨長路。竟抵潮陽。而星落前軍。堪憐力疾。以從征。深歎膚功之未奏。進銜宮傳。示卹典之優隆。賜諡文忠。象生平之節概。悉予蠲除。夫往咎。仍將延賞於後昆。於戲。宣力兩朝。牙纓重干。城之望。銘勳百禩。鼎鐘增泉壤之光。樹此豐碑。欽茲異命。

# 林文忠公政書總目

東河奏稿(卷一).....	一
補授河督謝恩並陳不諳河務下忱摺.....	一
接篆謝恩摺.....	二
驗催運河挑工並赴黃河兩岸查料摺.....	三
查驗豫東各廳築完竣摺.....	四
查勘商虞廳築料被燒分別辦理摺.....	六
覆奏訪察碎石工程情形摺.....	七
江蘇奏稿(卷一).....	九
奏報到蘇接篆日期摺.....	九
請定鄉試同考官校閱章程並預防士子剿襲 諸弊摺.....	一
附奏資送流民片.....	三
密陳司道府考語摺.....	四
會奏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摺.....	四
江蘇奏稿(卷二).....	七
驛站餘贖銀兩展限提解片.....	八

新漲沙洲承買報部有案請仍准買執業摺.....	一九
上元江甯等六縣沿江地方被淹請撫恤摺.....	二〇
太倉等州縣衛幫續被歉收請緩新賦摺.....	二二
江蘇陰雨連綿田稻歉收情形摺.....	二三
江蘇奏稿(卷三).....	二六
覆奏查辦災賑情形摺.....	二六
籌挑劉河白茆何以工代賑摺.....	二九
江蘇省各屬捐賑情形片.....	三二
江蘇奏稿(卷四).....	三二
各屬擊獲兇盜要犯分別審辦情形片.....	三三
驗收劉河挑工並出力人員請獎摺.....	三四
協辦浙塘條石動款摺.....	三六
會奏白茆河挑工驗收并出力人員請獎摺.....	三七
彈壓水手情形片.....	三九
回空漕船全進橫開彈壓安靜摺.....	四〇
會奏官銅商辦運洋銅請復舊章摺.....	四一
江蘇奏稿(卷五).....	四三
蘇省並無洋銀出洋摺.....	四三

勘估寶山塘工摺	四四
劉河節省銀兩撥挑七浦等河摺	四六
籌議新漕事宜摺	四八
江蘇奏稿(卷六)	五〇
親勘海塘各工片	五〇
籌辦通漕要道摺	五二
會奏道光十年以前積欠銀米麥豆穀石請豁摺	五五
江蘇奏稿(卷七)	五七
會奏各州縣墊完民欠銀米請豁摺	五七
會奏各屬墊完民欠銀米情形片	五九
驗收寶山縣海塘工程摺	六〇
驗收蘇松太等水利摺	六二
通州捐挑河道片	六四
江蘇奏稿(卷八)	六四
覆奏稽查防範回空糧船摺	六四
鹽城鹽縣兩次借項修築河堤摺	六六
各屬民欠攤繳借辦工程銀兩請豁摺	六八

漕費禁給洋錢摺	六九
湖廣奏稿(卷一)	七〇
設法疏銷准引片	七〇
銅船夾私越卡摺	七二
附奏獲私變價按引提課片	七三
審擬監利縣糧書抗土鬧局各情摺	七四
湖廣奏稿(卷二)	七八
稽察隄工總局申禁冒稱書史片	七八
籌防襄河隄工摺	七九
襄陽一帶緝私事宜摺	八一
閱兩湖營伍並苗寨情形摺	八二
控制鎮算兵勇並察看各提鎮優劣片	八四
湖廣奏稿(卷三)	八六
整頓鹺務摺	八六
湖南提督移駐辰州摺	九一
籌款生息防守襄隄摺	九二
湖廣奏稿(卷四)	九三
籌議嚴禁雅片章程摺(附戒煙方)	九三

鶴峯長樂食鹽專配大事場以免侵越摺	一〇一
湖廣奏稿(卷五)	一〇三
查勘江漢隄工摺	一〇三
查拏烟販收繳煙具情形摺	一〇四
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一〇六
嗣後辦災應將蠲緩田畝細冊隨騰黃榜示片	一〇八
江漢安瀾隄防禦固摺	一〇九
使粵奏稿(卷一)	一一〇
恭報抵粵日期摺	一一〇
附奏粵省鴉片情形片	一一二
會奏夷人菴船鴉片盡數呈繳摺	一一二
附呈諭夷原稿並夷稟二件	一一五
附奏夷人現繳鴉片請暫緩斷絕茶葉大黃片	一一七
使粵奏稿(卷二)	一一八
會奏收繳鴉片已逾十分之八即乘勢清理東路摺	一一九

覆奏夷商查頓實已回國現查夥黨一併驅逐片	一二〇
會奏夷船呈繳鴉片一律收清摺	一二一
附奏夷人夾帶鴉片罪名應議專條片	一二三
覆奏查察虎門排練礮臺摺	一二四
使粵奏稿(卷二)	一二七
會奏銷化烟土已將及半情形摺	一二七
奏參因循不振之鎮將分別勒休降補摺	一二九
附奏東西各洋越竄夷船嚴行懲辦片	一三〇
會奏銷化烟土一律完竣摺	一三二
會奏夷船互市情形並空蕩開行隻數摺	一三三
使粵奏稿(卷四)	一三四
會奏續獲人烟槍具摺	一三四
匯陳民間烟土槍具仍宜收繳片	一三六
會奏擬具檄諭英吉利國王底稿恭候欽定摺	一三九
擬諭英吉利國王檄	一三九
使粵奏稿(卷五)	一四一

附奏新頒夷人治罪專條內請酌易字樣片	一四一
會奏巡緝營員訪有劣蹟請革審摺	一四二
會奏英夷抗不交兇嚴斷接濟查辦情形摺	一四四
會奏九龍洋面轟擊夷船情形摺	一四七
使粵奏稿(卷上)	一四九
會奏巡閱澳門情形摺	一五〇
會奏諭辦英夷情形摺	一五一
覆奏責令夷人出結甫經遵依片	一五四
會奏英國蘆船奸夷現已驅逐並飭取切結情形摺	一五四
使粵奏稿(卷七)	一五六
會奏穿鼻尖沙嘴疊次轟擊夷船情形摺	一五六
會奏察看英夷反覆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摺	一六一
會奏請將高廉道暫駐澳門查辦夷務片	一六三
使粵奏稿(卷八)	一六四
覆奏遵旨體察清務情形通盤籌畫摺	一六四
會奏遵旨宣布英夷罪狀並設法驅改該國船隻出口摺	一七二

兩廣奏稿(卷一)	一七三
燒燬匪船以斷接濟摺	一七三
密陳駕馭澳夷情形片	一七五
英吉利領事義律寄澳門西洋兵頭信	一七七
西洋兵頭回信	一七七
英吉利夷官吐密致西洋兵頭信	一七八
西洋兵頭回信	一七八
吐密又寄西洋兵頭信	一七八
西洋兵頭回信	一七九
覆奏會望顏條陳封關禁海事宜摺	一八〇
兩廣奏稿(卷二)	一八二
尖沙嘴官涌添建礮臺摺	一八三
請改大鵬營營制摺	一八四
請將烟犯財產充賞片	一八七
焚剿夷船擒獲漢奸摺	一八八
查獲汛弁黎祥光等串詐客船片	一九〇
兩廣奏稿(卷三)	一九一
追奪張石氏誥封摺	一九一

英夷續來兵船情形片	一九二
英夷兵船情形片附夷帖	一九三
抄錄夷帖	一九五
嚴辦煙案栽贖人犯片	一九五
英夷兵船移泊棧椅沙情形片	一九六
議覆葉紹本條陳捕盜事宜摺	一九七
兩廣奏稿(卷四)	一九八
英逆兵船續籌剿堵摺	一九八
密探定海夷情片	二〇〇
關閩地方礮石洋而疊將逆夷擊退摺	二〇一
議覆團練水勇情形摺	二〇三
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	二〇四
陝甘奏稿(卷一)	二〇六
番務完竣赴任日期摺	二〇六
請將渭南縣余炳燾量加鼓勵摺	二〇七
籌議銀錢出納陝省礙難改易摺	二〇八
酌籌平糶量撫極貧片	二一〇
覆奏部議陝甘捐輸經費再行詳覈摺	二一一

雲貴奏稿(卷一)	二一二
覆奏漢回情形片	二一二
審辦雲州等處漢回各匪摺	二一三
附審辦回民丁燦庭京控案片	二一七
雲貴奏稿(卷二)	二二〇
審擬湯丹廠漢回互鬪各犯摺	二二一
姚州白井漢回互鬪大概情形摺	二二五
甄別鹽提舉州縣各員摺	二二六
雲貴奏稿(卷三)	二二七
飭提永昌京控入證未據報解情形片	二二八
籌辦永昌哨匪起程日期摺	二二九
生擒彌渡匪犯審辦摺	二三一
續獲彌渡匪犯審辦摺	二三四
雲貴奏稿(卷四)	二三五
保山哨匪輸誠獻犯仍飭嚴拏摺	二三五
覆奏永昌漢回情形片	二三七
審辦倡亂妖匪金混秋摺	二三九
雲貴奏稿(卷五)	二四三

審辦保山哨匪並酌撤官兵摺	二四三
順途校閱營伍并酌改營制摺	二四八
甄別和府各員摺	二四九
調補永昌知府摺	二五〇
雲貴奏稿(卷六)	二五一
擊獲歷年拒敵官兵匪犯審辦摺	二五一
擊獲疊次搶劫焚擄各匪犯懲辦摺	二五五
緝獲保山哨匪審辦摺	二五九
雲貴奏稿(卷七)	二六一
覆奏保山匪案並無劣員調處片	二六一
審出前次永昌戕害備弁匪犯挖心致祭片	二六四
審明丁燦庭等兩次京控摺	二六四
雲貴奏稿(卷八)	二六九
彌渡出力員弁請獎摺	二六九
審明迤西緝獲匪犯就地正法片	二七一
審辦姚州滋事匪犯摺	二七二
雲貴奏稿(卷九)	二七九
迤西移改協營添設汛兵摺	二七九

查勘礦廠情形試行開採摺	二八三
雲貴奏稿(卷十)	二八八
剿辦騰越廳邊外野夷情形摺	二八八
他郎廳新礦酌吏營汛摺	二九一
訪獲他郎廠匪黃應倡等大概供情摺	二九三
保山縣城內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情形摺	二九五
密保永昌府張亮基片	二九七

# 林文忠公政書

## 東河奏稿 (卷一)

補授河督謝恩並陳不諳河務下忱摺

奏爲恭謝天恩並瀝陳不諳河務惶悚恐懼下忱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十月十九日奉兩江督臣陶澍行知准吏部咨欽奉上諭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林則徐補授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等因欽此臣謹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虔謝天恩伏念臣以至愚極闇之資仰蒙聖主鴻慈用至藩司由河南調任江甯甫經兩月正恐未能稱職時切冰兢茲復渥荷恩綸擢昇總河重任臣自顧何人疊膺隆遇雖捐糜頂踵不足仰答高深感激涕零莫能言狀惟思河工脩防要務關繫運道民生最爲重大河臣總攬全局籌度機宜必須明曉工程胸有把握始能釐工剔弊化險爲平而道將廳營皆得聽其調度非分司防守之員事有稟承者可比臣先由翰林御史外擢浙江杭嘉湖道本未經習河工迨道光二年奉旨補授江南淮海道雖有兼河之責但自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次年正月初七日即已蒙恩升授江蘇臬司計在任不及一月又值歲暮停工之際不特河防形勢未及講求即土埽各工做法亦未目覩至五月間奉旨赴高家堰催工爲時約有數月而所見祇係砌石所司祇係督催並未經手工程於河務仍屬闕隔今若驟膺總河重任旣不明於形勢即不審於機宜縱使趕緊研求已屬緩不及事且河工尤以杜弊爲亟必先周知其弊乃可嚴立其防臣具有天良固不敢不認真稽察然能自矢不欺之念終無不受人欺之明平時未曉工程難瞞通工耳目若蒞任之始措置有乖狡獪之徒即皆生心嘗試泥河工事務與地方不同地方有利當與有害當除所見未真可待從容察看縱一時一事受人朦蔽而挽回補救猶可徐圖河工事多猝來計不旋踵荷胸無定見一事被朦毫釐之差即成千里之謬若以爲盡不可信動輒駁飭則又恐是非顛倒緩急混淆設或猝遇險工



束手無策。游移牽掣。致失機宜。彼時即將臣從重治罪。在臣之一身。固不足惜。而糜帑病民。貽誤河防大計。上何以對君父。下何以對生靈。一念及此。不勝股慄。此臣所以輾轉思維。有必須量而後入。不敢貿然從事者。古稱陳力就列。又云。學而後入政。臣於地方政務。雖亦力所難勝。究曾學習十年。尚冀勉圖報效。若河工全未諳悉。何以設施。聖明之前。萬不敢有一毫欺飾。與其將來貽誤。莫若據實瀝陳。伏乞皇上格外垂慈。鑒其愚昧。俯允將河東河道總督一缺。另賜簡放。以重河防。此時幸在霜降水落之後。前任河臣嚴娘。尙未離任。仍可候旨遵行。再臣先經督臣陶澍傳奉諭旨。總司江北賑撫事宜。飭往災區。周歷履勘。臣遵即先赴附近省城各縣。往來稽查。仍聽候督臣委員代理藩司事務。旋經督撫臣奏明。飭俟鹽運道葆謙。提調文闈事竣。將藩署事件。移交代印代行。再往淮揚查勘等因。臣於災務事宜。業經頒發章程。正在移交出省。茲江甯藩司一缺。已蒙簡放有人。臣無署中兼顧之事。更可專心賑務。藉以勉竭駑駘。現仍欽遵前奉諭旨。周歷淮揚一帶。查勘督辦。斷不敢稍圖暇逸。自外生成。所有微臣感激悚懼。下忱。不揣冒昧。謹據實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臣無任戰慄屏營。惶恐待命之至。謹奏。

接篆謝恩摺

奏爲恭報微臣接篆日期。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荷恩綸。擢任東河河督。當經具摺虔謝天恩。嗣由江南起程。遵旨即赴新任。復經恭摺奏報在案。茲於山東途次。接奉硃批。一切勉力爲之。務除河工積習。統歸誠實。方合任用。盡職之道。朕有厚望於汝也。慎勉毋忽。欽此。又於夾片內。奉硃批。當今外任官員。清慎自矢者。固有其人。而官官相護之惡習。牢不可破。此皆係自顧身家之輩。因循苟且。尸祿保身。其屬可惡。記曰。官先事。士先志。其可忽諸。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皇上設誠務實。澄敝官方。訓誡淳淳。要在挽回積習。臣雖愚昧。具有天良。每念一介寒微。濫被聖明知遇。苟志存溫飽。念重身家。是已失讀書致用之本心。更何以仰酬君上。是以臣受恩愈重。悚懼愈深。夙夜捫衷。難免此不耿耿之一念。任難勝而心務盡。才未逮而守必嚴。且近閱邸抄。伏讀上諭。各直省督撫。宜潔己奉公。尤須

避色率下。倘正己而不能率屬。則是形同木偶。於地方有何裨益等因。欽此。聖諭煌煌。至爲明切。况河工積習。尤所熟聞。將欲力振因循。首在破除情面。臣惟有自持刻苦。不避怨嫌。以防意者防川。以糾心者糾吏。務冀弊除節節。工固瀾安。以仰副聖主委任提撕之至意。現於十二月初七日。行至鄒縣地方。准前任河臣嚴娘。飭委署臣標中軍副將穆寶邦。運河同知朱長垣。恭齋河東河道總督關防。移交前來。該處距任所六十里。臣卽於是日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恭謝天恩。祇領任事。所有應辦一切事宜。容臣查核案卷。悉心講求。周歷履勘。隨時奏請訓示。遵行所有到任日期。除恭疏題報外。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驗催運河挑工並赴黃河兩岸查料摺

奏爲驗催運河挑工統計已完六分。現仍督飭贊辦。臣卽赴黃河兩岸查料勘工。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東省運河挑工。截至正月初六日。已辦三分有餘。經臣於奏報摺內聲明。親往驗催。旬餘以來。周歷沿河工次。南至騰汛之十字河一帶。北至汶上等汛塘長各河。挨次履勘。凡已經挑完工段。除出土外。其壑鑿大塊堅冰。壘壘山積。詢之土人。僉稱歷年河凍。未見如今年之厚。是以挑工之費力。器具之損傷。亦較往年。加至數倍。臣目覩現挑之處。先須鑿起兩三層冰塊。或將凍土打鬆。然後得施畚揭。及至挑動之後。不免滲水。雖經隨挑隨戽。而隔夜卽又凍結。昨已節交雨水。河冰尙在堅凝。其貼邊墊厘之積弊。因土凍不能膠黏。已無所施其伎。臣當將所挑寬深尺寸。逐段丈量。驗其灰印詰堵。均相符合。尙無偷減情弊。惟沿堤出土之路。漸被泥漿拋撒。逐條凍積。名曰泥龍。往往工段挑完。而泥龍尙未除淨。雖據各汛員弁稟稱。尙係全工完後。一律起除。但日積日多。挑運更爲費事。且一經春雨。更恐沖入河心。臣復嚴飭工員。押令夫役。凡挑完一段。卽起淨一段泥龍。其已挑未淨之處。官差夫頭。均先量予懲責。並因鉅嘉汛主簿督挑工內。有稍偏於東岸之處。雖量明丈尺無差。並非弊竇。但不居中挑挖。側注一邊。則靠西淺處。誠恐日久積淤。河身遂窄。不可不防其漸。現值僱工緊急之際。臣先將該汛主簿徐恂摘去頂帶。責令督夫加挑。展寬丈尺。務

使一律均勻。俟工竣時。查驗如果協宜。給還頂帶。倘不如式。立即咨革示儆。茲截至正月二十一日。統計各汛。挑有六分工程。此後天氣融和。施工自易爲力。臣因黃河各廳。購辦料物。亟應親往查驗。並有督催土工。勘辦春廂事宜。均難延緩。卽於拜摺後。由濟起程。前赴豫東黃河兩岸。周歷履勘。惟查歷屆驗料。往返不過半月。臣於河務未能諳悉。必得將各工形勢。細加體察。諮訪研求。每到一工。卽不敢忽略走過。且思料物。爲修防根本。果皆堆垛結實。防險當自裕如。若查料之時。稍任以虛作實。以舊作新。卽無有甚於此者。臣惟有細加察驗。計束稱斤。總當從實從嚴。不敢稍爲將就。但歲添兩料。共有七千餘垛之多。逐一親查。卽不免多需時日。其運河未完挑工。一時不及兼顧。惟當責成運河河道。往來量驗。並督飭廳營汛開。妥速價挑。現在只餘四分工程。自可依限。全完不誤。啓壩鋪水。臣仍隨時密加稽察。如有草率偷減。卽行據實嚴參。不敢稍有徇隱。所有運河挑工。已完分數。並臣現赴黃河。查驗工料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查驗豫東各廳垛完竣摺

奏爲豫東黃河各廳料物。查驗完竣。並將辦理未能盡善之廳員。請旨撤任。責令翻堆賠補。以杜弊混。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年正月間。驗過運河挑工之後。卽於二十二日。由濟起程。稽查黃河兩岸料物。當經恭摺。奏蒙聖鑒在案。旋由北岸之曹考廳上堤。查至上游黃泌廳。間渡而南。循順東行。復從歸河渡過北岸。查驗下游之曹河糧河二廳。計時一月有餘。業經竣事。竊思稽料。爲修防第一要件。卽爲河工第一弊端。前次荷蒙特派欽差。查出虛鬆殘朽等弊。降革示懲。俾在工大小官員。咸知儆惕。臣仰膺簡任。且疊蒙訓示諄諄。辦工雖尚未諳。查料必先嚴實。到任以來。講求訪問。因知堆料積弊。更僕難終。蓋料物應貯於有工處所。而河堤地段。本不甚寬。兵夫堡房。旣經林立。積土雜料。又復紛紜。秣稽每垛。長至六丈。寬至一丈五尺。佔地已多。故堤頂未能盡堆。惟頭一層在堤上者。謂之門垛。其餘則爲灘垛。爲底廠。大抵門垛。近在目前。多屬完整。灘垛底廠。卽爲掩藏之藪。最易朦混。其顯然架井虛空。朽黑霉爛。

者固無難一望而知。更有理舊翻新。名曰併塚。以新蓋舊。名曰戴帽。中填碎料雜草。以襯高寬。旁插短節。以掩空洞。若非抽拔。揆視殊難悉其底裏。臣周歷履勘。總於每塚夾檔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寬丈尺。相其新舊。盡實有繫。即抽有疑。即拆。按塚以計束。按束以稱斤。無一塚不量。亦無一廳不拆。兵夫居民。觀者如堵。工員難以藏掩。聞上年自奉旨嚴飭之後。各廳辦料。皆尙認真。此次所驗料塚。除上年舊料。剔畱抵辦。不領錢糧外。其新購之料。丈尺多有出額。間有三五處。長欠數寸。臣先亦疑其偷減。及至拆束稱斤。仍無短少。細查其故。始知塚夫堆塚。每高至尺餘。必須用木板四面打緊。乃可加堆。而稽料尾細根粗。一板之敲。有輕有重。即兩尾相接。有緊有寬。故有前面不足。而後面有餘。上截不足。而下截有餘者。均之無關於弊竇。惟一塚之中。成色竟不能一律。緣民間種植高粱。種類本不齊一。有黃色而鮮明者。亦有似黝似紅。而質性亦甚堅挺者。是以前次部議章程。總以適用爲斷。以臣所查南北兩岸十五廳之塚。上南同知羅綬所辦。最爲高大結實。簇簇生新。曹考雖甯商虞三廳次之。餘亦大都如式。惟蘭儀同知于卿保所辦料內。拆至蔡家樓一處。塚底有潮溼之料。雖據稟稱。係上冬雨雪之中。趕買趕堆。不及曬晾。目下並未霉爛。但此料晾乾之後。即恐斤重有差。辦理殊爲未善。若邊照不適工用之例。革去頂帶。又與實在霉爛短斤者無所區別。如僅責令翻曬補足。該員在任。復恐易於掩飾。據開歸道張坦具稟前來。相應請旨。將蘭儀同知于卿保撤任。免其革去頂帶。即責成接印之員。逐塚拆晾。如晾乾有所折耗。仍著落于卿保賠補。俟補完之後。另行察看酌量補用。曹河至糧河二廳料塚。以層縱層橫。逐排相間。望之似乎架井。而尺寸加大。斤重仍復不差。查係堆手粗疎。尙非偷減弊混。但究屬未盡合式。應令拆改另堆。該管堯沂道徐受荃。先經查驗。已據稟請翻堆。即飭該道督視驗報。另行覆查核辦。又商虞廳有稽料被燒一案。已於另摺奏明辦理。所有各廳麻斤積土。亦已點驗。如數。土工次第築。尙皆踴躍。應俟大汛前完竣。一律驗收。大河水勢。先於正月抄。因積冰初化。長水二三尺不等。近已逐漸涸落。各工一律穩固。所有春廂帶段。飭據各道。據節估計。均比上年有減。無增。臣核定後。已令照估。廂務使加壓穩實。

以防挑汛長水。至運河挑工。現亦將次完竣。臣查料畢後。應先回濟。督辦啓壩放水。迎濟新漕各事宜。仍須再至工。查防挑汛。另行次第奏報。所有查竣豫東各廳料物情形。理合恭摺具奏。再臣經過地方。麥苗出土青葱。已占豐稔。惟以仰慰宸懷。合併附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勘商虞廳梁料被燒分別辦理摺

奏爲豫省商虞廳料梁被燒。已飭該廳賠補足數。並將防汛守廠各弁兵。分別降革飭審。務究起火根由。獲犯懲辦。以儆惡習。而重工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來豫查料。於二月初七日。行至開歸道屬之上南廳工次。接據商虞通判沈賜恩稟稱。虞城上汛十六堡底廠存稽。一百六十梁。於二月初二日三更時分。忽報失火。當即趕往撲救。正值風大火急。被燒五十六梁等情。臣查河工稽料莖束。皆關國帑。理應嚴密防護。不容稍有疏虞。乃適值臣來工驗料之時。忽報失火。恐因料物本未購足。借端捏飾。尤覺情節可疑。當即嚴批開歸道。先飭該廳勒限賠補。務於臣到工以前。趕補足數。堆貯候驗。不得照依尋常例限寬俟一年賠完。如驗時短少虛鬆。或查有捏情。定即從重參辦。去後旋於二月十九日。據稟賠補齊全。臣行至該廳。逐梁丈量。拆束過稱。實係買補足數。斤重無差。且成色均屬鮮明。尺寸尤多出額。臣當即親至燒料處所。展勘形迹。該廠在南岸之南。地居底路。本屬空曠。不與民居相連。四面挖有溝溝。前設柵門。以時啓閉。原足以資防範。且經專派記名外委兵丁韓松茂等三名。在廠看守。並按舊章。交付該汛分防外委張奇亮。類外外委吳相臨。往來防護。該廳營亦以時巡查。如果管廠弁兵。擅守柵門。不許閒人擅入。何致有被燒之事。是典守之責。已不能辭。且臣訪聞黃河兩岸。迤東一帶。分隸河南歸德。山東曹州。匪類出沒。向有放火燒梁惡習。疊經前河臣具奏在案。其放火之故。或因偷料被擊。或因他事挾嫌。並有在廠之人監守。自盜焚燒滅迹者。又查商虞廳購料。向派河營弁兵。分梁領買。而春間料價。比年前倍爲昂貴。奸猾之徒。明知料梁被燒。例應廳員賠買。更可據價居奇。是以燒梁之案。在督道將次臨工者。十居八九。乘急圖害。獲利倍多。而稊稽本爲燒燬之用。見火

卽燃。不比燒屋燬棺。尙須引火藥具。迨至事過之後。賊據毫無。更不似命盜案件。尙有兇器原贓。可以查起比對。所以破案愈難。而此風愈熾。在廳員則以稟報無益。而賠補難辭。遂不免相率規避。隱忍匿報。或燒多而賠少。或借案以浮銷。名雖虧官。實仍糜帑。是誠吏治河防。風俗人心之大害。堪爲切齒者也。但一時放火正犯。旣無指證。又未便操之過促。致有妄擊。惟防汛守廠各兵弁。總難諉爲不知。臣勘明之後。卽將守廠之記名外委兵丁韓松茂李鳳舞殷朝臣。擊交歸德府知府錢寶琛。嚴行審訊。並將駐防該汛之額外外委吳相臨卞革。分防外委張奇亮。先行降補額外外委。同被燒料塚內承買有分之記名外委兵丁袁秉禮等十名。一併發交該府提集實訊。以期水落石出。仍移咨撫臣楊國楨。嚴飭地方文武。訪拏放火正犯。務獲懲辦。以肅法紀。而儆刁頑。查處分例。載河工燒燬物料。該管官有借端捏飾情弊者。革職嚴審究追。若巡查不力。以致燒燬料物。價在一千兩至五千兩者。該管官降三級。留任一年。賠完。開復限滿。完不足數。照所降之級調用等語。此案商虞應被燒料塚。該管通判沈賜恩。查無捏飾情弊。已於半月之內賠完。尙爲迅速。似可仰懇天恩。免其交議。至該營協備杜曰讓。巡查不力。按例亦應著賠。惟該廳業已賠完。似可免其再賠。仍俟訊明所管弁兵。有無知情縱火。另行核辦。所有勘明料塚被燒。已飭賠補足數。並分別飭審查拏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覆奏訪察碎石工程情形摺

奏爲遵旨訪察東河碎石工程情形。據實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一月內。在江南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諭。本日嚴煥奏豫省上南中河曹考三廳。險工酌拋碎石一摺。已明降諭旨。准於豫省藩庫。照數撥發。趕緊採運矣。此項碎石工程。起於南河道光七年九月間。始據嚴煥奏。關儀廳柴壩十八埽以上。已將碎石蓋護。化險爲平。十八埽以下。及下北十一堡。廂修歲無虛日。此後年復一年。更恐危險堪虞。現飭各道。仿照柴壩碎石成案。分別估辦。以爲固工節費之計等語。是年蘭儀下北兩廳。當經降旨准行。旣用碎石拋護。則

歲料防險等項。自應節省。乃歷年以來。碎石工程。無歲無之。而其採辦來年歲料。及請撥防險銀兩。並未節省絲毫。究竟此項碎石工程。是否於黃河有益。如果有益。何以歲料並不見節省。徒添出碎石一項費用。林則徐係朕特簡甫經到任。無所用其迴護。此時亦不必亟亟著明查暗訪。悉心體察情形。據實覆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當經臣附片陳明。俟到東河訪察情形。再行覆奏在案。自到任以來。將碎石檔冊逐一檢查。從前豫東黃河。本無拋護成案。因道光元年。前兩江督臣孫玉庭。南河河臣黎世序。會奏以碎石工程。實資鞏固。並無流弊。東河從前未拋碎石。是以漫決頻仍。請飭一體照辦。即創始之初。多費數十萬金。而日後工固瀾安。不惟節省。實可利民等語。旋奉諭旨。敕令仿照兼辦。二年春間。前河臣嚴烺覆奏。請於北岸黃沁廳馬營挑壩。酌量試拋。繼因河勢不定。僅拋兩段而止。迨五年間。調任河臣張井。以南岸蘭儀廳柴壩工程險要。議辦碎石兩次。奏准拋護一萬四千八百餘方。該處險工。因成平穩。迨後北岸之下北祥河。曹考南岸之中河。下南等廳。先後仿照請辦。經嚴烺節次准奏各在案。查此項動用錢糧。除馬營壩拋試兩段不計外。自道光五年至十一年。已拋碎石。兵用銀六十五萬餘兩。上冬估辦之上南等三廳。方價七萬四千餘兩。尚不在此數之內。核之歷年採辦歲料。及請撥防險銀兩。均未減少。誠如聖諭。碎石工程。如果有益。何以歲料並不見節省。隨於兩次上堤。周歷查訪。並詢之年老兵民。咸謂未辦碎石以前。誠不知其有濟與否。既辦之後。每遇險工緊急。潰壩塌堤。力加拋護。即不至於潰塌。功效甚著等語。臣於伏秋搶險。雖未經歷。而人言鑿鑿。異口同聲。因就壩前有石之處。細加測量。悉心揣度。緣壩工勢成陡立。溜行迅速。每易淘深。是以壩前之水。輒至數丈。而碎石斜分入水。鋪作坦坡。既以保護壩根。並可紓迴溜勢。考工記所謂善防者。水淫之似。即此意也。豫東河堤。多係沙土。不能專恃爲固。堤單而護之以壩。壩陡而護之以石。總在迎溜最險之處。始行估拋。蓋東河採運碎石。比南河遠近懸殊。方價倍蓰。難以多辦。而其化險爲平。頻歲安瀾之效。未嘗不資於此。是碎石之於河工。有益實可斷爲必然。而非敢隨聲附和者也。惟何以未能省料之故。詰詢員弁兵夫。或謂拋石本在壩前。只能保壩段之不外

游而不能禁舊埽之不下墊。故雖有石之埽。仍不免擇要加廂。惟較諸未經拋石之埽。需料自然大減。但統計兩岸堤上。長至二十餘萬丈。而堤前之有埽者。不過六千八百餘丈。埽前之有石者。甫及二百七十餘丈。豫東河面寬闊。溜勢時有變遷。此工閉而彼工生。購料防險。諸費卽難概省等語。臣核其所言。似亦近理。然思用料之節省與否。天事居其半。人事亦居其半。譬如極險之工。忽然淤閉。平緩之處。忽又生工。每非恆情所能測度。工生則料費。工閉則料省。此存乎天事也。亦有出於人爲者。如順堤廂埽。費料實多。惟溜到堤根。卽不能不資以搶護。而工非自閉。亦不能不逐歲加廂。若工員果悉機宜。善揣溜勢。則於工之將生未生。豫築挑埽。使之溜向外趨。埽卽可省。蓋攔溜者埽。而引溜者亦埽。觀於埽前水深。其故可想。一壩得力。可護數段之工。則不須順堤廂埽。而所省無算矣。然若審勢未確。挑護失宜。壩守不住。仍復退順堤廂埽。則勞費更不啻什倍。此又人事之難言者也。總之。有治人。無治法。在工人員。果皆講明利弊。自無枉費之工。果皆激發天良。自無妄開之費。至料物貯於堤上。督道常川往來。注目留心。不徇情面。似亦無可藏掩。伏讀皇上批臣前摺。有如此勤勞。弊自絕矣。作官皆當如是。河工尤當如是之諭。仰見聖明洞燭。訓勉至周。臣兢悚之餘。永當服膺遵守。大抵覈實查驗。卽歲料與碎石並用。未嘗無漸省之方。如其不實。則雖裁去石碎一項。而他物稱是。亦可藉端滋弊。要在認真督察而已。臣仰奉諭旨。明查暗訪。不必亟亟。謹於兩次巡工。反覆推求。悉心體察。據實繕摺覆奏。再查東省運河各廳。臨湖堤工。亦有兼用碎石之案。由來已久。歲銷錢糧無多。合併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江蘇奏稿 (卷一)

奏報到蘇接篆日期摺

奏爲恭報微臣到蘇接篆日期。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欽奉恩命。補授江蘇巡撫。於五月二十五日。交御河東

林文忠公政書 東河奏稿 卷一

河督篆務。卽行起程來蘇。當經恭摺奏聞在案。茲於六月初八日。行至蘇州。准護撫臣梁章鉅。飭委揚州府知府黃在厚。臣標中軍參將吉祥保。恭齋江蘇巡撫關防。暨王命旗牌書籍文卷。移交前來。臣卽於是日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任事。伏念臣才識庸愚。前荷聖恩。曾任江蘇藩臬。刑名錢穀。職在分司。尚恐未能周妥。今蒙簡畀。封圻重任。刑錢皆所統司。報稱愈難。悚惶愈切。竊思刑錢。本相爲表裏。而江蘇刑錢事件。其勢每至於相妨。蓋一省設兩藩司。錢穀最爲繁重。而漕務痼疾已深。尤難逃聖明洞鑒。若概繩之以法。則不獨州縣之浮勒。旗丁之刁難。胥吏之侵漁。秀民之挾制。均爲法所不宥。卽凡漕船經由處所。與一切干涉漕政衙門。在在皆有把持。幾於無一可恕。所最堪憐憫者。獨此小戶之良民耳。乃至極蔽之餘。大戶之包抗日多。而小戶之良民日少。昔所謂利藪。今變爲漏卮。贏餘半屬虛名。挪墊轉貽隱患。正恐漕額愈大之州縣。倉庫愈不完善。其致弊之故。人人能言。而救弊之方。人人束手。因循則伊於胡底。懲創則立見誤公。是刑名之難。實因錢穀之繁。而滋甚也。臣身膺重任。總當極力挽回。斷不敢稍存畏難之見。前次謝恩摺內。欽奉硃批。知人難。得人尤難。汝當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負委任。朕有厚望焉。欽此。臣再三跪誦。感極涕零。自揣具有天良。宜何如殫竭血誠。上副鴻慈委任。惟有持清勤以端其本。慎張弛以善其施。整頓錢漕。先懲已甚。清釐倉庫。尤貴截流。當執法者。不敢以姑息啓玩心。當設法者。不敢以拘牽礙全局。且值災荒之後。元氣未復。正須培養拊循。自不宜求治過急。致涉孟浪。一切地方公事。與督臣和衷商榷。設誠致行。使刑錢不致相妨。而適相爲用。庶幾積疲漸振。治效漸臻。以答高厚生成於萬一。至臣入境以後。察看民情。均甚安帖。二麥收成中稔。雖去年被水之處。種植不多。而客販雲集。加以採買平糶。源源接濟。市價已見平減。日來連得雨澤。農田正在插秧。惟因上游時疫流行。江淮亦被傳染。臣在途次。會晤督臣陶澍。知已廣施方藥。救濟頗多。現在督飭各屬。清理糶糴。存恤老疾。勤修職業。以召時和。祈禱兼行。以祛疹癘。冀副我聖主懷保如傷之至意。所有微臣接篆日期。除恭疏題報外。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請定鄉試同考官校閱章程並預防士子勦襲諸弊摺

奏爲鄉試屆期請定同考官校閱章程並預防士子勦襲雷同之弊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欽奉上諭本年壬辰科江南鄉試著派林則徐入闈監臨欽此臣到蘇接篆已近闈期當即遵照科場條例將監臨應辦事宜預爲佈置伏查本年四月內欽奉上諭三載賓興爲抡才大典各直省主試經朕特加簡任宜何如滌慮洗心認真校閱務求爲國得人順天同考官及會試同考官俱係翰詹科道部屬該員等甲第本高又經朕親加校試尙無荒謬之人充選所以得人較盛各直省同考官則年老舉人居多勢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閱卷卽有近科進士亦不免經手簿書錢穀文理日就荒蕪各省督撫雖照例考試簾官仍恐視爲具文全恃主試搜閱落卷庶可嚴去取而拔真才嗣後各直省督撫務將簾官認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謬之員濫行充數等因欽此又上年十月內欽奉上諭著各直省督撫將書肆小本板片概行銷燬其貢院左右如有公然售賣小本文策者枷責嚴辦倘士子尙有不知檢束懷挾微倖者卽著斥革其恃衆逞強不服約束者枷號示衆治以應得之咎士子中式後除策學援引經史語句相同毋庸議外其四書經文有全篇勦襲舊文者一經磨勘官簽出卽即斥革務期永絕此弊以端士習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主慎重抡才清釐積弊之至意竊查江南爲人文淵藪入闈士子多至一萬四五百人額設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約須校閱八百餘卷稍有草率卽恐遺濫交譏臣聞近科房官每有爭先薦卷之弊以爲薦早則獲薦者多薦遲則中類已滿難於入彀故於頭場分卷到手輒將首藝中幅略觀大概謂之望氣其合意者彙爲一束以備加圈呈薦稍不稱意卽置落卷之列不爲下筆原其初心仍欲俟佳卷薦完再將落卷覆加細看以決去取乃頭場薦卷未畢而二三場試卷已陸續送入內廉因又趕覓已薦之字號連經文策問一併加圈亟隨頭場呈薦蓋恐別房之薦卷三場均已齊全而該房僅有頭場不能早供考官比較則所中卽不及別房之多是以相率效尤總以趕早薦完爲分房之捷訣直至三場薦卷俱已畢事然後將先前略觀大意之落卷批點塞責彼時中卷已定意興闌珊縱或見爲

佳文亦諉諸其人之命。於是誤分段落者有之。並有文非荒謬。僅點首藝開講數句。而卽擯棄者。其批駁之詞。不曰欠精警。卽曰少出色。此等批語。竟可豫先書就。不論何等文字。皆得以此貶之。似此校閱情形。定棄取於俄頃之間。判升沈於恍惚之際。誠如聖諭。迴思未第之先。與多士何異。乃於落卷。漠不關情。設身處地。於心何忍。臣前任京職。曾充鄉試考官二次。會試同考官一次。自揣學疎識淺。惟有細心勤閱。庶少屈抑人才。歷在闈中。刊刻批語板片。刷成批紙。分別首藝次藝三藝及詩。凡頭場四篇。逐篇皆有批語。被黜之卷。必將如何疵累之處。分篇批出。自錄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語相同者。此次臣職任監臨。除考試廉官。必擇文理優長。精神振作之員。不敢以年老荒唐。濫行充數外。竊擬將臣逐篇分批之章程。責令該廉官循照辦理。除二三場批語不拘外。首場四篇。必使逐一批出。凡泛而不切字樣。如欠精警。少出色之類。概不許用。蓋三藝統批。往往藉口賅括。轉不切當。逐篇分批。則於此一篇之得失利病。非了然於心。不能了然於口。該廉官受此繩束。不敢草率了事。於衡才似有裨益。至揭曉之後。臣仍將落卷。復加查核。如首場文藝。非有大疵。僅點數行而止者。據實參奏。予以處分。尤足以儆惰心。而免物議。惟思首場三文一詩。每卷約有二千餘字。如果認真校閱。則窮日之力。只能以四十本爲度。每房卷帙。八百餘本。約須兼旬。始可了一首場。查例載大省於九月十五日內揭曉。不得匆促。儂辦等語。近科揭曉之期。往往趕早。此次欽遵新奉諭旨。主考官須將落卷。全行校閱。江南卷帙最繁。則揭曉之期。自應照例。以九月十五日爲期。如臨時尙虞匆促。或再仰懇聖恩。寬展數日。總不出九月中旬之期。庶主考官均得悉心細閱。真才自不致有遺矣。至士子敦品自愛者。固多。而希圖倖獲者。亦復不少。科場搜檢。自當從嚴。惟人數至一萬數千之多。難保全無遺漏。且往往因搜檢。而愈形擁擠。因擁擠。而不免稽遲。查嘉慶癸酉科。江南鄉試。因首場封門太遲。奏請議處。是於認真搜檢之中。又須不誤日時。方爲得體。臣查夾帶之弊。約有三端。一則專帶文中典故。以及經解策料。雖有所取資。而尙須運用。一則坊刻小本成文之類。明知不可抄襲。只圖採掇成篇。一則分倩多人。將四書題文全行製就。攜帶入場。見題卽

抄。不費思索。聞近科以此倖獲者。頗不乏人。是以平時言館地者。教讀之外。別有作文席面。每撰一篇。自二三百文。至洋錢一圓不等。文名愈著之士。攬作愈多。則衆人爭託其名。以售文藝。大半脫胎舊錄。並非獨出心裁。而一篇或售賣兩家。一稿又傳抄數手。如斯之類。必犯雷同。但簾官眼力不齊。雷同者未必均在一房。故有通篇一樣之文。此中而彼翻者。臣前在江西典試。取中之文。已經發刻。及搜閱落卷。竟查出許多雷同。將已刻者。復經黜去。雖彼時未被倖獲。而事後無所示懲。究恐不知自愛之徒。仍存僥倖萬一之想。查錄舊倖中例。有斥革之條。但闈墨祇刻前魁。其通榜中式之文。榜後即已解部。未必人人得見。即聞有錄舊雷同之卷。而事無左證。孰肯壞其已成之名。是以勦襲倖售。仍無忌憚。惟於場內閱卷之際。對出雷同。即記檔冊。於撤闈後。加以懲儆。庶可杜其惡習。且本科欽遵諭旨。將落卷通行校閱。雷同勦襲者。更無所逃。臣請移行主考官。記其字號。揭曉之後。移臣查辦。除策學援引語句。毋庸議外。其四書經文。雷同至三行以上者。正途貢監生員。照考案事例。以次降等。罰令對讀。若係俊秀監生。以後不許應試。至全篇雷同勦襲者。毋論正途俊秀。概行斥革。永不准考。如此。則士子皆有畏憚之心。不敢錄舊。而倩人作文者。恐其無益有害。則懷挾之弊。似可立除。而真才愈以輩出矣。臣職在監臨。意存杜弊。不揣冒昧。敬陳管見。是否可行。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奏資逐流民片

再本年淮揚一帶。因洪湖盛漲。啓壩減水。下河各屬低窪之處。多有被淹。幸早種二禾。先已收穫。晚禾亦多搶割。閭閻餬口。尙屬有資。雖經經桃南決口。各壩堵閉稍遲。減水倒漾。淹浸日久。然較之上年馬棚灣漫口。全無收成者。情形迥異。惟是該處民人。因上年被災出外。經沿滄州縣留養開植。轉獲餘資。遂以逃荒爲得計。此次仍藉避水爲名。結隊四出。竟有衣履整齊。面無菜色者。亦廁其中。且有積慣災頭。迫脅多人。冒荒漁利。節經臣等札飭各屬曉諭。農民以各壩陸續興堵。積水漸消。田畝自可涸復。正宜回籍補種二麥。以期無誤春收。且該處糧價已平。無虞覓食。而

饑糧又經奏緩。更免追呼。何得輕去其鄉。轉荒農業。其查係實在貧乏者。臣等率屬捐資。酌給口糧。飭雇船隻。分投遣送。務令到籍安農。惟先赴他省之民。或依親覓故。或隨地傭工。其去處並無一定。猶恐狃於積習。不即還歸。現飭各州縣分別開移。勸諭回籍。沿途量爲資助。如有本非災民。希圖漁利。或被災頭迫脅從行者。即將災頭嚴究懲辦。附和之民。驅逐回籍。不准再有逗遛。現在水陸地方。均稱安靜。仍飭淮揚府縣。隨時察看。如有田畝涸出。過遲不及播種。或蓋藏已罄。種植無資。民力實形拮据者。再行恭懇天恩。借給籽種口糧。俾資接濟。謹將現在查辦緣由。先行附片陳明。伏祈聖鑒。謹奏。

密陳司道府考語摺

奏爲密陳滄臬道府考語。仰祈聖鑒事。竊照司道。暨知府各員賢否。例應於年終出具切實考語。密奏一次。臣仰蒙畀任封圻。察吏是其專責。如有庸劣不職之員。卽應隨時參劾。原不必俟及年終。若同在循職之中。而才具互有短長。器識各有深淺。非時刻留心察看。未易周知。查上司所以考察屬員者。非於公牘中。觀其事理。卽於接見時。詢以語言。然各屬稟謁之時。誰不能捭拾地方一二情形。以備應對。卽公牘事件。有實在自費心力者。有專任幕友吏胥者。但就皮面觀之。鮮不被其掩飾。臣竊謂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員之盡心與否。蓋徇人者浮。任己者實。凡事之未經悉心籌畫者。縱能言其梗概。而以就中曲折。反覆推究。卽粉飾之伎立窮。若上司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則表率甚不易言也。臣聞昧無能。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員求其實際。半載以來。隨時考察。雖不敢謂灼見無遺。而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聲。尙可陳其梗概。除揚州徐州二府。甫經請補。尙未到任。未便註考外。其餘各員。謹就臣管見所及。出具切實考語。手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會奏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摺

奏爲遵旨。體察銀錢貴賤情形。酌籌便民除弊事宜。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據給事中孫蘭枝奏。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並臚陳受弊除弊各款一摺。著陶澍等悉心籌議。體察情形。務當力除積弊。平價便民。不得視爲具文。致有名無實。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當即恭錄。轉行江蘇藩臬各司。分別移行。確查妥議。去後。茲據江甯藩司趙盛奎。蘇州藩司陳燮。臬司額騰伊。體察情形。會議詳覆前來。臣等伏查給事中孫蘭枝所奏地丁。漕糧。鹽課。關稅。及民間買賣。皆因錢賤銀昂。以致商民交困。自係確有所見。因而議及禁私鑄。收小錢。定洋錢之價。期於掃除積弊。阜裕財源。惟是銀錢貴在流通。而各處情形不同。時價亦非一定。若不詳加體察。欲使銀價驟平。誠恐法有難行。轉滋窒礙。卽如洋錢一項。江蘇商賈輻輳。行使最多。民間每洋錢一枚。大概可作漕平紋銀七錢三分。當價昂之時。並有作至七錢六七分以上者。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錢。而其價浮於足紋之上。誠爲輕重倒置。該給事中奏稱以內地足色紋銀。盡變爲外洋低色銀錢。洵屬見遠之論。無如閭閻市肆。久已通行。長落聽其自然。恬不爲怪。一旦勒令平價。則凡生意營運之人。先以貴價收入洋錢者。皆令以賤價出之。每洋錢一枚。折耗百數十文。合計千枚。卽折耗百數十千文。恐民間生計。因而日絀。非窮蹙停閉。卽抗阻不行。仍屬於公無裨。且有備趁工人。積至累月經年。始將工資。易得洋錢數枚。存貯待用。一日價值虧折。貧民見小。尤恐情有難堪。臣等詢諸年老商民。僉謂百年以前。洋錢尙未盛行。則抑價可也。卽厲禁亦可也。自粵販愈通愈廣。民間用洋錢之處。轉比用銀爲多。其勢斷難驟遏。蓋民情圖省圖便。尋常交接。應用銀一兩者。易而用洋錢一枚。自覺節省。而且無須彈兌。又使取攜。是以不脛而走。價雖浮。而人樂用。此係實在情形。或云欲抑洋錢。莫如官局先鑄銀錢。每一枚以紋銀五錢爲準。輪廓肉好。悉照制錢之式。一面用清文鑄其局名。一面用漢文鑄道光通寶四字。暫將官局銅錢停卯。改鑄此錢。其經費比鑄銅錢省至什倍。先於兵餉措放。使民間流通使用。卽照紋銀時價兌換。而藩庫之耗羨雜款。亦準以此上兌。計銀錢兩枚。卽合紋銀一兩。與耗銀傾成小銀者。不甚參差。庫中收放。並無失體。蓋推廣制錢之式。以

爲銀錢。期於便民利用。並非仿洋錢而爲之也。且洋錢一枚。即抑價亦係六錢五分。如局鑄銀錢。重只五錢。比之洋錢。更爲節省。初行之時。洋錢並不必禁。俟試行數月。察看民間。樂用此錢。再爲斟酌定制。似此逐漸改移。不致遽形虧折等語。臣等察聽此言。似屬有理。然錢法攸關。理宜上出聖裁。非臣下所敢輕議。故商民雖有此論。臣等不敢據以請行。惟自洋錢通用以來。內地之紋銀日耗。此時抑價。固多窒礙。究宜設法。以截其流。祇得於聽從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嗣後商民日用洋錢。其易錢多寡之數。雖不必官爲定價。致涉紛更。而成色之高低。戥平之輕重。應令悉照紋銀爲準。不得以色低平短之洋錢。反浮於足紋之上。如此。則洋錢與紋銀價值。尙不致過於軒輊。而其捶爛齟碎者。尤不敢輾轉流行。或亦截流之一道也。至原奏稱鴉片煙。由洋進口。潛易內地紋銀。此尤大弊之源。較之以洋錢易紋銀。其害愈烈。蓋洋錢雖有折耗。尙不至成色全虧。而鴉片以土易銀。直可謂之謀財害命。如該給事中所奏。每年出洋銀數百萬兩。積而計之。尙可問乎。臣等查江南地本繁華。販賣買食鴉片煙之人。原皆不少。節經嚴切查拏。隨案懲辦。近日並無私種罌粟。作漿熬膏之人。蓋罌粟之產於地。非旦夕可成。因新例有私種罌粟。即將田地入官之條。若奸民在地上種植。難購往來耳目。一經告發。究辦財產兩空。故此法一立。即可杜絕。且以兩害相較。即使內地有人私種。其所賣之銀。仍在內地。究與出洋者有間。無如莠民之嗜好。愈結愈深。以臣所聞內地之所謂葵藿等種者。不甚行銷。而必以來自外洋。方爲適口。故自鴉片盛行之後。外洋並不必以洋錢易紋銀。而直以此物爲奇貨。其爲厲於國計民生。尤堪髮指。臣等隨時認真訪察。力拏嚴懲。誠恐流毒既深。此孽彼竄。或於大海外洋。即已勾串各處奸商。分路潛銷。以致未能淨盡。又密飭沿海關津營縣。於洋船未經進口之前。嚴加巡邏。務絕其源。再於進口之時。實力稽查。夾帶如有偷漏。縱越。或經別處發覺。即將牟利之奸商。得規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懲。以期令在必行。法無虛立。庶可杜根株而除大害。至紋銀出洋。自應申明例禁。查戶部則例內。載洋商將銀兩私運夷船出洋者。照例治罪等語。而刑部律例內。祇有黃金銅鐵銅錢出洋治罪之條。並無銀兩出洋。作何治罪明文。恐無以儆

奸商之志。近年以來。銀價之貴。州縣最受其虧。而銀商因緣爲奸。每於錢糧緊迫之時。倍擡高價。州縣虧空之由。與鹽務之積弊。關稅之短絀。均未必不由於此。要皆偷漏出洋之弊。有以致之也。如蒙勅部。明定例禁。頒發通行。有以紋銀出洋者。執法嚴辦。庶奸商亦知儆畏。不敢公然透越矣。又該給事中原奏。私鑄宜清其源一條。查蘇省寶蘇局鼓鑄錢文。道光六年。至九年。因銀貴錢賤。先後奏准停鑄。嗣於道光十年起。復行開爐。每年額鑄七卯。照依部頒錢樣。如式鼓鑄。開卯之時。俱經該局監督率同協理委員常川駐局稽查。每屆收卯。由藩臬兩司親往查驗。所鑄錢文。均屬堅實純淨。並無剋扣攙和。及於正卯之外。另鑄小錢情弊。惟奸民私鑄小錢。最爲錢法之害。久經嚴行查禁。而私販一層。尙難保其必無。臣等通飭各屬。隨時隨處。密訪嚴查。一經拏獲。卽行從重究治。如有地保朋比。胥役分肥。並卽按律懲辦。第鋪戶留匿小錢。亦所不免。若委員挨戶搜索。誠如該給事中所奏。非特勢所不行。抑且遂其詭詐騷擾之習。查蘇省嘉慶十四二十二年。均經奉旨設局收繳小錢。官爲給價。每小錢一斤。給制錢六十文。鉛錢一斤。給制錢二十文。歷經遵辦在案。該給事中所奏。令各鋪戶將小錢繳局。原係申明舊例。惟收繳必以斤計。則凡不及一斤者。未必不私自行使。伏查定例。各省鑄錢。每一文重一錢二分。計每千文重七斤八兩。今收小錢一斤。例給價六十文。約計以小錢二文。抵大錢一文。其收鉛錢一斤。例給價二十文。約計以鉛錢三文。抵大錢一文。如照此數。宣諸令甲。令民間隨時收買。仍俟收有成數。捶碎繳官。照例給價。則市上賣物之人。必不許買物者。以一小錢抵一大錢。彼私鑄者。原冀以小混大。以一抵一。方可牟利。迨見小錢與大錢價值迥殊。莫可攙混。則本利俱虧。雖至愚不肯犯法爲之。加以查拏嚴密。自可漸期淨盡。其寬永錢。雖有攙使。尙不甚多。消除較易。自當隨時查禁。不任稍有混淆。臣等謹就見聞所及。斟酌籌議。是否有當。恭候聖裁。謹合詞繕摺覆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江蘇奏稿 (卷二)

驛站餘贖銀兩展限提解片

再江蘇錢漕之重。款項之繁。皆數倍於他省。終年提解。本無一息之停。惟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積重多年。勢不能一齊清楚。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剝肉補瘡。莫如專嚴於提解。而漸責其補舊。尙足以收實效。誠以每年辦漕之後。最要者莫若奏銷。溯查蘇藩司屬。歷屆奏銷。未有以全完具報者。總緣銀數繁多。催徵非易。此次臣督同藩司陳鑾。逐卯嚴提。按照定限辦理。十二年分奏銷錢糧。據報業已全完。甫見年清年款。卽江藩司屬。此屆未完之數。亦僅六釐。視歷屆皆屬有益無絀。容卽覈明比較。另行奏聞。以臣愚昧之見。果使新款。皆能全解。是州縣已無新虧。既無新虧。則舊欠可漸冀彌補。且款項所由來。亦須究其底裏。如驛站餘贖一款。名雖餘贖。實卽捐賠。蓋驛站報銷。皆有一定例價。卽如餵養一項。定例每馬一匹。日銷草料銀六分。以常年市價覈之。非加添一倍。斷不足以敷餵養。况近年歷遇歉收。草豆昂貴。較諸例銷之價。奚啻二倍。此係實在情形。無從捏飾。北方驛站。草料尙或派買於民。南方以賦重之故。一切不由民間支應。官買之價。轉比民買更昂。且江南各驛站。上下里數。相去甚遙。道路綿長。兼多沿河圩堰。一遇急遞。往來兵差。要務隨到隨馳。不能不添設腰站。因而每棚額馬。不敷濟用。歷須寬備數十匹。以期無誤。傳郵。卽如蘇城之姑蘇驛。爲四通八達。最繁驛分。而額馬只有六十四。年例准倒四成。每年應買馬二十四匹。實不敷用。查道光十二年。姑蘇驛請票赴北口購馬。載明五十匹。此卽加倍買馬之明證。且每匹部價一十三兩九錢七分。而北口購價。實不止於加倍。加以夫工飯食等項。在在均須添貼。該州縣報銷驛站銀兩。只許遵照例價。覈計造報。凡例不准銷者。卽名爲餘贖之款。應行解司報撥。其實卽將額徵銀兩。全許坐支。尙恐未必敷用。况州縣解款繁多。不能不先其所急。此項餘贖銀兩。歷任積欠。遇有交代。未有現銀移交。卽以墊完民欠漕尾。列抵綠漕米數。繁限迫。當重運兌開之時。顆粒不容短少。而花戶不能如期全納。州縣必須買米墊交。及至漕船開後。米未徵完。遇有交卸。卽將未徵之漕串。抵應解之現銀。此等先墊後徵。原非正辦。然漕務疲累已極。年復一年。惟恐轉輸貽誤。似此墊辦。

之州縣。尙屬急公。較諸坐視誤漕者。奚啻霄壤。迨交代時。將未徵糧串。實欠在民者。交與後任接徵。留抵解款。雖非定例所許。而其勢不得不然。今若先行禁止漕尾。則墊漕者。相率引以爲戒。不敢墊完交幫。而地方積歉之餘。卽峻法嚴刑。亦不能使之全納。是誤漕之害。滋大。總之江蘇自道光三年水災之後。屢年疊遇歲荒。民力之拮据。久荷聖明洞鑒。刻下雨暘應候。稻田極覺青葱。尤祝此兩月內。不起風潮。江湖皆無異漲。圩田不破。各壩不開。則秋成可期。大稔。仰賴皇仁。洪福。自今以往。連歲豐登。斯漕尾漸可徵收。卽款項皆可補解。官民各無掣肘。而倉庫亦就清釐矣。臣荷蒙畀任封圻。稽覈錢糧。是其專責。總期得臻實效。不敢徒應虛文。謹將辦理情形。據實附陳。伏祈聖鑒。謹奏。

#### 新漲沙洲承買報部有案請仍准買執業摺

奏爲查明新漲沙洲例。前承買報部有案之民業。並書院善堂公產。仍請准買執業。仰祈聖鑒事。竊照江蘇省新漲沙洲。原係例準民間繳價承買執業。前因爭占滋訟。經督臣陶澍在巡撫任內。奏定章程。召佃收租。以充水利經費。於道光八年十一月內。准部議覆通行。嗣緣新例以前民間先有投買之案。又經奏明。凡民業沙地。在新例以前。報部有案者。准其承買。其餘例前未經報部。及例後詳報各案。均一律歸公。其中有書院善堂等。請買沙洲。作爲公產。如例前未經定案。亦應發還原價等因。於道光九年九月。奉到硃批。依議。戶部知道。欽此。當經由司查明書院善堂公產。及民業應準承買各案。沙洲逐一造冊詳咨。旋准部覆。以例前未將冊結。專咨駁歸歸公。當又飭據藩司。查明原奏內。並無冊結專咨字樣。卽如冊造。江甯縣。鳳林洲。南匯縣。牧馬廠地。公產。民業。承買冊結。均在新例之後。專咨業經奉部覆准。已有成案可循。聲鈔覆准。年月抄錄原案。明晰登覆。仍未奉部覆准。而各處承買之戶。多已繳價在先。據各屬紛紛具詳。請照原奏成案。循舊准買。均經行司查明詳辦去後。茲據江甯藩司趙盛奎。蘇州藩司陳燮會詳稱。各屬報買沙洲。自應分別新例前後。劃清界限。俾有區別。所有例前報部。應行歸公沙地。現在委員分赴各屬查丈。召佃收租。其前次咨部冊造。應行准買之例。前報部有案民業。並已經定案公產。細加確覈。實與原奏相符。且

與奉部准買之江甯縣鳳林洲南匯縣牧馬廠地事同一律。仍應准買執業等情。請奏前來。臣查書院。所以養士育材。善堂。專爲恤斃保赤。皆屬地方要務。實與水利農田。相爲表裏。而經費所需。每多絀乏。各紳士等於例前承買沙洲。以資公用。久經批准。繳價執業。卽屬定案。若又退價另召。必致經費不敷。有妨善舉。其例前報部有案民業。應準承買之地。內有已經繳價。分別造入部冊撥用。卽屬報部有案。今若一概退價歸公。不准承買。不獨應須籌撥價銀。且自道光八年新例以前。漲出之地。歷年已久。小民備本開墾。或因無力輟轉售賣。業戶衆多。其中賴此度活窮民。亦復不少。一旦剔出歸公。勒追退業。頓失衣食之源。家口嗷嗷。毫無依賴。殊堪憫惻。惟有仰乞聖恩。俯准將前次冊造咨部各案。公產民業。凡在道光八年新例以前者。遵照奏案。一律準買執業。俾各項善舉。經費有資。不致坐廢。更免小民流離失業。其餘冊外。未經報部沙洲。概行歸公。不得援以爲例。以示限制。而杜效尤。除將前次冊造。應准承買各案。開單咨明戶部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陶澍。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上元江甯等六縣沿江地方被淹請撫恤摺

奏爲查明上元等六縣沿江地方被水較重。仰懇天恩。量予撫恤。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江蘇省本年夏間。雨水較多。江揚淮徐等屬。疊沛滂沱。低窪之區。積潦未能消退。加以上游黔蜀兩湖。江西安徽之水。併力東趨。來源過旺。湖壘經盛發。沿江之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六合。江都。儀徵。丹徒等縣。潮汐泛漲。多被沖破圩圍。漫過隄埂。在田禾稻。正在揚花。頓遭淹浸。業經臣林則徐於七月分。雨水糧價摺內。奏陳大概情形。一面飭司委員分投勘辦。在案。旋查八月初三四兩日。雨大風狂。連宵達旦。各屬同日具報者。十之七八。而江潮正當大汛。經此風浪沖擊。圩岸愈不能保護。茲據上元縣稟報。該縣北鄉沿江各圩。潮水沖潰。田禾先已被淹。其東南鄉沿河一帶。圩田前被河水灌注。情形尚輕。復值江潮加漲。淹沒殆盡。民情困苦。又據江甯縣稟報。西鄉圩田均係貼近大江。前已被淹。七月中旬以後。連遭大雨。江水盛漲。附近江圩之處。一片汪洋。又東鄉貼近秦淮河之鳳東等區。因河水通江。江水加漲。擁入河內。

水不能下流。倒漾散漫。田禾均遭淹沒。又據句容縣稟報。北鄉地處低窪。自六月以來。潮水泛溢。浸及低田。八月初三四等日。風雨連綿。江湖湧。前此未破之圩。水浸日久。堤脚已鬆。更值風潮盪激。遂致潰決。或因圩身場經過。水人力難施。田禾漂沒。間有窻令倒坍。棲止失所。尤堪憫惻。又據江浦縣稟報。低田圩岸。先被江湖沖缺。禾苗俱在水中。房屋多有坍塌。洲地蘆葦。被水漫淹。稗蕪腐爛。迨七月二十五六等日。潮水加長。地勢略高之腹內各圩。亦被漫破。又據儀徵縣稟報。東鄉沿江一帶。外圩田畝。前因風潮陡發。於六月十三等日。先後被淹。八月初一二日。來源湧急。水勢更大。兼值初二日。汛之期。風雨晝夜不息。江水泛溢。復將西鄉接壤六合之內圩田畝。及南鄉未淹裏圩。俱經淹沒。又據丹徒縣稟報。七月初一二三等日。大汛期內。東風大作。初四五等日。風雨交加。山水下注。以致江潮陡長。沿江低窪田廬。同時均有淹沒。七月二十八九。及八月初一二三等日。霪雨東風。連宵達旦。兼之江北各路。水勢驟注。潮汐更大。圩岸沖穿。各裁民筵棲露宿。日食維艱。各等情。先後稟請撫恤。並據江甯藩司趙盛奎。蘇州藩司陳懋。查明屬實。所需撫恤銀兩。江屬卽由司庫地丁正項銀內動撥。蘇屬在於道光十三年秋撥款內動支。委員齎往各處。隨查隨放。趕緊辦理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濱江各縣。曩遭盛漲。雖水勢由漸而至。居民遷移高阜。人口尙無捐傷。但田廬淹沒。棲食無資。情形較重。連日天已暢晴。潮仍未退。民間積淹日久。困苦倍形。若俟勘定裁分。再請接濟。實屬緩不濟急。自應先行撫恤。俾免流離失所。除一面飭司動放銀兩。責成該府督率印委各員。周歷確查。卽行散給外。相應恭懇聖恩。俯准將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丹徒六縣。沿江被淹各鄉。先行撫恤。一月折色口糧。以資接濟。至六合縣被水之處。已據該縣稟報。勸捐辦理。其江都縣被淹各處。據該縣稟報。察看民情。目前尙可支持。應請無庸撫恤。惟毘連丹徒之廬田。被淹較早。民情拮据。已由縣捐廉接濟。此外高淳溧水二縣。因江漲灌湖。亦有泛溢。又淮揚一帶。濱臨湖河各州縣。因洪湖水勢日增。將車邏南關及五里中壩。次第折除。以資宣洩。壩下田畝。難免被淹。幸早稻業已全收。中稻亦可搶割。其晚稻是否可以保護。尙須隨時察看。至徐海各屬。積雨數旬。低

窪間有積水。節經飭令設法疏通。冀於秋收。不致大損。現在委員查勘。俟覆到覈明。如尚有應須撫恤之處。亦即酌辦。另行具奏。所有上元等六縣。應請先行撫恤。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太倉等州縣衛幫續被歉收請緩新賦摺

奏爲續查太倉鎮洋嘉定寶山四州縣。於秋後連被陰雨。收成歉薄。恭懇聖恩。一體酌緩新賦。以紓民力事。竊照江蘇省。本年秋禾被裁及勘不成。裁各處。先經臣等查明會奏。請將新舊錢糧。分別蠲緩在案。其時禾稻已形減色。而木棉尚有晚花。太倉州暨所屬之鎮洋嘉定寶山等縣。種稻之處。十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猶冀十月之內。天氣晴暖。棉或有薄收。稍資補救。茲據該四州縣。暨坐落境內之太倉鎮海金山三衛幫。先後稟報。自九月至十月下旬。連遭風雨。已刈在田之稻。無從曬晾。霉爛生芽。木棉先結花鈴。多已脫落。即晚結之鈴。亦經腐爛。收成失望。稟請將應徵新賦與舊欠一體緩徵等情。復經節次批行。藩司委員勘辦去後。茲據蘇州藩司陳燮詳稱。據委員先後勘明。具覆實係收成歉薄。勘不成。裁應請照例緩徵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定例。地方遇有裁傷。先將被裁情形。日期。飛章題報。秋裁限九月終旬。題後續被裁傷。一例速奏。仍一面題報情形。一面遴委委員。履畝確勘。司道覆查。加結詳報具題等語。今太倉鎮洋嘉定寶山四州縣。地處海濱。收成本屬最遲。每俟立冬以後。始可刈穫。且向來多種木棉。紡織爲業。小民終歲勤動。生計全賴於棉。本年八九月間。天氣陰寒。連遭風雨。花蒂搖落。收成已減。然晚棉尚有鈴子。猶冀薄收。是以秋裁案內。祇請緩徵舊欠。未將新賦一律請緩。乃自九月以後。至十月下旬。復又陰雨連綿。晚花盡行腐落。即晚稻之已經刈割者。多置田間。不能曬晾。稻根霉爛。穀粒生芽。收成實爲歉薄。坐落該州縣之衛地情形。亦屬相同。相應恭懇聖恩。俯准將太倉鎮洋嘉定寶山四州縣。及坐落之太倉鎮海金山三衛幫。續被歉收田地。應徵道光十三年地漕各款銀米。一體緩至十四年秋成後。分作二年帶徵。其該州縣衛幫。應徵甲午年新賦。並請緩至該年秋後啓徵。所有帶徵各年舊欠錢糧。如係坐落歉區者。亦請一併遞緩。以紓民力。除飭將原報裁

歉。及續被歉收情形。另行彙詳請題外。所有查明太倉等州縣衛幫。續被陰雨歉收。懇請緩徵綠田。謹會同兩江總督臣陶澍。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江蘇陰雨連綿田稻歉收情形片

再江蘇連年裁歉。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調順。滿擬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七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水成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葱。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收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以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嚴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初猶未信。當於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其一穗所結。多屬空稈。半熟之禾。變成焦黑。實爲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曬上馨。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更有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甯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誠祈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連旬甚雨。在田未刈之稻。難免被淹。卽已刈者。欲曬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以熏籠烘焙。勉強試曬。而米粒已酥。上馨卽碎。是以業田之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完。何日兌足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狀。卽係才力不能勝任。立予撤參。不使懸棧貽誤。各屬尙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紡織。爲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鈴尙旺。如得暄晴天氣。猶可收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只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率皆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卽趕緊種麥。猶恐過時。况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裁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官以秋裁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

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勸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裁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奏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於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並奉上諭。該督撫等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亟。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凜漸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裁。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為賑恤。獨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靦顏。乃蒙皇上不加嚴譴。訓飭周詳。但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况臣受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國計為亟。則無以仰對君父。即為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免新漕之外。尚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為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鑾。催提嚴緊。亦於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蒙聖鑒在案。竊維盡職之道。原以國計為最先。而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於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潮之盛漲。係由黔蜀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之處。原不止上元等六縣。臣所請撫恤。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聖上天恩。准給口糧。裁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恤。臣即復行奏請。無庸動項。惟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為大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帑金。惟於裁分較重。捐項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係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搏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以來。屢勸捐輸。即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裁。通省

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裁分。與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二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細。此時閭閻廣乏。勸諭愈難。然視此哺待裁黎。要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督率司道等。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聞共親。如果不肖州縣。捏裁冒賑。地方刁生劣醫。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資助賑。至再至三。且捏裁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妄之州縣也。至請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於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於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緩。且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於此。今漕務瀕於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少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况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膏脂。民間終歲勤動。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卽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知縣張亨衢。辦漕遲誤。奏參革審。而漕米仍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甚至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即晴。趕晾糟朽之穀。每畝比之上年。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卽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餘。糧價日昂。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卽追呼敲撲。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間有缺米。州縣尙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於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尙堪

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卽鄰近各省。亦連被偏裁。布疋絲綢。銷售稀少。權子母者。卽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大雖係勸不成裁。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裁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尙不過十分中之二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覆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敢豫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寢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籌商。楮墨之間。不禁淚俱下。倘從此卽能晴霽。歉象尙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奏聞。仰求訓示。遵辦。大江南北。爲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實情。難瞞衆人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舉發之人。我聖主子惠黎元。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覈務嚴。但民間困苦頗連。尙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恩出自上。多寬一分。追呼卽多培一分元氣。天心與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見綏豐。長使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謹將現辦裁歉。委無捏報緣由。遞忱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江蘇奏稿 (卷三)

覆奏查辦災賑情形摺

奏爲查明現辦災賑情形。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據給事中金應麟。奏稱積貯之利無窮。補救之利有限。被災地方。窮民最苦。而豪棍最強。富戶最變。而吏胥最樂。有撥和糶。短缺升斗。私飽已囊者。有派累商人。抑勒舖戶。令其幫助者。有將鄉紳家丁佃戶。混入丁冊。希圖冒領者。有將本畧貼寫。卑班。列名影射者。有將已故流民。乞匄入冊分肥者。有將紙張飯食車馬派累。保正作爲攤捐者。有將

遷紀貿易人等。捏作饑民。代爲支領者。甚至將已經報荒之地。水退不准耕種。以待州縣履勘。名曰指荒地畝。百姓漸至逃亡。而奸狡之徒。以災荒爲得計。賑糧到手。猶復隨衆拔號。本境已完。旋即改居他邑。米船過境。設卡截留。典鋪未開。邀人爬搶。生監把持。婦女喧嚷。種種惡習。不可勝言。州縣略加懲處。吏胥即串同土棍。鬧堂毀辱。上司慮生事端。予以撤任。於是相習成風。冊籍付之糧吏。銀米委之劣衿。今歲已賑。明歲復然。真正饑民。全無實惠。加以疲猾州縣。剋扣賑糧。彌補虧空。病國病民。尤堪痛恨。從前乾隆嘉慶年間。捏災冒賑之案。無不盡法處治。今十數年來。各省督撫。未有參劾及此者。豈今之州縣。勝於前人乎。總緣各上司。憚於舉發。故雖百弊叢生。終不破案。實爲近來痼習。嗣後各督撫。務當激發天良。力除積習。於稔收處。所積存穀石。不准僅留例價。於歉收處。所訪查各弊。不得稍事姑容。倘不能實力實心。認真查辦。再有前項弊端。經派員查出。或別有訪聞。定當從嚴懲處。決不寬貸。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念切民生。澤必下究。惟恐一夫不獲。務期百弊盡除。臣跪誦再三。莫名欽凜。伏查災賑之弊。悉數難終。而致弊之由。非一端。卽舞弊之人。亦非一類。若但統謂之弊。而未經分別推求。則雖極意剔除。終恐情形隔膜。卽如該給事中臆舉各弊。有在土棍者。有在生監者。有在吏胥者。並有在州縣者。臣請分晰陳之。土棍之弊。在於悍激。如該給事中所稱。拔號喧嚷。截米爬搶等情。皆係實有之事。然猶其淺者耳。其兇惡情形。則在強索賑票。不許委員挨查戶口。如不遂欲。則拋磚擲石。潑水濺泥。翻船毀橋。甚至將委員擁置空屋。扇鑄其戶。以爲要求必得之計。並主使鄰莊婦女。百般凌辱。尤爲莫可理喻。其於殷富之戶。則恃衆鬪鬧。名曰坐飯。又曰併家。而統謂之吃大戶。公然傳單。糾約助勢。分贖。不獨設立災頭。並有管帳包廚等名目。如十一年奏辦之陸長樹王玉淋等案。卽皆土棍之尤。屢經嚴拏痛懲。近雖稍知斂戢。而惡習總未盡除。當茲災歉頻仍。惟有寬猛兼施。隨時懲處。若指此爲辦災之弊。則弊在民。而不在官。緣此種兇徒。不但州縣疾之如仇。吏胥尤畏之如虎。似無敢與串同之理也。生監之弊。在於包攬。平居無事。慣寫災呈。一遇晴雨欠調。卽約多人赴官呈報。若經有司駁斥。輒架民瘼大題。聯名上控。及聞查賑。則各

捏寫戶口總數。勒索賑票。自稱力能彈壓。只要遂伊所欲。便可無事。否則挾制官吏。許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輩爲之。吏胥之弊。在於捏冊。當報荒之始。即造具災形圖冊。詳載區圖斗斛。謂之註荒。迨給賑。則有口冊賑票。飯食紙張。在在需費。吏胥即借災費爲名。於查荒時。索錢賣單。查賑時。捏名入冊。先藉口於賠墊。而暗遂其侵欺。此等或愚弄本官。或買囑委員。或勾結生監。尙皆事所時有。曾經懲辦有案。若謂其串同土棍。則彼此判若兩途。拒之惟恐不嚴。避之惟恐不遠。未必引而近之。以自取累也。凡此三種舞弊之人。欺詐萬端。不勝枚舉。尙不止如該給事中所陳。然扼要總在州縣。州縣廉。則人不敢略以利。州縣嚴。則人不敢蹈於法。州縣勤而且明。則人不得售其奸。所慮災賑之區。難得許多良吏。誠如聖諭。豈今之州縣。勝於前人。此臣所以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爲最亟也。幸賴我皇上澄敘官方。首以清廉爲重。近來江蘇州縣。雖其才幹未必果勝前人。而辦災一事。實係清賑。不能更有侵冒之事。亦非必其人之皆清。而實有不得不清之勢也。蓋放賑總以稽覈戶口爲第一要義。如道光十一年。江蘇災重且廣。維時督臣陶澍。與升任撫臣程祖洛。先後奏定災賑章程。力除積弊。責令委員戶必親填。人必面驗。票必親給。查完一戶。即以油灰書其門首。查完一卹。即將戶口榜諸通衢。俾人人共聞共見。迨查過數卹。彙開口數清摺。先由委員申報司道。仍將花名底冊。移送該管州縣。其賑票之上。蓋用委員銜名戳記。使驗票即知何員所查。是委員查報之後。印官若欲添一戶口。而印票底冊。榜示清摺。四項總不符合。即欲作弊。而勢有不能。至印官之稽察委員。祇須攜冊下鄉抽查。如其有冊無票。有票無榜。或票榜與冊不符。即將委員稟揭。又有各上司層層覆查。如印委通同迴護。有弊不揭。察出一併參辦。其委員吏役薪水紙飯。皆由督撫司道捐廉優給。俾免賠累。而杜需索。彼時印委各員。頗知惕然遵守。復蒙我皇上軫念民艱。欽派大臣朱士彥白鎔。來江督辦。一時官吏。更加震肅。生監地棍人等。亦知斂迹。積弊爲之一清。道路傳言。皆謂之清賑。嗣後查辦災務。即以此爲定章。臣又嘗剴切札諭各屬。以地方官辦理命盜案件。如有故勘致死。即干抵償。然猶不過一人一事。若辦賑有所侵蝕。是直向千萬垂斃之民。奪之食而速其死。即使

倖逃法網。天理必不能容。況江蘇前有山陽縣王仲漢冒賑之案。府縣皆陷重辟。大吏亦干嚴譴。尤時時指爲炯戒。聞者莫不股栗。今平心論之。如王仲漢之貪婪殘忍。不惟現在州縣不至如此。卽數十年來。亦所僅聞。且查王仲漢案內。山陽一縣。所領賑銀。至九萬九千餘兩之多。今十二縣衛賑銀。通共請撥十三萬兩。值此連年災歉。饑口繁多。因經費有常。不得不力籌撙節。減之又減。幾於杯水車薪。卽有貪員。亦已杜其浮冒地步。且例賑之外。無處不賴捐輸協濟。若有司以賑銀入己。而轉令民戶書捐。則必爲衆所切齒。一日不能相安。豈肯聽其勸諭。而刁劣監虎視眈眈。如州縣稍有營私。則訛詐分肥。人人得而挾制。縱將所領賑銀。全給訛詐之徒。尙不足填其慾壑。安能更有餘銀入己。況災民嗷嗷待哺。豈不慮激成事端。州縣卽不顧聲名。斷無不惜其身家性命。似此受制於人。而仍無利於己之事。雖至愚亦不肯爲。而自督撫以至道府。皆職司糾察。災賑重務。孰敢徇庇姑容。是今日之州縣。無從舞弊。卽爲法令所限。亦屬時勢使然。該給事中所奏。或係從前舊弊。而非近來事歸覈實之情形也。至積存穀石。原係備荒善政。惟近年連遭災歉。穀價增昂。卽鄰省亦非豐稔。不惟向存例價。不敷買補。抑恐官爲採買。民間食貴堪虞。仍應俟年歲稔收。後糧價稍平。再飭各州縣籌買歸倉。以爲有備無患之長計。總之民生凋敝之際。官斯土者。無不棘手。焦心惟矢。此一片血誠。上以宣皇仁。而下以結民信。局中之苦。不敢求諒於旁人。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也。臣惟有恪遵聖諭。察覈加嚴。不敢市惠以沽名。亦不敢因噎而廢食。總使有司畏朝廷之法。則積弊去而吏治清。小民感君上之恩。則元氣培而根本固。庶以仰副我聖主察吏安民訓誡諄諄之至意。謹將實在情形。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籌挑劉河白茆河以工代賑摺

奏爲劉河白茆河。年久愈形淤塞。議請撙節估挑。以工代賑。分別借帑捐辦。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蘇松太倉等屬。爲錢漕最多之區。水利農田。攸關重大。該境有吳淞黃浦劉河。卽古所謂三江。其北又有白茆河。自爲一大支。與三

江相爲表裏。此道光四年間。奉旨飭辦三江水利。因高堰方舉大工。集夫不易。僅將黃浦一路。先爲挑浚。道光六年。諭旨飭挑吳淞江。其餘劉河白茆各工。並經奏明。分年辦理。惟因工費較鉅。查道光四年。奉旨飭辦案內。曾估需銀四十萬餘兩。頻年籌措維艱。祇有糶變米價。餘贖銀五萬餘兩。奏奉恩准。留作劉河工用。仍須另籌款項。方可浚辦。年來河道愈形淤塞。農田連遭積歉。更宜亟修地利。以期補助天時。而地方紳民。先後懇請與挑。呈詞盈沓。察看輿情。甚爲急切。節經臣等飭司委員。覈實勘估。擇節籌辦去後。茲據蘇州藩司陳鑾。署臬司李彥章。蘇松太道吳其泰。會詳稱。劉河爲古婁江。源出太湖東北。至新陽縣界。與吳淞江分流而東。繞太倉州城。歷鎮洋嘉定二縣境。綿長七十八里。白茆河坐落常熟昭文二縣境內。上承長洲元和無錫金匱江陰諸水。綿長五六十里。均因淤塞多年。幾成平陸。旱澇俱無從灌洩。田疇卽漸就荒蕪。錢漕亦愈難徵。比該兩河急需開浚。實爲目前必不可緩之工。但尾閘皆有壩身。外高於內。若必開通海口。恐潮汐倒漾。轉易停淤。且口門皆有攔沙。挑濬倍爲費力。卽開通之後。漲沙恐復相連。今爲農田起見。期於利灌漑。而便疏消。則莫若挑作清水長河。不必求通海船。旣節目前之工費。且免日後之受淤。其爲利益農田。似有把握。先經該藩司。檄委署蘇州府知府陳經。太倉州知州李正鼎。青浦縣知縣蔡維新。公同履勘估計。綏又添委蘇州府知府沈兆澐。元和縣知縣平翰。前上元縣知縣黃冕。會同署太倉州知州周岱齡。鎮洋縣知縣曾承顯。署常熟縣知縣藍蔚燾。昭文縣知縣張綬組。逐段丈量。分別造冊呈送。並以上年秋禾被歉。現值青黃不接之時。小民力食維艱。正宜以工代賑。稟請卽時興辦。復經該藩司親往覆勘。劉河自吳家墳港口起。至白家廠。又鹽鐵老壩墓起。至吳家墳港。又老虎灣。至紅橋灣。及陶家嘴。錢家嘴等處。通共約計工長一萬五百一十六丈。估挑面寬十丈餘尺。至八丈餘尺不等。底寬三丈。平水面。浚深九尺。又南北兩岸切灘。並挑土山土埭。以及修築通工壩閘空廢。民田給價等項。共約估銀一十六萬五千三百二十餘兩。白茆河自支塘東勝橋起。至海口止。工長七千八百四十丈。估挑面寬六丈。底寬四丈。深一丈。所需挑濬土方。併建新閘。及滾水壩一座。共約估銀一十一萬

兩零。惟兩處工程。並計需款較多。自應分別籌辦。請將劉河借項與挑。分年攤徵歸款。白茆河歸於官民捐辦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劉河與白茆河兩處。均係早經勘估。奏明必應辦理之工。惟從前估計。係欲挑通入海。而議者謂其海口高於內地。潮來旋即淺河。又謂口門。現有攔沙。即極力空通。不久恐仍堵塞。且鑿沙通海。需費太繁。款項難籌。是以未能興辦。近因旱澇無備。田畝頻至歉收。若再因循。此後愈難爲力。且民間望霑水利。與目前望賑。同一急切之情。尤須乘此興工。乃爲一舉兩得。竊思挑通海口。工費既大。而能否經久。轉不可知。不若挑作清水河。工省利長。於農田實有裨益。緣三江之中。黃浦吳淞兩處。海口水勢。皆已暢出。惟因劉河白茆兩處淤塞。東北一帶之水。溢於平曠。今將此兩處河道開通。共長一百數十里。可資容納。正不必自闢海口。而與吳淞黃浦交匯通流。適足以助其建瓴之勢。查劉河老鎮。本有閘座。可以隨時啓閉。今擬於閘外白家廠之地。再建滾水石壩一道。以堵渾潮。白茆河亦於海口縮入數段。建閘築壩。使潮汐泥沙。平時不能壅入。如遇內河水大。仍可由壩上瀉出歸海。則河水有清無渾。卽永遠有利無害。其劉河估需土方壩工等銀。十六萬五千三百餘兩。係屬節省無浮。除遵照奏准之案。動撥緩漕米價五萬三千餘兩外。其餘銀兩。查有司庫現存水利經費專款。銀五萬兩。本係從前議濬三江案內。奏明爲蘇省水利之用。應請儘數動撥。尙不敷銀六萬二千三百二十餘兩。請於封貯款內借支。所借之銀。在於同濟水利之蘇松太三屬。長洲。元和。吳縣。吳江。震澤。崑山。新陽。華亭。婁縣。上海。青浦。太倉。鎮洋。嘉定。寶山。崇明。十六州縣。按照銀數均派。分作八年按畝攤徵。將來解還司庫。除先歸米價外。餘皆收作水利經費專款。以備蘇省將來續修各處水利之需。仍照舊案。俟收有捐監銀兩。首先歸補封貯原額。其應挑工段。亦請循舊歸於太倉。鎮洋。嘉定。寶山。崑山。新陽。六州縣。計畝雇夫。分股承挑。至白茆河估銀一十一萬兩零。亦屬節省辦理。惟經費有常。未敢概請借帑。臣等現在率同司道府縣。倡捐廉銀。並諄勸常昭兩縣紳商富戶。以此河既係萬不可緩之工。而民情又處迫不可支之景。各宜勉力捐貲。以工代賑。該紳民等。聞而感奮。均各踴躍急公。現已議定章程。自可損收如數。臣等仍督

率司道。遴委廉明勤幹之員。協同地方官。選董集夫。隨捐隨辦。並責令該管道府州。於西河工程。各須認真查察。一俟工竣。由臣林則徐親往驗收。不許稍有草率偷減。並不令假手胥役地保。稍滋弊竇。以期工歸實在。利濟農田。仰副聖主爲民興利之至意。除將劉河挑工。取造估計報銷各冊。繪圖另行題咨外。其白茆河係捐辦之工。應請毋庸報銷。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江蘇省各屬捐賑情形片

再江蘇省上年災歉。仰蒙聖主疊沛恩綸。賑恤綢綬。復於今春。加賞口糧。小民莫不感淪肌髓。地方官職司民牧。於一切拊循綏輯。更宜仰體皇仁。而自上冬以迄今年春夏。爲日正長。不得不藉資衆力。廣籌接濟。先經臣與督臣陶澍。率同司道府縣捐廉倡導。並督飭各屬。諄勸紳商大戶。勉力捐輸。以爲安貧保富之計。截至現今。各處義賑。均已集有成數。分別散放。其捐項較多之處。如蘇州省城。捐錢十四萬三千餘千。寶山縣。捐錢九萬二千餘千。丹徒縣。捐錢八萬餘千。上海縣。捐錢七萬八千餘千。嘉定縣。捐錢五萬五千餘千。江陰縣。捐錢五萬餘千。此外各屬所捐。自一萬千至四萬餘千不等。俱已按圖查戶。分關給錢。窮黎可資接濟。又蘇州省城。於上冬分設粥廠之外。猶恐遠近貧民。跋涉擁擠。強悍者慮其滋事。老弱者難免向隅。當又率屬捐廉。挑施擔粥。每一擔約可給百人以上。分勸紳庶之家。有力者日施數擔。卽力微者。亦可合數人以成一擔。各就本圖鄰近地段。同時挑擔分施。凡老幼孤寡殘廢之人。力難赴厥。頹弱者。皆得就近給食。衆擎易舉。所濟較多。各屬官紳。咸相效法。城市之內。多者至百餘擔。少者亦數十擔。其各鄉零星擔數。雖多寡不齊。合而計之。亦與城市相埒。行之數月。差少餓斃之人。其餘有買米平糶者。有採辦雜糧。糶糶糶施者。有收養幼童棄孩。及流亡病乞者。有捐修各項工程。以代賑濟者。延至此時。天氣較爲暄暖。窮黎亦得備趁謀生。察看民情。較上冬實有起色。恐蘆宸念。謹將辦理情形。附片陳明。伏祈聖鑒。謹奏。

江蘇奏稿 (卷四)

各屬拏獲兇盜要犯分別審辦情形片

再大江南北。歉積連年。安分良民。原不至藉荒滋擾。而兇悍之徒。因乏食而流爲匪類者。原情雖不無可憫。而禁暴則不得不嚴。臣經出示曉諭。以各屬裁歉之區。屢蒙皇上天恩。蠲緩賑恤。有加無已。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並經地方官捐廉勸諭。紳富集資接濟。凡以養其廉恥。使之勉爲善良。若藉口饑寒。爲匪不法。斷不能曲爲寬貸。一面嚴飭緝捕。有犯必懲。其中拏獲圖財害命之案。除高郵州事主陳保懷被殺一家二命。獲犯高大。陳登三。高全玉等已奏明嚴辦外。又經拏獲上海縣張小狗。圖財勒死幼孩李開淋一案。海州高照隴圖財謀殺房泳盛一案。無錫沈阿三圖財謀殺張大觀一案。海州朱廣道耿惠沉圖財謀殺潘徐氏。燒屍滅迹一案。沐陽姜繩煥聽從張三禿。剝取姜二運衣服。勒死燒屍滅迹一案。均已先後審明。按律懲辦。茲又拏獲高郵州船戶蔣其倉。蔣其受。圖財謀殺毛起雲。及興化縣宋萬高馬亭選。圖財謀殺吳湛恩。徐金沉等案。而宋萬高。商同馬亭選。先後雇船行至中流。乘船戶吳湛恩等不備。推溺斃命。將衣服船隻賣錢分用。與臣現在奏辦姜開沉等。推溺船戶之案。兇惡相類。業經分飭確審嚴辦。並剴切札諭沿江湖河一帶文武員弁。加意巡防。一有報案。立拏務獲。如有玩延。卽當徹參示儆。刻下民情頗爲舒展。水陸均甚安恬。而捕務仍時刻從嚴。庶足以靖地方。而安行旅。至糧船水手。最易滋事。經給事中金應麟條奏。欽奉上諭。漕船水手沿途徇詐。擾累商民。種種不法。清弊必至。遲誤重運。爲害地方。不可不嚴行懲辦。著林則徐嚴飭所屬。於內河地方。凡漕船停泊經行之處。訪查各弊。嚴行申禁。如仍有前項弊端。卽責成地方官。隨時懲辦。其徇縱之運弁。立予參革。以肅漕政。而除民累。欽此。當經恭錄轉飭欽遵。嚴行示禁。彈壓巡緝去後。節據各屬稟報。此次江浙兩省。漕船經由內河北上。因催督緊急。晝夜過行。水手人等。并未泊船上岸。尙無橫截河中。需索賈渡錢。排幫鑿及用糧米傾入商船。訛詐分肥各情弊。惟查糧船。自上冬歸次。以逮本年開行。爲期數月之久。此等羣聚水次。趁間恃衆。靡惡不爲。是以搶劫之案。出於糧船水手者尤多。惟有隨時嚴拏懲辦。計自上年十二月。至今年正月二月內。拏

獲滋事水手。如婁縣稟獲夥劫黃勝榮等行船之水手張明德。李永年。朱永春。周德榮。王得富五名。又獲搶奪丁琪行船之水手宋廣德一名。又獲搶奪周德順行船之水手韓光玉。劉四海。于培松。王志。張明受五名。又據江陰縣報獲行劫旗丁吳鳴揚之水手徐運時。常德勝。蘇大中三名。又據陽湖縣報獲搶奪楊紀興之水手安貴。李順二名。均因關係搶劫重情。批行臬司。分別提省。飭屬確訊追贓。按律嚴辦。此外尚有盤踞船艙。搶拉頭繩。硬送水手勒加辛工。種種不法。非但擾害商民。即幫丁亦深受其累。凡被人告發。及得自訪聞之犯。皆即拏獲嚴訊。分別究辦。始覺稍爲敬戢。現在各幫重船。計已過淮。陸續渡黃北上。臣仍照案咨行沿途一體催催彈壓。以期悉臻安靜。合併附片縷晰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驗收劉河挑工並出力人員請獎摺

奏爲開浚劉河。併建設石壩油洞。各工全行告竣。驗收如式。請將格外節省餘銀。疏挑上游各源流淤淺處。所以資久遠。並擇在工尤爲出力之官紳董事。分別懇恩獎勵。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太倉鎮洋境內之劉河。爲古三江之一。前因淤塞多年。幾成平陸。旱澇無備。田畝頻至歉收。爲目前必不可緩之工。當經臣等會摺奏蒙恩旨俯准借項興挑。分年攤徵還款。凡在蘇松太三屬。得籌水利之處。無不頂感皇仁。踴躍趨事。臣等轉飭司道府縣。督率委員。董事分段承挑。勒限完竣。並以工段綿長。如其中有可格外節省之處。亦宜隨時斟酌。據實稟辦。嗣據署太倉州知州周岱齡。署鎮洋縣知縣會承顯。委員前上元縣知縣現署元和縣知縣黃冕等會稟。原估各工土方丈尺。均係覈實無浮。惟河勢彎環之處。若相機取直。尙可加意撙節。查老虎灣至紅橋灣。舊河向南圍繞。今由吳家墳港取直挑至小劉河口。匯歸原河。計可省工一千八百餘丈。又陶家嘴錢家嘴。舊有河形。亦俱向南繞越。若再取直開挑。可省工五百餘丈。又原議於閘外白家廠。建接水石壩一道。以禦渾潮。茲查石壩固足禦潮。但恐內河水大。宣洩欠靈。因於該壩添設涵洞五所。俾潮大時將同閉塞。不使渾水漫入。設遇內河水大。即可全行開放。宣洩入海。揆縱較有把握。

等情。復經批飭妥辦。卽據藩司先後報放銀兩。於本年三月初八等日。陸續開工。幸天氣暄晴。人夫雲集。印委各員。及董事人等。皆能認真督率嚴催。所有應挑土方。於四月底。卽經挑竣。臣陶澍出赴蘇松。閱伍之便。會同臣林則徐。暨藩司陳燮。到工驗收。沿途香花載道。欽感皇恩。歡忭異常。驗量所挑丈尺。有贏無絀。惟河身既已浚深。則隄岸愈高。轉有崩卸之慮。復令逐段挑切。以歸一律。又海口砌築石壩。添設涵洞。凡石料椿木。錠錫灰漿。購運鳩工。有需時日。復飭趕緊料理。旋據太鎮二州縣。暨委員具報。通工全行告竣。又經臣林則徐。臨工覆驗。河身倍見深通。隄岸一律平整。閘座俱臻堅固。涵洞最便蓄宣。均無草率偷減情弊。查劉河自吳家墳港口起。至白家廠。又鹽鐵老壩基起。至吳家墳港。又老虎灣。至紅橋灣。及陶家嘴錢家嘴等處。原估工長一萬五百一十六丈。面寬十丈餘尺。至八丈餘尺不等。底寬三丈。平水面。浚深九尺。又南北兩岸切灘。並挑土山土壩。以及估築通工壩閘空廢。民田給價等項。共估銀一十六萬五千三百二十餘兩。今將吳家墳陶家嘴錢家嘴等處。取直開挑。又省工二千四百餘丈。少挑土十五萬六千餘方。計通工土方。連修築閘壩空廢。民田給價等項。共銀十三萬四百二十二兩零。較之原估。格外節省銀三萬四千九百兩零。據蘇州藩司陳燮。請將前項節省餘銀。留辦上游淤淺處所。併查明在事尤爲出力官員紳董。酌議分別獎勵。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劉河工程。係屢經奏明。必應辦理之工。祇因工鉅費繁。有需籌措。茲以濬清塔濁之法。撙節估挑。仰荷聖恩。借帑興辦。而相機取直。則於節省之中。又有節省。此次工竣之後。適七月二十四五等日。蘇松一帶大雨傾盆。太湖附近諸山。陡發蛟水。處處盛漲。拍岸盈隄。當卽飛飭太倉鎮洋二州縣。將該壩涵洞。全行啓放。據稟滔滔東注。兩日之內。消水二尺有餘。而秋汛大潮。仍無倒灌。是劉河之容納。與涵洞之宣洩。實已著有成效。惟思三江之水。無不承太湖而來。而自太湖遞至三江。其中泖澱等處。均係經由要道。淤塞多年。前因三江尙未全疏。無暇兼顧。臣陶澍於順勘劉河工程片內。卽經聲明。尙須再浚上游各澱。茲劉河工程。得以格外節省。卽上游水道。亟須擇要接挑。又太倉州。有七浦河一道。在州境東北。直達海口。形勢較劉河爲小。實則與爲表

裏亦因年久淤塞。倉懇一律疏通。此等水利工程。在江蘇原不勝枚舉。然其最爲扼要之處。所繫於利害者匪輕。若不乘時興修。脈絡仍多阻滯。竊思前項節省餘銀。本係原估應行動用之款。今因逢灣取直極力省出。卽留作挑浚支河之用。實屬以公濟公。合無仰懇聖恩。准將節省餘銀。於各處淤淺河道。擇要興辦。所有劉河借款。仍照原估十六萬五千三百二十餘兩之數。歸於太鎮等十六州縣。分年攤徵還款。自足以資遠利。而愜輿情。至此次挑辦劉河。在工印委各員。及紳董人等。均係自備資斧。奮勉趨公。不辭勞瘁。似應量予獎勵。惟人數衆多。臣等未敢悉登薦牘。謹擇其尤爲出力者。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聖主鴻慈。俯加鼓勵。該官紳等。倍加感激。踴躍急公。臣等亦得收指臂之效。其出力稍次人員。在外分別記功給獎。除同時捐挑之白茆河道。現亦將次全完。容俟驗收。另行具奏。併飭將劉河工長高寬丈尺土方夫工銀兩各項。價值細數。另開清單。一面將太湖以下。泖澱支河。暨太倉州境內七浦河道。委員確勘。估計銀數。分別詳請奏報外。所有臣等驗收劉河工程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協辦浙塘條石勸款摺

奏爲遵旨協辦浙江海塘條石並動用銀款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浙江塘工。應用條石。爲數甚多。著林則徐採辦。條石四萬丈。務於來春全數解交浙江工次應用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行司。欽遵。查照乾隆年間。蘇省協辦浙江海塘條石成案。派令出產石料之蘇州府屬太湖吳縣。常州府屬無錫宜興荆溪等五廳縣。分領承辦。一面將應行採運各事宜。臚列條款。咨詢浙省。去後。旋准覆稱。協辦條石四萬丈內。應辦面石三千三百丈。牆石一萬二千丈。裏石二萬四千七百丈。均由江蘇就地鑿鑿。委員運赴浙省之施賀二壩。父浙江委員接收。所有石價鑿工運脚。俱照成案。由蘇自行給領。浙省先解銀五萬兩。交蘇州藩庫。兌收應用。其不敷之項。亦照前案。由蘇找發。自行報銷等因。臣當飭藩司陳鑾查覆。茲據詳稱。浙省所撥銀五萬兩。現在尙未解到。而蘇省業

擬開採。亟須發銀給辦。且覈計工料運費。除浙省撥銀五萬兩外。不敷尙多。應請在於蘇州藩庫正項。道光十四年秋撥款內。先撥銀五萬兩。以資支用。統俟事竣。同浙省解到銀兩。覈實報銷。如有盈餘。另行奏請撥還歸款。又查乾隆年間。海塘石料。曾由浙江委員來蘇會辦。此次准到浙省咨覆。因值興舉大工。勢難多派委員。駐蘇督採等因。但江蘇各廳縣。辦石既多。即難保無丈尺參差。石質高下。若不就開採之地。逐一驗明。任聽承辦各員。輕行運至工次。事關隔省。一經駁回。更換往返需時。不特運費虛糜。轉恐要工停待。現在商明。俟蘇省採有成數。咨會浙省。酌委委員來蘇量驗。不如式者。就地立即駁換。如果合式。即於石上蓋用浙省委員驗明戳記。並標明尺寸。再令起運赴壩。其在壩收石之員。除查無委員驗明戳記。及雖有驗戳。而途中別經磕碰。折斷殘損。不准駁交外。其與驗記符合者。收石之員。亦不得故意刁難。勒令守候。致啓需索。而誤工需。再查蘇省產石廳縣。惟太湖吳縣。石質尙堅。堪以選充。面石牆石之用。其荆溪宜興無錫。多係黃石。質地鬆脆。溯查乾隆四十六年間。欽奉諭旨。無錫宜興荆溪三邑之山。質雖鬆脆。堪作裏石之用等因。欽此。此次該三縣之石。自應照案採作裏石。仍飭加意選擇。務合工用。合併聲明等情。請奏前來。臣覆覈無異。除飭各屬妥速採辦。務令依限足額。以濟要工。不任稍有遲誤外。所有採辦石料。動用銀款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會奏白茆河挑工驗收并出力人員請獎摺

奏爲捐資挑濬白茆等河。并建築閘壩工程。全行告竣。驗收如式。請將捐輸出力之官紳董事。分別獎勵。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常熟昭文二縣境內。有白茆河一道。於三江之北。別成一大支。爲蘇常兩郡洩水尾閘。淤塞多年。幾成平陸。旱澇無備。急須挑濬。前經勘估土方。並建閘等項。共約需銀一十一萬兩零。因與劉河挑工同時并舉。未敢概請借帑。議由官民捐資興辦。以工代賑。奏奉諭旨。隨捐隨辦。免其造冊報銷等因。欽此。當即轉行欽遵辦理。臣陶澍臣林則徐各倡捐銀一千兩。藩司陳燮捐銀二千兩。蘇松糧道陶廷杰捐銀三千兩。蘇松太道吳其泰捐銀五千兩。

前任蘇州府知府沈兆澐。署常熟縣事。試用知縣藍蔚雲。各捐銀一千兩。昭文縣知縣張綬組。捐銀六千兩。此外紳民捐項。除安徽候選道章廷榜。所捐二萬兩。內奏明以一萬兩撥歸白茆經費外。餘皆常昭二縣紳商富戶。隨時捐集。因係地方水利。均各踴躍樂輸。統計官民捐項。較之估需銀數。有贏無絀。於本年三月初一日。開工興辦。並因附近白茆之徐六涇。及東西護塘河。均係呼吸相通。亦須兼籌。飭據藩司陳燮。親往履勘估計。一體開挑。並先後委員分赴各工催價。又因其時。本係以工代賑。壯者固可自食其力。而老弱殘廢之人。不能工作。饑寒可憫。復於辦工經費內。力加節省。量予接濟。俾附近工次。悉歸安靜。臣陶澍於四月內。至松蘇一帶閱伍。會同臣林則徐。到工量驗。所挑寬深丈尺。多有逾額。沿途香花載道。閭閻歡抃異常。旋據稟報。五月十九日挑工全竣。復經臣林則徐。督同藩司陳燮。按段驗收。自昭文縣之支塘東勝橋起。至海口止。工長七千八百四十丈。原估面寬六丈。底寬四丈。深一丈。旋又將河面展寬二丈。以資容納。河身倍見寬闊。隄岸一律坦平。惟海口建築閘壩。因須購備石料。椿木等物。未及時興舉。復於七月間施工。至十月二十三日。據報閘壩工程。全行完竣。復委藩司陳燮。赴工驗收。茲據該司詳稱。驗明各工。均係如式堅固。並無草率偷減情弊。統計土方夫工。以及閘壩工料。庫水築壩。並就近接濟老弱饑民。一切經費。共用銀一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八兩零。應遵前奉諭旨。免其造冊報銷。並查明在事出力之印委各員。及董事捐戶人等。酌議分別獎勵。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白茆等河。本係早經勘估。必應辦理之工。惟因需費繁多。未能遽行興辦。茲於地方運款之後。官紳設法集捐。以工代賑。民夫得資口食。踴躍赴工。未敢借動帑金。而水利以興。窮黎以濟。洵爲一舉兩得。加以閘壩並設。蓄洩咸宜。淤塞無虞。旱潦有備。卽如本年七月間。太湖陡發蛟水。幸賴新河通暢。宣洩極靈。惟形如釜底之田。未能卽時消涸。其餘連歲被淹處所。皆幸得免沈災。成效已臻。輿情允洽。所有大小官員。捐資籌辦。除臣陶澍。臣林則徐。暨藩司陳燮。無庸議外。其餘糧道陶廷杰。蘇松太道吳其泰。前任蘇州府知府沈兆澐。職分較大。均不敢請邀議敘。又總辦出力之委員。前高郵州知州平翰。已荷聖恩。升授通州知州。亦不

奏外。臣等會同查明。擇其損項較多。勞績最著之印委各員。及捐輸出力之鄉紳董事。分繕清單。恭呈御覽。仰懇聖主天恩。分別獎勵。以爲急公者勸。此外出力稍次員弁。及捐銀在三百兩以下各戶。應由臣等在外給獎。除工料丈尺細數。遵旨無庸造冊報銷。仍飭取捐戶履歷清冊。另行咨部給照外。所有驗收白茆等河工程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彈壓水手情形片

再臣接閱邸抄。欽奉上諭。各省糧船數千號。水手不下數萬人。必須實力稽查。咸知儆畏。方不致沿途滋事。近日山東東昌府境內。廬州幫水手聚衆械鬪一案。致斃數十餘命之多。且糧船所過地方。時有折體斷股。漂流水面。皆由水手戕害所致。此等積習。自宜亟加整頓。嗣後糧船所過地方。著沿途各督撫。遴派武職較大之營員。酌帶兵丁。一路接遞巡查。遇有水手滋事。立即嚴拿。有犯必懲。毋令一名漏網等因。欽此。伏查歷屆糧船入境。本皆酌派營員。會同府廳州縣。督帶兵役。彈壓稽查。惟水手恃衆逞兇。已非一日。而近年爲尤甚。除廬州二幫。在東省殺斃多命之外。其沿途糾衆鬪。經地文武彈壓解散者。探聞所在多有。卽如蘇省之鎮江。前後兩幫。最爲著名兇悍。劫殺擄搶。靡惡不爲。且與浙江湖州府屬八幫。向有積仇。各不相下。而鎮江幫水次本在徒陽。又爲浙船必經之路。重運先後開行。尙可不令遇見。迨回空過鎮。輒卽糾約復仇。上冬臣得有風聞。先期親赴鎮江。催提軍船。卽督率文武彈壓訪拏。酌示懲儆。其風始息。今冬河乾水淺。雖經設法灌蓄。亦僅容一葦之杭。若湖鎮兩幫。狹路相逢。定必滋事。與其懲辦於事後。莫如防範於未形。查丹徒境內。有江邊之鮎魚套。地方清穩。背風爲浙船不必經由之處。現在鎮江前後幫船。均已渡江入境。經臣咨會漕臣。飭令該兩幫船隻。先進鮎魚套寄泊。並委鎮江營參將繼倫。督率備弁。駐兵彈壓。俟浙幫全行出境之後。再歸兌糧水次。以免尋衅互鬪。是以現在計算進口船數。該兩幫並不在內。其實已泊本境地面。儘可油檢修船。卽與歸次無異。又查在東滋事之廬州二幫。沿途復與鎮海前蘇白糧等幫。屢圖糾鬪。因逐

段有官兵彈壓。幸未成事。但廬州二幫。係兌常熟縣漕糧。鎮海前幫。係兌昭文縣漕糧。該二縣既屬同城。卽糧船向一水次。難保不又滋鬪。臣現飭糧道。量爲調換。毋使並在一處。其蘇白糧渡黃之後。廬州二幫。復與接連行走。現亦飭令先後挽渡。務使分檔隔遠。以杜其鬪鬪之心。臣仍派委標營將領。並咨會督臣提臣。分委武職大員。稽查催價。一到水深之處。卽令晝夜行駛。不任一刻停留。惟淺處曳纜絞關。每段增雇人夫數百名。仍形喫力。有數刻之久。始能挽過一船者。前幫未克通行。後幫卽皆停泊。更須嚴密防範。是以臣仍駐丹徒。督催彈壓。一時未敢回蘇。合並附片陳明。伏祈聖鑒。謹奏。

回空漕船全進橫閘彈壓安靜摺

奏爲江浙回空漕船掃數催進橫閘。欽遵諭旨。派兵彈壓。均極安靜。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本年回空。南下較遲。鎮江運河。潮枯水淺。京口沙灘洶露。難以通舟。當經查照成案。改由橫閘行走。旋據府縣稟報。十一月初八日以後。西風大發。江湖消落異常。閘口露出之沙。反高於江面之水。並橫閘亦難進船。臣得信後。卽馳赴丹徒鎮。駐劄親率常鎮道李彥章暨鎮江府縣。設法攔蓄。並於附近連河各處。尋覓積水。引灌濟送。一面分段派員。多雇人夫。拉船撈淺。催提各幫。陸續進口。業將辦理緣由。並催過船數。先後具奏。欽奉硃批。務要竭力。盡人事以理之。不可藉口。諉爲天時水勢也。勉之。欽此。臣跪誦之下。倍當竭誠盡慎。將幫船速挽歸次。以慰宸懷。臘月以來。雨雪疊霑。正喜運河得以長水。而連值北風狂大。江中數日。未有船行。軍艘尤不宜冒險。加以雪後嚴寒。內河凍結。復飭署鎮江府王用賓。署丹徒縣張寬培。多備敲冰船隻。晝夜開鑿。十二月十二日。河道始通。亟令署京口協副將張成龍。察看風色。稍平。卽親帶幫船。折鹹渡江。常鎮道李彥章。與鎮江營參將繼倫。來往江干。互相策應。每當阻淺。阻潮。阻屛。阻凍之際。在事文武各員。倍加焦思。竭慮設法。籌催。不敢稍遺餘力。除提前之浙江幫船。先經過竣。其江廣幫船。亦已全數出江外。茲截至十二月十九日。將先泊鮎魚套之鎮江前後幫船。作爲尾幫。亦令進閘歸次。統計江浙兩省回空。共六十二

納計船二千二百零四隻。掃數由橫開跟蹤南下。各歸水次。查軍船自道光八年以後。屢由橫開進口。然少者僅數百隻。即多者亦止一千餘隻。從未有江浙兩省回空之船。全由橫開行走者。今冬河水至乾。而經由橫開之船。較之歷屆多至兩三倍。臣惟恐回空不能全進。致如從前留在江外過年。則新漕幾難提前催辦。幸荷聖主洪福。自進口以迄竣事。計三十五日。各幫到次修驗。均在歲前。可期速爲開兌。且於連旬風暴之中。各將領往來江上。提帶二千二百餘艘。並無一船疏失。臣恭禱竭盡人事之旨。下忱感幸。悚惕彌深。至糧船停泊之時。水手尤虞滋事。前奉諭旨。遴委武職較大之營員。酌帶兵丁一路接遞巡查。遇有水手滋事。立即嚴拏等因。欽此。臣當將欽遵辦理緣由。附片奏蒙聖鑒在案。月餘以來。橫開內外。及金山鮎魚套一帶。節節停船。皆係鎮江京口水陸兩營。將備率帶弁兵。支架帳房。常川彈壓。已臻安靜。迨鎮江前後兩幫。最後進口。其水手尤爲強悍。臣復與京口副都統岱等。面商就近酌飭駐防滿兵一體彈壓。以壯聲勢。該兩幫內桀驁之水手。聞有添兵。恐被查拏。率已潛行逃竄。不敢過江。遺時刀械在船。即經弁兵逐件搜獲。撥營配用。並責令幫弁旗丁。換雇安分水手。駕船赴次受兌。一面嚴查在逃各水手姓名籍貫。及曾犯何案。隨時飭拏務獲。有犯必懲。總期猛以濟寬。令行禁止。以仰副我皇上除莠安良之至意。時有回空掃數進口緣由。謹會同兩江總督臣陶澍。恭摺具奏。仰懇聖懷。至在事出力文武各員。本係分內應辦之事。惟此次辛勞繁瑣。實與常年催備。迥不相同。伏查道光八年。橫開催船一千一百餘隻。仰蒙恩旨。量加鼓勵。此次船數加倍。可否循照八年成案。准予酌獎之處。出自聖主鴻慈。如蒙恩允。容臣會同督臣擇其尤爲出力之員。覈實具奏。不敢稍有冒濫。合並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會奏官銅商辦運洋銅請復舊章摺

奏爲蘇省辦銅官商賠累難支。懇請酌復舊章。以全銅運。而垂經久。仰祈聖鑒事。竊照蘇省官商承辦直隸陝西湖北江西浙江江蘇六省鼓鑄洋銅。前於嘉慶二年。僉商王履階承辦。奏定每百斤。例給價銀十三兩五錢九分三釐。

每年額辦六省洋銅。共五十萬五千九百六斤。歷給價銀六萬八千七百七十八兩七錢八分。豫給一年帑本。嗣王履階之弟王日桂接辦。十有餘年。銅帑兩清。從無貽誤。迨嘉慶十三年。程洪然投充官商。自願減價。每百斤祇請價銀十二兩。並願先繳銅斤。後領帑項。其意祇圖邀准。未計虧賠。自此更改舊章。不久即因力乏告退。後商汪永增接辦。僅止四年。亦即乏退。復舉舊商王日桂之子王宇安奏充。以資熟手。當據該商稟請。復還舊制。未經准行。仍照減價後帑之例辦理。王宇安連年賠累。屢次求退。因無人愿充。著令勉力承辦。嗣據蘇州府詳據。現商王宇安。以前商程洪然。率請改易章程。減價後帑。以致連年虧累。資本全空。稟求循復舊章。仍領十三兩五錢九分三釐之價。豫請一年帑本。俾得源源辦運等情。當經藩司批飭。確查疲乏情形。果否屬實。覈議詳辦。去後。旋據蘇州府知府沈兆澧。寶蘇局監督榮匯。稱。官商承辦洋銅。從前原定章程。本屬妥善。是以銅帑均得清完。嗣因前商程洪然。呈請投充。自願減價。先銅後帑。承辦未久。即行乏退。以後各商。遺累虧賠。旋充旋退。該商王宇安接手之始。即據稟復舊章。未經批准。歷年疲乏求退。曾僉殷戶分辦。又皆畏縮不前。惟有懇復前奏舊章。俾銅運得以經久等情。由藩司陳鑾。覆查屬實。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蘇省官商辦銅。從前奏定章程。照發帑採辦價值之例。每百斤。給價銀十三兩五錢九分三釐。並豫給一年帑本。王履階等兄弟相繼。歷辦十有餘年。尚能支持無誤。後商程洪然。於嘉慶十三年。自願減價接充。頗改舊章。並未計及辦公掣肘。以致虧之退商。迨嘉慶二十二年。以現商王宇安奏充。該商接辦之初。即據稟請復舊。未經批准。嗣以無力賠累。節次稟退。經升任撫臣程喬采。查僉殷戶承充。均各視為畏途。僉名莫應。只得責令王宇安勉力辦理。不准退歇。近年以來。銅船屢次遭風。倍形苦累。經該司府飭查至再。臣等復加察訪。委係實在情形。查蘇局洋銅。為六省鼓鑄要需。若不酌復舊章。必致缺誤。並查程洪然減價後帑之案。雖經奏明。實出自該商一有遷就之見。今據請仍復嘉慶十三年以前舊制。與原案相符。非另改新章之比。但豫給一年帑本。設有轉運遲誤。帑項未免虛懸。應不准行。惟每百斤。給價銀十三兩五錢九分三釐。本係從前奏定章程。並非格外加

增。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商力疲乏。准予循復舊章。以敷辦運。其價六省分銷。贏縮亦尙有限。如蒙俞允。應請卽從道光十五年爲始。飭令遵照妥辦。俾免藉口求退。無人接允。致誤六省鼓鑄重務。除飭司另覈章程細冊。詳請咨部外。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江蘇奏稿 (卷五)

蘇省並無洋銀出洋摺

奏爲江蘇省行用洋銀。不至運往外洋。違旨體察情形。酌覈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接准戶部咨。欽奉上諭。前據御史黃爵滋奏。紋銀洋銀。應並禁出洋。杜絕仿鑄。從重科罪一摺。當交刑部妥議具奏。茲據刑部將仿鑄洋錢。明定治罪科條具奏。著照所議辦理。其禁止洋銀出洋。於海洋交易事宜。是否可行。著沿海各督撫體察情形。妥議章程。酌核具奏。餘依議。欽此。仰見我皇上於防微杜漸之中。寓因地制宜之意。當經恭錄欽遵。轉行司道府州。將各海口情形。備細體察籌議去後。茲據蘇州布政使陳鑾。江蘇按察使裕謙。蘇松太道陽金城。會議詳覆前來。臣等查該御史請禁洋銀出洋原奏。以內地有仿鑄洋銀之弊。若紋銀有禁。而洋銀無禁。恐奸民盡以紋銀鑄爲洋銀。資外夷無窮之利。其言原爲杜弊起見。惟洋銀行用情形。各省本不相同。其始祇用於粵閩。漸次乃及於江浙。江蘇本居腹地。市肆買賣。行用較多。其濱海之區。雖設有江海一關。准令商船出入。然止北至山東奉天。南至浙江閩粵。並無與外夷互市之事。較之粵海關例。准夷船貿易者情形。迥不相同。且奉天山東二省。向不行用洋銀。故上海出口沙船。只有帶貨北行。並無帶洋銀前往者。蓋南貨販北。可以取贏。若帶洋銀。全不適用。是以不待禁止。而人自不肯爲。其浙江閩粵海船。攜帶洋銀。來至上海。置買蘇松貨物者。往往有之。若將蘇省洋銀。載運往南。則有百不得一。蓋江浙洋銀價值。向比閩粵等省爲昂。緣其物本由南來。輾轉流行愈遠。則作價愈貴。浙江貴於閩粵。江蘇又貴於浙江。商

賈計及鑄錢。豈肯貴買賤售。甘心折耗。且即使有人帶往。亦祇於浙江閩粵。互爲流通。而非遽資外夷之利。以蘇省情形而論。洋銀行用。祇在內地。不往外洋。今若創立例禁。則閩粵洋船。來至上海者。均不得攜帶洋銀。是欲截其去路。而先斷其來路。於商民買賣海關稅務。未免皆有窒礙。至謂內地鎔化紋銀。仿鑄洋銀。如原奏所稱蘇板吳莊錫板等名目。向來誠有此種作偽之弊。然仿鑄原以牟利。自必攪雜銅鉛。然後有利可牟。而近來民間免驗洋銀。極爲精細。蘇板等類。較洋板成色懸殊。以之兌換。價值大減。是以客商皆剔出不用。民禁嚴於官禁。行商公估。絲毫不能隱瞞。是仿鑄之洋銀。在本地已不能通用。更何能行及外洋。况經刑部議定新例。奸民消化白銀。仿鑄洋錢。卽照白銀出洋之例。分別治罪。自足以杜其弊。若洋銀出洋之禁。雖未知於閩粵等省何如。而就江蘇言之。似可無庸多立科條。致滋紛擾。除通飭各屬嚴禁仿鑄。有犯必獲。以清弊源外。謹將體察蘇省情形。毋庸禁止洋銀出洋緣由。合詞恭摺具奏。再臣等因分飭各屬。詳加體察。並自行明查暗訪。反覆推求。是以覆奏稍稽。合並聲明。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勘估寶山塘工摺

奏爲寶山縣海塘工程。籌議捐修。規模已具。應卽興工。隨捐隨辦。謹將勘估情形。奏祈聖鑒事。竊照太倉州屬之寶山縣。三面環海。境內土塘一萬五千餘丈。石塘一千三百丈。石塘之內。仍加土戧。其沿塘迎險處所。外釘排椿。填砌塊石。自靠塘一層。至二三四五層不等。歷年久遠。潮汐激盪。椿石損缺之處。風浪逐及塘身。嘉慶四十年。兩次遭被風潮。疊經奏准動帑興修。迄今又閱卅餘年。每遇伏秋大汛。土石各工。被潮激損。責令該縣隨時擇險搶修。權爲保護。本年六月十四日。陡遇異常風潮。水勢飛騰。高起數丈。沿海塘隄。率多沖塌。經臣陶澍。先將大概情形。奏奉硃批。查明據實核辦。欽此。臣林則徐接據沿海各屬稟報。當查風潮沖壞塘工。以寶山爲最甚。除飭先行擇要搶護外。復委藩司陳鑾。親赴寶邑。會同蘇松太道陽金城。逐加查勘。該縣江西各段。土塘穿缺一千七十餘丈。殘損二千一

百八十餘丈。江東各段。土塘穿缺一千一百餘丈。殘損四百四十餘丈。石塘沖裂六丈。其餘亦多殘損。雖經該道陽金城督縣捐廉。趕做土戩。暫爲擁護。而急須大加修築。方足以資抵禦。臣等往返札商。以此項工程浩大。保障攸關。斷不可遷延貽誤。而國家經費有常。又值浙省大修海塘之際。不敢復以江蘇塘工。請動帑項。因思該縣士民。素尚好義急公。上年賑案勸捐。已各勉力輸助。今海塘爲地方保障。尤期衆力同擎。當飭該司道體訪輿情。妥爲勸諭。一面由臣林。賡徐。先行附片陳明。欽奉硃批。所辦妥等因。欽此。臣等卽率同司道州縣。捐廉爲倡。並勸諭城鄉紳庶。陸續書捐。至七月初間。已得十萬有零之數。正飭印委各員。會同估辦間。復據蘇松太道陽金城等稟報。七月初二日未刻。又有颶風突起。雨驟潮喧。徹夜震撼。至初三日未刻。始經漸息。寶山江西各段。塘面所築土戩。均被風潮漫溢。全行穿缺。江東各段新築小圩。沖缺五百餘丈。舊隄亦處處增坍等情。臣等仍飭該縣。俟潮勢稍落。先行設法堵禦。一面飭據太倉州知州李正鼎。督同寶山縣知縣毛正坦。暨委員候補知縣龔潤森。鎮洋縣知縣孔昭顯。坐補崇明縣知縣徐家槐等。趕緊逐一履勘估計。茲據稟覆。舊塘本嫌陡直。收分過少。不足以柔潮勢。今加築新塘。擬用外面三收。裏面二收。底寬八丈。頂寬二丈。高至一丈二尺。普律齊平。所有舊塘業已殘損過半。若卽以新土鑲築。恐新舊不相膠黏。應將舊土一律剷平。將凸補凹。鋪作塘底。潑水行砥。再以新土層層加築。套戩飽錐。以期堅固。塘外簽釘排樁。填砌塊石。層數不等。其小沙背談家濱一帶。形勢尤爲頂沖。除外面多加樁石。俾資保護外。並於裏面加築新塘。以爲重門保障。又該處舊有挑水壩二道。久經殘廢。今一並修復。仍於壩外雙樁夾石。以資挑溜。至石塘沖裂殘損各段。普律添購新石。砌築完整。其石塘尾段。與土塘交接之處。加土裹護。並加石壩三層。合計江西江東。應估砌築土方。約共三十五萬六千四百餘方。石塘添辦青條石。一百九十餘丈。通工樁木。約須六萬一百餘根。碎石二萬一千三百餘方。統計銀數。須得二十萬兩有零。方能料足工堅。永資鞏固。並據司道核覆所估。並無浮捏等情。臣等伏查寶山縣境。江東江西所轄土塘。本年兩遇風潮。穿缺殘損。只有五千餘丈。其石塘亦多沖裂脫卸。既經該州縣

等確加履勘。逐段修復。並將石塘添砌新石。土塘加幫高寬。且於頂沖處所。裏面添築新塘。外建挑水壩二道。以復舊制。沿塘簽釘排椿。填砌塊石。再於石塘工尾。土石交接之處。築土裹護。外加石壩三層。俾工段益增鞏固。實可爲一勞永逸之計。所估土方椿石。覆核尙無浮多。惟統計銀數。須得二十萬兩有零。方敷辦理。而捐項甫經及半。若必俟全數捐足。始行興工。則今冬已恐無及。明歲春潮驟長。抵禦無資。人心惶惶。深爲可慮。臣等復經採訪衆論。公同商榷。事關生民保障。不獨寶山一縣紳庶。自衛身家。捐輸已形踴躍。卽貼近之嘉定上海二邑。亦皆唇齒相依。尙可互勸集捐。以期衆擎易舉。因令先將已捐之項。採購料物。趕運赴工。並於寶山紳耆中。公舉總董數人。散董數十人。分司其事。現在將屆立冬。水勢消落。應卽擇吉開工。派令印委各員。分頭催辦。並飭蘇松太道陽金城。率同太倉州知州李正鼎。時刻來往稽查。不任稍有草率。一面續勸協捐。以資辦理。察看該處民情。因見各官捐廉倡辦。係爲保衛民生起見。無不心懷感奮。雖需款繁鉅。而妥爲勸導。稍寬時日。自可有成。統於竣工之後。查明捐戶銀數。照例咨奏鼓勵。如有格外多捐者。容臣等酌量懇恩加獎。仍嚴札州縣。毋許抑勒科派。並飭杜絕虛糜。不准有絲毫浮費。如能格外撙節。卽可稍減捐數。總期認真核實。以嚴鉅役。而奠海疆。一俟通工完竣。臣等酌往驗收。另行具奏。再該工既係捐辦。應請照案。免其造冊報銷。據該司道會詳請奏前來。臣等謹將勘估籌辦情形。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劉河節省銀兩撥挑七浦等河摺

奏爲蘇州省水利工程。動用劉河節省銀兩。擇要舉辦。其餘酌量捐修。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江蘇號爲澤國。而財賦甲乎東南。賦出於田。田資於水。故水利爲農田之本。不可失修。如吳淞黃浦劉河。乃三江之舊蹟。白茆河又別爲一大支。近年以來。或動項。或捐挑。均經奏奉諭旨准辦。以次深通。小民感戴皇仁。同歌樂利。此外尙有太倉州境內七浦河道。及太湖以下柳潑等處。亦多湮塞。亟宜擇其要道。挑挖疏通。俾上下一氣呵成。清水暢流。以刷潮淤。而資

灌溉。查上年借項興挑劉河案內。有節省餘銀三萬四千九百兩。經臣等於收工時。奏蒙恩准。留作接挑各處河道之用。當即行司。飭委前署太倉州。現署蘇州府知府周岱齡。青浦縣知縣蔡維新等。會督各該州縣。周歷履勘。次第舉辦。旋據稟覆。勸明青浦縣境內。澱山河一道。現尚深通。毋庸開浚。外其太倉州境。七浦河一道。東爲海口。設有七浦閘一座。淤塞已久。量應浚工。長五千六百二十八丈二尺。內有浮橋鎮市河六十丈。雖向由該處居民。自行開挑。而自河淤以來。民居大半遷移。舖戶亦多閉歇。應一並給價承挑。實需土方壩工銀一萬五千二百兩零。又元和縣境內。南塘寶帶橋一座。共五十三孔。係太湖出水咽喉。年久失修。圉洞坍塌。以致湮塞。水道淤滯。宣洩不靈。夏秋盛漲之時。深虞泛溢。於水利全局。大有關係。亟須修整。據估工料銀六千六百七十兩零。由司確核無浮。詳明動支。劉河節省銀兩。撥給興辦。已據具報於本年三四等月。先後興工如式。挑修完竣。經臣林則徐。與藩司陳鑾。親往察驗。並無草率偷減。其餘承接太湖之支港各河。如吳江縣境之瓜涇港。王家匯。姚家莊。七里港。郝前嘴。大港。新港。及太倉州境之楊林。朱涇。兩河。嘉定縣境之華亭涇。黃姑塘。蒲華塘。並據該州縣等勘明。皆係上承下注要道。近亦處處淤淺。俱應一律興挑。以資宣洩。除朱涇河。華亭涇。黃姑塘。蒲華塘。均由民捐民辦外。其楊林河一道。並吳江縣境。瓜涇港等處。請動劉河節省餘銀興浚。又泖湖一處。跨連元和婁縣青浦三縣。上承太湖。及浙西諸水。下同黃浦入海。蓄洩並用。旱澇兼資。惟淤土甚多。須將新漲之灘。剔除挑浚。方免滋蔓。祇因劉河案內。節省銀款。分辦各河。已不敷用。據青浦縣蔡維新稟請。情願捐辦。現已集夫興工。歲內諒可告竣。又松江府屬川沙廳。並上海南匯二縣。其轄之白蓮涇。長濱。呂家濱。小腰涇等河。均係跨連數處水利。亦已勸捐興辦等情。由蘇州藩司陳鑾。彙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劉河節省銀三萬四千九百兩。既經奏准。留爲接挑各河之用。自應核實辦理。惟存銀祇有此數。而河道淤塞之處。悉數難終。惟有擇要。量准動款。其餘可以籌捐者。即歸捐辦。可以略緩者。即歸緩辦。除七浦河寶帶橋兩處工程。已撥給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兩零。業經挑修完竣。驗收如式外。現僅存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兩零。以之挑浚。

太倉州楊林河及吳江縣瓜涇港等處核其工費尙有不敷。祇可就款量爲分撥。現經給發太倉楊林河銀八千兩。吳江瓜涇港等河銀五千二百四兩零。飭令乘此水涸集夫趕挑。其有不敷。悉由該州縣捐廉湊辦。所有撥用銀兩。統歸劉河案內。依限攤徵還款。其泖湖朱涇以及華亭涇黃姑塘蒲華塘白蓮涇長濱呂家濱小腰涇等河。或先已挑竣。或現在僱挑。皆由官民分別捐輸。不敢概動款項。亦不許稍有草率偷減。並不得假手胥役地保。致滋弊竇。總之地力必資人力。而土功皆屬農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疇多一分之利賴。臣等惟當隨時率屬。講求經理。未雨綢繆。以期仰副聖主勸農勤民之至意。再青浦縣知縣蔡維新。係卓異案內。應行引見之員。因委估挑工業。經奏准展限在案。應俟工竣。再行給咨赴部。合並聲明。除飭將七浦河等工。取造估計報銷各冊。繪圖詳請題咨外。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籌議新漕事宜摺

奏爲遵旨籌議趕辦新漕各事宜。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接准部咨。欽奉上諭。朱爲弼奏遵旨籌議剔弊速漕各事宜。酌擬條款。請旨辦理一摺。如所稱新漕兌開。宜竭盡人力。趕早等語。著有漕各督撫。通飭各該糧道。及所屬州縣。先事預籌。提前備辦。至所稱飭辦浙江湖廣船隻。無分省分。幫次先到。先進瓜洲口。趕價來淮。盤驗等語。著陶澍林則徐妥議具奏。至糧艘交卸以後。必須趕緊回空。庶辦理新漕。可期及早受兌。著沿途各督撫。於回空糧幫。趕緊催價。不准藉詞停泊。庶幾以速補遲。剋期歸次。毋得任令延逾。致誤例限。又稱各衛屯田。應妥爲清理等語。著有漕各督撫。妥議具奏。又稱江蘇總運丞倅。應管押幫船過淮。渡黃等語。著林則徐妥議具奏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辦理。並將應議各條。札飭江甯江蘇兩藩司。江安蘇松兩糧道。會同籌議。一面飭令沿河文武員弁。督率兵役。親駐河干。將各省回空幫船。剋期催價。臣陶澍復經委員。分往北運河及山東臨清一帶。加緊催提。已於十月二十八日。掃數渡黃完竣。惟徒陽運河。因冬令潮弱。兼被西風刮耗。水勢淺小。經臣林則徐。預飭該府縣。將橫閘支

河。搶挑深通。並令隨時察看。如京口過淺。卽飭各幫循舊。由橫閘進口。截至十一月初六日。催進京口船二百四十隻。又進橫閘船一千一百一十一隻。共進口船一千三百五十四隻。在後幫船。現仍飭令晝夜緊催。總期趕早歸次。不任藉口停延。至新漕事宜。臣等於秋米報穫之時。卽飭有漕各屬。先事預籌。趕早開倉。催徵交兌。能得水次早開一日。卽渡江過淮。渡黃抵通。均早收一日之效。況疊奉諭旨。提前償辦。不特臣等與漕臣及各糧道一體欽遵。力求趕早。卽有漕之州縣。亦惟冀幫船早離水次。如釋重負。但一縣之漕糧多者。逾十萬石。少亦數萬石。倉廩每不敢收貯。必得隨收隨兌。始無積壓之虞。而旗丁以米色爲停兌之藉詞。以停兌爲索費之把握。總因相持不下。兌遲則開亦不得不遲。臣林則徐於上冬幫船津貼一節。循照從前奏案。早飭定議。雖爭執刁難之處。亦復不少。而猛寬兼濟。大概不敢以私誤公。今冬漕船輪值調幫之年。恐貪詐者更有所藉口。惟有早爲嚴立限制。確訪失丁蠹棍懲一儆百。以杜阻撓。而速兌開。本屆收成之時。天氣運晴。與上冬無異。則所收米色。亦與上冬無異。但幫丁之借題挑剔。久已習爲故套。今惟照例責成糧道。臨倉親驗。並委各屬總運廳員。逐廠察看。凡道廳驗定之米。卽不許幫丁混挑。妄稟。少一分之挾制。卽早一日之開行。果其自南至北。在在加意體卹。使旗丁不負重累。自可冀漕清運速。年勝一年矣。又飭提浙江湖廣船隻無分省分。幫次先到。先進瓜口一條。臣等恭查道光六年。欽奉諭旨。琦善奏來年各省漕船。請不論幫次。隨時提前過淮一摺。來年起運新漕。節經降旨嚴催。迅速償行。若令沿途停候。揆延。恐致稽遲。著照所請。浙江幫行抵江境。如在江蘇各幫之前。卽將浙江幫提前插檔。渡江前進。江西湖廣各幫。先行停泊江面。若無論何省何幫。卽行償挽。徑進瓜口。俟全數渡黃後。於邵宿一帶。仍令按照原定省分次序。順幫前進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來年浙江重運。行抵江境。如果在蘇松各幫之前。自應欽遵前奉諭旨。將浙江幫提前插檔。渡江前進。其江西湖廣各幫。如有先行停泊江口者。無論何省何幫。卽行償挽。徑進瓜口。俟全數渡黃後。於邵宿一帶。仍按照原定省分次序。順幫前進。倘有水手人等。爭競擁擠。卽由該處文武營汛。及該幫運弁。嚴拏究辦。俾知敬畏。又各衛屯田。妥

爲清理一條。業經分飭各府州縣衛查屯丁有無私行典賣。如有典出之田。卽行根查明白。限一月內開冊具詳。俟覆到。卽由糧道會同藩司。速籌回贖章程。妥議詳辦。又江蘇總運丞倅。應管押幫船過淮渡黃一條。伏查總運廳員。有彈壓水手稽查盜賣之責。原應督押所屬尾幫。過淮渡黃北上。近因守候各州。措解存公銀兩。以致不克隨幫起程。查存公一項。卽係州縣所給各幫津貼銀內。扣出之款。嘉慶十七年。前任蘇松糧道李長森。肇獲通州放債跟幫盤剝一案。經前撫臣章煦奏明。酌量幫情。每船提存數十兩封貯。俟抵通。散給各丁接濟。此項應解總運收貯管帶。惟漕船開行緊迫。花戶米石。旣難概令全輸。而天庾正供。不可顆粒短少。各州縣墊項買米。久已不得不然。又開船以前。幫丁水次所用。率皆取諸津貼。計州縣逕行給丁之數。已屬不費。此項存公。未能卽時同解。以致總運廳員。羈留守候。亦勢之無可如何。歷年以來。經臣疊檄嚴催。未嘗稍予以暇。僅保解交無誤。未爲弼以總運本應隨幫督押。不得因此久延。所論亦正。嗣後應責有漕州縣。將扣存帶北存公銀兩。於幫船開行十日內。按數解交總運廳員收存。倘延至所屬幫船。全行渡江之時。尙未清解。卽先催該總運。迅速起程督運。一面飭令將何縣存公已解。何縣未解。由總運據實稟明。司道責成該管府州。勒令州縣將銀專差趕解總運舟次。倘趕送不到。竟至誤公。由司會同糧道。詳請將該州縣撤參。以儆疲玩。此外凡有可以速漕事宜。臣等分飭司道次第妥辦。以期漸復舊規。卽不敢稍任因循貽誤。茲據該司道會詳前來。臣等覆加核議。謹合詞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江蘇奏稿 (卷六)

親勘海塘各工片

再太倉州屬之寶山縣。捐修海塘工程。經臣會同督臣陶澍。奏奉上諭。陶澍等奏籌議捐修海塘工程。估需銀二十萬兩有零。據稱業經率屬倡捐。該縣紳士。踴躍輸將。捐項已經及半。其附近之嘉定上海二縣。皆唇齒相依。尙可互

勸集捐。以期歲事。著卽資成蘇松太道陽金城。太倉州知州李正鼎。督令各該縣隨捐隨辦。並往稽查。無任草率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辦理。旋據蘇松太道陽金城。太倉州知州李正鼎等。以該處塘工。有迫近海濱。外無護灘之處。應否繞越挽築。稟請臣臨工勘辦。又嘉定上海二縣。雖已分勸盡捐。尙未集有成數。亦須臣親往督勸。臣隨於十月二十八日。自省起程。前赴寶山工次。親加履勘。除縣城迤西之小沙背。迤北之談家浜二處。雖皆臨水頂衝。而迫近城垣市鎮。未便過於縮進。仍照原估於舊塘裏面。加築新塘。以資重門保障外。其江西之衣周塘。及江東之八房宅。唐家宅。長浜。周家宅各處。均係頂對大洋。形勢挺出。外灘已塌。塘脚漸卸入海。若仍於原處修築。現在礙難施工。且恐不能經久。自應繞越另築。庶臻鞏固。又江西江東兩礮臺。挺峙海口。雖潮大之時。不免漫及根脚。而形勝所在。未便改移。惟於臨水之一面。加築圍堰。多護樁石。以憑扞衛。又施港迤南塘身。留有石洞一座。因係農民灌溉取需。不便令其堵塞。但恐大汛潮猛。易被沖決。亦須略爲挽越。以避激蕩。均經臣逐加履勘。與該道縣。並紳董人等酌商定見。卽飭該縣等妥爲照辦。毋許稍有草率。至嘉定上海二縣協捐一節。並經臣親督道府州縣。傳令各該紳士。詳加開導。互勸輸將。僉稱各官尙且捐廉。爲民保障。該紳等住居切近。自當勉力輸助。以濟要工。察其情詞。尙屬踴躍。可期源源捐濟。無誤工需。臣仍諄飭節節動用。務使料實工堅。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又查今歲夏秋之間。沿海屢被風潮。本不止寶山一處。如華亭縣之海塘。亦據該縣稟報。外塘樁石。多被沖損。內塘脚土。間被汕刷等情。經臣彙入風潮案内。附片奏蒙聖鑒在案。茲臣於寶山勘畢之後。並到華亭海塘。逐段查勘。該塘內面砌條石十五層。外面包土。其迎潮處所。又加樁木碎石。層層攔禦。潮至雖被激盪。仍從空隙處退回。故相沿謂之玲瓏壩。實爲全部保障。前於道光十一年。遭被風潮損壞。曾經請帑承修。計今已逾保固例限。本年六月十四五。及七月初二三等日。颶風大作。致將玲瓏壩。土石樁木各工。先後沖壞。潮汐直到塘根。刷去面土。激動條石。當經署松江府周岱齡。督同該縣張慶瑗。趕緊搶堵。一面按段查勘。估計詳辦。卽據該府縣以工段綿長。一時無款可籌。而該處民力拮据。卽勸捐

亦恐無濟。祇得由松江府屬各員捐廉酌辦。議請先行擇要。將珠稱等號有土無石之單塘一百二十餘丈。再加木椿一層。椿內填石。石後添土。鋪築行甃。務令堅實。又將最險之金山嘴地方鳥官以下等號。擇要修築四百四十餘丈。均於石塘包土之外。量至六丈地位。排釘木椿。內填碎石。加築尾土。悉照玲瓏壩做法。修成護塘灘坡。俾險要之處捍衛有資。再將全塘外壩。徐園修復等情。臣此次親詣覆勘。所估各段皆係刻不容緩之工。應如該府縣所議先行興辦。已令卽速施工。所需經費。據該府正署各員督率該屬之華亭奉賢上海南匯青浦等縣分別捐廉。通力合作。除俟工竣驗收。查明實用確數。再行專摺具奏外。所有臣出省親勘海塘。分別飭辦緣由。謹會同督臣陶澍附片陳明。伏祈聖鑒。謹奏。

籌辦通漕要道摺

奏爲籌辦通漕要道。將練湖隄壩勸諭民修。運河開工。由官捐辦。俾漕運長資利益。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鎮江爲漕運咽喉。江浙兩省糧船。皆所必由之路。而每年重空往返。挑浚河道。蓄水提船。一切機宜。則惟鎮江道府縣營責成爲重。其挑河例價不敷。並須江蘇各屬州縣捐資協貼。一遇江湖低落。設法推挽。勞費尤倍於平時。揆其致病之由。總因該處運河。本係鑿山通道。並無水原。祇恃引江入河。以資浮送。而江水本不宜過大。若運河灌輸盈滿。於行舟固爲順利。而沿江田地。早已被淹。如江水落低。則利於湖田。又不利于漕運。兩者相較。固係農田爲本。而運道則須隨時盡力。以圖補救之方。臣陶澍於嘉慶二十一年。巡視南漕。卽以修整閘座。濬治練湖等事。屢斷陳奏。道光七年。九年。在巡撫任內。復節次奏明。籌辦閘壩隄埂。以資收蓄。誠以江湖長落靡常。緩急仍難盡恃。練湖開於晉代。在運河之西。爲長驅諸山衆水所注。唐宋元明。皆治之以濟運。其上接丹徒境者。謂之上練湖。下接丹陽城者。謂之下練湖。上湖高於下湖。下湖又高於運河。以節節傳送。有湖水放一寸。運河增一尺之謬。與山東運河之有南旺南陽微山諸湖。情形相仿。明季湖禁漸弛。居民占墾。遂致執壩。我朝康熙十九年。始定以上練湖改田升科。下練湖留資

蓄水。然運塞已久。所蓄究屬無多。而濬湖築隄。經費太鉅。是以屢議屢寢。臣陶澍在巡撫任內。奏修閘座。亦係先其所急。將黃泥閘移於張官渡。以當湖之下游。俾得擊托湖流。使之回漾。稍濟江湖之不逮。每於重運回空經過。閉板蓄水。會著成效。然全湖隄壩。久已損壞。水來則直冲而易決。水去又一洩而無餘。臣林則徐於道光十二年。秋間親歷履勘。因議擇要築壩。以利節宣。迨十四年四月。臣陶澍閱兵過彼。亦經覆勘。意見相同。遂即定議籌辦。並經附片奏明在案。隨飭常鎮道李彥章。相度機宜。在於該湖頂冲之黃金壩。及東崗一帶。先築兩重蓄水壩。加培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零。使山水皆得入湖。不令散漫。又恐水勢暴猛。或虞冲決。因於湖之東隄。添建減水石壩兩座。如遇暴漲。有所分洩。可以保隄。其通入運河之處。勘得有念七家古涵。較舊濬之范家溝。機勢更順。因修復古涵。以作水門。并就近建設濟運石閘一座。於運送軍船時。放水接濟。漕過之後。用土填築。留一涵洞。以灌隄外民田。是不特濟運有資。即農民亦咸霑其利。臣等當即飭道督縣。勸諭得霽水利之業佃。或出力。或出資。令其舉董經理。官爲督率。輿情咸知利益。踴躍急公。自夏至冬。工程陸續報竣。適值是冬丹徒水涸。回空全進橫閘。臣林則徐親駐鎮江。督催提挽。飭委該道李彥章。試放濟運新閘。由念七家涵引水而出。竟能倒漾上行。至數十里之遠。連放數次。軍船得以銜尾南行。其效頗爲顯著。此道光十四年勸諭民間捐築練湖蓄水減水諸壩。暨修復古涵。改建濟運閘之情形也。復查下游張官渡一閘。爲漕船經過要津。前將黃泥閘移建該處。原以引截練湖。便資擊託。時經七載。固限早逾。第年來溜勢。時有變遷。河形漸河灣曲。每遇夏秋盛漲。疏洩不及金門。難免逼溜。即恐有礙舟行。臣等復往返札商。今昔情形既殊。自須變通盡利。欲其順溜取直。莫若因地制宜。隨勘得該閘迤上。相距二百丈之處。溜勢漸形平緩。而其地段仍在練湖濟運閘之下游。疊經督匠相度。會謂宜將該閘。移建於此。但舊閘只有一座金門。而舟楫經由絡繹不絕。欲議改建。尚須另籌行船之路。始可截壩興工。因思移地建閘。原欲以殺水勢。莫若改爲正閘。越閘兩座。尤靈遂於所勘改建之地。先就南岸一邊。開出越河。將地勢加倍展寬。俾其可容磯心雙孔之閘。即於越河圈築攔壩一

道。仍留靠北一半河路。俾得照常行船。其在攔壩以內者。即可施工。先建越閘。俟越閘工竣。放水通舟。然後拆去靠南之壩。圍於靠北一邊。以建正閘。如此倒換辦理。往來船隻。既無阻滯之虞。而雙孔閘成。又免涌激之患。將來設遇修理。亦可不礙漕行。但一開改爲兩閘。中添礙心一道。所需工料倍多。而經費有常。仍不敢違請動帑。查挑辦徒陽運河。向由各屬捐資協貼。本係歷有舊章。若果開座鈐束得宜。即挑費亦可節省。是以改建該閘。仍歸官捐辦理。各州縣中。急公從事者。尚不乏人。自上年秋間。集項購料興工。至十二月內。先將越閘辦竣。工料均稱堅固。維時回空南下。又值潮枯水涸之時。當即放出湖漚。將該閘下板攔蓄。愈得倒漾之力。江浙回空。約三千艘。無不由該閘而下。更爲濟運之明效。旋即接手砌辦正閘。不日亦可告成。此自上年至今。建改張官渡。正越兩閘。官捐辦理之情形也。惟思張官渡之下游。尚須重門收束。遇水淺時。上下拗板。此啓彼閉。始能呼吸相通。即練湖圩壩壩湖。雖已擇要勸民修辦。而殘缺之處。尚多。仍須設法籌維。期湖水多蓄一分。即運河多得一分之益。查張官渡。迤下六十里。有呂城閘。建自宋元祐四年。其地勢正當扼要。我朝雍正年間。就舊基重建。正越兩閘。嗣是越閘壅塞。糧船祇由正閘經行。嘉慶二十二年。曾經估修。旋又議緩。上年該閘金剛牆漸坍到底。坍下之石。堵至金門。重運經臨。幾爲所阻。經丹陽縣督率呂城巡檢。集夫抬挖。始得通舟。此時勘估興修。實屬刻不容緩。惟該閘越河。久爲瓦礫填壅。越閘石料。剝損尤多。今既議興修。仍須兩閘并辦。不便偏廢。現照張官渡章程。先行挑浚越河。趕修越閘。已於正月興工。此事糧船正在北行。仍令經由正閘。俟越閘修竣。得以通舟。再將正閘接手開砌。所需經費。亦歸本省官捐項下。撙節辦理。概不敢請動款項。至練湖隄身單薄之處。西南兩面尤甚。其蓄水舊制。本以湖心二尺八寸爲度。因湖底既淤。隄埂又缺。遂致不能多蓄。欲籌束水。不外培隄。但湖面正寬。卽以下湖而言。周圍已四十里。勢難全行圍築。前於湖東一帶。酌建蓄水減水各壩。並築圩埂二千八百餘丈。來源已有歸宿。不至旁溢斜分。今再勸諭民間。於湖之西南兩面。就近挑挖湖淤。卽以挑出之土。培築隄埂。照舊制高一丈二尺。面寬四尺。兩邊二五收分。更足以資攔蓄。該處近湖

民居有一百八十三邨。計田四萬六百八十餘畝。查歷修水利。本有按田出夫。業食佃力之章程。茲復由該道李彥章。督同鎮江府龔文煥。分別出示。覆加勸諭。農民均各樂從。臣等已飭陸續興挑。卽令印委各員。常川駐工。稽查督辦。務使逐一核實。迅速蒞事。俾運河長資利益。漕事年勝一年。以期仰副聖主利運便民之至意。至此案均係借辦工程。應請免其造冊報銷。除各工一律全竣。分別驗收。另行奏報外。所有先後籌辦緣由。據署蘇州藩司裕謙。會同常鎮道李彥章。具詳前來。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會奏道光十年以前積欠銀米麥豆穀石請豁摺

奏爲遵旨查明江蘇省積年民欠。及因裁緩帶銀米麥豆穀石。實在未完各數。開列清單。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接准部咨。欽奉上諭。朕寅承丕緒。撫馭萬方。旰食宵衣。無日不以勤恤民依爲念。十五年中。劬農重穀。減賦停徵。屢沛恩綸。覃敷愷澤。所願四海蒸黎。家給人足。共享昇平之福。因思各省民欠錢糧。自嘉慶年間。蠲免以後。迄今又閱十餘年矣。比歲以來。仰蒙慈佑。慶協綏豐。民氣和樂。本年恭逢聖母皇太后六旬萬壽。欽惟慈禧光被。歡洽敷天。允宜申錫無疆。普錫逋賦。所有各省節年。正耗民欠錢糧。及因裁緩徵帶徵銀穀。並借給籽種口糧牛具。及漕項。蘆課學租雜稅等項。卽著該督撫將軍府尹等。將道光十年以前。實欠在民者。詳悉查明。按照該省所屬之某州某縣。銀穀若干。速行開單具奏。候朕以次降旨。全行豁免。並著先將此旨。騰黃宣示城鄉。卽鎮。咸使聞知。俾官吏胥役。無從影射侵欺。以期胥澤下究。用副朕錫羨延禱。普惠寰區至意。該部遵諭施行。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江甯蘇州兩藩司。及江安蘇松兩糧道。欽遵查辦。一面恭刊謄黃。頒發各屬。遍行曉諭。業將辦理情形。先行覆奏在案。臣等伏查江蘇爲財賦之區。錢漕繁重。甲於他省。上屆查辦嘉慶二十二年以前民欠。共銀四百六十九萬二千餘兩。米麥豆等項。一百六萬六千餘石。均奉恩旨。全行豁免。今自嘉慶二十三年以後。截至道光十年。又閱十有餘載。其年應征之項。歷於奏銷案內。比較分數。按年造冊奏咨。復將上下兩忙徵解銀數。隨時據實奏報。層層考核。備極周詳。是以

應征熟田項下民欠。尚不至於過多。惟因裁緩征之項。是道光三年大水以後。江蘇兩藩司所屬。頻年屢有裁傷。民生積困之餘。既不能概予議蠲。自不得不量爲展緩。就一年而計。爲數尙少。合十餘年併計。積數遂多。此次曠典。特頒總期實惠及民。不使官吏有一毫之侵欺。款用有一毫之隱混。臣等節次飭司。將應豁者。何年何款。不應豁者。何年何款。頒發各屬。通行示諭。務令城鄉市鎮。共見其聞。在官之人。無從影射。凡在茅檐部屋。無不歡呼載道。感頌皇仁。查十年以前。積欠之地。丁驛俸槓脚屯折貢舫蘆課雜稅學租河灘租等款。錢糧以及漕糧。漕項銀米。俱在清豁之例。款目甚繁。其中已入清查。及參案虧缺。續完各數。必當逐款剔除。不許混入。而未完民欠。尤以版串爲憑。故必逐張盤驗。果係的欠在民者。方准查辦。惟歷年久遠。串據紛紜。鉤稽大爲不易。隨復督飭藩司。糧道。悉心綜核。往返駁查。並遴派明幹丞倅。及候補州縣等官。分赴各屬。會同該管府州。弔查各任實徵簿冊。交代案據。按年按款核對。務使針孔相符。遞加切結。送司核辦。其直隸州廳民欠。由巡道核盤加轉。如有影射朦混。責令據實揭參。並又節次札催去後。茲據江甯布政使楊贊。署蘇州布政使裕謙。江安督糧道唐鑑。蘇松督糧道陶廷杰。先後會督各道府州廳縣。太倉鎮江二衛。應徵錢糧。均係年清年款。並無十年以前。應豁民欠外。計自嘉慶二十二年。起至道光十年止。江甯藩司所屬熟田。應徵項下。實欠地漕等銀六萬六千七百二十八兩零。穀二千二十三石零。蘇州藩司所屬熟田。應徵項下。實欠地漕等銀八萬六千三百九十七兩零。米一百四十五石零。以類徵之數科算。其所欠尚不及百分之一。惟節年因裁緩徵項下。江甯藩司所屬地丁驛俸槓脚屯折貢舫蘆課雜稅公費學租漕價出借糧種口糧油麻地租河灘租。並漕項鳳陽淮安徐州倉正耗。及補征蘆課各款。共銀三百七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兩零。外有阜甯縣新淤灘地。未完道光十年地丁灘租。正耗銀七百五十九兩零。南屯恤孤漕糧。漕項麥豆。及出借常平倉穀。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三百三石零。蘇州藩司所屬。節年裁緩地丁槓脚蘆課。漕項學租等款。共銀一百一十二萬五百

六十八兩零。地漕米豆。二十二萬九千五百石零。均因連年裁款。曩奉恩旨遞緩。本不在應徵之列。尙非花戶完納不前。亦非州縣催科不力。以上江蘇兩屬。統其熟田未完銀。十五萬三千一百二十六兩零。米穀。二千一百六十六石。因裁遞緩銀。四百八十四萬九千二百三十五兩零。米豆麥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石零。皆係實在民。並無絲粒隱混。除將應豁各款清冊。咨部核辦外。臣等謹會同漕運總督臣恩特亨額。河道總督臣麟慶。合詞恭摺具奏。並開繕清單。敬呈御覽。恭候恩旨遵行。再各屬社倉穀石。係民捐民辦。所有出借未完各數。上屆係於欽奉恩詔。豁免籽種口糧案內。聲明歸入年例。咨報冊內請豁。奉部覆准在案。今屆社倉出借。應豁穀石。另查明確數詳咨。仍歸本案報銷冊內造報。又各項應免雜款。及攤徵河銀。容照上屆成案。查明另行分別具奏。其蘇州藩司所屬並無出借常平倉穀籽種口糧牛具。亦無雜稅欠款。合併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江蘇奏稿 (卷七)

#### 會奏各州縣墊完民欠銀米請豁摺

奏爲積欠案內。查有各州縣歷年墊完民欠銀米。無從徵還。恭懇天恩。一體豁免。仰祈聖鑒事。竊照欽奉恩旨。查豁道光十年以前民欠銀米。業經臣等督飭司道府州等。吊核簿串剔除。已入清查參案。續完各款。將實欠在民確數。另摺開單具奏。恭候恩旨欽遵外。惟盤查銀米版串。實有溢於報部欠解之數。查係征少解多。官爲墊完之項。而其中漕米尾欠。爲數居多。吊齊實徵堂簿。以及交代案據。逐一核對。均屬相符。由各府州。會同委員。層層加結。並無捏混。計自嘉慶二十三年起。至道光十年止。除陸續徵完外。江藩司屬。尙有墊完未徵銀一十七萬七百四十八兩零。米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一石零。蘇藩司屬。尙有墊完未徵銀一十六萬一千六百七十一兩零。米三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八石零。緣江蘇起運漕糧。數居南漕之半。而漕船開行次序。又在各省之前。例限則緊迫異常。糧戶復殷疲

不一加以頻遭積歉。卽嚴刑峻法。亦不能於冬春之際。責令花戶一律全完。而天庾正供。不敢遲緩。州縣恐誤兌運。不得已暫動庫項。買米交糶。其地丁漕項錢糧。每年奏銷時。畸零小戶完納不前。亦有官爲挪墊。以副例限。而濟要需。遇有交代。將墊完銀米。流抵挪缺之項。移交後任接征。實相沿年久。在州縣之動項墊解。固不免規避處分。然當漕務喫緊之時。催免催開。急如星火。實迫於萬不得已。卽地漕錢糧院司。亟待截數奏報。不能任其緩解。故亦間有墊完。此等情形。久邀聖明洞鑒。但所墊銀米。原係實欠在民。歷經責令州縣陸續徵完。歸補庫項。本爲有著之款。今民間逋賦。已蒙恩旨蠲除。不能再向糧戶催徵。遂致無從歸款。查嘉慶二十三年查辦豁免。會以墊完銀米。官非一任。墊非一年。其現在本任者。尙可勒限追完。而事故離省者。難免咨追懸宕。經前督撫臣奏蒙恩旨。准由現任分作十年攤補。行之一年。仍歸於恩詔款內豁免。且上屆查辦之時。嘉慶十四年以前。墊完民欠。已於二次清查案內開報。僅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之款。爲時不過八載。相隔亦止一年。尙有本任之員可追。今道光十五年。查豁積欠。計各屬各墊之款。自嘉慶二十三年起。至道光十年止。已積十有三載之多。現又相距五年之久。原墊各員。均已輾轉更易。此內如嘉慶二十三、四、五等年銀米。已入三次清查。分限催納。又道光元、二、三、四等年米石。先限一年徵完。繼復請分三年帶征。除屢被裁款。各屬州縣欠款展緩之外。其餘仍照原限催征。凡征不足數。分年追賠。皆曾奏咨有案。奈完繳寥寥。類多人亡產盡。猶冀仍追民欠。藉以補苴。今民欠既無從著追。原墊卽無可彌補。而自道光三年大水以後。災歉頻仍。不獨民力拮据。而州縣辦公。尤形支絀。卽令現任之員。分年攤補。恐亦徒託空言。茲據江甯藩司楊寶。署蘇州藩司裕謙。詳據江寧各府州稟請。將此項墊完民欠銀米。各按交代原抵之數。一體懇免。註銷動缺庫項等情。先後請奏前來。臣等查此等銀米。在小民實欠。原應並荷恩蠲。而州縣墊完。早已上供國用。無從徵補。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江蘇錢漕重大。迥非他省可比。墊出因公。官經屢易。今除還過之外。所餘尾欠。按各年額征科算。不及百分之一二。所有兩藩司屬墊完民欠。共銀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一十九兩零。米三十九萬七千九百五十九

石零。照各屬交代原抵之數。每石折價三兩上下不等。共合銀一百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兩零。伏乞皇上格外慈施。准予一體豁免。註銷各屬存庫。則州縣得免攤賠。小民益霽愷澤。而庫項亦歸實在。感沐恩慈。倍無涯矣。此後根本既清。未流可截。臣等惟有督飭藩司道府。加意徵儲。倍嚴稽核。不任稍涉虛懸。庶幾澄源節流。仰副聖主實惠均被之至意。謹合詞恭摺具奏。並繕清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會奏各屬墊完民欠銀米情形片

再江蘇錢漕之重。款項之繁。終歲催提。幾無虛日。各屬咸知考成所係。無不加以意催。但一州縣中。大者數十萬戶。小亦十餘萬戶。其一戶之中。又將田畝糧額。私自分析。粉碎畸零。莫可勝數。有田在此圖。而糧由別處完納。令人難以尋覓者。謂之寄莊。有墳墓住房。本係有糧之地。因無可耕種。永遠拖欠者。謂之板荒。又有私將田畝出售。並不推收過戶。而逃亡無蹤者。謂之虛糧。此等錢漕。皆不得不由官墊解。然錢糧尙有奏銷分數。即未經全解。猶許照例開墊。而漕米照糧船起運之時。顆粒不能短少。限期緊迫。功令森嚴。臣等不敢不極力催提。州縣即不得不買米墊兌。且不獨墊米而已。凡重運之自南而北。與回空之自北而南。除例給各款之外。無非取諸州縣。即例給之款。亦須州縣將漕項銀兩。趕緊解赴糧道。方足以資開發。故漕船開出之後。州縣道累不少。而未征之糧串正多。惟期陸續征還。始能歸墊。而民間則以漕船已去。延宕無妨。設遇歲功不齊。更必藉詞抗欠。乃未幾而奏銷須截數矣。未幾而上忙又頂限矣。新錢糧與舊漕尾勢難同時並催。一輟轉間。而上屆之漕尾未清。下屆之新漕又至。不得不先其所急。舍舊圖新。年復一年。遂成交代抵款。此等墊漕之州縣。雖非正辦。而其心究屬急公。較諸坐視誤漕者。奚啻霄壤。設或察其墊辦。必致貽誤。免開。歷年以來。惟有於辦理新漕之餘。責令設法帶催舊欠。使之遞年減少。漸就清釐。故自嘉慶二十三年起。至道光十年止。已閱十餘載之久。中間征辦漕白正。秬行月兵匠等米。不下三十萬石。而僅留此三十餘萬之尾欠。是催徵未敢鬆懈。似可概見。即其墊解錢糧銀兩。亦皆迫於供支之急。不得不然。今若免於民而

賠於官。如咨追原墊之員。既恐人亡產絕。如責令現任彌補。尤恐剝肉補瘡。甚且藉詞賠累。糜削民膏。卽侮參劾嚴懲。亦已無裨於事矣。幸蒙聖主洞察下情。恩綸普被。臣等不揣冒昧。謹將實在情形。合詞附片。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驗收寶山縣海塘工程摺

奏爲捐修寶山縣海塘。先將已完土石各要工。驗明如式。仍飭妥速集捐。趕添椿石。永資鞏固。並將四千兩以上。至萬餘兩之捐戶。先行懇恩獎勵。以昭激勸。仰祈聖鑒事。竊照太倉州屬之寶山縣海塘。於七年六七月間。連遇風潮。異常猛烈。沖坍至五千餘丈。經臣與督臣陶澍函商。以海濱保障攸關。斷不可遷延貽誤。而工程浩大。國家經費有常。又值浙省大修海塘之時。不敢復以江蘇塘工。請動帑項。當飭升任藩司陳燮。親赴寶山。會同蘇松太道陽金城。體訪輿情。妥爲勸諭。捐輸辦理。由臣附片具奏。欽遵硃批。所辦妥等因。欽此。隨即率同司道州縣。捐廉爲倡。勸諭城鄉紳庶。陸續出捐十萬有零。因估需工費。在二十萬兩以外。復於附近之嘉定上海二縣。互勸集捐。以襄鉅役。一面督飭印委各員。選舉董事。乘時興工。會同督臣陶澍。奏奉諭旨。責成蘇松太道陽金城。太倉州知州李正鼎。督同各該縣。隨捐隨辦等因。欽此。當即恭錄轉行。欽遵辦理。旋據該州縣等。以該塘有逼近海塘。外無護灘之處。應否繞越挽築。稟請臣臨工勘辦。又嘉定上海二縣協捐。亦須臣親往督勸。臣當於上年十月內。赴工親勘定議。並將勸捐踴躍情形。續經附片陳明在案。伏查該塘舊工。因收分過少。形勢近於陡直。恐不足以柔潮勢。是以現築新塘。概係底寬八丈。頂寬二丈。高一丈二尺。外面臨水之處。均用三收做法。裏面亦用二收。並恐舊土與新土不相膠黏。所有沖壞之處。悉將舊土剷平。鋪底重新砌築。每鬆土一尺。行礮三遍。打成實土六寸。責令各段委員。逐層面驗。驗實一層。方許加築一層。又石塘鋪砌條石。一百九十餘丈。皆令選擇堅結石料。鑿鑿平整。其土石交接之處。加築石壩三層。以資裹護。並於小沙背談家浜二處。收復挑水壩兩道。壩外雙椿夾石。以資挑溜。又沿塘簽釘排椿。填砌塊石。凡迎

潮頂沖之處。皆用雙層。其次要之處。酌用單層。又施港迤南。舊有石洞一座。係農民灌漑所需。不宜堵塞。而大汛潮  
猛。易被沖決。原估挽越砌築。嗣察看形勢。竟須改建石閘一座。始足吐納潮汐。農田既資濡潤。而閘身寬厚。亦無激  
蕩之虞。又塘後舊有隨塘河一道。工長五千二百餘丈。歲久湮塞。幾成平陸。該河本關水利。且沿塘椿石。得由內河  
運送。可免海運風濤之險。自宜乘此興舉鉅工之時。一律開濬。以上各工。有原估所未備及者。節擄太倉州知州李  
正鼎。統辦委員候補知縣。甄潤森。總催委員坐補崇明縣知縣徐家槐。鎮洋縣知縣孔昭顯。暨寶山縣知縣毛正坦  
等。擬由司道核明詳請添辦。當經批飭督率紳董。覈實經理。計自上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工起。截至本年五月內。除  
石塘先經補砌完竣外。所有新築土塘。工長五千二百餘丈。均已告竣。其石塘南北兩頭。與土塘交接之處。三層盤  
頭石壩。一律砌就挑濬。隨塘河亦已完竣。通工椿石。先將頂沖之處。擇要釘砌。其餘尙須集捐購料。陸續接辦。據各  
該員將已竣各工。稟請先行驗收。臣於五月十九日。由蘇州前赴寶山。周歷查驗。所有江西江東各土塘。量明高寬  
丈尺。較原估格外敷餘。逐段錐試。均屬十分飽滿。硤築實爲認真。補砌石塘。面面方整。並用鐵錫鐵錠。逐層勻貫。新  
舊相合。灰漿堅結。盤頭石壩。三層排椿緊密。填砌塊石。高與土石塘相平。塘外單雙各石壩。擇險釘砌之處。椿密石  
厚。足資護塘挑溜。其隨塘河道。挑深九尺。至一丈不等。正屆插秧之際。塘內數萬農田。咸資灌漑。施港口石閘。業經  
砌至十三層。工已及半。砌法與石壩塘相同。甚爲堅整。臣連日查看工段。紳士耆民。扶老攜幼。香花載道。無不歡忻  
鼓舞。咸頌皇仁。就中有年近百歲。及九十歲之耆民。王七大。陸孔彰。楊世奇等。僉稱曾經四見大修海塘。未有如此  
次之層土層硤。高寬堅固者。臣驗工之時。適見伏汛潮汐。正屬盛旺。塘工大局告竣。已覺捍禦堪資。再得通工椿石  
全完。定足以垂久遠。惟應行續購各料。尙屬不少。而江西海口礮臺。攸關設險。亦須拆修。尙有天后宮。及海神廟。年  
久坍塌。並應改建。所需經費。本係奏奉諭旨。隨捐隨辦。除官捐項下。升任藩司陳燮。捐銀三千兩。解任蘇松太道陽  
金城。捐銀三千兩。護理蘇松太道。蘇州府知府汪忠培。捐銀二千兩。太倉州知州李正鼎。捐銀三千兩。寶山縣知縣

毛正坦捐銀六千兩。署上海縣事元和縣知縣黃冕捐銀三千兩。署嘉定縣知縣王錫九捐銀一千五百兩。均已交齊支用外。其紳庶各捐戶內有捐數在四千兩以上。至萬餘兩者。似應先懇恩獎。俾共聞風鼓舞。互相激勸。已捐者趕緊湊繳。未捐者倍加輸將。庶大工剋期告成。以仰副我皇上保衛海疆。登民衽席至意。據署蘇州藩司裕謙具詳前來。謹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至印委各員辦事日久。冒暑衝寒。皆能實力實心。不辭勞瘁。應俟大工全竣。歷過秋汛風潮。再行奏懇恩施。以昭核實。所有現在驗收已完塘工。並籌畫趕辦情形。臣謹會同兩江總督臣陶澍。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驗收蘇松太等水利摺

奏爲蘇松太三府州陸續挑辦各河道均已告成。驗收如式。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維江蘇漕賦。出自水田。水治則田資其利。不治則田被其害。仰荷聖明洞鑒。屢蒙諭旨飭修。近年以來。水利農田。頗收實效。如十四年秋間之發蛟。十五年夏間之亢旱。幸賴吳淞劉河白茆等處挑浚寬深。蓄洩得力。故皆不致成災。此尤效之顯著者。是以官紳士庶。倍知加意講求。臣於上年驗收太倉之楊林河。吳江之瓜涇港兩處。將劉河案內節省餘銀。量爲分撥。仍令自行湊辦外。其餘概由官民籌捐辦理。當經會同督臣陶澍。奏蒙諭旨允行在案。自上年至今。各屬續挑河道。除零星汶港不計外。其在蘇州府屬。卽吳江縣之瓜涇港。王家匯。姚家莊。七里港。邨前嘴。大港。新港。各河。統共工長一千五百六十七丈。常熟昭文二縣之福山塘。河。下通海口。工長四千九百八十八丈零。其附近之竺塘涇。景市橋河。共長三千四百丈。並添建擱湖石閘一座。又吳縣之張家塘。香山港。王家橋河。統共工長二千二百三十六丈。其在松江府屬。則上海縣之蒲匯塘。肇家浜。兩河。共長八千五百七十五丈。又李從涇。新涇。薛家浜。三河。共長四千八百六十一丈。各河挑竣之後。於接連黃浦之滙華日赤二港。各留大填一座。以截渾潮。又修復南門外石閘。以時啓閉。並將該縣城河一體疏通。又川沙廳之白蓮涇。長浜。呂家浜。小腰浜。四河。與上海南匯並界。共長六千五百二十四丈零。又華

寧縣之亭林鎮。鶴頸匯。大小運港。共長三千餘丈。又婁縣之古浦塘。官紹塘。等河。共長三千六百六十六丈。又金山縣先挑涑涇鎮。互迎港。周家埭。邵家塘。等河。共長五十里。續挑腰涇河。干巷鎮。陸巷港。歸涇河。老鴨涇。朱泥涇。各河共長四十五里。又青浦縣泖湖切灘。與元和婁縣並界。共長二千九百六十五丈零。其在太倉州屬。則太鎮。兩境之楊林河。工長四千九百四十七丈。又州境之錢涇。瑤塘。又鎮洋縣境之朱涇。南北漕漕。石梁蕭塘。西南十八港。六窰塘。大凌門。等河。統共挑長二萬四百九丈零。又嘉定縣先挑之華亭涇。浦華塘。黃姑塘。共長六千七百四十九丈。續挑之南北雙塘。吉涇。川路涇。橫塘。練祈塘。等河。連內外城濠。共長九千四百六十九丈。以上各工界。連十五廳州縣。合計挑竣土方。共一百六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方。茲已陸續據報挑竣。臣於驗收海塘工程之便。凡可以經由處所。俱經親歷該河量驗。口底寬深。並將現存水勢。逐竿測量。按段標記。其未能經由之處。遞委司府。分往驗收。均據稟覆。寬深如式。其中尤以上海之浦匯塘等五河。常昭之福山塘。河川沙之白蓮涇等四河。太鎮之楊林各河。挑挖倍見深通。水勢極形暢順。臣舟與所歷。親見遍地禾棉。皆已長發。彌望青蔥。稷勸穰穰之民。皞皞熙熙。共冀歲登大有。較前此數年。景象迥乎不侔。胥由聖澤之淵涵。下普斯民之樂利。臣職司疆土。感凜彌深。除借款之瓜涇港。楊林河。應銜按例造冊報銷外。其餘捐辦之工。自應遵照歷奉諭旨。免其造報。至楊林河工。長幾及五千丈。估至十七萬餘方。前經酌借銀八千兩。不敷尙多。概係勸捐湊辦。應與瓜涇港不敷之項。均准其核實開明。此外各工。多由地方官。首先捐廉爲之倡導。紳庶人等。或量力捐輸。或業食佃力。均賴衆擎易舉。適觀厥成。所有大小各捐戶。已分飭查取確數。由司核明。按照定例。分別詳請奏咨。至倡捐勸導。暨在工出力之印委各員。固係分所應盡。惟工段長而經費鉅。其中設法籌辦。若非殫心竭力。累月經營。亦恐未易集事。如蒙皇上天恩。念其著有微勞。准予獎勵。臣當與督臣陶澍。擇其尤爲出力者。另行會摺。奏懇恩施。不敢稍任冒濫。除將現浚河道丈尺。彙開清單。恭呈御覽外。所有驗收挑工緣由。謹會同督臣陶澍。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通州捐挑河道片

再江甯藩司所屬之通州地方。瀕江控海。負郭卽爲高阜。近沙皆屬低區。因潮汐往來。沙港漸成淤墊。圩岸開壩。亦多年久傾頽。旱澇每虞無備。飭據前任通州升任貴州遵義府知府平翰。督率委員紳董。勸諭捐修。當經奏明。責令該員一手經理。旋據稟報。將通江引潮之姚港等二十七港。照業食佃力之例。開挑深通。共出土五十六萬二千四百餘方。又白蒲鎮六十里。河道半屬淺塞。未能納潮。內近田之三十里。亦照業食佃力挑辦。其最淺之七處。計長三十里。係平翰首先捐廉。勸諭紳董捐挑。一律挑深三尺。卽以挑出之土。加培圩岸。又修復青家開。鹽倉壩。正開。耳開。以爲蓄洩關鍵。並以工餘之項。修理該州試院。統共用銀一萬八千八百兩零。均由官紳籌捐興辦。次第完工。並將捐數。榜示曉諭。又各鄉董事。或開挑柴南沙界河。加築圩岸。或修築餘中頭橋。至四甲壩十餘里河岸。或開挑六壩港。民灶沙。雙鼻子港。及柴琅書院公田。旁通各河道。或改建西三十里鎮之翔鳳橋。亦俱一律告成。不在捐數之內。經委常鎮道前往。逐一驗收。工程悉皆如式。實於地方有裨。除升任知州平翰。自行稟明。不敢仰邀議敘外。其餘捐輸出力官紳。飭司查明。照例請獎。俟詳到再行彙辦。合併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江蘇奏稿 (卷八)

覆奏稽查防範回空糧船摺

奏爲回空糧船。漸次行抵江境。邊旨飭屬稽查防範。恭摺覆奏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糧船水手人等。類皆無業游民。曠悍性成。愆不畏法。漕河及地方文武員弁。如果認真稽察。遇案卽辦。有犯必懲。該水手人等。自必聞風斂迹。乃本年甫經議定章程之後。屢有起獲器械。及水手滋事之案。此時重運經過地方。沿河文武員弁。節節催提。嚴密彈壓。水手人等。尙知斂迹。日後卸運回空。稽查稍懈。更恐不肖之徒。逞兇玩法。尤應先事豫防。漕運總

督約束水手。是其專責。其漕船經過地方。各督撫亦屬責無旁貸。著不分畛域。一體通飭所屬。於漕船回空。加意稽查。小心防範。毋稍鬆懈。倘稍涉寬縱。或至別釀事端。惟該督撫等是問。將此各諭知之。欽此。遵查南漕約計一百幫。其船數在四千左右。無一不由江南經過。而渡黃渡江。灌放催提。尤貴機宜悉協。是以江南文武。無不以漕事爲兢兢。加以水手獷悍性成。無惡不作。近年來其風愈熾。惟有嚴拏懲辦。庶可斂戢兇頑。前臣等議立章程。仰荷聖明勅部覆准辦理。計本年滋事之水手。已經拏獲者。如王七韓老閻大漢丁明鈴等。俱問擬斬梟。恭請王命。先行正法。劉汝馨王老劉洗太汪詠順張四高蘇城等。俱問擬斬決。王富貴問擬絞決。徐得生張興名吳俊彭瑞安張富倉吳啓等。俱問擬外遣。徐贊鼇錢占元繆永福倪啓祥等。俱問擬充軍。張殿奎王桂戴忠林陳兆奎李繼泰張德山吳朝雲侯二薛瓊康侯深義張永林永祥吳金貴胡鼎義王太富等。問擬流徙。又拏獲疊次搶劫之夏明輝段添喜戴泳發及馬九小沙四馬炳源張萬發楊開泰沈二卽小朱子徐小趙跪兒李成信卽李老李兆華陳八劉三李萬春孫大肚孫四王三朱老等二十犯。亦已審訊得實。卽儘法分別懲辦。以故本年糧船。自水次開行。以及渡江渡黃。凡在江南境上。較之往年。頗覺安靜。惟自東省開河。以及北壩水路尤長。人數既多。難保別無滋事。如一船之中。在冊水手以十名爲率。合全漕而計。卽不下四萬人。此外游幫之短絳短檝。在岸隨行覓食者。更不啻倍蓰。所謂青皮散風之類。亦卽雜處其間。難以數計。且回空比之重運。更易滋生事端。一則帶回棗梨等貨。分合售賣。計少爭多。再則豫攬次年出運之頭管頭絳。如不遂意。卽相殘殺。謂之爭窩。若遇徒陽水淺。江面多行數里。則又加索旗了脚費。別立名目。曰性命錢。不特此也。積仇之幫。每相遇。則不相下。重運開行時。尙有別幫阻隔。若回空。則此幫泊船之水次。卽彼幫過路所經由。糾約復仇。多在此際。臣於近數年來。均將到次在前之鎮江前後兩幫。奏明先泊江邊鮎魚套。俟浙船過完。再令歸次。以免互擠生事。此次仍當循案辦理。其自宿遷入境。以至黃河北岸之楊莊。已派參遊都守帶兵四隊。分駐催提。自南岸至清江迤下之平河橋。又駐四隊。淮城高寶。以至揚州。酌駐三隊。揚州城外。分設南北兩廳。

搜鹽償放。派員較多。及出瓜洲。則一路由長江西上。一路入京口南行。又皆逐段分駐。文武委員。與府縣營汛。相爲犄角。如此星羅棋布。似足以敷彈壓。而免空虛。如有水手滋事。會合兜擒。聲勢亦皆聯絡。仍將新定嚴辦章程。刊刷簡明告示。委員肅往前途。按船實貼。俾相觸目警心。至水手私帶器械。原貴搜查。然不敢謂一搜之後。便無餘贖。卽如著名強悍之鎮江前後兩幫。前歲回空。經臣親駐鎮江。於其進口時。逐船搜獲大小刀械。不下數百件。曾經奏蒙聖鑒。而此後續經購製者。仍難保其必無竊謂搜查器械。若預定其時其地。則若輩先有準備。無難寄頓隱藏。迨時過境。遂仍不免礪其鋒刃。現擬剴切示諭。以軍船無論何處停泊。皆准該處文武會合搜查。一經搜出。卽照新例重辦。則無一定之時地。而有一定之刑章。凡在催償之員。皆有搜查之責。匿之不勝其匿。購之亦不勝其購。其勢卽不敢停留。既不停泊。卽無滋事。此亦理之相因而見者也。總之水手之逞強。在於恃衆。而官員之畏葸。實恐誤漕。今自嚴定新章以來。果皆有犯必懲。有懲必重。當未有不畏法紀者。現據稟報入江南境之船。約有二十餘幫。臣已函商河臣麟慶。相度機宜。早籌開放。一得啓壩之期。臣卽赴清江。督催償渡。務期迅速南下。安靜小心。以仰副聖主諄諄誥誡至意。所有稽查防範緣由。臣謹會同護撫臣怡良。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鹽城豐縣兩處借項修築河堤摺

奏爲鹽城豐縣兩處河道堤工。勘明淤墊殘缺。循案借項挑築。分年攤徵還款。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淮安府屬鹽城縣境內。皮大河一道。卽皮岔河。上承高郵寶應興化泰州諸河蕩之水。下注天妃閣。歸新洋港入海。爲淮揚兩屬自西至東。洩水歸海要道。因年久失浚。河身淤高。開成平陸。遇水則不能暢洩。逢旱則灌漑無資。又徐州府屬豐縣。順堤河一道。上接山東單縣交界起。至沛縣交界止。向係宣洩條河。兩岸上下數百里。民田之水。歸入昭陽湖濟運。又該河迤北。有太行堤一道。係保障順堤河要工。因嘉慶年間。豐汛六堡。黃水漫溢。河身開段。汙墊堤上。漸形卑矮。並多冲成缺口。不能攔禦。每逢春秋大雨時行。河水漲發。由太行堤各缺口。橫流北注。漫淹堤北。遠近民田。以致連

遭災歉。歷年以來。節據各該縣士民。紛紛呈請借項挑築。屢經批飭從緩。近來河淤堤缺。較前更甚。經藩司先後委員分詣該處。逐一履勘。復由道府覆勘。委係必不可緩之工。查鹽城縣皮大河。計長七千八十六丈。按段之高。下一律配平。河底其估挑土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三十六方四分一釐。每方連岸水工。實需銀一錢九分並工頭工尾。及兩旁港汊。分別酌估椿壩土壩。查照海防廳漕規例價。統共確估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兩一錢三分八釐一毫。豐縣順堤河。挑土六萬零三百一十一方。乾淤不一。每方價銀三錢。及二錢七分二釐。一錢六分不等。合銀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兩八錢八分。又太行堤一道。估土十萬二千二百七十方九分八釐。每方價銀一錢二分五釐。合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三兩八錢七分二釐五毫。二共確估銀二萬五千五十二兩七錢五分二釐五毫。造冊具結。詳由道府遞減無浮。該兩縣均係屢歉之區。民力實在拮据。不能自行捐辦。循照成案借項挑築。分年攤徵還款。由江甯布政使楊寶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道光七年間。御史錢儀吉條奏河湖漕運情形案內。欽奉諭旨。飭委委員。將興化鹽城等州縣湖蕩。詳細履勘。應如何興築疏導。及早興辦。總期一律深通。方有裨益等因。欽此。當經前督臣蔣××。欽遵行司委勘。即據府縣印委各員。以鹽城縣皮大河淤墊。勘估應挑。維時或因春水方生。或因壩水下注。是以延未興辦。其豐縣順堤河大行堤工程。亦於道光九年。經前督臣等。彙同徐屬河堤等工。酌議動支。開河經費。銀兩次。第請辦。奏奉諭旨允准。嗣因開河經費一款。不敷動撥。是以暫緩。今據先後勘明。實係河淤堤缺。頻年被災。挑築各工。刻不可緩。經督臣陶澍批准辦理。尙未具奏。現在水勢已落。自應乘時趕緊挑辦。以資蓄洩。而衛田廬。所有鹽城縣土方工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兩一錢三分八釐一毫。豐縣土方工銀二萬五千五十二兩七錢五分二釐五毫。均已核實無浮。合無仰懇聖恩。俯准予司庫蘆課雜稅漕價等款銀內。照數借給。責令各該縣分別督董。乘此農功事畢。趕緊集夫挑築。工竣委員核實驗收。實於水利民生。均有裨益。至所借銀兩。請從道光十七年起。鹽城分作五年。豐縣分作六年。各於受益民田。攤徵還款。除飭取攤徵估計各冊。另行詳題外。謹會同江南河道

總督臣麟慶。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各屬民欠攤徵借辦工程銀兩請豁免

奏爲遵旨。查明江蘇省各屬借辦工程。攤征未完民欠銀數。開單恭奏。仰祈聖鑒事。切照欽奉恩旨。普免道光十年以前民欠錢糧一案。業經臣林則徐於巡撫任內。查明江蘇省民欠地漕等項確數。會摺具奏。並聲明應免雜款。及攤徵河銀。查照上屆成案。另行分別具奏在案。伏查江淮揚徐海五州府。及蘇松常州等府。所屬境內。道光十年以前。疏浚水利河道。修築堤堰。應歸民辦工程。因工鉅費繁。先後奏准借帑給辦。分年攤徵。本應清完還款。惟江淮等屬。濱臨湖河。多係積歉之區。仰蒙我皇上軫念民依。遇裁蠲緩。正款既經緩帶。借款亦即展攤。往往前限未及徵完。後借分攤。踵至。是以限內雖有輸納。而節年積欠仍多。至蘇松常州等府。亦自道光三年水裁之後。民力拮据。遞年展緩。尙有未完帶款。溯查嘉慶二十四年。豁免積欠案內。江省河堰各工借款。攤徵未完民欠。先經前督臣孫等。奏奉恩旨豁免。嗣于道光二年間。因江安兩省。徐鳳泗三府州屬。裁傷屢告。又經體察情形。請照乾隆六十年豁免定案。除借款在嘉慶二十四年以後者。仍按限分徵外。其在二十三年以前借款。攤徵未完銀兩。續經奏准部議。奉旨概行豁免在案。此次仰蒙恩旨。查豁各款民欠錢糧。係以道光十年爲止。先據各藩司具詳。道光十年以前積欠攤徵。並借項在道光十年以前。而攤徵在十年以後者。各屬均係濱臨江海湖河。裁傷屢告。查與上屆嘉慶二十四年。及道光二年。兩次豁免成案相符。詳請援案。一體查辦。隨經臣等飭據該司等。將各屬挑築河堤等工。借款攤徵銀兩。造具已未完清冊。送由該管道府州。調齊徵簿串根。按年按款。徹底盤查。結轉再申。藩司悉心綜核。據實開報。不任稍有隱混。茲據江甯布政使楊贊。前署蘇州布政使裕謙。將實欠在民。未完確數。開單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加查核。江甯淮安揚州徐州海州五府州屬。截至道光十年止。應征還銀一百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六十九兩五分八釐四毫。除已完解司。並報入三次清查參案虧缺。及完存屬庫未解。共銀四十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一兩八錢八分

九釐統計實在民欠。及因緩帶未完。並未屆徵限。共銀八十萬八兩一錢六分九釐四毫。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屬。除孟濱河。續借挑河建閘等銀。八萬六千七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二釐。借領在十年以後。仍應照案攤徵外。截至道光十年止。實在民欠。並裁緩未完。及未屆徵限。共銀二十萬六千九百三兩九錢二分二釐。以上江蘇兩屬。共民欠未完銀一百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一釐四毫。均係道光十年以前。借項領辦之工。實欠在民。並無隱匿。恭逢皇上鴻恩浩蕩。惠普寰區。合無仰懇聖慈俯准。一體寬免。此內雖有未屆徵限。而借款領辦。係在十年以前者。請援歷辦成案。一律蠲除。俾濱臨河湖。億兆窮黎。咸霑實惠。感沐鴻施。益無旣極。除將送到清冊。咨部查核外。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並繕清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漕費禁給洋錢摺

奏爲江省洋錢價值浮於紋銀。現屆辦理新漕。請禁折給洋錢。以速漕務。而平市價。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惟財用之道。利通於下。而權操自上。國家理財制用。以紋銀與制錢並行。本不許畸輕畸重。從前洋錢流入內地。其成色比紋銀爲低。其價值原比紋銀爲賤。因小民計圖便利。日漸通行。未幾而洋銀等於紋銀。又未幾而洋價浮於銀價。道光十三年間。給事中孫蘭枝。奏奉旨飭令體察情形。悉心籌議。惟時江省。每洋銀一圓。作曹平紋銀七錢三分。雖成色遠遜足紋。而分兩尚無軒輊。民間行使已久。若驟爲禁止。轉恐窒礙難行。當經臣林則徐。與督臣陶澍。酌議予以限制。奏奉上諭。洋錢行用內地。既非始自近年。勢難驟禁。要當於聽從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價值一以紋銀爲準。不得浮於紋銀。庶不致愈行愈廣等因。欽此。欽遵。通行各屬。出示曉諭在案。當奏行之始。洋錢時價。合紋銀七錢一二三分不等。官民商旅。均屬相安。迨日久玩生。閩閩開帳。轉高擡幾。有不可遏抑之勢。近日蘇松一帶。洋錢每圓。概換至曹紋八錢一二分以上。較比三四年前。每圓價值。實已擡高一錢。即兌換制錢。亦比紋銀多至一百文以外。查蘇州工商輻輳。洋錢行使最多。每圓加價一錢。十圓即加一兩。以一百萬圓而計。即已潛耗紋銀十萬兩。平民一切用

度。卽明爲照舊者。暗中皆已加增。若論根本塞源。理應將洋錢全行禁用。方爲正辦。然習俗狃於便安。勢不能驟然阻止。卽使嚴申令甲。亦恐陽奉陰違。若紛紛派委稽查。尤慮藉端滋擾。惟當於行用最多之處。先截其流。使奸僮無可居奇。庶洋價因而平減。查蘇省冬春之際。漕船自歸次修艙。以至兌足開行。用度不少。旗丁與州縣交涉之處。雖事屬瑣屑。未敢上陳。而實於漕行之遲速。大有關係。通省辦漕之州縣。或用紋銀。或用錢文。各有相沿舊制。惟蘇松等屬。每有以洋錢折給之事。在從前原圖便易。迨取數多。而需用急。則市中洋價愈昂。且南方所用之洋錢。一經渡黃。又不適於北方之用。是以幫船開行。仍須換銀帶往。彼鋪戶利權子母。計析錙銖。往往於糧船受兌之前。先將洋價擡高。以困州縣。及至幫船開行之日。又將銀價擡高。以困旗丁。輾轉低昂。陰爲盤剝。以致縣幫交累。漕務愈難。況洋錢作價既多。則縣幫每多爭執。既有爭執。勢必耽延重運。開行之遲。未始不由於此。臣等公同籌議。欲杜洋錢之擡價。絕市僮之居奇。必先於辦漕。禁用洋錢。方可以回積習。現在空船歸次。期於早兌早開。相應請旨。將漕務內一切費用。概禁折給洋錢。其向需洋錢一圓者。今悉以紋銀七錢三分。核實給發。庶市僮免高擡之價。縣幫無爭較之煩。不燭圓法得以均平。卽漕行亦因以迅速。似屬於公有裨。如丁胥夫役人等。膽敢抗違。或市僮奸商。把持壟斷。卽由臣等一體嚴拏。從重究辦。不稍寬貸。務期令行禁止。弊絕風清。以仰副聖主利民速漕之至意。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湖廣奏稿 (卷一)

設法疏銷淮引片

再臣行抵楚境。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奉上諭。本日據納爾經額奏稱。上年楚省行銷淮鹽。共計銷引七十三萬有奇。較之銷數最暢之十四年分。尙多六千餘引。且自辛卯綱。每引加斤計算。已逾額銷之數。

實屬大有起色。林則徐到任以後，自必稽核舊章，因勢利導，仍當嚴飭各屬，設法疏銷，不可因循有起色。稍形疎懈，至楚省行銷淮南鹽引，本屬一氣相通，各該省大吏，經朕委任，必應熟籌情勢，於劃清界限之中，仍有並行不悖之意。方稱辦理妥善。林則徐曾經署兩江總督印務，於鹽務素所熟悉，其楚省應銷淮南鹽引，早應成竹在胸，現當接任之初，尤宜盡心籌畫，不分畛域，督飭文武員弁，巡商實力整頓，堵緝鄰私，搜查夾帶，庶官引日形疎暢，而國課益見充盈矣。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主整頓蠲網，諄諄訓誨之至意。伏查淮南引鹽，雖由揚商納課，而實資於楚省行銷，誠如聖諭，不屬一氣相通，必應熟籌情勢，前督臣訥爾經額，於督銷一事，本已極力籌維，况臣兩次署理兩江督篆，曾經督辦淮鹽，尤應痛癢相關，曷敢稍分畛域，伏讀上諭，堵緝鄰私，搜查夾帶，是督銷之緊要關鍵，已蒙指示無遺。蓋楚省鄰私來路最廣，如川鹽由川江直下，連檣急溜，行駛如飛，宜昌荊州固已充斥爲患，而粵東粵西兩省私鹽，灌入湘江，亦皆滿載重船，乘流四達，寶慶衡州受害爲甚，襄陽鄖陽安陸等府，則與豫陝接壤，盧鹽潞鹽，處處可通。至應山隨州孝感黃陂麻城黃安等縣，又與淮北粟鹽地界犬牙相錯，此鄰私侵灌之大概也。其夾帶之弊，緣淮南場鹽運至儀徵，向例改捆子包，上船裝載，由長江汜流至楚，路遠日長，或託名於滲耗，而包內暗加斤兩，或藉口於拋撒，而包外私帶腳鹽，大抵船戶商賈串通，弊混捆工人役，受囑放卸鹽斤，即有浮多，既正引破其估礙，此江船夾帶之大概也。臣此次由豫省信陽州一帶，取道赴楚，留心察看，該處數州縣，皆食淮北粟鹽，色白味美，顆粒亦大，每斤市價僅錢二十文，而緊連之應山等縣，即係湖北口岸，應食淮南綱鹽，其鹽由漢口陸運而往，價值不止加倍，而色味遠遜粟鹽，民間趨避情形，途如水之就下，是即鄰私侵灌之一端，以此類推，則川粵蘆潞各私，皆可想見。現查楚岸存鹽，有四十餘萬引，其開江未經到岸者，尚不在此數之內，設法疏銷，實爲急務，臣惟有恪遵聖諭，將堵緝鄰私，搜查夾帶二事，實力嚴辦，務使令行禁止，弊絕風清，斷不敢稍任疏懈，除再悉心籌畫，隨時具奏外，合將奉到諭旨，欽遵辦理緣由，先行附片覆奏，伏祈聖鑒，謹奏。

銅船夾私越卡摺

奏爲銅鉛兩幫船隻均越過鹽卡不聽查驗。並於後幫追獲私鹽。請旨將失察之運員。及不卽據實稟明之護總兵。交部分別議處。以肅鹽政事。竊照准鹽銷路。惟楚省引額最重。而鄰私侵灌。亦惟楚省路徑最多。其尤甚者。四川江船順流直下。船艙夾帶。視陸路不啻什倍。而滇黔銅鉛。皆由川船裝載。藉差夾帶。視他船又不啻什倍。是以嘉慶二十三年。奏准於湖北巴東縣之官渡口一帶。設立總卡。川船經過。皆須查驗放行。嗣因銅鉛船隻。不聽稽查。道光十五年六月間。前督臣訥爾經額。奏奉上諭。銅鉛船隻。自四川裝運北上。一路收買川鹽。入楚售賣。經由卡隘。並不聽候查驗。自非督飭嚴查。不足以資鎮壓。嗣後銅鉛船。經由宜昌府所屬地方。著卽飭令該鎮總兵。親督卡運各員。查驗催價。倘有水手抗拒。及逃散挾制等事。卽拏交地方官究辦。一面代爲雇覓水手。迅速開行。以副例限。並著雲貴四川各督撫。嚴飭運員。務將船價水脚。照數給發。不准稍有剋扣。運船過境。飭令沿途各州縣。加意稽查。如有私行售給該船戶鹽斤。卽行嚴拏懲治。倘不認真查辦。一經楚省查出夾私情事。卽著行知川省。嚴實查參等因。欽此。仰見聖主整飭離綱。杜私衛引之至意。歷經欽遵。查驗無夾帶者。卽卽放行。乃本年三月間。據稟貴州龍泉縣知縣。查獲領運鉛船二十六隻。過官渡口。並不泊岸。順流直下。輕巴東縣知縣饒拱辰。派役隨同卡員。追赴下游之新灘。交護宜昌鎮倭仁布。就彼驗放。又四月間。據稟有署雲南大關同知彭衍堦。領運銅船二十四隻。過官渡口。亦不攜卡兵。役追至斗山沱。經倭仁布等。起獲水手所帶私鹽七百九十三斤。當卽換雇水手。仍護送開行。前進等情。臣查彭衍堦所管銅船。既有起獲私鹽。雖係水手夾帶。而該運員失於覺察。且任聽越卡不泊。咎實難辭。至童輩所管鉛船。雖無起獲私鹽。而該船越過官渡口。卡。而至新灘。已歷一百七十五里。該處路路可以通私。安知非於越卡之後。將鹽賣完。始聽驗放。其於船戶冒越避查。亦有失察之咎。當此疏引杜私之際。誠恐相率效尤。大妨鹽務。相應請旨。將雲南運銅委員。署大關同知事。晉甯州知州彭衍堦。貴州運鉛委員。龍泉縣知縣童輩。交部分別議處。以示懲儆。至

護宜昌鎮總兵倭仁布。理應欽遵諭旨。親督卡運各員查驗。若該船不聽搜查。卽應稟揭。乃該護鎮僅以趕往新灘。截驗一語。含糊具稟。並不將該船越卡情形。明白聲敘。迨閱巴東縣知縣饒拱辰稟內。始有該船並不泊岸。順流直下。派役尾追之語。飭查屬實。是倭仁布前稟。顯係心存遷就。亦應請旨將護宜昌鎮總兵之該鎮中軍遊擊倭仁布。一併交部議處。臣仍嚴飭該卡文武。嗣後有船卽驗。既驗卽放。不得聽其飛越。亦不許稍有耽延。庶於鹽務銅運。兩無妨礙。抑臣更有請者。向來銅鉛船隻。在川買私諸弊。久荷聖明洞鑒。是以特蒙勅諭雲貴四川各省。禁運員之短發水脚。懲沿途之賈給船鹽。聖諭煌煌。咸宜恪遵查辦。以臣訪聞。近來銅鉛船隻。多於川省瀘州馬頭。及酆都縣之離沱子。忠州之洋渡溪。雲陽縣之城河口。巫山縣之江東嘴。青石峽。跳石一帶。裝買廠店川鹽。其經過夔州關口。亦因書役得規。聽其偷漏。實爲淮網之害。合無仰懇勅下四川總督。轉飭夔州府。於各船過關查稅之便。將所帶私鹽一併認真查起。並飭瀘州。酆都。忠州。雲陽。巫山。各州縣。欽遵前奉諭旨。加意稽查。如廠店私將川鹽。賣給船戶。卽行嚴拏懲治。倘意存膜視。再經楚省獲私。除失察透私之州縣。咨會川省查參外。其縱漏之夔關。一併查取職名。照例議處。俾各顧考成。不分畛域。以清川私來源。臣爲籌疏准引起見。謹繕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附奏獲私變價按引提課片

再疏引莫先於緝私。臣蒞楚後。督飭各屬印委員弁。分投堵緝。覈計月餘之內。已報獲私販三十八起。私鹽一萬八千一百七十餘斤。人犯八十六名。分飭審辦。仍稽查各路卡隘。務令認真緝拏。不許稍涉鬆勁。惟是未獲之私鹽。固有礙於官引。卽已獲之私鹽。仍暗佔於銷數。何以言之。緣獲私例。應變價分別給賞充公。而各地方向來民食。祇有此數。多銷一分變價之鹽。卽少銷一分額行之引。故有州縣緝私甚力。獲鹽甚多。而該地方額引。轉見缺銷者。初聞之。似不可解。及徐察之。而後知變價之鹽。所佔礙於官引爲不少也。然既獲到私鹽。若不准其變賣。又斷無別項出路。而因變賣轉佔正額。是緝私與疏引。勢且兩妨。殊非盡善之道。臣思鹽之分別官私。惟以有課無課爲斷。變價給

賞之例。祇以鼓勵獲鹽之人。卽一半充公。亦僅資各處開銷經費。於國課仍無裨益。莫若變通其法。將所獲私鹽。變賣之價。先按引鹽課。則提繳正款。錢糧覈計。此外贏餘。已足敷給賞充公之用。卽獲鹽之兵役。亦皆不致向隅。而變價可補官課之虧。卽獲私足抵官銷之缺。似亦疏引裕課之一道。所有應納課銀。由各州縣會同管卡員弁。彙繳道庫。轉解兩淮。歸入該年額引。覈數造報。如蒙勅部議准。卽將本年報獲各案私鹽。一律導辦。臣管見所及。不揣冒昧。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審擬監利縣糧書抗土鬧局各情摺

奏爲遵旨。訊明監利縣糧書抗土鬧局各確情。分別定擬。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有人奏湖北監利縣隄工。向係官懲民修。每年歲修土方六十餘萬。派徵制錢六萬餘串。由該縣籤點董事。發給印單。收取土費。糧書工書等。輒用墨券私收。致董事賠累不足完工。又有庫總六人。狼狽爲奸。被控未結。前經訥爾經額。派員前往會議章程。設立總局收土。並公舉誠正首士八人。及領修數十人。分段遊修。一切事宜。不假使胥。士民踴躍。而蠹書等。遂把持花戶。不許赴局完土。屢經稟究。藐玩如故。一年所收土費。不及三萬串。餘皆盡飽蠹囊。本年四月。庫總龔紹緒。勾通糧書蕭之桐。糾衆抗土鬧局。毆辱首士秦祖恩等。縣令不爲究辦。從前吏胥包攬徵收。縣令與汛員。每年得陋規數千串。令改總局收土。不能遂其需索。蠹書尤不利於總局。百計尋釁。本年七月十五日。乘該縣公出。連夜聚衆千百餘人。拆毀總局。劫奪冊券。局中衣物銀錢。搶掠一空。並毆首士周超伯等多人。該縣鄧蘭黨。僅拿糧書張良佐一名。略加懲戒。其餘首從各犯。置之不問。又本年荆江水未大漲。該蠹書等。潛往創毀潰決。二十餘丈。致淹毛老等一百四十餘垆。下及沔陽漢陽等處。皆受其害等語。收土修隄。改設總局。行之一年。士民稱便。該地方官。自應實力奉行。用收實效。何以該蠹書等。輒因無從漁利。膽敢糾衆毀局。搶劫肆毆。如果屬實。大千法紀。該縣知縣。亟應將首從各犯。按名嚴拿。從重懲辦。倘竟徇庇蠹書。一味姑容。必致益無忌憚。首士畏其凌虐。不敢承

營局事。於民命要工。大有關係。不可不嚴行查究。著訥爾經額。周之琦。親提現獲糧書張良佐。並飭嚴拿首從各犯。務獲秉公審訊。認真研究。務即查明潰隄毀局各確情。依律究辦。並追出抗繳土費。以杜包攬。而清積弊。至該縣鄧蘭薰。倘查有徇縱情事。著即據實嚴參。毋稍姑息。將此諭令知之等因。欽此。當經臣周之琦。會同前督臣訥爾經額。遵查道光十六年七月間。監利縣朱三工江隄潰決。係因滲漏所致。已將防護不力之監利縣知縣鄧蘭薰。署審圻。巡檢戴鴻藻。一併參奏革職賠修。奉旨允行在案。承准前因。行司委提人卷至省發審。即經究出糧書龔紹緒。鄧培元。吳德潤。均有收用土費錢文。私給墨券情弊。正在查辦間。訥爾經額旋即卸事。臣林則徐到任。恭釋諭旨。飭查各款。尤重在蠶書之創毀隄防。縣令之得規徇縱。如果屬實。倍當從重懲辦。然非特委大員到地確查。未易得實。即私收土費。亦恐不止龔紹緒等三人。當與臣周之琦會商。復委到楚未久之知府但明倫。馳往監利。會同先經委往之通判劉萬慶。分別嚴查。出示招告去後。嗣據但明倫等稟覆。勘明朱三工江隄。離監利縣城七十里。上年七月十五日午刻。江水漲發。該隄滲漏過水。致被沖潰。事在白晝。斷無私竅之人。且該處朱家村。民居稠密。潰隄時。衆皆目擊。如係被人盜決。豈肯甘心受害。並據該村紳耆等。公具連名切結。悉與查勘情形相符。其爲無人創毀。實屬可信。又縣令與汛員得受陋規一節。據首士等僉供。該縣鄧蘭薰在任。每屆上隄防汛。夫馬飯食。皆係自發。並無派累。且改歸總局收費。即係該令任內所辦。更可見其無得規情事。至各汛佐雜。惟上隄督工之日。由總局支給薪水。及夫役飯錢共二千元。即於土費內開銷。列入榜示。人所共見。原因佐雜。力難賠墊。非州縣可比。是以議明請給。並非私取陋規。其道光十四年土費。查首士原派之數。應收錢七萬三千餘串。局中先後實收四萬餘串。中間因有鬧局之事。首士散回。適值工次搶險截流。無人經理。該縣鄧蘭薰將局存收土印券調回。陸續催繳。費錢二千九百餘串。發工濟用。此外欠繳土費。除查出龔紹緒等私收外。復將欠繳戶名。臚列告示。如有交與糧書。僅收墨券者。許其呈首。換給印券。乃招告多日。杳無呈首之人。亦無控告庫總糧書別案。就近摘傳欠土各大戶。訊明未完土費。實係原欠未

交。並無糧書墨券可繳等情。旋據委員漢陽府知府楊炳堃錄供。由藩司張岳崧、臬司程銓詳解前來。臣等隨提人證逐一會鞫。緣龔紹緒即龔振先籍隸監利。充當糧書。該縣江隄長三百七十餘里。從前歲修章程。由隄長自行收費修築。乾隆五十四年。改爲官徵官修。六十年。又改爲簽董承修。各給土單。收費與辦。迨後頻遭水患。花戶逃亡。責成糧書。查戶催迫。其中頑戶。盡書串通隱匿。抗欠不繳。董事遂多賠累。道光十四年。該處士民呈經前督臣訥爾經額飭委前監利縣知縣唐樹義會同現任知縣鄧蘭薰改議城內設立總局。遴選首士八名發給冊券。由局徵收土費。首士每名日給飯食錢四百文。各汛佐雜。上隄督工日給薪水夫役飯食錢共二千文。是年周超伯等充當總局首士。請照闔縣糧額派土六十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方。每方折錢九十六文。加戩工二十四文。共收錢一百二十文。如該年用有盈餘。留作次年修費。又因改局之初。不知花戶的名住址。仍令糧書幫收。該犯龔紹緒由糧書簽點庫總不能兼充。遂令族弟龔紹琨即龔仲瑤冒頂糧書私收土錢六十串。未繳糧書鄧培元亦收土錢四千八百文。吳德潤收土錢三千六百文。會給花戶筆據名爲墨券。十五年各首士以地方遼闊。難以催收。稟縣另於鄉間分設散局五處。每處首士三名。每日亦各給飯食錢四百文。計總散各局首士共二十三名。十五十六兩年派士均由各花戶自行赴局完交。不經糧書之手。此十四年改設總局後。由首士等添設散局。及糧書龔紹緒等私收土費之原委也。十六年四月。毛家口散局首士秦祖恩因糧書蕭之桐承催十四年舊欠費錢不繳。令雇工朱正榜同派往幫催隄工之縣役會祥將蕭之桐鎖拿赴局。伊兄蕭之棣及鄰人黃海兒等不服。卽赴局爭鬧。將朱正榜毆傷。秦祖恩控縣。飭提蕭之桐比催土費。旋即繳清。拏獲黃海兒等。審不認毆。致未詳辦。是年七月十五日。朱三工隄身滲漏。該縣鄧蘭薰聞信。前往搶護不及。致有潰決。城內總局首士周超伯等正欲赴隄。適有居近總局之糧書張良佐。民人李先懷、朱德順、周伯讓、胡世源、何利明及未獲之胡世照聲稱田墓被淹。赴局吵鬧。將周超伯及局內火夫屈斯文、黃道瀧等毆傷。並有民人龔經仲、龔經輝、李先正、楊祖欽、鄧德華、潘學珍、姚大幅。隨同喧嚷。屈斯文等被人乘間竊

去錢文衣物。周超伯隨以毀局搶奪控縣。拏獲張良佐、朱德順、李先正等，均不認搶。飭傳人證未到。將張良佐羈押待質。此又首士秦祖恩、鎖拏欠繳土費之糧書蕭之桐、及糧書張良佐等，因隄潰赴局。滋鬧之實情也。臣等查糧書龔紹緒等，擅用墨券，私收土費。雖已供認侵錢六十串，及三四串，數百文不等，恐尙不止此數。復向嚴詰。據龔紹緒等，堅供花戶完交土費，向必索取印券，以憑收執。伊等因與各花戶素來熟悉，始肯通融。只給墨券，現已追繳到官。如此外尙有多收。業經委員出示招告，各花戶何肯代爲隱匿。自取追呼。至十四年，首士派土，係不分豐歉，按閩縣錢糧統派。現在未完各戶，多係被災區，力難繳費。伊等實無朋比爲奸，把持抗欠。實之首士周超伯、王修蘭等，亦不能指出憑據。詢以此外各書，尙有何弊。僉稱並無聞見。至該縣庫總，查係隨時檢點，除現充庫總之龔紹緒，訊有侵蝕土費，卽於本案懲辦外，其餘均未指有姓名，亦無被控案據。復向首士反復開導，令其供指，均稱不敢妄供。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此案龔紹緒，卽龔振先，充當書吏，輒敢諱列卯名，侵蝕土錢至六十串之多。實屬玩法。若照侵盜錢糧，僅擬准徒，尙不足以蔽辜。龔紹緒應比照盡役，詐贓十兩以上，發近邊充軍例。擬發近邊充軍。糧書鄧培元、吳德潤，私收土費錢四千六百文，及三千六百文不等，未便因其先侵後吐，寬免置議。應照盡役，詐贓一兩至五兩例，各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均照例刺字。張良佐等，赴局滋鬧，若僅依鬧毆律，科以笞罪，不足示儆。張良佐、李先懷、朱德順、周伯讓、胡世瀛、何利明、蕭之棣、黃海兒，均請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張良佐係係糧書，應加一等，杖九十。龔經輝、李先正、楊祖欽、鄧德華、潘學珍、姚大幅，在局隨同喧嚷，亦有不合。各照不應輕律，笞四十。均分別折責發落。革役職員秦祖恩，充當散局首士，因糧書蕭之桐催費不力，輒令雇工朱正榜，擅用鐵鍊，將蕭之桐鎖拏進局，殊屬妄爲。應請照違制律，杖一百。革去從九品職銜。朱正榜與縣役會祥，聽從鎖拏，應於秦祖恩杖一百罪上，減一等。各杖九十。會祥仍革役。蕭之桐，雖訊無糾衆抗土實據，但身充糧書，承催土費，久不繳局，致被首士鎖押滋鬧。龔紹琨聽從龔紹緒，諱列冊名，均屬不合，並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各折責發落。革役周超伯，充當總局首士，因潰隄赴搶無及。

不協輿情。已據稟退。應與首士王修蘭等。均毋庸議。龔紹緒侵蝕土錢。照數追完印券。飭給花戶收執墨券。案結銷燬。鐵鍊據供丟棄。無從查起。胡世照及屈斯文等。被竊錢物。飭縣緝獲賊贓另結。監利縣知縣鄧蘭薰。查無私得陋規。其審辦蕭之桐張良佐二案。亦非徇縱。惟於總書龔紹緒等。侵收土費。失於覺察。已干例議。又朱三丁潰口。係奏明責令該縣賠修之工。鄧蘭薰補還新隄。雖已捐賠完竣。經該管道府。驗無草率。而搶險截流用項。仍於續徵土費內開銷。殊屬非是。相應請旨。將革職留任之監利縣知縣鄧蘭薰。即行革任。以示懲儆。該縣十四十五年工程。久經告竣。所有民欠土費。多係被水之戶。應免著追。至各屬佐雜。雖廉俸無多。然汛地拒隄。皆近督工薪水飯食。應令自行開發。不准由局再給。嗣後總局徵收土費。不許假手糧書。但恐糧里不清。戶名未確。應責成該縣。押令各書。將推收過割之真名的戶。底冊逐一編造清楚。交局徵收。遇有賣田過戶。亦即查明更正。務使戶名均歸的實。毫無詭混。如糧書造冊。故意舛錯。致誤催收。查出加倍嚴懲。以儆奸蠹。至設局期於杜弊。本不宜多。嗣後仍只於縣城設一總局。遴派公正首士四人經理。每日每名。准給薪水錢三百文。按年更換。不准久充滋弊。各鄉散局。概行裁撤。以節糜費。而慎隄防。除備供招送部外。所有臣等遵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湖廣稿奏 (卷二)

稽察隄工總局申禁冒稱書吏片

再楚北江漢隄防。延袤二十餘州縣。歲需修費甚鉅。而生息款項有限。不得不集費於民。查歷來收費辦工。或官徵官修。或官徵民修。或民徵民修。三者皆不能無弊。蓋費徵於官。則必假手於吏胥。費徵於民。則必詭權於董事。吏胥之多舞弊。固不待言。而董事若不得人。亦難駕馭。即以監利設局收土一事言之。當十四年改設之初。即將土方加派。訊據首士等供。因是年各堤被水。恐難全數收齊。是以酌請多派。以防不足。如有盈餘。留為後用等語。獨不思被

水之區。國賦尙准緩徵。豈隄費轉宜多派。其不協一也。十四十五年。收過土費。約錢六萬餘串。而局中薪飯等項。已開銷至一萬四百餘串之多。雖據僉供。逐款榜示。實用實銷。並無捏冒。然於總局之外。分設鄉局。加添首士多名。此皆足以糜經費。其不協二也。首士秦祖恩。擅用鐵鍊。將欠費之糧書蕭之桐鎖擊進局。致相爭毆。在蕭之桐本非安分。自不肯受其欺凌。若施諸謹愿之鄉愚。不但不敢與爭。並恐不敢赴愬。是民間之畏首士。未必愈於糧書。其不協三也。又查縣卷。道光十四年。紳衿公議。改設總局。條款有著落糧書催費一條。呈縣請行。此實自亂其例。尤不可解。詰據該首士等。同供因不知花戶的名住址。是以仍請飭書幫催。夫設局正以杜糧書徵收之弊。而章程條款。轉著落其催收。是各書侵蝕之由。亦皆首士有以啓之。其不協四也。溯查該縣數十年前舊章。本係隄長自行收費。繼而改爲官徵官修。又繼而改爲簽董給單。至道光十四年。復改爲設局收費。法已屢變。不宜再涉紛更。唯有就總局之章程。而加之以稽察。局不許多設。人不許多充。用不許多開。費不許多派。首士必由公舉。不許彘緣濫入。不許留戀把持。至糧書不許收費。而糧戶的名冊檔。仍須責令攢造。惟擇其狡獪之尤。痛辦一二。庶知儆懼。所有局務一切。飭縣隨時秉公查覈。並責成道府。留心稽察。有弊卽除。有犯卽懲。如或遷就。因循。察出一併參處。再楚省糧書工書等。名目混稱者多。凡在各鄉分催錢漕。經手推收過戶者。皆假借書吏名色。哄惑鄉農。其實祇與白役相同。並非在衙署科房辦事。而人數甚衆。大縣竟以千計。實屬駭人聽聞。從前里書冊書之名。疊經奏明禁革。而若輩互爲鬼域。總以里糧底冊。私相授受。故有官革私不革之謠。茲臣等復申嚴例禁。並出示遍諭軍民。如再有此等冒稱糧工等書。哄騙侵收者。許其指名告發。卽予儘法懲辦。務使永除澆習。以肅吏治。而杜弊源。謹合詞附片。縷陳。伏祈聖鑒。謹奏。

### 籌防襄河隄工摺

奏爲閱視襄河新舊隄工。分別督飭籌防搶險。並現在水勢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因大汛期內。各屬隄防

險工林立。卽於六月間。附片奏明。由省督飭在案。臣由漢陽泝流而上。經歷漢川。沔陽。天門。潛江。京山。荊門。鍾祥。襄陽。各州縣。將南北兩岸隄工。量明丈尺。分爲最險。次險。平穩。三項。以便稽查防護。其河灘寬遠。隄陸高厚者。列爲平穩一項。若灘窄溜近。而河形尙順。隄雖單薄。而土性尙堅者。列爲次險。至迎溜頂沖。或對面沙嘴。挺出隄前。嫩灘塌盡。以及土性沙鬆。屢築屢潰之處。皆爲最險要工。逐年必須加培。大汛尤資守護。且查襄河河底。從前深皆數丈。自陝省南山一帶。及楚北之鄖陽上游。深山老林。盡行開墾。栽種包穀。山土日鬆。遇有發水。沙泥隨下。以致節年淤墊。自漢陽至襄陽。愈上而河愈淺。又漢水性最善曲。一里之近。竟有紆迴數折者。此岸坐灣。則彼岸受敵。正溜既猛。卽迴溜亦狂。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無一年不報漫潰。唯所潰之處。受惠輕重。各有不同。潰在下游者輕。上游則重。潰在支隄者輕。正隄則重。如漢川以下爲漢濱尾閘。本不設隄。謂之廠販。自此而上。沔陽高於漢川。潛江天門高於沔陽。京山鍾祥又高於天門。潛江設使上游失事。如頂灌足。卽成異災。故防守之道。尤須於上游加意。本年五月中旬。漲水甚驟。幾於漫隄。幸上游均經保全。其報潰之白魚堤。長湖堤二處。一係下游。一係支隄。情形較輕。現在長湖堤業已補築完竣。白魚堤亦已釘樁。當飭該縣嚴催業民。集費搶築。六月下旬。水又加長七八尺不等。現在甫經消落。仍恐秋汛復漲。禾稼在地。守護不可稍疏。而尤莫要於鍾祥京山二縣。查從前鍾京交界之王家營隄工。潰決頻聞。仰蒙特命尙書陳若霖等。臨工勘估。前任湖廣總督嵩孚駐工督修。經黃州府通判周存義建辦石壩三道。挑溜護隄。至今十年。捍禦極爲得力。上年訥爾經額在總督任內。恐此工一逾固限。衆心或有懈弛。仍甚可虞。復將該石壩三道。加倍高寬。現在益臻鞏固。惟京山第五段之張壁口。與鍾祥第三工之萬佛寺。兩處隄陸。目下俱被大溜衝刷。隄身壁立。極爲險要。臣親勘之後。卽飭該府縣估辦護壩。並相勢築做盤頭。又於迎溜各段。拋填堅大塊石。斜長入水。追壓到底。以資禦護。業已設法籌辦。不敢請動帑項。至上年訥爾經額奏請修復鍾祥縣第十工之劉公巷何家潭兩處潰隄。共七百二十八丈。並砌辦石壩各工。此次經臣親往驗收。不獨如式飽雖。且較原估。更加寬

厚。似此險要地段。須得有此結實工程。所有賠修之署。鍾祥縣知縣謝慶遠。先因該工漫漶。奏奉諭旨革職留任。今賠修工竣。可否仰懇天恩。准予開復。恭候命下。祇遵。再襄陽府城之老龍石隄。臣亦親至查視。甚屬堅固。足資保障。除仍皆屬加意守護外。所有閱視襄河隄工。籌防搶險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襄陽一帶緝私事宜摺

奏爲敬陳襄陽一帶緝私事宜。仰祈聖鑒事。竊照湖廣界連數省。水陸交衝。放行銷引鹽。必以堵緝鄰私爲第一要務。如襄陽府屬。處處與河南連界。河南例銷之潞鹽。產自山西。向係商運商銷。官爲稽察。商人顧惜身家。尙知畏法。卽有越販。亦易查緝。自嘉慶二十五年。由晉省奏准。改爲商運民銷。該處商人將潞鹽運至豫省陝州所屬之會興鎮。分廠存貯。聽民人隨時購買。不拘引數。均許轉運行銷。而潞鹽課款甚輕。價值本賤。若僅在豫省售賣。獲利無多。一經灌入楚境。與重課之淮鹽相形。則人莫不貪貴而食賤。故襄陽一屬。名爲淮鹽引地。而民間率食潞私。溯查道光元年以來。該府闔屬。每有片引不銷之年。卽設法銷售。亦總不及定額十分之一。雖曾奏明官運鹽二十萬包。減價敵私。然徒使商本受虧。於鄰私仍不能敵。總緣兩省地勢。犬牙相錯。水陸無不可通。疊經設立卡隘。酌派遊巡。而侵越如故。自臣到任。截至六月底。覈計襄陽各卡。擊獲人鹽。雖亦報有二十餘起。然只零星小販。未據獲到積窩囤戶。及大夥巨梟。此次臣親駐襄陽。復嚴飭營縣。分赴各要隘。晝夜偵拏。兩日之內。據襄陽縣知縣紀昌期。擊獲張添祿。囤鹽三千餘斤。又襄陽城守營千總馬鵬程等。擊獲張車等犯。並鹽三千三百餘斤。現俱委審嚴辦。雖一時私販。聞風稍可斂戢。然病源未除。臣一離襄陽。卽難保不又充斥。查河南新野縣之白河。與唐縣之唐河。皆爲潞私順流而下之路。是以向於襄陽之兩河口地方。設立卡座。以堵唐白兩河來船。乃梟販日久計生。早於未抵兩河口之先。卽捨舟改陸。凡附近楚境之村鎮。皆有鋪戶囤積。晝則兼賣別項貨物。夜則專運私鹽。來襄路徑紛歧。不能扼其吭。領欲緝之於囤聚之地。則又礙係隔省地界。員弁兵役。不免藉口畏難。考兩淮鹽法志。載毗連淮界之鹽店。例應撤

退三十里外。誠以淮課最重。幾至什倍於鄰省。一被鄰私越界售賣。在鄰省課輕之地。並無所加。而淮南課重之鹽。盡爲所擠。是以連界撤店之例。不得不嚴。曩經前任各督臣。移咨豫省。轉飭撤退。臣復節次咨催。經河南撫臣桂良。委員查勘。惟是襄陽連界之店。距河南省城皆屬遠圍戶。每有所恃。不肯依限遷移。若必再俟。咨明河南撫臣。檄催撤退。卽各販之侵越。已不可以數計。應請嗣後將連界三十里內。照例應撤之鹽店。卽由襄陽營縣。咨會南陽府。屬文武一體差催撤退。如再抗不遵撤。卽將鹽包起。到襄陽充公。並將圍戶差拿。究辦。庶有所儆。畏不致任意挾延。至唐河係由南陽縣除旗鎮下船。白河係新野縣城外下船。該處民間附近食鹽。原只計包零買。並不必裝載成船。其裝船而下者。全爲浸灌楚境。此固顯而易見之弊。相應請旨。勅下河南撫臣。責令南陽府屬縣汛卡員。不得縱令裝鹽下船。有如鹽船中途被獲。查明由何處下水。卽於審辦時。隨案聲明。將該處營縣。交部議處。此外與德安黃州等屬。連界之信陽羅山光山商城等縣。越界票私。亦請一體撤店。以免浸灌。是否有當。謹繕摺具奏。並另繕楚豫交界三十里內地名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閱兩湖營伍並苗寨情形摺

奏爲校閱兩湖營伍。並查視鎮守一帶苗寨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本年蒞任以後。於四月間。先將湖北省附近各標營官兵。次第校閱。迨六七月內。出赴襄河一帶。督防大汛。復將襄陽鄖陽施南等處。提鎮協標各營。分別考校。節經具奏在案。嗣卽順途閱視安陸荊門兩營。因荊州江水盛漲。趕往防險。幸萬城堤等工。均保無虞。當經順閱荊州水陸各營官兵。並調宜昌鎮標員弁到荆。考驗事畢。由長江下至岳州。閱視該處城守水師兩營。於由岳州渡洞庭湖。上至長沙省城。會同湖南撫臣訥爾經額。閱看撫標左右兩營。暨長沙協官兵。並將毘斃首逆藍正樟一案。會聚審辦之後。卽赴長沙以上之衡永寶三府屬。將永州鎮標三營。衡州寶慶兩協官兵。以次校閱。其附近之武岡臨武宜章桂陽嶺東等營。亦經調考。維時訪知寶慶一帶。有山路可通鎮守。較之折回長沙。從常德辰州正站前往。

者。程途差近。惟因山高路險。處處毗連。峯峒。向來絕少。經行。臣思此等險要地方。正須於無事之時。親爲周歷。察其形勢。記其阨塞。並可於民。獠交錯之處。以稽查爲彈壓。示震懾以聲威。遂於邵陽新化。淑浦辰谿等縣。所轄懸崖深澗之間。繞行累日。該處山峒。多種包穀。今歲收成上稔。閭閻甚屬安恬。嗣於九月初一日。行抵鳳凰廳城。爲鎮筵。鎮及辰沅道一同駐劄之所。臣以該處兵勇。向有精健之稱。一切技藝。固須詳加校閱。而其中尙有桀驁積習。尤宜亟爲轉移。竊思訓練二字。訓字居練之先。更爲切要。必其討軍實而申儆。乃可進有勇以知方。臣當於該處多駐數日。先將各員弁考畢。再將鎮標兵丁。與道標練勇。排日考校。每日自朝至暮。皆閱至數百名。於獎賞發落之時。逐一剴切曉諭。愾之以國法。激之以天良。使知恩出自上。不得挾而求。令出惟行。不得狎而玩。伊等聽聞之下。叩頭流涕。其感權似出真誠。臣復周歷三廳苗寨地方。其苗官自守備。以及外委。咸帶苗兵多名。俯伏道旁迎接。甚形懷畏。又苗舉八生員。以及義學師生。亦皆在途迎謁。均於給賞時。諭以循分守法。俱各傾聽。祇遵。所有綏靖鎮標。及永綏保靖二協營。暨鎮筵鎮標之沅州靖州綏甯長安四協營。亦皆逐一校閱。旋由苗疆轉至辰州常德。將湖南提標五營。乾州永順常德三協。澧州九谿鎮溪河溪永定古丈坪。辰州城守。洞庭水師八營。次第閱畢。計自七月至九月。閱過湖北十五標營。湖南三十二標營。及道標各屯。員弁兵勇。牽計槍箭。擡礮。中靶。分數均在六七成以上。長矛刀棍。多有可觀。軍裝馬匹。亦稱整壯。凡應入軍政之員弁。皆經逐名調考。其把總以下。不入軍政者。如在經過百里之內。亦皆調考。若汛地篤遠。恐曠巡防。目前暫緩考驗。仍於日後乘便補考。世職武舉。尙未得缺者。亦令隨同校閱。又各營兵丁。人數衆多。除已閱外。有因隔於程途。未便概調者。有因限於時日。未能全閱者。復經頒發全冊。責令該管將領。校閱登註。以憑遇便補考。或委隔營覆校。庶衆兵各項技藝。大概均可周知。至員弁中有年力衰邁。及弓馬生疎者。臣前已奏明。隨時參劾。不必俟至軍政案內。始行彙辦。計數月以來。除革休致之員弁。除把總以下。不計外。副將則穆騰額。伊齡阿二員。遊擊則謝玉陞。盛奎。陳增祉三員。守備則許勝貴。包廷揚。鄧高昇。羅玉斌。王允年。洪明臺六員。千

總則魏光榮。李定愷。宋履泰。朱允秀。張勝得。柴開泰。余化瑞。宋代富。趙浚霄。楊丙一。朱長明十一員。或革。或休。或降。已先後題奏咨部在案。俱不歸軍政參劾之內。其軍政六法人員。近應彙齊覈辦。臣現即趕回武昌。飭催造冊。悉心甄別。照例依限具題。再臣所過各屬。除瀕湖間。有被水外。餘皆一律豐登。米糧市價極平。堪以仰紓宸廡。所有閱視營伍地方情形。謹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控制鎮算兵勇並察看各提鎮優劣片

再臣此次親駐鎮算。體察情形。酌籌控制。有正摺內。所未敢盡敘者。謹再繕片爲我聖主陳之。緣鎮算地方。在萬山之中。其人膂力剛強。而性情剽悍。用之於制敵。實能奮勇爭先。聚之於平時。難免恃強生事。駕馭之法。本較別處營伍爲難。又自苗疆設立屯防。以後民間田產。丈出歸公。專靠錢糧。以資養贍。所以鳳凰廳一隅之地。而兵丁練勇。合計有五千餘名之多。視他營不啻數倍。在當時原爲懾服羣苗起見。今苗民久經安貼。而營屯轉成積重之形。明知兵勇太多。而礙難裁減。若輩聚集一處。角勝爭雄。偶有藉端。則此倡彼和。若不遂意。卽逞忿忘生。皆已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此次經臣抉其病根。大加訓飭。曉以利害禍福。尙知感激涕零。但易感者其心。而難移者其性。是以控馭之法。不厭求詳。臣檢查上年挾借案內。欽奉上諭。有人奏苗疆善後事宜一摺。著訥爾經額裕泰楊芳會同詳悉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查原奏內。有將練勇分撥三廳安置。以散其勢之語。此論本極扼要。惟因紛紛移駐。轉恐啓其疑懼之心。而攜帶家口。盤費尤多。更無所出。是以訥爾經額等。仍請暫循其舊。臣竊思分散之法。與其勒令移駐。強以所不甘。何如隨時差遣。予以所甚願。蓋該處人情粗鄙。以有利爲喜。以有事爲榮。其受病在此。其得用亦在此。卽如徵調出師。在別營視爲畏途。而該處趨之恐後。若尋常差使。於應得錢糧之外。加給薪水盤費。其踴躍更不待言。又其一家父子弟兄。同行伍者甚多。經臣逐一查明。密記底冊。凡一家有數人食糧者。俱暗抽一人。出外差遣。使之各有瞻顧。仍不明示章程。如各卡堵緝私鹽。各屬訪拏匪犯之類。皆其所優爲者。此往彼還。絡繹調派。似卽無形之移。

駐而自然之分散也。現已試行派遣。皆甚樂從。臣仍隨地隨時。嚴密查察。如有未能安靜。借端生事者。立予重辦。不稍姑息。似亦控制之一道。其在本處。則專恃該管鎮道。約束有方。臣在彼詳細稽查。鎮守總兵楊芳。辰沅道王簡。現辦營屯事務。皆能秉公克己。甚洽輿情。就目下觀之。實屬十分安靜。臣仍諄囑該鎮道。總須恩威兼濟。嚴而不失之刻。寬而不失之濫。始可常服其心。至該處山田。磽瘠者多。收成本薄。而又路途險隘。與別處米穀不通。今年雨水調勻。堪稱樂歲。倘值年成荒歉。各兵勇事畜無資。即難保其盡能安謐。查從前該處儲備銀穀。歷因屯田歲租缺額。各項經費不敷。遂致逐漸借支。無多存貯。經調任撫臣裕泰。奏請清查。緣款目紛繁。尙未結報。現在飭催該道。趕緊查明。不許稍有含混。其應如何籌補之處。容再會同撫臣。訥爾經額設法籌畫。另行奏辦。又查該處人民。近日傳播謠言。謂嘉慶初年。民田暫令歸公。原許於三十年之後。仍還民產。此時年數已過。應請歸還。並有欲候臣到之時。聯名呈懇者。臣一得訪問。即先飭查何人倡議。嚴行拏究。於是其風寢息。臣復於放告之時。將此事廣爲宣諭。以從前苗匪四出焚殺。伊等田產。多爲苗佔。即未佔者。亦不能耕種。無非四散流亡。任其荒廢。若不團練丁勇。何以戡定頑苗。若不均出屯田。又何以養贍丁勇。豈可於安常處順之後。頓忘同仇敵愾之心。轉欲自撤藩籬。甘尋覆轍。該民人等。皆無可置喙。惟是此等謠言。易動鄉愚之聽。臣仍諄飭該鎮道。嚴密查禁。倘再有以此議煽惑平民者。即須嚴拏究辦。總之鎮守爲苗疆最要之區。而距臣所駐之武昌省城。將及二千里。邊防關重。實有鞭長莫及之虞。惟當時刻留心。並責成該鎮道。務將一切情形。隨時據實稟報。以憑察奪。至該鎮楊芳。原籍貴州松桃廳。距鎮守僅百餘里。於該處民情土俗。洞悉無遺。上年鎮守兵勇。戕害委員蘇清阿。經楊芳在籍聞知。即赴交界防範。所全頗爲不少。此次臣至鎮守。接見該鎮。據稱年老耳沉。恐不足以副聖慈委任。臣見其精神步履。均屬健旺。並未衰頹。惟聽言稍多之際。聞有一二聽得不真。不過再與述說一番。似無妨礙。其於湖南全省營伍。皆曾統轄。而苗疆尤資得力。自在聖明洞鑒之中。此外兩省提鎮。臣巡閱所至。皆已屢經接見。查湖南提督薛陞。久歷戎行。雖年越七旬。而精力極健。在出

帥自屬老手。若論平時營務。固不至廢弛。亦未見振作。似不及湖北提督羅思舉之認真。羅思舉出身。雖非正路。而在湖北提督治內。歷十二年。操守甚清。能自刻苦。地方文武。異口同聲。其所教演雜技。皆有裨軍營實用。而製造傷藥。療治疔疽。尤爲著效。士卒民人之疾。皆手治之。故感激者多。該提督自去冬病後。差瘦於前。然見其上馬登山。仍極輕便。詢知常時在署。兩脚尙繫鐵條。其習勞不倦如此。似營務不至廢弛。至總兵中。如湖南永州鎮崇福。年力正強。辦事頗有才幹。可資整飭。綏靖鎮明海。外貌似屬鈍拙。而營務卻甚認真。現雖六十六歲。精神尙能貫注。此次臣考校湖南營伍。該鎮所轄之兵。技藝最見出色。是該鎮洵堪勝任。惟此後精力何如。仍須隨時察看。又湖北鄖陽鎮滿德坤。本年進京陛見。回任未久。其人材本屬出衆。雖年逾六十。而勇銳之概未衰。辦理營務。大段不差。尙須細爲考察。又宜昌鎮珠爾杭阿。在楚省三十餘年。情形極熟。惟宜昌爲川江入楚門戶。該鎮於督緝川省私鹽。前此似未能盡力。近日經臣嚴飭。務令於銅鉛船入境之際。親往督查究竟。能否改觀。尙須於冬令覈計功過。再行據實具奏。臣有考察之責。總當整頓營伍。不避怨嫌。斷不敢稍有遷就。謹將一切情形。縷晰附陳。伏祈聖鑒。謹奏。

湖廣奏稿 (卷三)

整頓驍務摺

奏爲敬陳楚省驍務設法整頓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質本庸愚。鹽務尤非所習。仰蒙聖慈委任。先經署理兩江總督。旋復擢授湖廣總督。於驍政皆責無旁貸。不敢不加重講求。因講求而愈知籌辦之難。因難辦而益矢轉移之力。其中曲折繁重情形。有非循常蹈故。所能收其實效者。故必倍加整頓。不敢稍避怨嫌。現雖積弊漸除。猶恐久而生玩。謹將一切辦法。爲我聖主縷陳之。伏查兩淮引額。除淮北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不在湖廣行銷外。其淮南年額。應銷鹽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引。內江蘇安徽江西三省額銷之數。僅居四分有零。而湖廣銷額。

幾及十分之六。以每引四百斤計之。每一萬引。即合鹽四百萬斤。積而至於七十七萬九千九百餘引之多。其爲鹽殆不可以數計。此湖廣所以爲淮南最重之口岸也。然楚民並不盡食淮鹽。如湖北施南一府六縣。及宜昌府屬之鶴峯長樂二州縣。均屬例食川鹽。湖南郴州桂二州屬。并衡州府屬之酃縣。共十一州縣。例食粵鹽。是楚省境內。本有川粵引地。則凡犬牙相錯之處。皆不能無影射透漏。正不獨湖南永興一縣。熬煎粵鹽。以灌淮界。久爲粵省之所必爭也。至應食淮鹽之地。亦有離淮較遠。例准借食鄰鹽者。如宜昌府屬巴東等四州縣之借食川鹽。永州府屬道州等五州縣之借食粵鹽。鎮筵等處苗疆之借食川鹽。皆經宣諸令甲。雖定例不許過十斤以上。但一人可買十斤。令衆人計之。即不知凡幾矣。論者謂行鹽之額。定自國初。近來生齒日繁。何至歲銷鹽斤。轉不能如原定之數。此言殆未深考耳。查兩淮鹽法志。載國初淮南歲行綱鹽。只九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引。迨後綱食遞有加增。至嘉慶七年。始符現在引數。是淮南現行額引。比之國初原額。實多四十三萬四千八百引有零。又國初每引。運鹽二百斤。至雍正年間。定爲每引三百四十四斤。嗣後累次加增。至道光十一年。始以每引四百斤爲定額。較之三百四十四斤。爲一年間。每七引溢出一引。以此科算。是湖廣所銷之鹽。比前又暗加十餘萬引。而不覺也。竊思原定鹽額。每以民數爲衡。近數年來。湖北湖南兩省。報部民數細冊。約共五千萬人。有零。除例食鄰鹽之處。至少亦去十分之一。其應食淮鹽者。約有四百五十萬人。以每人日食三錢。照例科算。是每引四百斤之鹽。足供六十八人終年之食。即以所報民數。與應銷引數。互相比較。已恐有絀無贏。且生齒既繁。則食鹽之人固多。而賣鹽之人尤多。民間生計維艱。故凡有鹽利可圖之處。貧民無不百計挑運。四出售私。其近川近粵近潞地方。與兩淮場竈相距皆遠。淮鹽挽運到岸。自千餘里至二三千不等。而鄰鹽一蹴即至。成本既輕。賣價自賤。欲令民間舍近食遠。舍賤食貴。本係極難之事。且以鹽課較之。則鄰省皆輕。而淮綱獨重。即如川鹽。每包一百三十五斤。在大甯雲陽等廠。僅納六分八釐一毫。即最重之犍爲廠。每包亦只一錢三分四釐。若淮鹽一百三十五斤。即該納銀一兩三四錢。比川課加重十數倍。又查潞鹽每

一百二十引爲一名。完正雜課銀一百兩。若淮鹽一百二十引。卽該納銀四百八十兩。亦不啻倍蓰。雖粵鹽課則。臣未深知。而考其總數。不逮淮課十分之二。其輕可知。夫以重課之鹽。而與鄰界之輕課爭售。卽彼此同一官鹽。亦必彼贏此縮。況又加以無課之私販。紛紛浸灌。其勢之不能相敵。更不待言。且不特此也。潞鹽之行於陝西。有應從湖北。鄖陽府經過者。川鹽之行於貴州。有應從湖南。辰沅等府經過者。以淮網地界。而爲鄰鹽必由之路。雖欲禁其私賣。勢必不能。唯因引地既定於前。若不保衛藩籬。則浸灌更無底止。是以嘉慶年間。中外臣工。屢有奏請。以鄖陽改食潞鹽。衡永改食粵鹽。辰沅改食黔鹽者。均經駁飭不准。是楚省邊境。名爲淮界。而實不銷淮鹽之處。又去十之一二。所恃以行銷者。惟在腹地數郡耳。然自黃州。以至武昌。漢陽。凡鹽船經由停泊之處。其爲夾帶脚私所佔者。久已習爲故常。又商民各船。由江浙來楚。每有船戶。水手帶鹽私售。且近來淮北票鹽盛行。更由安徽之英山。霍山。與河南之光山。商城。羅山等縣。灌入黃州。德安。漢陽各處。堂雖腹地數郡。亦愈見其難銷。更有一種棘手情形。則以商人完課買鹽。發給運脚。皆須用銀。而市上鹽斤。無非賣錢。從前銀價賤時。以千作兩。照奏案。梁鹽每包價銀三錢。料算不過賣錢三百文。近因銀貴錢賤。三錢庫銀。卽合錢四百二三十文。縱使市上鹽價較前有增。而以錢合銀。實已暗減。岸商水販。皆惟利是圖。豈甘虧本。則招徠愈難。今試將高低之鹽。一律牽計。每引只算銀十四兩。湖廣每年食鹽。按額卽須銀一千餘萬兩。以錢計之。則須一千五六百萬千文。其爲繁重。甲於各省。是運鹽納課。雖在兩淮。而輸納營運之費。大部出諸兩楚。此臣所以夙夜籌思。而兢兢然惟恐貽誤也。臣自上年三月到任。因正二兩月。售鹽稀少。亟籌設法疏銷。凡所陳奏。督屬緝獲各路私鹽。及嚴禁銅鉛船買帶川私。與夫襄陽等處。撤退鄰境三十里內鹽店。並衡永一帶。責成道員督緝各事宜。幸俱仰蒙訓示。並諭令四川河南各督撫。一體稽查。俾臣得以嚴飭各屬。加倍慎遵。認真堵拏。如宜昌一帶。爲川私叢集之藪。卽委候補道劉肇紳。前往督同宜昌府知府程家珮。查拏究出弁兵。縱私分肥情弊。從嚴懲創。又襄陽府屬。久被潞私侵佔。絕無水販運鹽。臣親至其地。相度機宜。責成安襄鄖道。楊以

增。改立章程。並將施南府知府金石聲。奏蒙恩准調任襄陽。該道府一同出力籌辦。潞臬漸見敘退。水販卽源源運行。又衡州一帶亦久不銷引。自臣親到該處。飭擊私鹽多起。並將卡座。奏改遊巡。責令衡永道張晉熙。會同湖南鹽道李榕堂督辦。近日粵私差少。惟距武昌甚遠。尙須隨時察看。又黃州武穴一帶。爲鹽船入境。親行催償。並將水痕風色。察與岸上好販。串通賣私。日甚一日。臣派委試用知府但明倫。駐劄該處。凡有鹽船入境。親行催償。並將水痕風色。察驗報明。如有水跡不符。及無故逗遛。立節究辦。聞船戶奸販。皆憚其嚴。凡此遠近印委各員。分飭籌辦。仍責令湖北鹽道于克襄。督同漢岸總卡委員武昌府同知陳天澤。綜司其成。此外各府州縣。皆有緝私疏引之責。雖楚省向例。准其融計銷數。而臣惟恐各屬互相觀望。會同撫臣周之琦。飭令鹽道于克襄。按月按季。覈計各州縣銷數。分別功過。先將短銷之黃安縣知縣劉坤琳。撤任查辦。於是州縣始知儆懼。競思設法督銷。又經該道于克襄捐貲。密遣親丁。分路緝私。尤多起獲。是以統計上年兩省所獲私鹽。竟至一百餘萬斤之多。且獲一斤之鹽。卽提一斤之課。不特有裨庫項。並向來捏報邀功。朦混塘塞諸弊。舉無所施。此皆仰賴聖主洞燭無遺。允臣獲私提課之奏。始得欽遵督辦。感懷尤深。臣又思離務事宜。仍須恩威並用。若一味嚴緝。恐窒礙亦多。故又剴切示諭紳民。曉以利害大意。以爲每人每日食鹽。僅止三錢。所費不過一文。卽官鹽不如私鹽之賤。而按日分計。所爭亦僅毫釐。民間日用飲食。何在不可節省。而獨於必不能已之食鹽。計較毫釐貴賤。公然犯法。食私在紳衿。應革功名。在平民。應受滿杖。明於利害者。當不至若是之愚。且湖廣錢漕最輕。比之江蘇。僅及數分之一。聖恩高厚。賦額永不加增。若於鹽課正供。尙相率而背官食私。天良安在。除旣往姑寬免究外。嗣後責令紳衿大戶。以及鄉團牌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小民見此示諭。俱尙聽從。又挑賣私鹽之窮民。許其改悔。投充肩販。由各處官鹽子店。給票挑赴四鄉。賣完繳價。如此則肩販各有生路。庶可化莠爲良。而偏僻村莊。皆有官鹽挑到。不得藉口食私。於銷引似有裨益。查向來民間匪類。大半出於鹽梟。卽如襄陽之捻匪紅鬚。爲害最甚。總因逼近豫省。以越販潞私爲事。遂至無惡不作。今自整飭鹽務之後。

襄陽絕無搶劫之案。並將隔省盜犯。拏獲多名。是所辦者鹽務。而其效即不止於鹽務也。又各處水販。在漢岸買鹽。向給水程一紙。運到後。須由地方官彙繳。臣恐胥役藉端勒索。致水販裹足不前。是以變通辦理。俾省浮費。以示括練。因事屬細微。不敢瑣屑入告。乃准兩江總督臣陶澍移咨。欽奉上諭。林則徐曾署兩江總督。其於鹵務。轉運交關之處。熟悉情形。現經酌定道里遠近。限期由水販交付鹽行。送局齎道。不准由州縣催繳。可免需索留難。辦理甚為合宜等因。臣跪誦之餘。益當欽遵妥辦。水販因此稍沾微利。頗見踴躍買鹽。惟此縣之水程。轉運劄縣售賣者。恐致漫無稽考。仍應令其送縣呈查。此又隨後續立之章程。與前議兩不相悖者也。又宜昌府屬。例食川鹽之鶴峯長樂二州縣。歷由兩淮委員。駐劄萬戶沱地方。代川辦運。原為保護淮界起見。而兩淮鹽政。相距甚遙。倘有借官行私。無憑稽察。經臣咨商兩江督臣陶澍。改為由楚省委員駐辦。以便約束。並只許就近購運四川巫山縣之大甯廠鹽。已足以敷民食。不准遠赴數千里之犍為縣。裝運花鹽。以致下侵荊州等處。接准陶澍咨覆。意見亦極相同。又從前楚省。歷因襄陽宜昌衡州三處。額引不銷。陸續奏明官運商鹽。前往減價售賣。以敵鄰私。此意未嘗不善。而於利弊。未能洞澈。不免似是而非。是以歷辦。並無成效。蓋淮鹽成本重大。即減之又減。總不能賤於無課之私鹽。若不認真緝私。而欲以官鹽衝其鋒。是商本徒虧。而鄰私仍不能敵。且商人本為牟利。必抑價以虧其本。則商運愈不前。而私鹽愈充斥矣。況又訪有一種奸賊。轉買減價之賤鹽。以灌旺售之引地。是為藉寇資盜。無異剋肉補瘡。臣將此三處之鹽。一概不令抑價。以杜流弊。現在襄陽水販。運鹽已多。宜昌亦已通販。衡州則官鹽業經運往。水販尚未前來。祇須隨時察看情形。如水販銷路大暢。則官運固可無需。即有必須官為倡導之處。亦照時價發售。務令鹽色純淨。秤足味佳。不宜抑勒減價。以致虧本滋弊。其揚商向因減價賠墊。立有三鹽名目。按引捐貼。茲由臣咨明兩淮。嚴行裁汰。不任藉口賠累。致礙鹵政。現聞揚商輸課。倍形踴躍。而楚岸售得價銀。臣復不時催解赴揚。不任花銷糜費。本屆所報銷數。有一引即解一引之銀。務使針孔相符。歸實實在。不准如前之漫無憑證。要之銷鹽之暢滯。上之視乎天時。

下之視乎地利。而人力總不可不盡。臣竊恐無可操之券。而斷不敢有未盡之心。唯賴聖慈福庇。長使年歲豐登。隄防鞏固。則民力寬裕。而肥腴之奉。旨蓄之供。售鹽自當更旺。此時所屬各員。雖有籌辦出力之處。臣均不敢遽行保奏。致啓易視之心。務令一力奉行。始終無怠。庶幾暢益加暢。至私鹽現獲固多。然有私總不如無私之爲妙。果使將來銷引愈多。而獲私轉少。更足以見化莠爲良之實效。臣惟禱祠以求。不敢稍有懈怠。以期仰副聖主委任責成於萬一。謹將辦理情形。縷晰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湖南提督移駐辰州摺

奏爲申明舊章。請將湖南提督常駐辰州府城。以資彈壓。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湖北湖南兩省營務。從前原歸湖廣提督統轄。是以提督駐劄湖南之常德府城。爲兩省適中之地。嗣後嘉慶二年。會籌苗疆善後事宜。案內准兵部咨。以前督臣畢沅奏稱辰州常德均爲雲貴往來孔道。而辰州逼近苗疆。爲鳳凰永綏乾州三廳門戶。距常德較遠。未免鞭長莫及。苗疆甫經戡定。必得提督常駐辰州。稽查彈壓等語。應照所請辦理。仍俟一二年後。察看苗地情形安靜。再令提督每歲分作上下半年。在辰州常德往來駐劄等情。奏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遵於辰州府城建設提督衙門。以資駐劄辦公。迨嘉慶六年。又經奏准添設湖北提督。欽奉諭旨。所有原駐辰州之湖廣提督。著改爲湖南提督。專管湖南通省營伍事宜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是湖南專設提督。既不兼轄湖北。自應常駐辰州。惟因辰州逼處巖疆。常德近在都會。歷任提督。每多駐劄常德。非巡閱之年。不到辰州。與原定章程。殊未符合。茲新任湖南提臣楊芳。係由鎮守鎮總兵。蒙恩簡擢。於苗疆營伍。最爲熟悉。民苗俱極愛戴。雖現在苗地。甚爲安靜。惟距武昌約二千里。卽距長沙亦千里而遙。控制巡防。不得不倍加慎重。臣等察覈辰常二府形勢。辰州自較常德更爲扼要。且兩處俱建有提督衙署。兵制亦久經勻派。一切無須更張。應請申明原定章程。將湖南提督常駐辰州。以資彈壓。仍於季底酌赴常德駐劄一半月。亦不致顧此失彼。臣等與提臣楊芳。往返札商。意見相同。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

鑒訓示謹奏。

籌款生息防守襄隄摺

奏爲酌籌襄河防汛經費。請將前發典商局錢捐。湊成數次發漢岸鹽商生息。俾搶險得資撥用。以固隄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湖北地方。半係濱江臨漢。民生保障。全賴隄防。而隄工不獨貴在加修。更須嚴於防守。夏秋大汛。日久工長。苟有寸節之疎。卽受沮洳之患。臣林則徐於上年汛漲之際。周歷武漢荆襄各屬。督視籌防。竊見大江情形。固甚險要。然江面較爲寬闊。氣勢畢竟舒張。以防汛而論。尙不至如襄河之急促。襄河上承漢源之遠。兼有豫省唐白兩河匯流灌入。其泥沙之濁。數倍於江。而水性之曲。亦迥異於江。惟濁也。故河底淤墊而愈高。惟曲也。故河勢坐灣而愈險。溯自十餘年來。襄隄之漫潰沖決。殆無虛歲。推原其故。實因經費支絀。致有疎防。蓋濱漢各州縣隄工。除襄陽老龍隄。係屬石工。尙稱堅鞏外。其鍾祥荆門京山潛江天門沔陽漢川等州縣。南北兩岸正隄。土性多沙。易於沖刷。且工長計有十六萬六千一百餘丈。其旁出之支河各隄。尙不在此數之內。若與河工比較。則一縣地段。皆應分作數廳。而向無額設堡房。既乏棲息之所。況人夫動須雇倩。無可支銷。卽民間簽舉隄長一二人。責管之地太長。仍屬有名無實。此外自挑積土牛。以及一切守水器具。費用甚繁。而皆無項可辦。將欲責之民力。則頻年淹浸之處。上而國賦之錢漕。下而歲修之夫土。尙且催比不前。更安能籌及防險之用。將欲出諸官捐。則州縣既須責以清廉。又須杜其虧空。自銀價昂貴以來。州縣辦公累者什九。其力實有不逮。以致籌防棘手。呼應不靈。一片長隄。每有人夫寥寥。器具不周之處。是其疎虞失事。原在意外。國家經費有常。何敢冒昧請項。然若因循遷就。則有一處之潰決。卽致數處之漫淹。輕而展緩錢糧。重卽議獨議卹。揆諸國計民生。均不能不亟爲籌畫。臣等與各司道。察覈情形。再三商酌。與其補救於事後。莫若籌備於未然。惟有將生息開款。量爲挹注。庶可爲防汛搶險之資。查道光十年。襄陽地方。因緝捕經費無出。經前督撫臣奏請動支寶武局存錢八萬串。發典生息濟用。業蒙允准。迨十六年。寶武局暫

停鼓鑄。案內奏明。將存錢七萬六千餘串發典。按年八釐生息。照市價易銀解司。收入正鑄款內。截至十七年底。已獲息錢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四串有奇。此項息錢。並未議定。作何支用。目下襄河防汛。最爲急切要需。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援照襄陽緝捕經費成案。移撥濟用。惟查十六年發典局錢。同所得息錢共八萬七千七百六十餘串。爲數尙覺畸零。臣等擬與司道。再行設法籌措。量爲捐補。湊足十萬串之數。如仍發交各屬典商。未免散無統紀。擬令鹽道于克襄。發交漢岸鹽商。彙總生息。按月八釐。每年可獲息錢九千六百串。以四千串歸還錢本。易銀解存藩庫。其餘五千六百串。作爲襄河正隄防險經費。於大汛前。分別工程之險易。隄段之短長。令於數里設一窩舖。或逐段裂置。擡篷。總使段段皆有入夫。晝夜巡防。給以工食。並責令挑積土牛。捆紮柴纜。多多益善。凡一切守水器具。及簔笠柳繩。夜間燈燭。皆於息項酌給飭辦。令州縣造冊呈報。該管道府。隨時點驗。不許缺額虛糜。所有印委汛員。於大汛時。均須督同各夫役及隄長人等。無分雨夕。常川防守。務保無虞。倘敢疎忽失事。卽將該印委汛員。嚴行參辦。隄長夫役。一併治罪。既給經費。不能再有藉口。倘或奇險疊出。用項尙有不敷。亦由臣等與司道。設法籌捐幫貼。似此一轉移間。既不動用正款。而經費藉得從容。以冀永慶安瀾。仰副聖主慎重隄防之至意。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防汛所用一切錢文。本極細碎。且此項本息。係經籌捐湊足。請由臣等覈銷。免其造冊送部。合併陳明。謹奏。

### 湖廣奏稿 (卷四)

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摺 附戒煙方

奏爲遵旨籌議章程。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本年五月初二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刑部咨開。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十日上諭。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

林文忠公政書

湖廣奏稿 卷四

具奏摺併發。欽此。臣查原奏內稱。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自鴉片烟流入中國。其初不過執袴子弟。習爲浮靡。嗣後上自官府。下至工商。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廣東每年漏銀。漸至三千餘萬兩。合之各省。又數千萬兩。耗銀之多。由於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於食烟之衆。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限期。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罪以死論等語。臣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是以歷年條奏。不啻發言盈廷。而獨於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一則大清律例。早有明條。近復將不供與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屬從重。若逕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區別。即於五刑。恐未協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則弄法滋奸。恐奸告誣。變賄縱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頹波。非嚴葺濟。茲蒙諭旨。飭議。雖以臣之愚昧。敢不竭慮籌維。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持其平。而體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之貽害於內地。加病人。經絡之間。久爲外邪纏擾。常藥既不足以勝病。則攻破之峻劑。亦有時不能不用也。夫鴉片非難於革。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林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書所謂舊染汚俗。咸與維新。傳所謂火烈民畏。故鮮死焉者。似皆有合於大聖人。辟以止辟之義。斷不至與苛法同日而語也。惟是吸煙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惰昏。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設。雖亦魄悚魂驚。而轉思限期尙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能驟斷。則罹法者仍多。故臣謂轉移之機。即在此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極力挽回。間不容髮。期於必收成效。永絕澆風。而此法乃不爲贅設。茲謹就臣管見所及。擬具章程六條。爲我皇上敬陳之。

一、煙具先宜收繳淨盡。以絕餘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槍。其槍頭裝煙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且癮難過。必其素所習用之具。有煙油漬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雖骨肉不輕以相讓。此外

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尙可以他具代之。惟槍斗均難替代。而斗比槍尤不可離。遇無槍時。以習用之斗。配別樣煙桿。猶或遷就一吸。若無斗。卽煙無裝處。而自不得不斷矣。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槍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懲。除新槍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碎。不必覈計外。凡濱油之槍斗。皆須包封。粘貼印花。彙册送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啓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搜獲。或由首繳。或由收覓。皆許覈作州縣功過之數。若地方繁庶。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別獎勵。

一、此議定後。各省應卽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爲斷吸起見。果能人人斷吸。亦又何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遍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爲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煙具。幾副餘煙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藏匿甘結。加具族隣保結。立案報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拘訊得實。加倍重辦。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卽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爲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圖。若仍悠悠遷延。再三自悞。揆以誅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內。率獲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率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至軍爲止。其中詳細條款。並先後投首如何減等。首後再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敕部覈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懼。置諸死地。誠不足惜矣。

一、開館與販。以及製造煙具各罪名。均應一體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以截其流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與販亦應遠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者轉少。今吸煙既擬重刑。若輩豈宜未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允。

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文之日起。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繳到官。准將原罪量減。如係擊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辦出者。無論或繳或擊。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擊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其與販之徒。略有遠近。或於新例尚未聞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個月內。不拘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煙土煙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匪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夥。如煙槍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爲之。大抵皆煙袋鋪所製。其槍頭則裹以金銀銅錫。槍口亦飾以金玉角牙。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槍。漆而飾之。尤爲若輩所重。其煙斗自廣東來者。以洋滋爲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爲高。恐其屢燒易裂也。則亦包以銀錫。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通以鐵條。而矛戟錐刀。不一其狀。手藝之人。喜其易售。奇技淫巧。競相傳習。雖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並諭煙袋作坊。瓦器鑿戶。以及金銀銅錫竹本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其裝成槍斗。可用吸食者。即須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

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勒限一箇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即行革職。本署書差有犯。限三箇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降調。

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土煙膏煙具。均應著令查起也。挾仇訐告之風。固難保其必無。但能起獲贖證。即已有據。且起一件。即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正不爲無裨也。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

犯同罪。並將房屋入官。

一、審斷之法。宜預講也。此議定後。除簡僻州縣。犯者本少。即有一二。無難隨時審辦外。若海疆商賈馬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數。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即終日承審。而片刻放鬆。則癮已過矣。委人代看。則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讞之難也。要知吸煙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耳。且專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無可欺。譬如省會地方。擇一公所。彙提被控被拿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不必多員也。臨審時。恐其帶藥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即餅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離尺許。不准往來。問官亦只准帶一丁二役。隨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已以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癮之人。情態已皆百出矣。其審係虛誣者。何員所審。即令何員出具切結。倘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

以上六條。就巨愚昧之見。斟酌籌議。未知當否。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十餘年來。目擊鴉片煙流毒無窮。心焉如搗。久經探訪各種醫方。配製藥料。於禁戒吸煙之時。即施藥以療之。就中屢試屢驗者。計有丸方兩種。飲方兩種。謹繕另單。恭呈御鑒。可否頒行各省。以資療治之處。伏候聖裁。謹奏。

謹將戒鴉片煙經驗數種良方。繕呈御覽。

戒煙斷癮前後兩方總論。

人之喉管有二。食管以主飲食。下達二腸。氣管以主呼吸。周通五臟。氣管本屬清虛。不受一粒半滴之物。若物誤入其中。即時咳逆。必出之而後快。而煙乃有氣無形之物。故可吸入。呼出。往來於五臟。雖其氣已去。而其味仍留。但人之所以得生者。胥藉胃間所納穀氣。循環於經絡。以培養其精神。今食煙之人。其臟肺慣得煙氣。以剋穀氣。故常人一日不食五穀。則饑而餓。食鴉片煙者。視五穀猶可緩。但對時不吸煙。則癮而慳。無他。正氣為邪氣所制也。本草所

載生煙。即今之旱煙。其氣辛。故止於入肺。若鴉片。則其性毒而淫。其味澹而滯。其色黑。而入肝腎。故一吸而能透於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達於肢體皮毛之杪。徧身內外。上下無處不到。是以食纒下咽。自頂至踵。均覺舒暢。遂溺其中。始則由漸而常。繼則由常而熱。至於熱矣。內而臟腑經絡。外而耳目手足。皆必得此煙氣。而後即安。一旦無之。腎先告乏。故呵欠頻作。肝因而困。故涕淚交流。肺病則痰涎並生。心病則痿痺自汗。必至是時而起者。脾主信。故也。彼溺乎其中者。至是而適受其困矣。然溺而知戒。不過困於一時。溺而不戒。則直徇以身命。以煙氣剋殺氣。引邪奪正。其能久乎。果其戒之。並非難事。癮之輕者。與體之壯者。即無藥方。亦可斷絕。茲專爲受癮深。而氣體弱者。立前後兩方。一曰忌酸丸。一曰補正丸。忌酸丸。即以煙灰和藥爲之。緣初戒時。不能遽絕。故以灰代煙也。重用附子者。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一十二經也。佐之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旋。沈香之直達下焦。四者相合。則微乎上下表裏。頃刻而能徧於一身矣。顧吸煙之人。中氣無不傷者。中氣傷。則氣不能化精而血衰。故用參芪以補肺氣。白朮以補脾氣。陳皮木香以利諸氣。皆所以安其中也。中氣既固。再有當歸連柏。以涼血而生血。且連柏能殺附子之毒。以生一源之水。且制二相之火也。氣血兩虛之人。保無昏暈。非天麻不能止。故加以天麻。其用甘草者。不但可以補中。兼可益血。並和諸藥也。此方氣血兩補。而藥味不雜。寒熱並用。而於理不悖。煉以爲丸。吞入於胃。行氣於五臟。輸精於經絡。不俄頃。亦即徹頂踵。徧內外。無處不到。是以煙癮不起。諸病不作。且有沈木二香。氣息芬芳。藉附子以行之。薰蒸於五臟之中。吞至數日後。若再取過火之煙吸之。不獨臟氣與之扞格。即鼻孔聞之。已嫌其臭矣。補正丸。即以忌酸丸之方。減去黃芪木香二味。不用附子。且不用煙灰。其餘藥味分兩。均與忌酸丸方同。凡戒煙者。先吞忌酸丸。至三五日後。每日減忌酸丸一丸。則以補正丸九替之。減兩丸。則以四九替之。照此遞推。互相加減。至忌酸丸減盡。再專服補正丸。十日或半月後。即連補正丸。亦不用服。而癮自斷矣。此方屢試屢驗。具有神效。緣有補中益氣之藥。日減有煙之一丸。以去邪癮。日增補正之二丸。以助正氣。正氣日足。邪無所容。即使至重之癮。果能痛自改悔。照法行之。不

過略多數日。未有不能斷絕者。全身命以保餘生。懷國法而免刑戮。凡有血氣心知之人。有不覺悟自新迷塗。早返者哉。所有方藥製法。詳開於左。

忌酸丸方。  
不曰戒煙丸。而曰忌酸丸者。蓋以既用煙灰吞服之後。若與味酸之物同食。則令人腸斷而死。故以忌酸名方。欲服之者。顧名知忌耳。

生洋參。五錢。白朮。三錢。當歸。二錢。黃柏。四錢。川連。四錢。炙黃芪。三錢半。炙甘草。三錢半。陳皮。二錢半。柴胡。二錢半。沈香。二錢。木香。二錢。天麻。三錢。升麻。一錢半。

共爲細末。入生附子七錢。米泔浸透石臼中。搗如泥。再入煙灰一兩。攪勻入麪糊同藥爲丸。如小桐子大。丸成後。其稱重若干。約計平時有癮一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須有煙灰一釐二毫爲度。必於飯前吞下。否則不驗。起初二三日。或多吞些。令其微有醉意。則有煙亦不思食矣。吞定三五日後。每日減忌酸丸一九。用補正丸二九。頂換吞下。

補正丸方。各藥分兩。俱照前方。

生洋參。白朮。當歸。黃柏。川連。炙甘草。陳皮。柴胡。沈香。天麻。生麻。

共爲細末。用蜜和丸。如桐子大。以之頂換忌酸丸。如初一減忌酸丸一九。則用補正丸二九吞下。至初二。則減忌酸丸二九。又用補正丸四九吞下。餘可類推。至忌酸丸減盡。再服補正丸。十日或半月後。連補正丸。亦不用服矣。如癮重者。一劑不能盡除。卽多服兩劑。癮亦必斷。

忌酸丸加減法。

紅白痢。加黃芩。白芍。夢遺。加龍骨。牡蠣。諸痛。加重木香。元胡索。咳嗽。加紫苑。炙冬花。炙枇杷葉。去毛。咳甚者。加杏仁。阿膠。熱痰。加川貝母。瓜蒌霜。寒痰。加半夏。南星。若覺下焦有火。加黃柏。知母。眼暈。加丹皮。白菊。

小便短。加豬苓。澤瀉。水瀉。加白茯苓。車前。身體不虛者。去洋參。換沙參。炙芪不必用。如無頭暈者。不用天麻。氣短不足者。加蛤蚧尾。氣喘者。加故紙。併加蛤蚧尾。以上或入藥。或煎湯送下。

附錄簡便二方。

忌酸補正前後丸方。極靈驗矣。而配合兩劑。需錢數千文。彼憚於斷煙者。尚有所藉口。或謂一時乏此整項。或謂配合費事。有需時日。即勸人斷煙者。亦未必均肯捐資。多製藥丸。隨人施給。雖刀圭可以救病。如畏難苟安。何故又附錄兩種良方。皆費錢極少。而為效甚捷者。庶窮鄉僻壤之地。與臺奴隸之微。但使一念知悔。皆可立刻自醫。更何畏難之有。嗟夫人。孰不欲生。若不於此求生。則死於煙。與死於法。均之孽由自作耳。可不懼哉。所有簡便二方。附錄於後。此二方。各自為用。不相連屬。

四物飲。

赤沙糖一斤。生甘草一斤。川貝母。八錢。去心研細。鴉片灰。三錢。擇重者四錢。

右四物。以清水十餘大碗。入銅鍋煎兩三時。約存三四碗。愈濃愈妙。將渣濾出。取汁貯瓷甕內。置靜室無人行處。每日早起。及夜臥之前。各取汁一盃。以開水溫服。癮即可斷。如癮極重者。取已煎之汁。而重煎之。十盃煎成一盃。照前再服。必效。

瓜汁飲。

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藤。一併取下。用水滌淨。於石臼中。合而搗之。取汁常服。不數日。夙癮盡去。甫經結瓜者。連瓜搗之。亦可用。

謹按本草載南瓜甘溫無毒。補中益氣。截其藤。有汁極清。如誤吞生鴉片者。以此治之。即不死。是其解毒如神。故除

糶亦極著效。此物最易蔓生。雖荒僻村野。無處無之。惟至冬則藤葉皆枯。無汁可取。其在夏秋。則取之不窮。並可不費錢而得。凡勸人戒煙者。皆宜多取此汁。廣貯罈瓮。留以濟人。可謂不費之惠。臣向所採輯戒煙斷癮藥方。共十餘種。而歷試有效者。以此數種爲最。忌酸補正兩丸。其法最正。四物瓜汁兩飲。其用尤便。不揣冒昧。一併恭錄。隨摺進呈。是否可以頒行。伏候欽定。

鶴峯長樂食鹽專配大寧場以免侵越摺

奏爲湖北鶴峯長樂二州縣。例食川鹽。只應就近認配一場。以免牽混侵越。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楚省額銷淮鹽。多至七十七萬九千九百餘引。而與川粵潞黔引地。處處毗連。各處鹽課皆輕。而淮鹽獨重。各處鹽本皆賤。而淮鹽獨貴。各處運鹽。皆順流而下。而淮鹽獨逆流而上。故鄰鹽無不越疆估賣。而百姓只圖賤價食私。塔緝之難。久荷聖明洞鑒。臣既不敢請融重課於他省。又不敢請移食岸於鄰封。惟有察其透漏最甚之區。設法嚴行禁阻。如荊州一府。本楚北旺售之地。若被川鹽連檣下灌。則淮鹽斷難行銷。故必於荊州上游之宜昌府屬。節節防堵。而宜昌所屬。卽有鶴峯一州。長樂一縣。照例應與施南全府。同食川鹽。若論淮界藩籬。固難免開門揖盜。但該處荒山瘠土。窮民粒食維艱。川鹽近在咫尺。每斤市價不過二十文。淮鹽到彼。則賣價約須兩倍。定例許其買食川鹽。原係體卹之意。第恐川販乘機侵灌。便無底止。是以鶴峯長樂二州縣。所行川引。特由兩淮委員。赴彼駐劄。萬戶沱地方。代川運售。意謂兩淮所委之員。自必保護淮界。無如其地距淮南。遠至四千餘里。委員之有無弊竇。在淮難以周知。臣上年察看情形。咨商兩江督臣陶澍。改爲由楚委員駐辦。以便就近約束。並以鶴峯長樂二州縣。每年額銷川鹽。共止水引五百六十四張。陸引八百一十一張。本屬不多。雖歷辦章程。許於四川之大甯雲安。隄爲三場鹽斤。通融配運。然果只濟該二處民食。不圖越界侵銷。則專配大寧一場。已屬有贏無絀。蓋大寧場距委員駐劄之萬戶沱。僅四百十五里。運售最便。雲安場則相距七百餘里。其中尙有數十里旱路。委員本不願運。若隄爲場。則相距三千二百餘里。更屬遙遙。

然委員不得其人。則轉欲遠運健爲之鹽。以圖影射。緣健鹽色高味美。於荊州一帶。最利行銷。彼請運健鹽者。乃專圖侵灌荊州。並非爲鶴長二州縣民食起見也。臣上年檄委候補道劉肇紳。前赴宜昌一帶。與該府程家頌。再三訪察。知此弊端。稟請嗣後鶴長二處。禁配健爲鹽斤。以免侵灌。飭據藩司鹽道會議。僉同咨商兩江督臣陶澍。意見極合。當即移咨四川督臣。轉行該省鹽道知照。又恐健爲雲安二場。少配鹽斤。或於課額不無稍細。復經商請以大甯溢配之課。劃抵健雲二場。設使尙有不敷。亦由楚省補解足數。總使川課絲毫無短。臣於本年二月間。具奏整頓蘄務情形摺內。曾將此事原委。彙列上陳。欽奉硃批。所論周到妥細。勉力而行。必有功效。欽此。欽遵。在案。旋據湖北藩司鹽道。會詳揀委長樂縣知縣蔡聘珍。經理其事。該委員遵照奏案。就近專運大甯場鹽。以濟民食。閭閻極爲相安。健鹽始免下灌於荊郡。疏銷准引。甫有轉機。適准川省督臣來咨。以鶴長二州縣。專配大甯場鹽。與該省原案不符。即補解課項。亦恐路遠鞭長。有誤銷期造冊等語。臣復飭司道議覆。茲據詳稱。鶴長二州縣。均係改土歸流。乾隆初年。議食川鹽。原派引張。本無健爲在內。迨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年。始將長樂一縣。續增健爲水引。至三百一十張。而淮界遂爲健鹽所灌。茲欲嚴杜侵越之害。斷不可再行健爲之鹽。至大甯場鹽。如果溢銷。其課銀同歸川省。自可以贏補細。即或不然。亦由楚省籌款解川補足。以免課稅虛懸。仍請查照前奏遵辦等情。詳覆前來。臣查川楚毗連之處。彼此銷鹽界限。不容髮。若川鹽侵越一分。即淮鹽細銷一分。此乃必然之理。果使川課與淮課相等。則均之有裨於帑項。臣亦何敢矜域過分。今以課額覈之。則淮鹽細銷一分。幾足以抵川鹽二十分之課。其輕重懸殊。至於如此。似未便聽川鹽之影射。而不嚴淮界之藩籬。況鶴長原運川鹽。本無健爲在內。今議仍還其舊。又將額課補足解川。是於款項毫無窒礙。而專運大甯近鹽。足濟鶴長民食。禁運健爲遠鹽。可免直灌荊州。截私疏引之方。舍此更無他術。臣因淮鹽積重。時時設法督銷。棘手焦心。實難言狀。不敢因川省現在咨覆。稍任游移。致令健爲鹽斤。下充淮界。又成痼疾。謹將整頓鶴長二州縣運務緣由。再行縷晰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湖廣奏稿 (卷五)

查勘江漢隄工摺

奏爲查視江漢隄工。適值襄河秋漲。督飭搶護。化險爲平。並現在水勢已落。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因秋汛屆期。水勢正在長發。當即親赴各屬查工督防。業經附片奏聞在案。臣乘舟溯流而上。先抵漢川沔陽二州縣境內。卽見汛水驟至。業已盈隄拍岸。洶湧異常。查覈各處報單。並量驗沔陽之仙桃鎮誌椿。七月初九初十十一。此三日內。共長水二丈零一寸。漢川北岸之姚兒堤。隄長一千九百餘丈。香花堤。隄長四千二百餘丈。均因被水激蕩。間段坍姓。經該縣趙德輻督率堤民。在於隄外排豎木椿。捆柴攔護。隄上加高。子堰隄內。趕築裏幫。極力堵衛。三晝夜。水漸退落。隄乃保全。其沔陽州之隄北岸。計七十五里。南岸計八十五里。險處不勝枚舉。而周家橫隄。尤爲衝要。幸柴土料物。皆已豫備充盈。足資搶護。又有西毛台堤一隄。形勢坐灣。風衝浪激。隄內忽有滲水。情形甚危。居民挈其家具。紛紛遷避。該州李兆元。與前代理州折錦元。均駐該處。督率汛委各員。集夫搶築。臣適至隄上。察看形勢。尙可不至決裂。當諭居民。不必驚悸。亦不可相率逃避。致惑人心。正當隨同地方官。捧土束薪。盡力守護。卽可保無失事。時有署沔陽州州判姚正道。赤足立於水中。連夜收土。督夫塞漏。有隙卽填。防汛之委員彭鳳池。亦於上下隄段。來往飛催。春揭紛集。該隄發漏之處。遂得逐漸堵閉。並未過水。壟通堤內。坑田一望無際。皆免淪於巨浸之中。實爲至幸。臣復由沔陽。上至天門。潛江。荊門。又上而至京山。鍾祥。則皆在汛漲已過之後。隄身出水較高。民情極爲安貼。所有各縣本屆歲修。暨捐修各工。除大汛以前完竣。奏明先委道府驗收者。此次復經臣自行覆驗外。又據署潛江縣知縣。甫經卸事之何渭珍稟呈。近日續修工摺。查係於歲修之外。復經勸捐興辦。如方家灣。戴家嶺。卸甲埠。白伏堤等處。月隄。新豐堤。皮家拐之上下壩座。及石盤頭。暨各堤老隄。加高撐幫之工。臣皆親往錐驗。均係鞏砌堅實。足資抵

禦此襄河一帶之情形也。至大江水勢。向以荊州府城外之楊林磯誌椿爲準。自入七月以來。據報初三日。長水四尺二寸。初五日。長水二尺二寸。初九日。長水四尺二寸。其在一日之間。長至數尺之水。固不可謂不驟。所幸旋長旋落。宜洩較靈。較之連日泛漲不消者。卽爲有間。臣由荊門州水路。至荊州府之萬城隍。周歷履勘。本年秋汛水勢。自交白露後。連日大落。已比去年此刻。小至一丈有零。各段官役兵夫。碁布星羅。防護亦皆周密。隨卽由荊江順流而下。查看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所修土石各工。難易雖各不同。辦理均尙如式。現屆秋分節令。水勢似已就平。但距霜降尙有一月之期。防護斷不容稍懈。臣勘過之處。卽責成印委各員。實力嚴防。不得始勤終怠。致滋貽悞。擬再親履嘉魚蒲圻咸甯一帶。將沿江隄段。逐一履勘。卽可回至武昌省城。除俟霜降。屆期另行照例奏報安瀾外。所有閱視江漢隄工。悉臻平穩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再臣經過各屬。正在陸續收成。稻穀雜糧。均屬豐稔。市價亦皆平減。堪以仰慰聖懷。合併附陳。謹奏。

查拏煙販收繳煙具情形摺

奏爲敬陳楚省近日查拏煙販。收繳煙具各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奉諭旨。飭議吸食鴉片煙罪名。當經擬具條款。恭摺覆奏在案。臣思此事。須待各省奏齊。上衷宸斷。奉到諭旨。頒發祇遵。而各省遠近不同。定議尙需時日。恐民間以爲久無消息。或且不必查辦。此心稍放。卽不可以復收。是以臣與湖南撫臣錢寶琛。護湖北巡撫布政使臣張岳崧。熟商。目下吸食罪名。雖未定議。而查拏總不可稍懈。收繳亦不可稍遲。當卽飭屬先訪開館與販之人。嚴緝務獲。一面會同出示。剴切禁戒。並捐廉配製斷癮藥丸二千料。在於省城及漢口鎮等處。設局派委委員。收繳煙槍煙斗。及一切器具餘煙。果係真心改悔。查無不盡者。稟請暫免治罪。並酌給藥料。俾其服食除癮。以觀後效。旋據漢陽縣知縣郭觀辰稟報。拏獲與販鴉片之朱運升一犯。在其船上貨箱內。起獲夾帶煙土一千二百餘兩。煙膏八百餘兩。嗣又於漢鎮邱第祥棧房內。拏獲與販之何日昇傅桂芳兩犯。起獲何日昇煙土三百五十兩。傅桂芳

煙土五百兩。又鄒阿三馮奉金二犯。先期已回廣東。在鄒阿三皮箱內。搜獲煙土二千零七十兩。馮奉金木箱內。搜獲煙土九百八十兩。又在余萬順棧房內。拏獲與販之范永瀧鍾亞長兩犯。起獲范永瀧煙土七百二十兩。鍾亞長煙土一千二百五十兩。又於在逃之樊益瀧夾層床內。搜獲煙土八百五十兩。隨有與販之邵錦璋謝長林范中和等。赴府縣自行投首。邵錦璋呈出煙土二千餘兩。謝長林呈出煙土九百五十兩。范中和呈出煙土三百六十兩。以上拏獲及首繳煙土煙膏。共計一萬二千餘兩。又自設局至六月底止。已繳煙槍計一千二百六十四桿。皆係久用濱油之物。煙斗雜具俱全。臣於未出省以前。即率同兩司道府。逐一驗明。先用刀劈。繼用火燒。就中精緻華麗之槍。極巧盡飾之式樣。不勝枚舉。其有餘膏殘瀝者。拌以桐油。再行燒透。將灰投入江心。自此次燒燬以後。兩局續繳煙槍。又據報有七百餘桿。省外各屬所收。亦已陸續稟報。尚未彙計。統俟臣回省時。驗明燒燬。並接湖南撫臣錢寶琛來信。南省收繳煙槍。亦有二千三百餘桿。臣查近來鴉片煙流毒之深。幾於口有同嗜。地方官以爲滔滔皆是。不免畏難苟安。幸蒙諭旨特頒。飭議重罪。奸徒聞有論死之法。莫不魄悸魂驚。不特開館與販之徒。聞風遠竄。並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圖。臣等查看輿情。並非可不挽救。是以乘機諭戒。寬猛兼施。呈繳者姑許自新。隱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嚴儆將來。無非仰藉聖主德威。務令力迴汙俗。以目下楚北情形而論。除官製斷癮藥丸外。凡省城漢鎮藥店所配戒煙之藥。無家不有。無日不售。高麗參洋參等藥。皆已長價數倍。並有善民婦女。在路旁叩頭稱謝。據云。其夫男久患煙癮。今幸服藥斷絕。身體漸強等語。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斷者。皆恃國法。有以斷之。此時新例。尚未頒行。而情形業已如是。總因死罪二字。足以忱其心志。可見民情非不畏法。習俗大可轉移。全賴功令之森嚴。始免衆心之渙弛。臣惟當督屬。隨時加緊。極力肅除。俾皆革薄還淳。以期仰副聖主裕國保民之至意。其迭經拏獲與販鴉片人犯之漢陽縣知縣郭觀辰。起出煙膏煙土。爲數頗多。可否賞予鼓勵之處。出自天恩。謹將現辦情形。會同護湖北巡撫布政使臣張岳崧。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

再臣接准部咨欽奉上諭據寶興奏近年銀價日昂紋銀一兩易制錢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於奸商所出錢票註寫外兌字樣輾轉磨兌並無現錢請嚴禁各錢鋪不准支吾磨兌總以現錢交易以防流弊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會議具奏並著直省各督撫妥議章程奏明辦理欽此臣查錢票之流弊在於行空票而無現錢蓋兌銀之人本恐錢重難攜每以用票爲便而奸商即因以爲利遇有不取錢而開票者彼即暗以高價希圖以紙易銀愚民小利是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開之票積至盈千累百並無實錢可支則於暮夜關歇潛逃兌銀者持票控追終成無著此奸商以票騙銀之積弊也臣愚以爲弊固有之治亦不難但須飭具五家錢鋪連環保結如有一家逋負責令五家分賠其小鋪五家互結復由年久之大鋪及殷實之銀號加結送官無結者不准開鋪如違嚴究並拘拏脫逃之鋪戶照誣騙財物例計贖從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祇係欺詐病民而於國家度支大計殊無關礙蓋錢票之通行業已多年並非始於今日即從前紋銀每兩兌錢一串之時各鋪亦未嘗無票何以銀不如是之貴即謂近日奸商更爲詭猾專以高價騙人亦祇能每兩多許制錢數文及十數文爲止豈能因用票之故而將銀之儘可兌錢一串者忽遽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無是理也且市僧之牟利無論銀貴錢貴出入皆可取贏並非必待銀價甚昂然後獲利設使此時定以限制每兩只許易錢一串彼市僧何嘗不更樂從不過兌銀之人喫虧更甚耳若抑銀價而使之賤遂謂已無漏卮其可信乎查近來紋銀之絀凡錢糧鹽課關稅一切支解皆已極費經營猶藉民間錢票通行稍可濟民用之不足若不許其用票恐捉襟見肘之狀更有立至者矣夫銀之流通於天下猶水之流行於地中操舟者必較水之淺深而陸行者未必過問貿易者必探銀之消息而當官者未必盡知譬如開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滲漏猶恐不足濟舟若閉閘不嚴任其外洩而但責各船水手以空淺即使此段磨淺而過尙能保前段之無阻乎銀之短絀何以異是臣歷任所經如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闌

聚集之地。曷向行商鋪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賸得半之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驗閘河之水誌。而知閘外洩水之多。不得以現在行船。尚未擱淺。而姑苟安於旦夕也。臣竊思人生日用飲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準數。若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一人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吸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即另費銀三十六兩。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於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之人。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卮。即不止於萬萬兩。此可覈數而見者。況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之中之一分乎。鴻臚寺卿黃爵滋原奏所云。歲漏銀數千萬兩。尚係舉其極少之數而言耳。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設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類。以誘人上癮爲能。陷溺愈深。愈無忌憚。傲玩心而迴頹俗。是不得不嚴其法於吸食之人也。或謂重辦開館與販之徒。鴉片自絕。不妨於吸食者。稍從未減。似亦持平之論。而臣前議條款。請將開館與販一體加重。仍不敢寬吸食之條者。蓋以衙門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親。長隨書辦。差役嗜鴉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販賣之人。若不從此嚴起。彼正欲賣煙者。爲之源源接濟。安肯破獲。以斷來路。是以開館應擬絞罪律例。早有明條。而歷年未開絞過一人。辦過一案。幾使例同虛設。其爲包庇可知。即此時衆議之難齊。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論死。則開館與與販。即加至斬決梟示。亦不爲過。若徒重於彼。而輕於此。仍無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蕩。靡惡不爲。徒治引誘之人。而不錮其子弟。彼有恃無恐。何在不敢復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爲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飭議。雖現在止科徒杖。尚恐將來忽罹重刑。若既議而終不行。或略有加增。無關生死。彼吸食者。皆知從此永無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後吃食愈多。則賣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爲之。是專嚴開館與販之議。意在持平。而藥不中病。依然未效之舊方已耳。諺云。則足之市無業。屢借察之旁。不露。果無吸食。更何開館與販之有哉。或謂罪名重。則訛詐多。此論亦似。殊不思輕罪。亦可訛詐。惟無罪。乃無可

訛詐。與其用常法。而有名無實。訛詐正無了期。何如執重法。而雷厲風行。吸食可以立斷。吸食既斷。訛詐者又安所施乎。若恐斷不易斷。則目前之繳具。已是明徵。若恐誅不勝誅。豈一年之限期。猶難盡改。特視奉行者之果肯認真否耳。誠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於姑息。不視為具文。將見人人滌慮洗心。懷刑畏罪。先時雖有論死之法。屆期並無處死之人。即使屆期。竟不能無處死之人。而此後所保全之人。且不可勝計。以視養癰貽患。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終賊刑之令。周書有羣飲拘殺之條。古聖王正惟不樂於用法。乃不能不嚴於立法。法之輕重。以擊之輕重為衡。故曰刑罰世輕世重。蓋因時制宜。非得已也。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與思及此。能無股慄。夫財者。億兆養命之原。自當為億兆惜之。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損上益下。藏富於民。無如漏向外洋。豈宜藉寇資盜。不亟為計。臣才識淺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備職封圻。觀此利害。切要關頭。竊恐築室道謀。一縱即不可復挽。不揣冒昧。謹再瀝忱。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

嗣後辦災應將蠲緩田畝細冊隨騰黃榜示片

再查湖北省。每遇水旱偏災。奉到恩旨。蠲緩錢糧。俱係立時飭令藩司。刊刻騰黃。刷印多張。飛行各屬。於被災處所。及各鄉莊集鎮。僻壤窮鄉。遍貼曉諭。並將貼過地方。開明清冊。申報督撫。司道府州衙門察覈。再令委員覆查。倘有隱匿朦朧情弊。不但一查立見。即各處貧民。亦斷不肯甘心緘默。必有出而首告之人。胥吏實無所施其伎倆。防範本極周密。惟被歉地方。不僅一州一縣。該州縣中。又不僅一村一莊。地名極為繁瑣。騰黃內係恭錄上諭。只能開載某州某某縣某等若干鄉莊。應蠲緩應遞緩字樣。蓋綸綍頒宣。詞有體要。勢不能將所有地名。一一全錄。而各鄉莊零星細碎。不一而足。雖經各州縣造具頃畝細冊。詳送院司查覈。而民間未必周知。奸猾胥吏。難保不藉某某等字樣。高下其手。而狡黠胥民。覬覦蠲免。即明知在應徵之列者。亦必狡稱。已蒙恩旨。列入緩免之內。紛紛訛認。藉控

抗糧。必應嚴切防維。免滋流弊。臣再四思維。應請嗣後凡遇辦災。奉到恩旨。刊發贖黃之時。卽由藩司。飭令該州縣。將所造應獨應緩應遞緩之村莊。頃畝細冊。另行繕榜。隨同膠黃。遍貼曉諭。並責成該管道府。稽查貼過地方。毋許隱匿。俾災歎貧民。一日瞭然。胥吏更無從滋弊弄法。而成熟鄉莊。亦無可覬覦混行爭執矣。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 江漢安瀾隄防鞏固摺

奏爲江漢普慶安瀾。隄防一律鞏固。恭摺奏報。仰祈聖鑒事。竊照江水。自川入楚。由巴東至黃梅。計歷十八州縣。始交江西之九江。漢水自陝入楚。由鄖縣至漢陽。計歷十三州縣。始出漢口。而與江匯。除上游依山爲岸。不必隄防外。江自荊州而下。兩岸設隄。幾及三十萬丈。不獨以導四川之水。並湖南廣西貴州諸水。凡注於洞庭湖者。涓滴無不入江。卽無不賴隄爲障。漢自襄陽而下。兩岸設隄。幾及十七萬丈。亦不獨以導陝西之水。凡豫省西南一帶。匯入唐河白河諸水。無不奔赴襄陽。與漢合流。故統謂之襄河。且其水性善曲。泥沙尤多。灘嘴易生。河形屢變。考之志乘。自前代時。此塞彼潰。已無虛歲。我朝以來。遠年案卷。雖難盡稽。而第觀前督臣汪志伊於嘉慶十三年奏辦隄工摺內。聲敘乾隆五十三年。萬城隄決口以後。連年漫潰各工。共五十餘處。自數十丈至數百丈不等。而自嘉慶十三年至今。又三十載。除萬城大隄。歷年奏報安瀾外。其他漫潰之處。稽諸案卷。則亦無歲無之。總由來源多。而水勢太驟。泥沙積。而河底日高。隄下田廬。有較水面低至數丈者。是以蟻穴之漏。卽勢若建瓴。而波及之區。皆形同仰釜。一處潰。則處處之橫流四溢。一年潰。則年年之潰水長淹。國賦所關。民命所繫。均非淺鮮。此臣所以責令各屬。喫緊修防。不敢稍予鬆勁。而伏秋大汛之際。尤必親赴荆江襄河等處。周歷稽查。相形勢以飭加防。聚料物以資搶辦。此岸有險。彼岸相幫。上段有險。下段同護。雖汛水之來。忽以尺計。忽以丈計。不能全有把握。而人事之應盡者。均不敢不竭其心力。在臣一人心力。曾有幾何。而惟以身先之。卽人人之心力。皆不能不爲臣用也。伏查今年水勢盛漲之時。省城

皇華館誌椿。長水至三丈四尺一寸。上海萬城隍。楊林磯誌椿。亦長至二丈六尺二寸。是江流已極浩澹。而襄河於七月初九至十一日。復陡長二丈有零。幾於措手不及。幸本屆歲修工段。尺寸俱屬認真。俄工無不套打。而臣節次所奏。改築新隄。退挽月隄之處。或籌動息款。或鳩集捐資。以及設法豫備防險經費。均經仰奉恩諭。訓誨周詳。俾得格遵辦理。今蒙聖慈。福庇。處處修防穩固。化險爲平。現已節過霜降。水落歸槽。江漢數千里。長隄安瀾。普慶。並支河。萬隄。亦無一處漫口。實爲數十年來未有之幸。臣欽感之下。兢懷彌深。仍當乘此水落之後。飭令該管道府。巡歷各隄。查照盛漲水痕。將應辦歲修各工。及早估辦。務令工料愈加堅實。丈尺愈見高寬。俾來年汛漲。捍衛有資。庶幾歲歲安瀾。以抑副聖主保乂民生至意。再管理隄工之員。除巡道職分較大。不敢請獎。外。其府縣暨汛委各員。自估修。以至防險。固皆分內之事。但工長日久。亦各著有微勞。而費細事繁。每係出於捐辦。且歷遇漫工潰口。無不卽予劾。參。今於數十年中。幸值全境隄防。一律保固。官民慶忭。無不倍感皇仁。可否仰懇天恩。酌加獎勵。俾修防各員。益知奮勉。出自聖主鴻慈。如蒙俞允。容臣會同撫臣。擇其尤爲出力者。酌保數員。恭候恩施。不敢稍有冒濫。所有江漢普慶安瀾緣由。謹會同湖北撫臣伍長華。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使粵奏稿 (卷一)

恭報抵粵日期摺

奏爲恭報微臣行抵廣東日期。並遵旨體察洋面。堵截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上年冬間進京。陛見。於十一月十五日。欽奉諭旨。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等因。欽此。臣當卽在京請訓。疊聆恩諭。備極周詳。蒙委任之逾恆。彌深感奮。念責成之重大。倍切悚惶。陛辭後。於二十三日。出京。經由直隸山東安徽。皆無停滯。惟江西途次。連遇大雪。閒有未能償行之處。旋即加緊前進。以速補遞。茲於正月二十

五日行抵廣東省城。與督臣鄧廷楨、撫臣怡良等會晤。當據告知節次擊獲鴉片煙犯。水陸交嚴。拳情頗爲警動。迨聞特派查辦之旨。聲威所被。震攝民夷。是以駐省年久之夷商查噸。於十二月十二日請牌下澳。附搭港脚夾船回國。其伶仃洋蘆船內有港脚基船及鸞吐船二隻。亦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回去。今年正月二十日又有港脚威臣及也頓等船。米利堅國架厘噶及吐咖等船。睦國都吐船小呂宋船。共十四隻起碇開行。二十一日又有港脚贊臣等船。米利堅國麻叻等船。共四隻。與前船一同駛去。旋據探報。拋泊了洲洋面。該處爲夷船回國必經之路。現仍嚴行探逐。業經先後具奏等語。臣復細加查訪。均屬相符。惟思夷情詭譎異常。現有鴉片在船。未必遽甘回國。果否計窮思遁。抑係擇地圖遷。均未可定。第既經開動。其爲畏懼可知。亟應宣示天威。乘勢盡行驅逐。以爲清源之計。除飭外海水師確查飛粟。相機會辦外。至臣先於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諭。本日據鄧廷楨奏。籌調師船將備聯幫駐泊洋面堵截民夷售私。並水陸交嚴。以除錮弊一摺。著林則徐馳抵廣東後。即將各該處情形悉心體察。所有摺內所議駐洋守堵各事宜。會同鄧廷楨通計熟籌。務臻妥善。嚴實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查閱摺內所議。分派兵哨各船。在伶仃洋一帶。按月輪流堵截。無論內地何項船隻。駛近夷船。概行追擊。倘敢逞兇拒捕。格殺勿論。其東路之惠潮等屬。洋面口岸。一體巡防。似此密布星羅。已足以昭嚴密。惟現在夷蘆既經移動。自須到處跟蹤。即使該蘆船駛出老萬山。猶恐內海匪船潛赴外洋勾結。是杜絕售私之勁。實屬刻不容緩。臣甫經到省。於各處島澳口門。尙未親履。現在檢閱圖志。先與督撫臣在省互相講求。擬於旬日之間。出赴中路之虎門澳門等處。與水師提臣關天培乘船周覽。以便相機度勢。通計熟籌。俟蘆船驅除應手之後。再往東路察看機宜。隨時會同鄧廷楨等嚴實辦理。總期拔本塞源。力迴錮習。以仰副聖主澄清海澨。綏戢民生之至意。所有微臣到粵日期。並體察大概情形。謹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再廣東陽雨應時。米糧平減。民情均極安帖。足以慰聖懷。合併陳明。謹奏。

附奏粵省鴉片情形片

再查奸夷查頓。係英吉利國所屬之港脚人。盤踞粵省夷館。歷二十年之久。混號鐵頭老鼠。與漢奸積慣串通。鴉片之到處流行。實以該夷人爲禍首。伊僅係夷中之一奸販。並非該國有職之人。祇以狡黠性成。轉恃天朝柔遠之輕。爲伊護符之計。其因售私。以致巨富。人所共知。道光十六年冬間。即經督臣鄧廷楨等。遵奉諭旨。查明驅逐。而該夷藉稱清理帳目。又作兩載逗留。去冬臣蒙皇上發交太僕寺少卿楊殿邦等條奏。各摺帶來廣東查辦。其摺內所指。亦以該夷人爲奸猾之尤。臣於未出京時。即先密遣捷足。飛信赴粵。查訪其人。以觀動靜。聞十二月間。廣東省城。互相傳播。以爲欽差大臣一到。首拏查頓究辦。該夷人遂即請牌下澳。搭船回國。是其飽則颺去。固爲鬼蜮常情。要在使之不敢再來。乃爲善策。又伶仃洋面。躉船亦於臣將到之時。先後開動二十隻。雖夷情叵測。難保不游奕往來。而其間知諭旨森嚴。心懷畏懼。亦已明甚矣。此時查辦機宜。惟有外樹聲威。內加慎重。陽示鎮靜。陰肅防維。使之生嚴。憚之心。而發悔懼之念。然後曉諭禁止。皆非空言。至廣東與販吸食之人。固倍蓰於他省。然聞皇上特遣大臣查辦。皆有懼心。屢經嚴拏之餘。與販者不能不斂戢。吸食者亦不能不戒斷。惟民情因見從前旋查旋止。以爲官禁未必久長。不免有觀望希冀之想。臣入境後。聞民間無不私探罪名輕重。與新例之曾否頒行。大抵惟生死關頭。足以生其震恐。如果定論死之例。而寬一年之期。即吸食莫多於廣東。而以臣察看情形。亦可保限外無人罹法。若寬而生玩。則不惟未戒者不戒。即已戒者亦必復食。稍縱即逝。恐不可挽。伏乞聖明乾斷。嚴例早頒。庶辦理得有把握。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瀝陳。伏祈聖鑒。謹奏。

會奏夷人躉船鴉片盡數呈繳摺

奏爲英吉利國夷人。震懾天威。將躉船鴉片。盡數呈繳。在於虎門海口。會同驗收。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照鴉片。來自外洋。毒流中國。蔓延既久。幾於莫可挽回。幸蒙我皇上。渙號大宣。乾綱獨斷。力除錮弊。法在必行。且荷特頒欽

差大臣關防。派臣林則徐來粵查辦。顧茲重大之任。慮非闖陋所勝。仰賴諭旨嚴明。德威振疊。不獨禁令行於內地。且使風聲播及重洋。復蒙諭令臣鄧廷楨等。益矢奮勤。盡泯域下懷欽感。倍思併力驅除。在臣林則徐未到之先。已將窯口煙館。與販吸食各犯。拏獲數百起。分別懲辦。又派令各師船。輪流守塔。水陸交嚴。並將東路夷船。及住省奸夷。先後驅逐。節經奏蒙聖鑒。臣林則徐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亦將會商籌辦。大概情形。先行具奏在案。維時在洋躉船二十二隻。已陸續起碇開行。作爲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界。卽爲了事。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商。竊以此次特遣查辦。務在永杜來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情本皆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爲奸猾之尤。此次聞有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躉船。發令驅逐。故特先行開動。離卻向來所泊之伶仃等洋。以明其不敢違抗。其實每船內。貯存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特不肯拋棄大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卽使逐出老萬山以外。不過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且內海匪船。亦難保不潛赴外洋。勾結售買。必須將其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乃爲杜絕病源。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確有把握。因思躉船之存貯。雖在外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忱以威。臣林則徐當撰諭帖。責令衆夷人。將躉船所有煙土。盡行繳官。許以奏懇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並酌請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嗣後不許再將鴉片帶來內地。犯者照天朝新例治罪。貨物沒官等語。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定稿。卽於二月初四日。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諭帖發給。令其齎赴夷館。帶同通事。以夷語解釋曉諭。立限稟覆。一面密派兵役。暗設防維。查各國賣買。以英吉利爲較大。該國自公司散局以後。於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職夷人義律。到澳門經管商稍。謂之領事。臣等發諭之後。各國則皆觀望於英夷。而英夷又皆推諉於義律。其中有通曉漢語之夷人擔等四名。經司道暨廣州府等。傳至公所。面加曉諭。因該夷擔等同稟之言。尙爲恭順。當卽賞給紅綢二疋。黃酒二壘。著令開導衆夷。速繳鴉片。未據卽行稟覆。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奸夷頗地等。希圖乘夜脫逃。經臣等查知截回。諭

責義律以不能約束之非。並照歷屆英夷違抗。即行封綸之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望。將各夷住泊黃埔之貨船。暫行封綸。停其貿易。又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爲夷人潛通信息。亦令暫行撤退。並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遠近要隘之區。俱令明爲防守。不許夷人出入往來。仍密諭弁兵。不得輕舉肇釁。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惡而嚴。而諸夷懷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城夷館。與黃埔澳門。及洋面蘊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等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疊加示諭。勸戒兼施。即於二月十三日。據該領事義律稟覆。情愿呈繳鴉片。維時詎撤退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館食物。漸形窘乏。臣等當即賞給牲畜等物。二百數十件。復向查取鴉片確數。經義律向各夷人名下。反覆追究。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三箱。查向來擊獲鴉片。如係外夷原來之箱。每一箱計裝整土四十箇。每箇約重三斤。每箱應重一百二十斤。即至日久收乾。每箱亦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箱數。之總不下二百數十萬斤。若經奸販轉售。則流毒何所不至。今設法令其全繳。不動兵刑。無非仰仗天威。自然畏服。臣等欽感之餘。仍當倍加慎重。誠恐所報。尙有不實不盡。訪之在洋水師。及商賈人等。僉稱外夷高大蘊船。每隻所貯。亦不越千箱之數。是蘊船二十二隻。覈與所報箱數。不甚相懸。當即諭令駛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留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外。臣林則徐。臣鄧廷楨。均於二月二十七日。自省乘舟。二十八日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劄。凡隕範夷船查擊售私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推。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諭既頒。尤資嚴密防堵。茲蘊船二十二隻。陸續駛至虎門口外。關天培當即督率將領。分帶提標各營兵船。排列彈壓。並先期調到碣石鎮總兵黃貴。署陽江鎮總兵楊登俊。各帶該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臣豫望。亦駐虎門。稅口照料稽查。臣等親率候補知府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署廣州府同知佛岡。同知劉開域。候補通判李敦業。樂昌縣知縣吳思樹。暨副將朱賢。守備盧大鈺。分派文武大小各委員。隨收隨驗。隨運隨貯。惟爲數甚多。一蘊船所載之箱。即須數十隻。剝船。始敷盤運。而自口外運至口內。堆貯之處。又隔數十里。若日期過促。草率收繳。恐又別滋弊端。臣鄧廷

積擬收至兩三日後。先回省署辦公。臣林則徐自當常駐海口。會同提臣關天培。詳細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完竣。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領事所稟。有無參差。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各夷人。永不夾帶切結存案。以斷根株。伏思夷人販賣鴉片多年。本于天朝法紀。若照名例所載。化外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即予以正法。亦屬罪所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遽知嚴禁。今既遵諭全繳。船鴉片。即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求皇上。覆載寬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嚴儆將來。並求俯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賞置貨。酌量加恩。賞給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以獎其恭順畏法之心。而堅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燒燬。以徵實在。是否有當。臣等謹會同水師提督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墜。合詞恭摺具奏。並錄諭夷原稿。并夷稟二件。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再此次距臣林則徐到省拜摺之後。已閱一月。先因籌辦。未即就緒。不敢遽行奏聞。惟事經多日。恐塵聖懷。茲謹由四百里馳奏。合併聲明。謹奏。

附呈諭夷原稿並夷稟二件

謹將臣林則徐示諭各國夷商。呈繳鴉片。取具永不販賣甘結諭稿。並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兩次覆稟。敬謹繕錄。恭呈御覽。

諭各國夷人知悉。照得夷船到廣。通商獲利甚厚。不論所帶何貨。無不全銷。欲置何貨。無不立辦。是以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隻。近年來至一百數十隻之多。我大皇帝一視同仁。准爾貿易。爾纔沾得此利。倘一封港。爾各國何利可圖。况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爾等感恩。即須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蠱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人心所共憤。亦天理所難容。從前天朝例禁尙寬。各口猶可偷漏。今大皇帝聞而震怒。必

盡除之而後已。所有內地人民販鴉片開煙館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議死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人民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欽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係遠人。從前尚未知有此嚴禁。今與明申約法。不忍不教而誅。查爾等在泊伶仃等洋之蘊船。存貯鴉片甚多。意欲私行售賣。獨不思海口如此嚴禁。豈復有人敢爲護送。而各省亦皆嚴擊。更有何處敢與銷售。此時鴉片禁止不行。人人知爲鴆毒。何苦貯在夷蘊。久旋大洋。不獨徒費工費。恐風火更不可測也。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速即遵照。將蘊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共繳若干箱。造具清冊。呈官點驗。收明變化。以絕其害。不得絲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開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尙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當會同督撫兩院。奏懇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此後照常貿易。既不失爲良夷。且正經買賣。正可獲利致富。豈不體面。倘執迷不悟。猶思捏稟售私。或託名水手帶來。與爾無涉。或詭稱帶回該國。投入海中。或乘間而赴他省。覓售。或搪塞而繳十之一二。是皆有心遠抗。怙惡不悛。雖以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玩。應即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聖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同。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況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而且暫則封輪。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爾等遠出經商。豈尙不知勞逸之殊形。與衆寡之異勢哉。至夷館中慣販鴉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備記其名。而不賣鴉片之良夷。亦不可不爲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禍福榮辱。唯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

開導。限三日內回稟。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撫。示期收繳。毋得觀望諉延。後悔無及。特諭。

附錄義律兩次覆稟

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具稟欽差大人。爲恭敬遵諭稟覆事。轉奉鈞諭大皇帝特命示令。遠職即將本英國人等。經手之鴉片。悉數清繳。一俟大人派委官憲。立即呈送。如數查收也。義律一奉此諭。不得不遵。自必刻即認真。一體順照。緣此恭惟稟請明示。現今裝載鴉片之英國各船。應赴何處繳出。至所載鴉片若干。繕寫清單。求俟遠職一經查明。當即呈閱也。謹此稟赴大人臺前。查察施行。

英吉利國領事義律。敬稟欽差大人。爲遵諭呈單事。昨因謹奉大人鈞諭。即經遠職持掌國主所賜權柄。示令本國。人等。即將英吉利人所有之鴉片。如數繳送遠職也。現經遠職查明。所呈共有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明示。查收。緣此謹稟赴大人臺前。查察施行。

附奏夷人現繳鴉片請暫緩斷絕茶葉大黃片

再臣等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奇。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奉上諭。本日據鄧廷楨怡良片奏。查辦粵省鴉片煙情形。朕詳加披閱。具見廼誠爲國之心。惟當此可乘之機。仍應督飭文武員弁。趁勢嚴拏。毋稍鬆懈。務使根株淨盡。銅鑿全除。林則徐計應早晚到粵。該督等仍遵前旨。協力同心。盡泯畛域。勉之又勉。以副委任。至林則徐前次面奏。請頒發檄諭曉示外夷。著與鄧廷楨酌商。是否可行。儘必須頒發。著即妥擬底稿具奏。經朕披覽。再行檄發等因。欽此。又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據鄧廷楨等奏。通諭各國夷商。消除舊汗。並繕錄諭稿進呈。朕詳加披閱。措詞正大。所見亦屬周到。現在外洋拋泊各艘船。是否盡數回國。其並非舊船。又非進口貨船。往來各洋寄旋者。能否絕迹。著林則徐會同該督等。嚴飭水師各鎮協營。調集師船。在各洋面聯幫追捕。毋任再有偷漏。其窯口煙館各犯。並著通飭各屬。搜拏淨盡。以絕根株。其茶葉大黃。果否爲該夷所必需。倘欲斷絕。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處。並著悉心訪察。

據實具奏。林則徐面奏。請頒發各國檄諭。著仍遵前旨。與鄧廷楨商酌。妥擬底稿。具奏。經朕披覽。再行頒發。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查外洋拋泊各躉船。已據遵諭呈繳煙土。現經臣等恭摺具奏。其並非躉船。又非進口貨船。往來各洋。寄樁者。以東路南澳鎮屬。洋面爲較多。先經臣鄧廷楨檄飭該鎮。會同潮州道府。設法防堵。業將停泊舁板夷船八隻。驅逐開行。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明在案。今春以來。想據該鎮先後稟報。偶有夷船。駛至長山尾大金門等洋遊奕。亦經舟師實力驅逐。全數駛出夷洋。此等夷船。聞知煙土盡數繳官。無所希冀。似可不致再來。臣等仍檄飭該鎮。聯幫堵截。以絕覬覦。並飭潮州道府。嚴查海口。以杜偷漏。期於粵洋一律肅清。其內地窯口煙館各犯。除照舊嚴密查拏外。現在民間畏懼改悔。多有願將舊存煙土煙槍等物。赴官呈繳者。當於省城分設官局。派員驗收。並經本省紳士。隨處設局分投勸諭。旬餘以來。陸續呈繳。甚爲踴躍。容俟收有成數。另行奏報。至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爲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購買出洋。分售各路島夷。獲利尤厚。果能悉行斷絕。固可制死命而改利權。惟現在各國夷商。業經遵諭呈繳煙土。自應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似可暫緩置議。如果該夷經此次查辦之後。仍敢故智復萌。希圖夾帶鴉片入口。彼時自當嚴行禁斷。並設法嚴查偷越弊端。應請於善後章程內。另行籌議具奏。至臣林則徐面奏。請頒發外夷檄諭一節。原擬抵粵後。與臣鄧廷楨悉心商酌。如須頒發。自應先擬底稿。進呈恭候訓示。嗣思英吉利國。既有在粵之領事義律。及住省夷人。不如就近諭知。飭將鴉片悉數繳官。躉船迅速回國。現已辦理應手。則檄諭該國之處。似可暫緩頒行。俟將來奉到部頒罪名新例。暨議定善後章程。一併彙同備文照會。仍遵節次諭旨。妥擬底稿。恭呈御覽。再行頒發。所有臣等欽奉上諭。據實覆陳緣由。謹附片奏。祈聖鑒。謹奏。

會奏收繳鴉片已逾十分之八即乘勢清理東路摺

奏爲虎門收繳鴉片已逾十分之八即可乘勢清理東路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林則徐抵粵以後與臣鄧廷楨暨撫臣怡良公同商酌責令夷人將躉船煙土悉數呈繳由臣林則徐疊加示諭勸戒兼施旋據英吉利國領事義律稟明情愿將各船存貯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陸續駛至虎門呈繳臣林則徐臣鄧廷楨即於二月二十七日自省起程於二十八日駛抵虎門會同臣關天培督率文武委員分船收繳業於二月二十九日由四百里恭摺馳奏在案惟收繳煙土須將剝船攏近躉船方能盤運而剝船與躉船高下懸殊或用梯升或用繩縋登降已形費力迨起至一半之後躉船水迹浮高須防風浪又必下石壓艙且潮汐時有往來風信兼多順逆一遇風潮相薄剝船不能駛傍夷船即勉強攏近而兩相撞擊損壞堪虞不得不暫爲停止時當三月風暴正多竟不免有終日坐守之事臣等同駐海口時刻督催得起即起不任延緩查各躉船所貯煙土在正艙者皆係番木板箱並用生牛皮封裹極爲堅固其在邊艙者間用口袋裝盛包裝亦甚嚴緊查因板箱多占地位勻擺不開故有改裝口袋者衡以斤兩亦無二致臣等始悟直隸擊獲金廣興商船鴉片案內所起口袋即係外夷原物也茲自二月二十九日收起截至三月二十日計已收繳鴉片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九箱又一千五百四十七口袋數之義律原報數目已逾十分之八惟近數日來察看後船煙土較諸在先收繳之船所載漸少雖一時未即收完而覈計大數恐其或有短欠當又派員持諭前赴省城夷樓向領事義律嚴加詰責即據稟覆伊所報數目依在省樓覈算帳據而各船裝載鴉片聞有駛往沿海地方如潮州南澳等處者遠職再行催回不論現泊何方半月內想可催到定必如數盡繳斷不敢短少等語察其情詞似非虛誑當即准限半月責令迅速發諭往催臣等伏思東路南澳地方屢有船夷駛至自上年驅逐淨盡之後今春仍間有數船至長山尾等洋游奕雖經該鎮隨時驅逐而夷船旋去旋來是否中路分銷抑係外洋另股悉心訪察冀得端倪惟夷人既不肯輸情衆口亦茫無確據正思俟中路呈繳事竣再行查辦南澳一

隅。以冀斷絕根株。不使稍留餘孽。今據義律於無心中。自行吐露。是中東兩路。實屬一氣相生。其躉船雖在伶仃等洋。而三板等船。分載煙土。由外洋駛往南澳兜售。誠爲事所必有。既經逐層澈究。斧鑿相尋。正當乘此機關。責成該領事。將分往南澳各船。一概招回。悉數呈繳。不但原報二萬餘箱之內。不准短少一箱。如此外尚有餘。亦必儘數收繳。總期一律淨盡。不任稍有留遺。轉不責其原報失實之咎。除俟收繳完全。另行奏結外。所有現繳鴉片。已逾十分之八。並乘勢清理東路緣由。議會同廣東巡撫臣怡良。粵海關監督臣豫堃。恭摺由驛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再臣鄧廷楨原擬收至兩三日後。先回省署辦公。嗣因督率委員。起剝堆貯。稽查偷漏弊端。未克分身回省。茲收繳已有成數。卽於拜摺後。馳回省垣。清釐應辦事宜。并督飭嚴拏陸路囤販。吸食煙犯。合併聲明。謹奏。

覆奏夷商查噸實已回國現查夥黨一併驅逐片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本日據鄧廷楨怡良奏稱。諭逐港脚夷商查噸。現在下澳附船回國等語。該夷查噸來粵貿易多年。所有躉船鴉片。多半係其經營。實爲奸夷渠魁。現因稽查嚴密。恐懼圖歸。雖據該督等奏稱。該夷請牌下澳。於臘月底。定可開行。但該夷盤踞既久。黨羽必多。現在各躉船尚未回帆。其所存煙泥。豈肯卽行拋棄。難保不別肆詭謀。著林則徐嚴密訪查。該夷查噸。是否實已下澳開行。確於何日起碇。如尙在逗遛。卽著嚴行驅逐。據實覆奏。務使奸夷盡去。鋼弊悉除。方爲不負委任。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查該夷查噸。於上年十二月十二日請牌下澳。附搭港脚央船回國。業經臣於奏報到粵摺內。查明聲敘在案。茲復欽奉諭旨。著臣嚴密訪查。當卽欽遵。密咨粵海關監督臣豫堃。諭飭洋商伍紹榮等。確切查稟。並札澳門洞知。轉諭在澳之西洋夷目委黎多。查明查噸實係何日自省到澳。附搭何船於何日由澳開行回國。據實稟覆。一面暗遣妥人。改裝前赴澳門。密加訪問去後。嗣准豫堃咨據署澳門洞知蔣立昂。轉據委黎多稟覆。查噸於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由省到澳。卽於十六日由澳附塔港脚央船。開行回國。又據洋商伍紹榮等稟同前情。與臣遣人赴澳密查。均屬相符。是查噸

實已於上年十二月間搭船回國。並未在省在澳逗留。毫無疑義。惟該夷販賣鴉片來粵多年。誠如聖諭盤踞既久。黨羽必多。所存煙泥。豈肯卽行拋棄。臣先經訪得現住省城義和行之央頓。卽係查頓之弟。又央仔地臣。三仔地臣。皆查頓之外甥。並有代伊管帳之仔地信。亦在該行居住。是該夷雖去。而買賣帳目。仍有人代爲經理。此次義律稟繳鴉片。雖係籠統開報。並未分析某夷名下若干。而蕩船船戶。僉稱查頓居其大股。是該夷存積之煙。不至另有囤貯。臣與督臣鄧廷楨面商。查頓既已逃回。務當使之永不取來。方爲善策。此時煙土雖已收繳。其夥黨亦必驅除。如央頓。央仔地臣。三仔地臣。仔地信之類。現皆給諭洋商。令與向賣鴉片著名之夷人頓地等。一併驅逐回國。庶可杜絕奸夷蹤迹。免致勾結盤踞。誘惑內地良民。復貽地方之害。所有遵查查頓實已回國。現在查明夥黨。一併驅逐緣由。謹附片覆奏。伏乞聖鑒。謹奏。

會奏夷船呈繳鴉片一律收清摺

奏爲夷船呈繳鴉片現已一律收清。覈較原稟之數。有贏無絀。恭摺奏報。仰祈聖鑒事。竊照英吉利等國。夷人遵諭呈繳蕩船鴉片。經臣等由四百里會摺馳奏。迨收逾十分之八。卽乘勢清理東路。亦經續行奏明在案。臣等查粵省東路南澳一帶。係與福建漳州府屬洋面毗連。該處夷船。自上年驅逐開行之後。今春又據稟報。有數隻駛至長山尾等洋游奕。而福建之布袋等洋。近在其北。聞亦有夷船旋去旋來。緣兩省交界之間。遂於粵。則竄於閩。遂於閩。又竄於粵。無非因船內載有鴉片。隨處覓售。茲粵省中路蕩船。收繳煙土。辦理既能應手。且究明中東兩路。實屬一氣相生。亟應由中路而及東路。並由粵洋而及閩洋。務使兩省海面。一體肅清。不敢稍分畛域。當經臣等諄諭英吉利國領事義律。繕寫夷信。多撥三板小船。分赴東路各洋。無論粵界閩界。但有夷船寄泊。卽催令駛回中路虎門。與各蕩船同繳煙土。仍嚴檄南澳鎮。率領師船。在洋堵逐。並帶有通事。傳諭夷人繳煙。其內港各口。責令潮州鎮道府縣。嚴禁蛋艇出洋。以斷夷船接濟。一面飛信知會閩省督撫。臣飭屬照辦。使兩省聲勢。互相聯絡。適據潮州府知府易

中孚稟知已奉閩浙督臣鍾祥福建撫臣魏元烺派委漳州府知府胡興仁至閩粵交界之分水關與易中孚面商會辦該府等均卽遵照繳餉實力防堵水陸交嚴夷船既不能將鴉片發售又不能有水米接濟勢難久泊復經該領事義律催令一體呈繳卽據稟報陸續來至虎門查有弗蘭吐船啤叻治船羅船皆稱從南澳駛來共繳鴉片一千六十七箱又五百一十一袋復有列船治蔑時船羅麻打吐船皆稱從福建駛來共繳鴉片二千二百四箱又五十七袋此數船源不在中路伶仃等洋蘊船之內每由外洋潛行竄越蹤迹靡常今亦招至虎門與蘊船一體呈繳截至四月初六日收清合計前後所收夷人鴉片共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覈之義律原稟應繳二萬二百八十三箱之數更溢收一千袋有零據該領事等僉稱委係盡數繳官不敢絲毫餘剩臣等於親督收繳之際節節飭令委員每起盡一船卽將各層船底逐一查驗不任稍有留遺此次收繳全清夷人成本千餘萬金已成虛擲諒不敢更尋覆轍惟現值南風司令各國本年貿易夷船正應陸續到粵計自彼國開船尙在數月以前未必避信天朝如此嚴禁其曆年夾帶鴉片本已習爲故常此次來船恐亦難免惟一時未便卽寘於法仍須責令一併繳官臣等現又嚴諭該領事義律將新來載貨夷船隨到隨查如無鴉片卽具保結請驗倘有夾帶自行首繳免罪如敢朦混隱瞞查出許不開船驅逐回國俟奉到部行新例之後卽當擬具檄諭底稿恭呈御覽照會該國明示限期如屆限再有帶來應遵照大清律例所載化外人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與華民同照新例一體治罪貨物沒始可杜其嘗試之念臣等又思華夷雖有分界而海道處處可通卽如閩省各洋南與粵界相連北卽距粵甚遠是否尙有夷船在彼游奕粵省無從知悉除再飛移閩省督撫臣一併乘機查辦外尙恐夾帶鴉片之奸夷慮及到粵勒繳或從外洋徘徊竄迤北各省寄旋售私前數年本已有此情形此後尤不能不慮應請敕下沿海各省一體嚴查時加防範若收繳之令隨在得行卽竄越之蹤亦永遠可杜矣至內地輿販已久流毒甚深囤積之家定必不少一聞夷船鴉片盡繳正喜奇貨可居雖已力塞其源而其流尙未有艾總須趁此機會嚴緝痛懲首繳者許以

自新。估惡者實之重典。務在同心協力。自可禁止令行。以仰副聖主造福寰區。爲民除害之至意。所有夷船鴉片收繳全清緣由。謹會同廣東巡撫臣怡良。粵海關監督臣豫堃。恭摺由驛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奏夷人夾帶鴉片罪名應議專條片

再臣林則徐前諭夷人出具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人即正法。貨盡沒官。旋據英吉利國領事義律稟稱。本國在天朝貿易。恭蒙大皇帝懷柔。歷有二百餘年。仰望光教。以禁令森嚴。惟本國地方較遠。或可姑寬期限。自開船後。凡有印度之港脚屬地者。給予五月爲限。英國本地者。給予十月爲限。然後即以新例遵行。則各人無不悉知其有此例。倘有來粵者。自必遵行也。又云。凡有諭令之處。遠職自應恭遞回國。以俾本國大臣呈上國主閱覽。自可明知也。等語。覈其稟詞。尙屬恭順。惟甘結仍遷延未具。近日復經諭催。又據稟稱。倘不能不取結。則英國人船無奈。只得回國等情。揆其用意。蓋因該國公司散局。悉聽夷商自行經理。其中良莠不齊。且海道迢遙。設或因風阻滯逾期。卽難保在路夷船。竟不稍有夾帶。一經出結。則此後奸夷。帶有鴉片。不但本犯罹於重法。卽該領事亦不能置身事外。是以心切遲疑。尙非敢違法度。且查該夷來粵貿易。實係利市三倍。不惟以該國之貨。牟內地之利。並以內地之貨。牟各國之利。蓋海外島夷之國。不知名者。不啻盈千累百。因無力置船辦貨。故不能自達於天朝。而如茶葉大黃絲斤之類。則無一國不需此物。英吉利等國。夷商所帶內地貨物。非獨本國自用。尤利於分售各國。得價倍蓰。卽便該夷不賣鴉片。專作正經貿易。而所謂三倍之利者。自在。以此度之。其斷不肯捨卻廣東馬頭。係屬實情。所云只得回國者。不過憚於具結。強顏而出此言。未必真心如是。卽使果因內地法嚴。不能帶賣鴉片。暫時躲避回國。亦於通商大局。並無加損。查從前每年來船。不過數十隻。而關稅並不短絀。近年多至一百數十隻。而鴉片愈以盛行。且每船自夷商以至水手。總不止於百人。合而計之。殊嫌太衆。與其多聚奸宄。孰若去莠存良。卽如償賣鴉片之查噸頗地等。本係早經奉旨查逐之人。除查噸已先回國外。頗地現亦驅逐。其他類此者。正

須一併嚴驅。並令出具甘結。永遠不敢再來。方爲正辦。論者或恐各夷商。因此裹足。殊不思利之所在。誰不爭趨。即使此國不來。彼國豈肯不至。縱或一年偶少。次年總必加多。且聞華民慣見夷商獲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爲內地民人。格於定例。不准赴各國貿易。以致利藪。轉歸外夷。此固市井之談。不足以言大義。然就此察看。則其不患無人經商。亦已明甚矣。所以鴉片之禁。不但宜嚴於百姓。實可倍嚴於夷商。彼終年之間。住內地之日甚多。在該國之日轉少。非獨食毛踐土。且皆積聚貲財。比之內地民人。受恩更重。豈有予之以樂利。而不可齊之以政刑者乎。況所來貿易之人。不過該國之一販戶。並非貴戚達官。即鴉片亦皆私帶而來。更非受命於其國主。且自道光十四年。公同散後。一切買賣。均與其國主無干。此輩奸夷。性貪而狡。外則桀驁夸飾。內實懼怯多疑。稍縱即驕。惟嚴乃肅。查乾隆年間。粵省辦理英夷洪任輝等控案。動即監禁一二年。無敢違抗。歷有成案可稽。即近年奏辦夷案。如道光二年之命犯非了。六年之命犯瑪格爾。皆引名例。化外有犯。依律擬斷之條。處絞立決。夷人無不帖服。况鴉片之夾帶。彼本自知理短。是以臣等此次痛加呵責。不但不敢狡辯。並聞退無怨言。是外夷亦有天良。尙非不可教誨。可否仰求救部。將夷人帶鴉片來內地者。應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貨物入官。議一專條。並暫時首繳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之處。奏請諭旨通行遵辦。俾得諭令各國夷人。咸使懷遵。嗣後自必不敢犯法。似亦刑期無刑之意。是否有當。謹合詞附片瀝陳。伏祈聖鑒。謹奏。

覆奏查察虎門排鍊礮臺摺

奏爲遵旨查察虎門海口排鍊礮臺情形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初七日。在虎門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六日奉上諭。據鄧廷楨等奏籌議虎門海口。創造木排鐵鍊。添置礮臺礮位一摺。已降旨允准。虎門海口。爲粵藩中路咽喉。現當籌議海口章程。自宜妥爲布置。以密巡防。該督等所請於海面安設木排鐵鍊。以羈絆夷船。並添設礮臺。添置礮位之處。是否有益。著林則徐詳細查察情形。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

此。伏查粵中東路海口。以虎門爲咽喉。臣此次親至該處。督收夷人鴉片。卽住在水師米艇。寄旋海中。四面形勢皆可瞭望。當經留心相度。竊見重重門戶。實屬險要天成。自伶仃大洋。過龍穴而北。兩山斜峙。東曰沙角。西曰大角。由此以入內洋。是第一重門戶也。進口七里。有一山屹立中央。名曰橫檔。其前有一巨石。俗名飯糶排。又其前小山一座。曰下橫檔。海道至此。分爲二支。其右一支。多有暗沙。左一支。以武山爲岸。武山亦謂之南山。山前水深。洋船出入。皆由於此。此第二重門戶也。由橫檔再進五里。則爲大虎山。其西爲小虎山。再西則獅子洋。卽由黃埔以進省之路。是大小虎山。乃第三重門戶也。此外如蕉門。盧灣山。三門口。新湧口等處。港汊旁出。島嶼周迴。尙非夷船出入要津。始不具論。以礮臺言之。先有橫檔南山兩處。均係康熙五十六年所建。形勢稍狹。嘉慶五年。於沙角添建礮臺一座。二十年。復就橫檔礮臺。加築月臺一座。又於南山礮臺之西北。添建鎮遠礮臺一座。各安礮四十位。二十三年。又於大虎山建礮臺一座。安礮三十二位。道光十年。大角山又添礮臺一座。安礮十六位。迨十四年冬間。提臣關天培到粵。適在驅逐夷人。律勞輝出口之後。與前督臣盧坤商議。以大角沙角兩礮臺。中隔海面一千數百丈之遠。兩邊礮火。均恐不能得力。只宜作爲望臺。遇有應行防堵之時。放礮報信。其南山鎮遠與橫檔三處礮臺。形如品字。中隔水面三百餘丈。礮火可期得力。惟南山礮臺。地勢過高。礮子易於冒過船頂。其餘原建牆塚。亦俱單薄。於道光十五年。會摺奏准。將南山礮臺。前面環築月臺。名爲威遠。又將鎮遠橫檔大虎各礮臺。加築堅厚。添鑄七八千斤大礮。分別安配。並於橫檔背面山麓。及對岸盧灣山脚。續添永安鞏同礮臺二座。安礮四十位。二十位不等。此十五年前。陸續添建礮臺之原委也。維時提臣關天培。卽欲於橫檔山前海面較狹之處。創造粗大鐵鍊。安根兩岸。鐵鍊之下。承以木排。木排兩端。繫以錐纜。有事則橫絕中流。無事則分披海岸。如門閘闔防。塔益嚴。以經費未充。前督臣盧坤任內。未及辦理。鄧廷楨到後。正與關天培商議籌辦。旋於十八年夏間。有英吉利國夷目嗎他倫。巡船三隻。窺探虎門。見海口布置森嚴。畏懼竄去。復經鄧廷楨與關天培。欽遵諭旨。倍謹脩防。以鐵鍊木排。實爲阻撓夷船要具。察看威

遠鎮遠橫檔。各礮臺之間。海面較狹。安設排鍊兩道。足資堵截。惟威遠鎮遠兩礮臺。雖同在武山脚下。而相距尙有里餘。排鍊既截中流。礮臺尤宜聯絡。故又於威遠鎮遠中間。添建大礮臺一座。安放大礮六十位。以護排鍊。而壯聲威。此郡廷楨等。現在奏辦之情形也。茲欽奉諭旨。令臣詳細查察。當又移舟至武山橫檔一帶。流覽登眺。此壘本係第二重門戶。最見緊嚴。其海面自西北。量至東南。橫寬二百七十餘丈。至三百三十餘丈不等。所有排鍊兩道。西北皆安根於武山脚下。其東南則第一道。安根於飯羅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於橫檔山脚。俱各鑿深石槽。以八千斤磨礮。橫安槽底。外加鐵箍四道。上扣鐵鍊四條。由四而併爲二。由二而併爲一。中間紐合。兩頭貫以大鐵鍊八條。用大鐵鎖。接扣兩邊。以便開闔。其木排則以大木截齊。各長四丈五尺。合四根爲一小排。穿以橫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聯成一大排。量寬一丈六尺餘。守面底又各夾以橫木六道。甯用大小鐵箍三十口。第一道。安大排三十六排。大鍊三百九丈零。第二道。安大排四十四排。大鍊三百七十二丈。兩道排鍊。相去約九十丈。其配鐵錨棕纜。二百四十副。並設划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管以把總二員。無事則中間常開。以通出入。如須防堵。則關閉甚速。察看木排鐵架堅固。鐵鍊煨淬精融。開闔亦俱得法。其新建礮臺。俯臨兩道排鍊。正成扼吭之勢。平寬六十三丈。高一丈四尺五寸。臺牆釘椿。砌石埽牆。礮洞則用三合土築成。安礮六十位。後圍石牆九十丈。高出山巔。除兵房。望樓。官廳。軍裝火藥兩庫。尙未竣工外。其餘均屬完整。演試銅鐵大礮。礮子均能遠及對岸山根。設有不應進口之夷船。妄圖闖入。雖遇順風潮湧。駕駛如飛。一到排鍊之前。勢難繞越。即謂夷船堅厚。竟能將鐵鍊衝開。而越過一層。尙有一層阻擋。就令都能闖斷。亦已羈絆多時。各臺礮火連轟。豈有不成灰燼之理。似此重重布置。均極森嚴。聞黃埔及十三行出入夷人。行舟過此。皆凜然生嚴憚心。於海防實屬有益。惟排鍊日被鹹水泡浸。加以潮汐蕩搖。即木大鐵堅。亦自不能無損。若有寸鐵脫扣。一木離簷。立刻即須脩復。總使聯成整片。百密不任一疎。設或遷就怠延。則寸節偶乖。即全局爲之鬆勁。查提臣關天培。於排鍊一事。久已殫精竭慮。寢食以之。而礮臺工程。亦時時躬親督造。現在文武員弁。皆

極認真。此後歲脩事宜。均須由關天培立定章程。使將備弁兵。皆諳成法。加以時常操演精熟。則海防長臻鞏固。邊界永可潛消。堪以仰慰聖主。靡念瀛壖之至意。所有詳細查察情形。謹繕摺據實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使粵奏稿 (卷二)

#### 會奏銷化煙土已將及半情形摺

奏爲遵旨。在粵銷燬煙土。會督文武大員。公同目擊。覈實稽查。以杜弊混。而昭震讐。現在銷化已將及半。先行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奏收繳夷船煙土。請將原箱解京。先於四月十二日奉到硃批。已蒙諭旨允准。謹即欽遵辦理。業經收拾裝載。正在奏報起運間。復於十八日承准軍機處咨開。內閣奉上諭。前據林則徐等馳奏。薨船鴉片。盡數呈繳。請解京驗明燒燬。當降旨允行。本日據御史鄧瀛奏稱。廣東距京。程途遼遠。所繳煙土。爲數較多。恐委員稽察難周。易啓偷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經朕委任。此次查辦粵洋煙土。甚屬認真。朕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無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覈。目擊燒燬。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讐。該大臣等。唯當仰體朕意。覈實稽查。斷不准在事員弁人等。稍滋弊混。欽此。仰見我皇上於覈實除害之中。寓體恤民力之意。臣等公同跪誦。欽感難名。伏思銷燬煙土。弊竇最多。必須在在嚴防。庶可免於偷漏。緣此物流行已久。利之所在。衆庶爭趨。查道光十七年間。臣鄧廷楨等會經奏明。奸民向夷船購買鴉片。從前每箇價值。洋銀三十餘圓。近來止須十六十八圓不等。今即以錢價覈算。每箱亦須六百餘圓。合計二萬餘箱。不下一千數百萬圓之值。在守正嫉邪之人。不惟糞土棄之。且以鴆毒視之。而吸食者。則竟望而垂涎。輿販者。更欲居爲奇貨。若防範稍不嚴密。即百弊爲之叢生。臣等自收繳以來。因虎門越在海濱。須防奸民覬覦。即先相度堆貯之地。計每箱長約三尺。高寬半之。大房一間。鴉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數。該處民房臨

字均無寬敵可容。不得已合併數所。圍築外牆。添蓋高棚。勻排封貯。內派文職正佐十二員。分棚看守。外派武職十員。帶頗弁兵一百名。晝夜巡邏。幸尙不至疎虞。至銷燬之方。亦復熟籌屢試。向來用火銷化。拌以桐油。其法未嘗不善。第訪問焚過之後。必有殘膏餘瀝。滲入地中。積慣熬煎之人。竟能掘地取土。十得二三。是流毒仍難盡絕。臣等廣諮博採。知鴉片最忌者二物。一曰鹽鹵。一曰石灰。凡以煙土煮膏者。投以灰鹽。卽成渣沫。必不能收合成膏。是其相劑之性。正可資之以除其害也。然使逐箱煙土。皆用灰鹽煮化。則鍋甕之設。必須累百盈千。誠恐照管不周。轉滋偷漏。如其少設。又非數月不能銷完。茲再四酌商。莫若於海灘高處。挑空兩池。輪流浸化。其池平鋪石底。縱橫各十五丈餘尺。四旁欄樁釘板。不令少有滲漏。前面設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池岸周圍。廣樹柵欄。中設棚廠數座。爲文武員弁查視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溝道車水入池。撒鹽成鹵。所有箱內煙土。逐箇切成四瓣。投入鹵中。泡浸半日。再將整塊燒透石炭。紛紛拋下。頃刻便如湯沸。不舉自燃。復雇人夫多名。各執鐵鋤木爬。立於眺之板上。往來翻截。務使顆粒悉化。俟至退潮時候。啓放涵洞。隨浪送出大洋。並用清水刷滌池底。不任涓滴留餘。若甲日第一池尙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其泡浸翻截。悉如前法。如此輪流替換。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始免套搭牽混。滋生弊端。至嚮晦停工。卽將池岸四圍柵欄。全行封鎖。派令文武員弁。周歷巡綽。粵東天氣炎熱。所用人夫。僅穿短袴。上身下脚。向俱赤露。又於停工放出時。與執事工役。一同搜檢。不許稍有夾帶。試行之初。每日糶化三四百箱。迨數日後。手法漸熟。現在日可八九百箱。至千箱不等。當其銷鑄之際。膿油上湧。渣滓下沈。臭穢熏騰。不可嚮邇。乃悟此物之能蠱人心志。促人年壽。構人形骸者。蓋製造時。用物取精。別有奇竅方術。非僅如內地栽種罌粟。刮漿熬製已也。臣林則徐駐劄虎門。與提臣關天培。率同委員候補知府。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等。遂加佈置。隨卽函商。臣鄧廷楨。臣怡良。以欽奉諭旨。公同日擊銷燬。是在省各員理宜輪流到虎查覈看視。臣怡良因前次銷燬時。商明留省。此次輪應先到虎門。臣廷鄧楨。於臣怡良回省後。亦卽乘舟來虎。並令藩司熊常緯。臬司喬用遷。運司陳嘉樹。糧道王篤。四員

分班輪往。接替查覘。又咨會廣州將軍臣德克金布。左翼副都統臣奕湘。右翼副都統臣英隆。亦各輪流到虎。稽查彈壓。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則以虎門本有稅口。更應常川到彼。照料稽查。在事員弁人等。均各派定執司。互相查覈。該處沿海居民。觀者如堵。只准在柵欄之外。不許混入廠中。以杜偷漏。其上省下澳夷人。經過口門。率皆遠觀。而不敢褻觀。察其情狀。似有羞惡之良。胥賴聖主德威。俾中外咸知震警。從此洗心革面。庶幾咸與維新矣。至煙土名色。亦有不同。其黑者曰公斑土。開係上等之煙。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此次劈箱銷化。當將各色煙土。分別編號登記。大抵公土白土居多。金花土不及百分之一。業已逐箱過秤。並口袋所裝者。亦皆扣除箱袋。覈實淨煙斤兩。計自四月二十二日起。截至五月初三日。已銷過八千三百二十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共合一百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九斤。以全數覈之。所化已將及半。現仍趕緊銷化。不敢草率。亦不敢遷延。恐塵聖懷。謹將現辦情形。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奏參因循不振之鎮將分別勒休降補摺

奏為粵省南澳洋面。甫經清理。復有外洋駛到夷船。任其停泊累日。應將因循不振之鎮將。請旨分別勒休降補。以示懲儆。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粵省海洋。向分中東西三路。中路自老萬山以內。如九洲伶仃等洋。皆各國夷商來粵貿易。准其行船之路。寄旋聚泊。歲以為常。若西路之高廉雷瓊。東路之潮州南澳。皆夷船例不應到之區。前因南澳鎮所轄長山尾等洋。屢有夷船游奕。經臣鄧廷楨節次奏明。檄飭該鎮統帶舟師聯鯨塔截。迨臣林則徐到粵後。會同收繳中路。龜船鴉片。辦理已能應手。因即乘勢清理東路。責令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將分往南澳各船。招回中路虎門。一體呈繳煙土。旋有弗蘭吐船。卑助治船。鷄船等。自南澳駛來繳煙。亦經會摺奏蒙聖鑒在案。臣等正冀閩粵洋面。一律肅清。第慮南風司令。有自外國新來夷船。探知中路查辦甚嚴。恐被勒繳煙土。逕從外洋。潛竄東路一帶。寄旋售私。亟須加意嚴防。杜其竄越。又念閩省迤北各洋。或尚有夷船游奕。一經該省驅逐。自必仍回粵境。南澳

一鎮。最爲閩粵兩省關鍵。若此時稍一鬆勁。則後來又恐蔓延。是以會札疊飭南澳鎮總兵沈鎮邦。親帶舟師。配足弁兵。礮械。堵截外洋來船。並備火攻船隻。隨幫聽用。又撥通事隨往。如遇閩洋夷船竄回。卽諭令呈繳煙土。若諱之不從。且驅之不去。竟須示以兵威。倘此後再有夷船。累日停留。定行特參去後。詎該鎮於四月初十日來稟。轉據署參將謝國泰稟稱。三月二十六日。有雙桅夷船一隻。由西南外洋。駛至長山尾寄碇。謝國泰卽同通事。引水赴夷船。諭繳煙土。據稱船內無煙。因風雨阻隔。至四月初一日。向東南而去等語。維時該鎮往巡閩洋布袋澳等處。於初七日。旋抵粵洋。初九日。復見長山尾有夷船一隻。向東南遠颺等情。臣等接閱之下。殊深詫異。查夷船自西南外洋。駛至。明係外國新來之船。並非由閩省北洋。竄回粵境。如果並無煙土。希圖銷售情弊。該處非夷船應到之地。赴彼何爲。乃謝國泰既不能令其繳土。又不能立即驅行。任其以風雨爲詞。自三月二十六日起。泊至四月初一日。始據報開。實屬縱容疲玩。該鎮沈鎮邦。雖經暫往別洋。而長山尾爲該轄要地。一任夷船累日寄泊。是事前防範已疎。至初九日。長山尾再見之船。係在該鎮折回以後。究竟該船從何駛至。未據報明。顯係初一日報開之船。未經遠去。仍在長山尾一帶逗留。沈鎮邦一味因循。含糊飾稟。若不嚴參示儆。是南澳一帶。前船雖已押回繳土。而後船又復踵至。魯私藏垢納汙。伊於胡底。查署海門營參將水師提標左營游擊謝國泰。年力就衰。巡防漸懈。相應請旨。勒令休致。其南澳鎮總兵沈鎮邦。於兩省交界洋面。莫展一籌。難勝水師專閩之任。惟年力正強。操舟亦熟。尙不至於廢棄。可否請旨降爲遊擊都司。以示懲儆。仍留粵省水師。酌量補用。並令隨船出洋。以觀後效。其所遺南澳鎮總兵。員缺緊要。並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是否有當。臣等謹會同廣東水師提督臣關天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附奏東西各洋越竄夷船嚴行懲辦片

再臣等察訪夷情。因知外國商船來粵貿易者。必先該國請領牌照。經過夷埠。俱須驗明。並於開船之時。頒給禁

約條款。諄諭不許在於中華。滋生事端。酌限往返程期。如未領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卽治其罪。船亦充公。是外夷禁令森然。並非縱其所如。漫不加察。而商船載來貨物。動值數十萬金。彼既愛惜重賞。自必懷遵法度。故貨船到粵。必皆報關候驗。納稅投行。雖近年以來。每有夷商夾帶鴉片情弊。要亦先向躉船寄頓。始敢駛進黃埔。斷無駕駛重船。東奔西竄之理。惟因獲利太厚。販運愈多。各國雖間有之。而以港脚一處爲尤甚。港脚地名曰孟雅喇。曰孟賈。曰曼。皆爲英吉利所屬之港口。卽華言所謂馬頭也。距英吉利本國。尙有兩月路程。而其來至內地。則比英夷爲近。奸夷利慾薰心。罔顧厲禁。往往由外洋乘風竄駛。越過廣東中路。直趨東路之南澳。以達閩浙各洋。來去頻仍。便成熟游之地。在天朝彌綸廣大。無不徧示懷柔。卽其所不應至之處。違禁頻來。亦惟自謹修防。其究至於驅逐而止。奸夷習知其故。相率效尤。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於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遇有夷船駛至。不過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應。亦卽莫敢誰何。甚有桀驁夷船。膽敢以槍礮相恐嚇。而官船因未奉有明文。轉不便擅用火器。如道光十四年閩浙總督臣程祖洛。所奏情節。曾奉諭旨。飭令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情形。以靖洋面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以臣等近日訪聞。乃知此等奸夷。並未領照經商。而敢偷渡越竄。若被該國查出。在夷法亦必處以重刑。況天朝禁令森嚴。豈有轉以內地各洋。爲其逋逃藪之理。且如內地奸民出海。潛赴夷洋滋事。揆諸國法。正宜按例治罪。倘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適足蔽辜。豈尙聽其鳴冤。許爲報復乎。以此對觀互證。度勢揆情。愈知越竄之夷船。不必空言驅逐。惟有嚴行懲辦。乃可震懾其心。總之有牌照而行中路者。卽爲經商之船。無牌照而竄東西各路者。卽爲偷渡之船。經商之船。尙須區分良莠。偷渡之船。明係有莠無良。槍擊礮轟。皆其自取。似不爲過。且此等越竄船隻。小者爲三板夷划。大者亦不過雙桅夾板。迥非貨船躉船。高大堅厚之比。卽船內礮械。亦極有限。甚至安假礮於船旁。奮礮眼於槍板。祇以虛張聲勢。紛飾觀瞻。帥船果能奮勇剿除。何患不能相敵。卽云夷人乃亡命之徒。官兵不值與之對仗。亦尙有便利之法。可操勝算。祇須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駕拖船。滿載車薪。備帶火器。分爲數隊。占住上風。

漏夜乘流縱放。卽或前隊未能得手。後隊絡繹復來。夷船中觸處皆引火之物。未有不可以焦爛者。此令一行。不特實有其事。而奸夷先已膽落。似亦懾服之一法也。臣等爲杜絕鴉片。肅清海洋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瀝陳。伏祈聖鑒訓示。謹奏。

會奏銷化煙土一律完竣摺

奏爲虎門銷化煙土。公同覈實稽查。現已一律完竣。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欽遵諭旨。將夷船繳到煙土二萬餘箱。在粵銷燬。所有覈實杜弊。並會督文武大員。公同日擊情形。已於五月初三日銷化及半之時。先行恭摺會奏在案。嗣是仍照前法。劈箱過秤。將煙土切碎。拋入石池。泡以鹽滷。爛以石灰。統俟戮化成渣。於退潮時。送出海。臣等會督文武員弁。逐日到廠看視稽查。其間非無人夫。乘機圖竊。而執事員弁多人。留神偵察。是以當場拏獲之犯。前後共有十餘名。均卽立予嚴行懲治。並有賊匪於貯煙處所。乘夜爬牆鑿箱偷土。亦經內外看守各員弁。巡獲破案。現在發司嚴審。尤當按律重辦。其遠近民人來廠觀看者。端節前後。愈見其多。無不肅然懷畏。並有米利堅國之夷商。經與別治文弁遜等。攜帶眷口。由澳門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師提標游擊羊英科遞稟。求許入棚瞻視。臣等先因欽奉諭旨。准令在粵夷人共見其間。咸知震讐。曾經出示曉諭。是以該夷等遵諭前來。且查夷商經等。平素係作正經買賣。不販鴉片。人所共知。因准派員帶赴池旁。使其看明切土搗爛。及撒鹽燃灰諸法。該夷人等。咸知一點頭。且皆時時掩鼻。旋至臣等廠前。摘帽斂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誠。當令通事傳諭該夷等。以現在天朝禁絕鴉片。新例極嚴。不但爾等素不販賣之人。永遠不可夾帶。更須傳諭各國夷人。從此專作正經貿易。獲利無窮。萬不可冒禁營私。自投法網。該夷人等。傾耳敬聽。俯首輸誠。察其情形。頗知傾心向化。隨卽公同賞給食物。歡欣祇領而去。至臣等前奏煙土名色。本有三種。曰公斑。曰白土。曰金花。迨後復經劈出原箱。另有一種小公斑。每箱貯八十箇。其式樣比行常之公斑較小。而箇數倍之。故每箱斤兩。不相上下。每箇用洋布包裹。製造亦較精緻。訪聞此種。在外國

係最上之煙。價值極貴。是現在所化煙土。竟有四種。臣等近日於邸鈔中。伏讀上諭煙膏煙具。多有假造。其弊不可勝言等因。欽此。仰見聖明務求真實。力戒欺隱之至意。臣等愚昧之見。欲辨其偽。必須先識其真。未知近時各處所擊獲者。皆係何種煙土。若以外夷原箱之物。互相比較。則真偽似可立辨。不至混淆。謹將現在四種煙土。每種各留兩箱。可否即將此八箱。作為樣土。如蒙准令解京。即委便員搭解。並不費事。倘亦無須解送。則此時粵東每月。俱有各屬擊獲解省驗燬之煙。亦可隨同銷化。現除暫存此八箱外。計已化煙土。湊合前奏之數。共有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除去箱袋。實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截至五月十五日。業已銷化全完。斯時蕩穢滌瑕。幸免毒流於四海。此後除奸拯溺。尤期約立於三章。庶幾仰副我聖主除害保民之至意。所有銷化煙土完竣緣由。臣等謹會同水師提督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虎門現在無事。臣林則徐亦暫回省城。商辦一切。合併聲明。謹奏。

#### 會奏夷船互市情形並空蕘開行隻數摺

奏為彙報外夷貨船。往來互市情形。並回空蕘船。開行隻數。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奏收繳夷船鴉片。欽奉諭旨。各國夷商。業經遵繳煙土。自應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懷柔等因。欽此。臣等當即恭錄咨會粵海關監督臣豫堃。一體欽遵辦理。惟因外國新來貨船。開行在數月之前。恐尚未知嚴禁。仍帶煙土。且查向來積弊。夷商所帶之土。皆於到後。卸在伶仃等洋之蕘船。然後進口。是未進口以前。應先設法稽查。以杜私卸。臣等會飭署澳門同知蔣立昂。暨香山協副將惠昌耀等。查照糧船勾水之法。將新到各貨船。吸水尺寸。先用丈杆。自水面量至艙面。注明印單。粘於夷船船艙。以為記認。仍造冊報明。以俟進口時覆驗。水跡有無浮高。即可辨其有無私卸。復咨會海關監督。親至黃埔。將貨船逐一盤驗。如有夾帶。自必不能藏掩。隨有米利堅國之吻架刺船。廉文船。經船。美刺船。邊文船。贊文船。弁遜船。山噸船。了者船。共九隻。販運洋米。棉花。洋布。黑鉛等貨。均於量明水誌之後。進口查驗。俱無夾帶鴉片。並

有帶來買貨洋錢十五萬數千圓。據通事等稱。夷船攜帶洋錢。近年頗爲罕見。尤可爲不賣鴉片之明證。此外有米利堅國之記列一船。英吉利所屬港脚之波利一船。於勾水之後。不敢進口。旋即駛向老萬山外。徑行回國。其爲帶有鴉片。無從覓售。又恐覆驗水痕。不能卸載。是以潛逃回去。情事顯然。但既未流毒中華。即不便窮追盡殺。此新來貨船之情形也。其原泊黃埔夷船。滿載內地貨物出口者。計港脚則有花地申等十五船。米利堅國則有美基云等八船。共船二十三隻。亦皆先後乘風。駛出老萬山。此又內地貨物。照常通往外國之情形也。至已經繳清煙土之蘆船。自應驅逐回國。臣等於收土後。傳諭領事義律。早爲遣回。茲查港脚之威利船。贊臣船。丹地刺船。這非厘船。勃船。米利堅之阿巴船。小呂宋之科船。共七隻。已先後駛出老萬山回國。其餘有候修船者。有候帶貨壓載者。並有其船業已破爛。不能衝風破浪。難以回國。擬折賣與人者。臣等分別覆查。尙皆實情。除仍分飭師船。嚴加防範。並不時查催驅逐外。現在洋面澳門。均屬安靜。所有貨船往來互市情形。及蘆船回國隻數。臣等謹會同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合詞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使粵奏稿 (卷四)

會奏續獲人煙槍具摺

奏爲粵東查辦鴉片。續獲人煙槍具。覈實確數。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鴉片之毒。比於砒鴆。然世之死於砒鴆者。千萬人而一耳。若鴉片。則吸食者病於癮而死。與販者罹於法而亦死。是死於鴉片者。幾於十八而一。於此而不併力掃除。貽害伊於胡底。言之切齒。思之寒心。臣鄧廷楨。臣怡良。既疊奉諭旨。嚴飭查拏。刻圖滌蕩。迨臣林則徐。仰承聖命來粵。查辦海口事宜。以大患務當力祛。不敢稍存畛域。除起獲夷船煙土。以清來源外。又經會同切劄各屬文武。隨時隨地。悉力搜拏。以冀濁流漸息。溯自臣鄧廷楨。臣怡良。節次奏報。至本年三月底止。計共獲人犯一千六

百名。煙土煙膏四十六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九錢八分。煙槍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一枝。煙鍋二百一十二口。及煙具等件均經仰蒙聖鑒在案。臣等伏思吸食者雖善於諱匿。固販者雖巧於收藏。而鬼域情形。斷難掩其鄰鄰耳目。因復通飭各屬。逐鄉選舉公正紳士。議立族黨正副。挨次編查保甲。使之保良攻匪。有犯即擒。茲自四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八日止。據各屬文武先後報獲煙案一百四十起。販賣煎熬吸食人犯共一百九十二名。煙土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兩七錢九分。煙膏二百一十二兩五錢八分五釐。煙槍一千二百四十五枝。煙鍋三十六口。又陸續撈獲煙泥二百六十四兩二錢。煙膏一十六兩六錢六分。煙槍二百四十三枝。煙鍋一口。又民間首繳槍煙一項。臣鄧廷楨臣怡良。於未經接奉硃批。飭令酌覈之先。據各屬稟報收繳煙土一十六萬九千三百零七兩五錢五分。煙膏四十六萬零五兩零二分。煙槍二萬六千零五十七枝。煙鍋三百二十六口。綜計煙土煙膏共重一十八萬七千一百七十九兩八錢零五釐。煙槍二萬七千五百三十八枝。煙鍋三百五十三口。犯經隨時發司嚴審。如係遠道情輕人犯。即飭該管府縣究詳。分別懲辦。報獲槍煙等件。因雷瓊二府離省篤遠。或僻在海南。計其獲數無多。飭即就近解道。確驗燒燬具報。其潮州一府。道里雖亦迢遙。惟所獲大起實多。數居通省十之八九。多則真偽易淆。而抽換偷漏之弊。恐亦在所不免。是以飭令與附近各府廳州。均將煙槍一體解省。由臣等親率司道營員。眼同驗明彙燒。以歸覈實。而絕濫派。伏查粵東地處海濱。番舶絡繹。匪徒趨利若鶩。飢法營私。較地省爲多。亦較他省爲易。當茲查辦喫緊。未嘗無怵心悔禍之人。而嗜癮者以厲梟爲神奇。牟利者視土囊爲金穴。若不持以定力。盡絕萌芽。不但曩昔之藏。乘間復出。吹吸之輩。讎吻重張。且恐外夷窺伺。錯網之疎。仍肆浸淫之計。前功可惜。痼疾安痊。臣等惟有協力同心。督屬勉益加勉。根株一日未淨。卽購捕不容一日或疎。必使舊染膏肓。以仰副我聖主崇德好生。除惡務盡之至意。除再通飭各屬文武員弁。奮力查拏。務將開鑿設館。販賣吸食。各匪犯多方戈獲。煙土實力窮搜。不許支飾畏難。稍涉縱漏外。所有續獲人槍煙具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滙陳民間煙土槍具仍宜收繳片

再廣東距京遙遠。臣近日始閱三月邸鈔。欽奉上諭。嗣後拏獲吸煙人犯。不准以呈繳煙膏煙具入奏。其從前投首不實之犯。仍著各督撫等嚴飭該地方官。隨時查察。如有再犯。即加重治罪。以杜朦混。而歸影實。將此諭令知之。欽此。現在部文尙未行到。而臣就邸報中。跪讀再三。仰見我皇上於爲民除害之中。示嚴實戒欺之要。嚴明訓飭。感深交深。臣恭釋聖諭。所指收繳之弊。約有三端。一則恐以拏獲之犯。作爲自首。希圖減罪也。一則既繳之後。官不復查。聽其吸食也。一則地方官塞責邀功。假造煙膏煙具。以滋朦混也。凡此三弊。皆臣所切齒痛恨。矢以極力掃除者。茲蒙訓諭提撕。彌欽嚴實從嚴之至意。敢不倍加釐剔。務絕根株。惟是濱海愚民。無知誤會。近日紛紛傳播。轉謂煙禁已弛。有槍有土。仍聽存留。前此赴鄉查訪之紳耆。輒被鄉民恃頑抗阻。謂已奉旨免繳。何得多事。此等藉詞搖惑。以嚴爲寬。實屬詐妄之尤。亟宜痛加懲創。除嚴拏重辦外。惟念臣等所辦收繳之法。並非令罪人自行投首。官不復查。亦不敢聽州縣塞責邀功。假造朦混。伏求皇上恕臣愚昧。容其據實滙陳。查鴉片久已盛行廣東。尤甚。所謂遍地皆是。早在聖明洞鑒之中。即使此後外夷斷絕來源。正恐內地囤積之多。數年用之不能盡。在臣與督撫臣等。盡力督拏。無日不有獲犯起贖。然察看向來陷溺之深。與到處窩藏之密。地方遼闊。民俗兇頑。島澳既不可勝窮。胥役又大都難恃。是即設法拏獲。亦祇千百中之什一。如必掃數拏盡。竊恐遙遙無期。因思保甲之行。本係誥奸良法。每鄉總有公正紳士。良善耆民。五家十家之間。耳目最爲切近。與販吸食。斷難瞞其鄰人。故保甲有五家連坐之條。在官者因卽藉以儆衆。如一家有犯。責四家以告發。否則與之同罪。而爲鄰右者。既知其人有犯。恐必連累及身。又念比屋相親。不忍遽寘於法。則必多方勸戒。悚惕而禁止之。並取其煙槍膏土。彙繳於官。官則驗明卽收。並不詰其姓名來歷。蓋明以留其廉恥。而實則杜其避趨。故第收之於列。應舉發之族鄰。而不收之於律。許減輕之罪犯。猶恐不實不盡。一面購線查拏。有犯卽懲。其於何人會繳。何人未繳。拏者本不過問。犯者無可藉詞。此所以不相妨而適相濟也。

夫有鴉片。卽有吸食。勢所必然。在官多一分之收。卽在民少一分之食。誠能減之又減。以至於無。似亦有益無損之事。且吸食之人。其畏收繳。轉甚於畏查拏。蓋查拏不能無漏網。況父兄溺愛。親族礙情。雖恨子弟之吸煙。而恐其到官問罪。轉必多方爲之隱瞞。有收繳之一途。則凡家人骨肉。戚友鄉鄰。平日勸之不從者。至此皆得悚以功令之嚴。奪其物以社所嗜。是一人之癮。衆人斷之。旣立死罪。以懼其心。復飭收繳。以去其疾。迫之以不得不斷之勢。正所謂以生道殺民。而比閭族黨。開變化愧厲之方備焉。保受和親之俗成焉。故報繳者。雖見其多。並無公然免罪之犯。而報獲者。並行不悖。實無繳後不查之人。蓋以保甲禁鴉片。而寓收繳於編查。猶之以保甲查教匪。卽應收其經卷。以保甲治械鬪。卽應收其器械。其理一也。至假造之弊。惟不驗。乃至被朦。果其驗之。則真僞判然。難逃衆目。故煙土必用刀剖開。煙膏必以火燃試。不惟全假者。卽時發覺。卽攙和者。亦立見區分。若煙槍則外面一觀。已有生熟之別。又劈破以視其內。必其煙油久漬。乃爲舊槍。及新槍尙不能相混。而他物所假。更無論矣。現在粵省所收膏土槍具。惟僻遠隔海之雷瓊二屬。爲數本少。免令解省外。其餘各屬。悉經通飭解驗。且不獨收繳者當驗。而拏獲者更當驗。蓋收繳無功可見。惟拏獲始足見功。地方官如存邀功之心。則與其假造而報收繳。不如假造而報拏獲之爲得也。夫以粵省作僞之風。命案尙有頂兇。盜案亦有買犯。要在上司認真。乃不受其矇蔽耳。況鴉片獲利最厚。弊竇最多。有賣放正犯真贗。而以從犯假贗報獲者。有獲時明係真贗。而侵吞偷換。解時變作假贗者。詐僞叢生。何所不至。然既不能因查拏之有僞。遂並查拏而停止之。則收繳中之真假。或亦責成臣與鄧廷楨等。逐一調驗。如有假造。惟臣等是問。且查粵省自上年以來。未曾於鴉片案內保舉一員。是旣不使邀功。安敢聽其朦混。臣到粵以後。屢准鄧廷楨等。將解省之煙土等物。移同查驗。開有一二攙和之膏土。搪塞之新槍。皆必剔出發司澈底究辦。此後更當責成地方官。先自劈驗。再行封解。如有不實。卽將該州縣嚴參示儆。又如煙槍一物。臣始亦以爲不過如尋常之槍桿耳。斷難與否。於槍何與。迨屢獲煙犯。細加研訊。始知溺於鴉片之人。直以其槍爲性命。緣新槍不能過癮。總須平素用熟。

有煙油久漬其中者。方能適口。故一槍有值數十百餘金者。甚至父子兄弟間。不肯相假。其陷溺之深如是。所以欲去其癮。先去其槍。有如理髮而奪其櫛。作字而奪其筆。雖嗜嗜者。亦無可如何。非第使之明志也。謹查大清律例內。禁止賭博。必並賭具而嚴禁之。蓋有具則有賭。無具即無以爲賭也。煙之需槍。恐或類是。臣前於邸鈔中。見有被罪團禁。而仍羣聚吸煙者。是因破案而不收槍之故。若不收槍。則未犯案者。固難望其自懲。即已犯案者。仍不甘於棄槍。將使在家獨吸之人。合之而同吸於圍圍。並將各處散吸之人。徙之而聚吸於配所。竊恐輾轉流傳。其勢更難於禁止矣。凡人不見可欲。則心不動。煙入於目。槍入於手。欲其口之不饑。不可得也。吸早煙者。若無煙桿。亦有不能不吸之勢。然早煙之新桿。尙可將就。而鴉片之新槍。與無槍同。由此觀之。收槍之法。或亦禁煙者所不廢耳。至自首一節。現在粵省固無其事。而大清律例。明有此條。除殺人不准首外。小而尋常罪犯。大而習教爲盜。尙皆准首。設有入煙癮已斷。本身出首。察看得實。似亦只得遵例辦理。未便竟不准首。致與定例兩歧。而與怙惡不悛之人。亦無區別。惟流弊必須嚴杜。倘州縣將拏獲之犯。捏爲投首。定當以故出人罪。嚴行參辦。而罪人首後復犯。似宜卽照新例定罪。不得仍與初犯者同科。始足以昭警戒。伏念我皇上明罰勅法。因恐臣工不知振作。是以訓飭加嚴。而無知蚩氓。相率傳訛。轉幸明諭之頒。冀遂深藏之術。若因此頓更大局。非獨前功可惜。更虞挽救無方。且風聞外夷。於呈繳之後。知內地民人。煙可不繳。不無反唇相稽者。於國體尤有關係。臣仰蒙委任。專辦此事。下懷實深焦急。不揣冒昧。披瀝密陳。如臣言謬。妄難行。應請皇上破其顯惡。示以懲儆。倘蒙俯念。臣心無他。惟冀於公有濟。可否特頒申諭。將前旨係爲覈實查辦。正以從嚴之處。明白宣示。嗣後窩收繳於保甲。責大吏以督查。如有州縣以拏作首。以假混真。不行嚴參者。事發以徇庇論。而總不得藉口希圖免繳。俾天下臣民。憬然領悟。庶久藏之毒物。漸收懲以無遺。頂感鴻慈。倍無旣極。再督臣鄧廷楨。與臣籌議。意見相同。因接奉硃批。令其酌覈。亦已自行另片覆奏。惟係專差齎遞。恐到京。在臣此摺之後。合併聲明。伏祈聖鑒訓示。謹奏。

會奏擬具檄諭英吉利國王底稿恭候欽定摺

奏爲遵旨擬具檄諭英吉利國王底稿恭呈御覽仰祈欽定事。竊臣林則徐上年在京陛見。面奏禁止鴉片一事。擬頒發檄諭。曉示外夷。容俟到粵。與督臣鄧廷楨等酌商。奏請訓示。迨到粵之後。節次欽奉上諭。著與鄧廷楨商酌妥擬底稿具奏。經朕披覽。再行頒發等因。欽此。維時臣等諭令在粵之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及住省各夷人呈繳鴉片鴉片。辦理正屬應手。因思外國重洋遙隔。尙可暫緩放行。當將就近諭夷緣由。合詞附片覆奏。嗣奉上諭。英吉利既有在粵領事。及住省夷人。經該大臣等就近諭知。辦理應手。所有檄諭該國之處。亦著暫緩頒行。統俟議定與販吸食各罪名。頒行新例時。於善後章程內。另行詳細籌議。仍遵前旨。擬稿進呈。再行頒發。欽此。仰見聖主因時制宜。周詳指示之至意。臣等曷勝欽感。茲新例業已頒到。所有內地與販吸食。並夷人夾帶鴉片各罪名。均經議定。因查粵省成案。凡欽奉諭旨。事涉外夷者。大都由督撫臣聯銜照會該國王。欽遵辦理。此次既頒新例。自應宣示重洋。咸使懷德畏威。遷善遠罪。除一切善後章程。容俟詳細籌議另奏外。所有檄諭外國之稿。應先酌擬進呈。唯查各國夷船。來至粵東者。如西洋夷人。久住澳門。幾成土著。自可就近給諭。毋庸遠寄出洋。其弗蘭西荷蘭大小呂宋。雙鷹單鷹。連國。瑞國。近年買賣較稀。惟英吉利之船最多。米利堅次之。但米利堅並無國主。只分置二十四處頭人。礙難遍行傳檄。英吉利國。現係女主。年紀亦輕。然聞號令係其所出。則該國似宜先頒檄諭。臣等不揣闕陋。謹會同商擬底稿。另摺恭錄進呈。伏祈聖鑒折衷。俾有體要。敬候欽定。發回之後。再議頒發。其餘各國。俱先諭知在粵夷目夷商。倘該夷目等稟請移知其國主。然後奏明酌發。是否有當。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擬諭英吉利國王檄

謹擬頒發檄諭英吉利國王底稿。恭候欽定。

爲照會事。洪惟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爲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爲心也。貴國王

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咸激天恩。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者。賴有此也。唯是通商已久。衆夷良莠不齊。途有夾帶鴉片。誘惑華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大皇帝聞而震怒。特遣本大臣來至廣東。與本巡撫院部會同查辦。凡內地民人。販鴉片食鴉片者。皆應處死。若追究夷人。歷年販賣之罪。則其貽害深。而攬利重。本爲法所當誅。惟念衆夷尙知悔罪乞誠。將躉船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由領事官義律稟請繳收。全行燬化。盛經本大臣等據實具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尙可原。姑寬免罪。再犯者。法難廢貸。立定新章。諒貴國王嚮化傾心。定能諭令衆夷。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懷遠也。查該國距內地六七萬里。而夷船爭來貿易者。爲獲利之厚故耳。以中國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華民分去。豈有反以毒物害華民之理。夷人未必有心爲害。而貪利之極。不顧害人。試問天良安在。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同明知鴉片之爲害也。既不使爲害於該國。則他國尙不可移害。況中國乎。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與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爲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爲生。又外國之呢羽囉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既非中國要需。何難閉關絕市。乃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與天下公之也。該國帶去內地貨物。不特自資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國。獲利三倍。即不賣鴉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無厭之求乎。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英國。誘人買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絕之也。向聞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並聞來粵之船。皆經頒給條約。有不許攜帶禁物之語。是貴國王之政令。本屬嚴明。祇因商船衆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會。明知天朝禁令之嚴。定必

使之不敢再犯。且聞貴國王所部之蘭順。及斯葛蘭愛倫等處。本皆不產鴉片。惟所轄印度地方。如孟阿拉曼達拉薩孟買八達拿默拿麻爾注數處。連山栽種。開池製造。累月經年。以厚其毒。與穢上達。天怒神恫。貴國王誠能於此等處。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穀。有敢再圖種植鴉片者。重治其罪。此真與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壽。長子孫。必在此舉矣。至夷商來至內地。飲食居處。無非天朝之恩惠。積聚豐盈。所非天朝之樂利。其在該國之日。猶少。而在粵東之口岸。轉多。弼教明刑。古今通義。譬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英國法度。況天朝乎。今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夷人若無鴉片帶來。則華民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賣陷華民於死。豈能獨予以生。被害人一命者。尚須以命抵之。況鴉片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故新例於帶鴉片來內地之夷人。定以斬絞之罪。所謂爲天下受害者此也。復查本年二月間。據該國領事義律。以鴉片禁令森嚴。稟求寬限。凡印度港脚屬地。請限五月。英國本地。請限十月。然後即以新例遵行等語。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體恤。凡在一年六箇月之內。誤帶鴉片。但能自首全繳者。免其治罪。若過此限期。仍有帶來。則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斷不寬宥。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我天朝君臨萬國。儘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例。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懷遠憲典。將鴉片永斷來源。切勿以身試法。王其誥奸除隱。以保乂爾有邦。益昭恭順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須至照會者。

使粵奏稿 (卷一)

附奏新頒夷人治罪專條內請酌易字樣片

再臣等准刑部咨通行夷人治罪專條內開。一夷人帶有鴉片煙。入口圖賣者。爲首照開設窯口例斬立決。爲從同謀者。絞立決等語。在衡情定議之意。以入口二字爲關鍵。原因海洋遼闊。口以外直連夷洋。口以內始爲內地。劃清

界址。本極分明。惟影諸粵省貿易章程。尙有不得不防其影射之處。緣廣東中路通商。向以船進虎門。乃爲入口。番船初到之時。先於虎門口外寄碇。如擔杆山。銅鼓洋。大嶼山。伶仃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灣。石笋。九洲。沙滘潭。仔雞頸等洋。皆向准夷船寄泊之所。此等洋面。雖皆在老萬山以內。而老萬山並無口門。無從稽察。是以定例夷船。必雇引水小船。報明引入虎門口內。停泊黃埔。始得開槍驗貨。按則納稅。投行互市。其在虎門以外。寄泊中路各洋者。皆未入口之船也。而私售鴉片之弊。正在於此。蓋由中路而東而北。則歷潮州南澳。以達閩浙北洋。凡甯波。上海。山東。天津。奉天之商船。皆所通行。由中路而西。則本省之高廉雷瓊船隻往來。亦絡繹不絕。所有各路與販鴉片。多在洋面舟次。與夷人交易。盤運過船。卽或在口內議買。亦須赴口外運貨。此內地快蟹拖風等艇。所以乘間出沒。而夷人囤貯鴉片之壘船。常泊伶仃等洋。職是故也。口內夾帶鴉片者。無非民船。向來擎獲之案。屢歷可據。若夷船夾帶入口。雖亦難保必無。然經總散各洋商。逐層保結。又於入口之後。卽行開槍起貨。立見底蘊。故夷人所帶鴉片。每先卸於口外蘊船。然後入口。今若以是爲界。彼正得以藉口趨避。難保不於虎門口外。再設蘊船。恐辦理又形棘手。且英國領事義律。於繳煙完竣之後。曾據具稟。懇求在澳門裝貨。臣等以其顯違定例。批駁不准。該領事尙懷觀望。是以近日他國之船。進黃埔者。已有十四隻。而英吉利所屬港脚之船。尙停虎門口外之尖沙嘴一帶。支飾遷延。臣等惟飭師船。嚴密防範。一面示諭各夷船。如無鴉片。卽應入口報驗。有鴉片而首繳淨盡者。亦准入口。若自揣不敢報驗。卽日揚帆回國。亦尙可免窮追。倘透漏售私。萬難曲宥。此時該夷正在憚於入口。故口外之弊。比之口內。尤常嚴防。可否仰懇聖裁。將新例入口字樣。酌易爲來內地等字。稍示渾涵。俾無可以藉口之處。恭候命下。祇遵。臣等爲夷情狡獪。加意周防。起見。不揣冒昧。合詞附片。瀆陳。伏祈聖鑒訓示。謹奏。

會奏巡緝營員訪有劣蹟請革審摺

奏爲原派巡緝營員。於撤巡後。訪有劣蹟。請旨革職審辦。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廣東各海口。囤販鴉片。偷漏紋銀。

久已積爲弊藪。而港澳叢雜。防範難周。是以向設巡船。分投查緝。既不能不派委備弁。亦不能不雇用眼線。但其中率公守法者。緝捕多非所長。而破案得力者。又難保別無私弊。惟有信賞必罰。懲勸兼施。獲犯既多。固未便沒其勞績。一有弊竇。卽不敢稍予姑容。蓋此輩駕馭之難。各省皆然。而尤莫甚於粵東。諸案皆然。而尤莫甚於鴉片也。卽如前任兩廣督臣盧坤任內。捐設巡船。維時副將秦裕昌。以捐職都司。王振高。帶領壯丁。徐廣。素諳捕務。稟准隨船巡緝。先後獲犯多名。經盧坤將王振高。飭發香山協水師效力。並賞給徐廣記委頂戴。嗣升任撫臣祁項。兼署督篆。復於肇獲盜犯潘亞有等案內。奏奉諭旨。王振高著該督留心察看。如果一二年後。再著勞績。卽奏請以都司補用。欽此。臣鄧廷楨抵任後。因王振高尙須察看。當發陸路南韶連鎮差委。旋經部駁。仍發水師效力。並未派令巡查。嗣因捕務緊要。修復巡船。以資緝匪。據署臣標中軍副將韓肇慶。派委守備戴文彪。千總蔣大彪。倫朝光。仍帶記委徐廣。壯丁梁恩陞等。往來外海內河。巡查緝捕。先後肇獲載運紋銀出洋。販賣鴉片。以及鹽梟土盜各犯。共二百六十五名。起獲紋銀番銀共六萬二千六百餘兩。煙土一萬六百餘箱。均經奏報題咨在案。除戴文彪奉部發陞江西都司。今已病故外。倫朝光蔣大彪。以疊獲紋銀。先後題陞守備。梁恩陞亦以獲犯勞績。拔補外委。嗣於十七年秋間。臣鄧廷楨與前撫臣祁項。承准廷寄。因有人陳奏王振高。徐廣。卽亦沙廣。梁忠。卽梁恩陞等。暗開窰口等因。諭旨查究。當經欽遵密查。實無開設窰口憑據。合詞恭摺覆奏。並附片瀝陳此等用以緝捕。本屬棄短取長。仍不時留心察看。如查有弊端。卽從嚴懲辦。不敢稍存迴護。荷蒙聖鑒。各在案。此後臣鄧廷楨更加留心察看。雖據報肇獲鴉片。隱犯。絡繹不絕。而獲銀之案。較前頓少。因思巡船出赴外海。究恐稽察難周。安知不恃特委之名。藉端嚇詐。且慮各處營縣。因有另設巡船。轉相觀望。遂於十八年撤去前項巡弁。以專營縣責成。一面追查從前委巡之王振高。及近年之蔣大彪等。有無假公濟私。尙未得有實據。臣林則徐奉命來粵。密訪海洋利弊。知先後管駕巡船之弁丁。以及眼線人等。多不理於人口。而亦未得確憑。迨五月內。銷化夷船煙土事竣。由虎門回至省垣。訪得前在巡船。充當頭舵之馮

亞潤。周亞保等。併擊到案。提同常作眼線之已革外委保安泰。隔別研訊。據供巡船擊獲販煙運銀各案匪犯。俱在水次截擊。人隱並獲。並無妄擊邀功。挾嫌栽害情弊。惟所解煙土。如有零星餘剩。各船間或勻分。若在偏僻口門。遇著販煙之船。亦有送給洋銀。聽其開去等語。是侵匿賄縱之弊。已屬顯然。臣等立提王振高。倫朝光。梁恩陞。徐廣。反覆詰訊。雖不敢盡行狡賴。而供詞尚多閃鑿。且因守備蔣大彪。引見未回。倫朝光等率皆諉諉蔣大彪一人。其爲前此通同舞弊。現在推卸避就。尤可概見。當此力除鴉片之際。正須肅清捕務。杜絕欺隱。臣鄧廷楨先因各該弁獲犯多名。雖經隨案。聲請恩施。予以升擢。今既查有劣蹟。愧恨交深。必當倍加嚴辦。斷不敢意存迴護。稍予姑容。致負聖明委任。除外委梁恩陞。記委頂帶徐廣。均已由臣鄧廷楨斥革。並將王振高。捐納都司職銜。咨部革退。一面行文前途截擊蔣大彪。回粵聽審外。相應請旨。將准陞水師提標後營守備蔣大彪。順德協右營守備倫朝光。一併革職。以便提同各犯證。嚴審確情。按擬懲辦。以爲備弁營私者戒。臣等謹會同水師提督臣關天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會奏英夷抗不交兇嚴斷接濟查辦情形摺

奏爲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因求在澳門裝貨不准。輒將該國貨船。阻留口外。圖賣新來鴉片。適有夷人毆斃華民命案。抗不交兇。照例斷其接濟。並勒兵分堵海口。該夷與奉逐各奸夷。均已畏懼出澳。寄住貨船。臣等往來香山虎門。相機督辦。先將大概情形。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林則徐。奉命來粵。與臣鄧廷楨等。宣示天威。夷人咸知震懼。前經收繳舊船鴉片二萬餘箱。維時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在省城夷館。自行查數報繳。前後連具十餘稟。情詞均甚恭順。臣等於批諭之中。時加稱獎。該領事亦自以爲榮。頗形踴躍。嚴計繳清煙土。較原稟溢出尚多。論者以爲英夷平日桀驁性成。今乃倒篋傾筐。帖然馴伏。是千里之重賞盡擲。卽百年之痼疾可除。而臣等熟計深籌。尤以本年來船夾帶爲慮。蓋該國遠在數萬里外。當其開船之日。尙未知天朝新例。如此森嚴。旣而潛帶而來。必思願其成本。而

中國力除巨患。正當於得手之際。披盡根株。豈得將新船。轉予放鬆。致使前功盡棄。是以臣等請定治罪專條。並立限期首繳。仰荷聖明俞允。飭定新例頒行。其新例未到之先。各國貨船。即已陸續到粵。當令洋商通事。諭知現辦章程。船內無鴉片者。進口報驗。有鴉片而自首。全行呈繳者。准予奏請免罪。並許驗明進口。若自揣不敢報驗。即日揚帆回國。亦免窮追。使各國夷商。得以早定主見。迨頒到新例。又復傳諭周知。截至七月初八日。進口報驗夷船。共一十七隻。經粵海關監督臣豫堃。驗明均無鴉片。准其開槍貿易。不進口而回國者。亦有三隻。其中即有鴉片。當不至毒流內地。惟英吉利所屬港脚貨船到時。本亦即擬進口。旋被義律阻止。停泊虎門口外之尖沙嘴一帶。緣義律爲該國領事。該國主給與權柄。得以約束衆夷。先前繳土之時。力能號召。南澳福建等處之船。悉行駛回虎門。一體呈繳。迨繳完後。義律稟辭下澳。尙據遞具一稟云。違禁犯賣一弊。誤及正經貿易。貽累人之家業。其害甚重。亟須設法。早除此弊於常久。如准委員來澳。會同妥議章程。其違禁犯賣之弊。可冀常遠除絕等語。臣等以爲真心除弊。大加批獎。並會委佛山同知劉開域。赴澳與之覈議。且將奏准頒賞之茶葉一千六百四十箱。發往給賞。以便空蕙。迅速回帆。詎劉開域未到之先。義律於四月二十四日。續遞一稟云。本國船隻進埔。須候奉到國主批諭。方可明白轉飭。或蒙格外施恩。令在澳門裝貨。感戴靡既等語。臣等接閱之下。均相詫異。始知前稟章程一語。乃係別蓄詭謀。蓋澳門孤峙海隅。實可周通內地。向惟西洋夷人。准設貿易額船二十五隻。起卸貨物。不納關稅。自明代而已然。英夷惟利是圖。久深豔羨。故於繳土之後。希圖破例效尤。此端一開。則粵海關幾同虛設。且溯查嘉慶年間。鴉片之浸淫流毒。皆由澳門圍聚發販。年盛一年。道光二年。葉恆澍犯案。始將澳門圍所撤散。其後變爲蘊船。今蘊船之積土甫除。若澳門之圍所又起。何異驅虎進狼。故不得不決絕批駁。且貨船皆從該國給予牌照。令赴內地經商。豈有已經到粵。始候該國王批諭之理。亦於稟內指破其詭。義律詭計不行。闔然消阻。委員劉開域到澳。伊遂不理。問其定何章程。據稱不准在澳裝貨。便無章程可議。即傳領茶葉。亦不敢領。臣等以此項奏准給賞。原係出於格外。既無福承受。

即不值給發。此後凡有批諭。伊皆不肯接收。在大羊之性無常。原不必與之計較。然有不可聽其觀望者。如繳清煙土之空窺。尙有一半未行。奉旨驅逐之奸夷。亦有數名未去。不能因其不接諭帖。轉任逗留。故仍委員赴澳嚴催。並飭令西洋夷目。協同攔逐。至該國貨船。陸續來澳。計至此時。已有三十二隻之多。該夷商滿載而來。將本求利。無不早圖進口。開船貿易。乃被義律一人。把持阻撓。俱在尖沙嘴一帶聚泊。廣東天氣炎熱。各船中如洋米洋布棉花等貨。難免潮濕霉爛。業已怨聲同聲。臣等令洋商通事。齎諭分赴各船。剴切開導。催令進口。咸稱義律係伊國領事。不得不惟令是從。而其中潛帶鴉片之奸夷。既不甘呈繳。又不願空回。則正樂於遷延。冀以私售禁物。現因各口查緝嚴緊。整箱煙土。不能運入內洋。而蛋艇漁舟。與番船每相貼近。乘間買其零土。以圖轉售。獲利者。節經文武擊獲。已據確切供明。且查夷人私放三板。裝載鴉片。潛赴偏僻口門。以木片爲招帖。寫明鴉片一個。洋銀幾元字樣。隨潮流入海口。以賤價誘人售買。是義律之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爲圖賣新來鴉片。恐被進口。搜查起見。夷情詭譎。如見肺肝。卽無別滋事端。亦不得容其於附近口門。估爲巢穴。况夷人酗酒打降。習以爲常。五月二十七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維善。被夷人酒醉行兇。棍毆斃命。經新安縣梁星源。驗明頂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傷。訊據見證鄉鄰。僉稱係英吉利國船上夷人所毆。衆供甚爲確鑿。諭令義律交出兇夷。照例辦理。將及兩月。延不肯交。臣等給與諭函。亦竟始終不接。竊思人命至重。若因英夷。而廢法律。則不但無以馭他國。更何以治華民。義律肆意抗違。斷非該國王令其如此。安可聽其狂悖。而置命案於不辦。任奸宄以營私。壞法養癰。臣等實所不敢。恭查嘉慶十三年。英國兵頭都路厘等。在澳門違犯禁令。欽奉諭旨。卽實力禁絕柴米。不准買辦食物等因。欽此。此時義律與各奸夷。均住澳門前。以裝貨爲詞。顯有佔據之意。今更種種頑抗。自應遵照嘉慶十三年之例。禁絕英夷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臣等於七月初八日。駐劄香山縣城。勒兵分布各處要口。俾知儆畏。仍曉諭在澳華民。及西洋各國夷人。以此舉專爲英夷違犯。不得不制以威。與別國均無干涉。毋庸驚擾。且查例載夷商銷貨後。不得在澳逗留等語。今該夷既不

進口貿易。是不銷貨。卽不當住澳。應與奉逐各奸夷。均照例不准羈留。臣等諒飭之後。澳內西洋夷目。亦卽遵諭。一同驅逐。自七月初九日至十九。旬之內。義律率其家眷。暨奉逐未去之奸夷。央頓等。並散住澳內。英夷共五十七家。悉行遷避出澳。奇住尖沙嘴貨船。及潭仔空籠船上。據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協副將惠昌耀等稟稱。該夷窮蹙倉皇。已覺十分兢懼等語。臣等察其平日飲食居處。華靡相夸。今寄住客船。顯有抑鬱難堪之狀。又經禁賣食物。雖其船內糗糧不乏。而所嗜之肥臙燔炙。日久必缺於供。且洋面不得淡水。須於山澗汲泉。若汲道俱斷。此一端卽足以制其命。彼貿易斷不肯歇手。衆夷正不得齊心。要令就我範圍。似已確有把握。惟倔強之性。未嘗稍受折磨。此番控馭周防。尙不免稍需時日。而欲永杜鴉片之害。實以此爲喫緊機關。未便稍涉游移。復貽後患。查潭仔與澳門相近。而尖沙嘴則與虎門相近。臣等酌商調度。擬往來於香山虎門之間。或合或分。自當隨時妥辦。既不敢冒昧以憤事。亦不敢示弱以長驕。必俟交出兇夷。掃淨煙土。貨船進埔。報驗空壘。悉數開行。一切恪遵法度。然後給還買辦工人。仍准住行住澳。凡在粵東土庶。旣知夷人習爲虛僞。並知臣等慎密修防。沿海閭閻。現俱十分安謐。堪以仰慰聖懷。謹將辦理大概情形。會同廣東巡撫臣怡良。水師提督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陞。合詞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 會奏九龍洋面轟擊夷船情形摺

奏爲英夷義律。於出澳後。率領該國夷船。以索食爲名。突向師船開礮。經參將賴恩爵等。奮勇抵禦。大挫其鋒。該夷旋向澳門同知。投遞懇求說帖。並託西洋夷目。代爲轉圜。臣等仍當相度機宜。酌籌勦撫。先將現辦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英吉利國領事義律。前因求在澳門裝貨不准。輒將該國新來貨船。阻留尖沙嘴洋面。圖賣鴉片。並主令奸夷空壘。任意逗遛。又命案抗不交兇。給諭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斷其接濟。並勒兵分路嚴防。義律與住粵各英夷。悉行遷避出澳。經臣等於七月二十四日。會摺具奏在案。嗣知被逐奸夷。多住尖沙嘴船上。臣林則徐。臣鄧廷楨。

當即移駐虎門。就近調度。臣關天培自七月以來。常在沙角洋次。督領本標師船。與調到之陽江碣石兩鎮舟師。排日分合操練。以振軍威。並加派弁兵。協防排練。添雇水勇。裝配火船。以備隨時調遣。旋據探報。義律將該國貨船中。挑出船身較大之得忌刺吐等船兩隻。乃屢逐未出之空躉數隻。一併湊集礮械。假扮兵船。又有自夷埠新來之兵船一隻。番梢礮械較多。拋泊各夷船之前。特爲保護。臣等於各路水陸要口。雖已嚴密佈置。不使一處空虛。仍諄諭領兵各員。不得輕舉肇衅。原冀義律早知悔悟。果能交兇繳土。將貨船陸續進關。即可撤去兵防。照常貿易。詎七月二十九日。接據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稟稱。該將帶領師船三隻。在九龍山口岸。查禁接濟。防護礮臺。該處隔尖沙嘴約二十餘里。七月二十七日午刻。義律忽帶大小夷船五隻赴彼。先遣一隻攏上師船。遞稟求爲買食。該將正遣弁兵傳諭開導。聞夷人出其不意。將五船礮火。一齊點放。有記名外委之兵丁歐仕乾。彎身料理軍械。猝不及防。被礮子打穿脅下。殞命。該將賴恩爵。見其來勢兇猛。亟揮令各船及礮臺弁兵。施放大礮。對敵擊翻雙桅飛船一隻。在漩渦中滾轉。夷人紛紛落水。各船始退。少頃。該夷來船。更倍於前。復有大船攔截鯉魚門。礮彈紛集。我兵用網紗等物。設法閃避。一面奮力對擊。瞭見該夷兵船。駛來幫助。該將弁等忿激之下。奮不顧身。連放大礮。轟擊夷人多名。一時看不清楚。但見夷人急放三板。下海撈救。時有兵丁陳瑞龍一名。手舉烏槍。斃一夷人。被回礮打傷陣亡。殆至戍刻。夷船始遁回尖沙嘴。計是日接仗五時之久。我兵傷斃者二名。其受傷重者二名。輕者四名。皆可醫治。師船間有濬漏桅篷亦有損傷。均即趕修完整。嗣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等稟報。查夷人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漁舟見夷屍。隨潮漂淌。撈獲夷帽數頂。並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刺吐。手腕被礮打斷。此外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自此次對仗以後。巡洋舟師。均恨奸夷先來尋衅。巡緝愈嚴。八月初五日寅刻。守備黃琮等。率領兵勇。在潭仔洋面。偵見蝦笏小艇。靠攏夷夷一隻。帶同引水。認明係屢逐未去之丹時那躉船。知又潛賣鴉片。當即上前查拏。該躉船水手數人。即先跳入小艇。飛槳逃竄。其在船之人。正欲開礮。經黃琮等先擲火斗火確。船中火發。乘夷始行。

走出。除臭水登岸外。獲解伙長工人二名。現飭審究。該丹時那龜船。亦即被火燒燬。並無傷人。各據稟報前來。臣等查英夷欺弱畏強。是其本性。向來師船。未與接仗。祇係不欲覺自我開。而彼轉輕視舟師。以爲力不能敵。此次乘人不覺。膽敢先行開礮。傷害官兵。一經奮力交攻。我兵以少勝多。足使奸夷膽落。即空蕩屢驅不去。故智復萌。一炬成灰。亦可懲一儆百。正在察看該夷動靜。以籌操縱機宜。茲八月初九日。接據署澳門同知蔣立昂等稟稱。初七日。義律潛至澳門。該同知等。聞信正欲驅逐。旋據西洋夷目。代遞義律說帖一紙。內寫英吉利國領事義律。敬字上澳門軍民府大老爺清鑒。義律在粵有年。每奉大憲札行。辦事無不認真辦理。而此次豈有別心乎。蓋義律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溫和而已。謹此奉知等語。並據西洋夷目。以義律懇求伊等。代爲轉圜。欲請該同知訂期。與該夷目面商會議。明定章程。義律仍已回船。不敢留澳等情。臣等覈其帖內。雖無狂悖語句。第自謂認真辦事。而竟潛賣鴉片。庇匿兇夷。自謂豈有別心。而以索食爲名。先行開礮。是其言又安可遽信。然既經此番摧挫。其懷畏之狀。亦已情見乎詞。在臣等所責其違令而行者。亦不過繳土交兇。貨船進口等事。並非苛以所難。究竟西洋夷目。所請代爲稟商之處。是否即能將此數事遵照辦理。抑或另有干求。臣等已批飭署澳門同知蔣立昂。於會議後。縷晰稟陳。以憑覈辦。此後義律果能恪循法度。不越範圍。自當宣布皇仁。寬其既往。若萬不得已。仍須制以兵威。臣等亦已密定機宜。蓄養精銳。於山海形勝。逐一詳細講求。且察看水陸官兵。似亦皆能用命。總期上足以崇國體。下足以懾夷情。不敢稍畏一日之難。致貽百年之患。以仰副聖主恩威並濟。中外兼綏之至意。除俟籌議覆到。覈明准駁。再行具奏外。所有現辦情形。謹合詞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再廣東沿海閩閩。仍俱十分靜謐。各國貨船。照常進口。計自本年五月。至今已進二十五隻。合併聲明。謹奏。

使粵奏稿 (卷六)

會奏巡閱澳門情形摺

奏爲會同巡閱澳門。抽查華夷戶口。傳見西洋夷目。宣示德威。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廣東澳門一區。在廣州府香山縣之東南。距縣治一百三十餘里。東西南三面環海。惟北面陸路。可達縣城。自縣城南行一百二十里。曰前山寨。設有海防同知。暨前山營都司駐劄。再迤南十五里。建有關隘一座。駐兵防守。爲扼吭拊背要區。出關卽入澳境。溯自前明。許西洋夷人寄住。歲輸地租銀五百兩。由香山縣徵收。澳內營造夷樓。棟宇相望。並建礮臺六座。以防他夷。其房屋除西夷自住外。餘皆賃給別國夷人居住。而以英吉利國爲較多。西夷挈眷而居。歷今三百餘年。踐土食毛。幾與華民無異。雖素稱恭順。不敢妄爲。而旣與各島夷朝夕往來。卽難保無牟利營私。售賣鴉片情事。本年臣林則徐奉命來粵。與臣鄧廷楨。悉意商酌。以礮船雖在外洋。而澳門實爲夷商聚集之所。且其間華夷雜處。漢奸勾串尤多。若不從澳門清源。則內外綫索潛通。仍恐漸成弊藪。是以於四月間。檄委署佛山同知劉開城。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縣知縣三福。署香山縣縣丞彭邦晦。仿照編查保甲之法。將通澳華民一體按戶編查。毋許遺漏。並督同該夷目。搜查夷樓有無屯貯鴉片。旋據該員等查明戶口。造冊呈送。計華民一千七百七十二戶。男女七千零三十三丁口。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戶。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英吉利國僑居夷人五十七戶。並查明虎門收煙之時。有英夷咽義吐。將菴船煙土。偷運八箱入澳。被西洋夷目查拏。將原土押交英國副領事參遜。一體呈繳。又據稟該夷目自行拏獲夷人啞思時。零煙在馬頭焚燒。將啞思時收監。按照夷法問罪。出具此外並無存貯煙土。甘結稟請親臨查辦前來。臣等因驅逐英國住澳奸夷。由省移駐香山。遂於七月二十五日。自香山起程。二十六日清晨。統領將備管帶弁兵。整隊出關。該夷目做遮嗎地沙。率領夷兵一百名。迎於關下。兵總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鳥槍。排列道左。隊內蕃樂齊作。俟臣等與衛行過。兵總導領夷兵蕃樂隨行。至新廟。夷目做遮嗎地沙具手版稟謁。命之進見。該夷免冠曲身。意甚恭謹。臣等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諭以安分守法。不許屯貯禁物。不許狗庇奸夷。上負大皇帝

撫綏懷柔至意。該夷點頭領會。據向通事聲稱。夷人仰沐天朝豢養。二百餘年。長保子孫。共安樂利。中心感激。出於至誠。何敢自外生成。有干法紀。現在隨同官憲。驅逐賣煙奸夷。亦屬分內當爲之事等語。以手柱額者三。敬謹退出。臣等當卽賞以絹扇茶糖。並頒賞夷兵牛豕麵腊數十事。番銀四百圓。再辭乃受。臣等卽入三巴門。經三巴寺。關前街。娘媽閣。至南灣。督率隨員。抽查夷樓民屋。均與冊造相符。其賃給英夷房間。自各夷離澳後。現俱關閉。覆加訪察。自春間查辦以後。該西洋夷樓。實無存貯煙土情事。隨由南灣。仍回前山。所有經過三巴媽閣南灣各礮臺。俱發一十九礮。詢之澳人。稱係該國大禮。以示尊敬。不輕舉行。兵總率領夷兵。送至關前。始行撤退。臣等沿途察看。不但華民扶老攜幼。夾道歡呼。卽夷人亦皆疊背摩肩。奔趨恐後。恬熙景象。轆轤同深。此臣等巡視澳門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思夷人心性。反覆靡常。挾詐懷私。事所時有。如果始終馴伏。固當撫之以恩。若使微露矜張。卽當繩之以法。此次因查辦鴉片。執法甚嚴。澳夷震懼。天威是以倍形悉順。惟該處華夷叢雜。最易因緣爲奸。應請於每年秋間。查照現在編查之法。檄飭澳門同知。皆同香山駐澳縣丞。編查一次。造冊通詳。再由督撫兩司。分年輪替。前往抽查。如有澳夷屯販禁煙。及庇匿別國賣煙奸夷等弊。卽行隨時懲辦。以清弊藪。而靖夷情。似於邊徼防維。不無裨益。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會奏諭辦英夷情形摺

奏爲英夷領事義律。請將現泊粵洋夷船。聽官搜查。出具實無鴉片切結。其命案兇夷。亦願懸賞察究。並奸夷空窺。均請勒限逐回。謹將臣等諭辦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因英夷種種違玩。照例斷其接濟。不許住澳。該夷旋向九龍師船覓食。先行開礮。我軍奮力回擊。大挫夷鋒。復將逗遛賣煙之蘆船。燒燬一隻。該夷領事義律。急向澳門同知。遞字懇求。並託西洋夷目。代爲轉圜。臣等當將相機勦撫緣由。於八月十一日。恭摺奏聞在案。臣等復思義律所遞之字。似知悔罪輸誠。然僅託諸空言。未見於實事。保非暫作緩兵之計。別生譎詐之謀。益當整肅軍威。嚴

防靜鎮。一面仍給諭帖。責令呈繳新煙。勒交官手。並將繳清煙土之空壺。奉旨驅逐之奸夷。速飭全行回國。卽令澳門同知蔣立昂。傳諭去後。茲疊據蔣立昂稟覆。八月十五日。義律送給回信內稱。接到軍民府來文。轉發大人傳諭條款。領事極欲欽遵聖旨。將違禁之鴉片。全行絕除。自應卽赴澳門。以憑貴憲稟覆等語。十七日。義律至澳門。與西洋夷目同見蔣立昂。復經該署同知蔣臣等論內各條。嚴切面諭。據通事傳譯。義律口稱前因冒犯嚴威。夙奉諭飭。業已悔悟。欲求轉乞憲恩。情詞極爲恭謹。請以奉諭條款。如何遵辦。義律答稱。未敢自行稟覆。仍具說帖。求爲轉稟。隨將說帖呈出。已據逐條登覆。蔣立昂因見所覆。尙有未協。面爲駁飭。復據義律添寫一紙。統求蔣立昂先行請示。蔣立昂卽將原件稟送。並請覈示前來。臣等查閱所覆各條。文義不甚通暢。而覈其大義。尙屬遵諭奉法。不敢抗違。如諭繳鴉片一節。據其登覆。意以該國有帶鴉片之船。先已令其回去。現泊尖沙嘴各船。俱請官憲搜查。若有鴉片。卽將貨船盡行沒官。嗣後在粵貿易夷人。與隨時來到之船。不論船主商人。傭工夥計。俱令遂名出結。由義律加具印結。方准貿易。未出結者。不准開船。永遠照此辦理。如不認真。必致自取咎戾等情。臣等查英夷貨船。住泊尖沙嘴。不卽進口。原爲圖賣新煙起見。且節次拏獲賣煙奸民。已據供認在夷船零買。確有明證。是其所稱。並無煙土之說。實不可信。若不切實查辦。何能盡絕根株。臣等忿激之餘。已先與水師提臣密爲布置。將柴草火藥。裝配多船。擬將帶煙不繳之船。盡予燒燬。以除其害。然究以未分皂白。不忍玉石俱焚。繼又再四熟商。計惟臨以重兵。逐船搜檢。庶可分良莠。而示勸懲。今該夷自願請搜。察其情詞。似極切實。臣等復又多方訪察。蓋該夷因見臣等堅持數月。料已無可希圖。遂將新到之煙。陸續帶回夷埠。是以前有夷船三隻。先後駛回。近日復有三板夷划。紛紛開去。且拏獲出海買煙奸民彭亞開等。訊據供稱。伊於八月初旬。帶銀前往向買。卽據夷船回覆。現無鴉片。伊卽放空回來等語。是現在夷船已無煙土。似非虛誑。惟已去之土。固可不必窮追。而現泊之船。必須逐號搜查。以昭覈實。臣等現又諭令義律。將尖沙嘴所泊英國貨船。按其到粵先後。挨次親驗其貨物。盡行盤至剝船。逐件搜查。果無夾帶鴉片。

即先押送入口。本船搬空之後。再行備細查明。如此則耳目昭彰。自無影射掩藏之弊。並恐載煙回去。夷船利心不死。或竟潛赴東西兩路。冀圖分銷。臣等現又飛飭沿海各營。准備師船。嚴密防範。並由中路抽撥兵勇。跟蹤躡緝。如有此等夷船駛至。卽行開礮夾擊。務使遺孽肅清。至出結一節。若論尋常吏事。原恐習爲具文。而臣等體察夷情。最重信字。是以臣林則徐。初次諭令該夷。呈繳煙土。卽先揭出此一層。迨義律稟繳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或疑其言未必能踐。而深悉夷情者。咸決其必無失信。嗣果繳清煙土。有贏無絀。是其不肯食言。已有明驗。今其所擬逐名出結。分寫漢文夷字。由該領事加具印結。卽係遵照臣等原諭辦理。自應准其所請。惟查覈所擬出結語句。與現行新例。尙不盡符。臣等現又寫具結式。諭令遵照繕寫。若不如式具結。永不准其貿易。以此杜外來之鴉片。實足以昭信守。於夷情。明有範圍。暗有把握。非具文所可同日而語也。至林維喜命案。據義律稱審得五人酗酒。皆無兇殺之罪。又稱當日上岸滋事。亦有米利堅人。請再細訪等語。當經蔣立昂。以此案供證確鑿。兇手實係英夷之言。向其駁詰。義律無可置辯。遂添寫說帖一紙。聲明懸賞洋銀二千圓。報知何人毆斃憑據。倘能發覺。卽會官憲代稟等情。臣等復查義律船內。現在實有拘押夷犯五名。其非有意匿兇。尙屬可信。而實情不能審出。原亦無怪其然。至米利堅人。於擊毆林維善時。並不在場。不獨該國夷人。稟辯甚明。卽岸上各見證。供亦如一。且英夷獨託漢奸劉亞三等。與屍親說和。其爲並無米利堅人在場。更無疑義。臣等諭知義律。以所拘五人中。如不能審定正兇。何妨送請天朝官員。代爲審明。祇當辦一應抵之人。其餘仍皆發回。斷不連累。如仍自審。則再限十日。亦必可以審明。毋得再圖延緩。此外如空壘回國。請候北風開行。被逐奸夷。請留兩名在粵。皆經蔣立昂面加駁飭。隨又代求回澳。理清事件。六日內如數揚帆而去。臣等以所請。尙在情理。爲日亦屬無多。當將此一層傳諭允准。代派委文武在澳。稽查催逐。不任踰限。並諭西洋夷目。一體查催。以上各事宜。除俟逐一清釐。再行分別奏覈外。所有現在諭辦情形。謹會同水師提督臣關天培。合詞恭摺具奏。並繕錄義律原遞說帖。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奏責令夷人出結甫經遵依片

再臣等先於春間收繳煙土之時。即經諭令夷人。務即出具嗣後永不夾帶鴉片切結呈送。而該夷均不敢具結。繼又多方開導。堅執如前。且據義律稟稱。倘不能不取結。則英國人船無奈。祇可回國等語。臣等當以該夷回國之言。並非出自真心。不過憚於出結。強顏而作此言。蓋一經出結。則此後稍有夾帶。不但本犯罹於重法。即該領事。亦不能置身事外。是以心切遲疑。當經據實奏蒙聖鑒在案。嗣經御史步際桐條奏。以查辦夷船鴉片。雖責以萬分切實之結。亦將甘心出具。徒開含混之路等語。欽奉諭旨。著林則徐鄧廷楨。悉心籌畫。務使弊源盡絕。永杜含混之端等因。欽此。臣等竊思夷人正不敢出結。如可免取。最為省事。繼又反覆籌商。若竟任其抗結。則夷人夾帶之念。斷不能一日忘。蓋夷人最重然諾。即議一事。訂一期。從不爽約。其視出結之事。絕無僅有。非比內地公牘。結多而濫。以致視為泛常。彼愈不肯輕易具結。即愈知其結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飭取。是以設法辦理。直使該夷計窮心懦。至今始克遵依。臣等不敢因有人條奏。正可藉以自便。遂存趨易避難之見。致負委任。謹合詞附片覆奏。伏祈聖鑒。謹奏。

會奏英國躉船奸夷現已驅逐並飭取切結情形摺

奏為英國躉船奸夷現已盡行驅逐。其結進口貨船。查明實無鴉片。未進口者。飭取切結。聽候查驗。方准貿易。命案兇手。仍須勒兵催交。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因英夷義律。阻攔該國貨船。庇匿致命兇手。並逗留空躉奸夷。當經示以兵威。斷其接濟。該夷計窮力絀。隨即悔罪求誠。所有節次傳諭情形。歷經奏聞在案。嗣於九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諭旨。著林則徐等。趁此警動之際。力除弊竇。所有該國大小船隻。游奕洋面。跡有可疑者。均著驅逐出境等因。欽此。臣等遵查英國夷船。應行驅逐出境者。莫先於躉船。自四月間。煙土繳清。即經嚴催回國。雖當時已開七隻。而其餘尙在遷延。總因該船前泊伶仃圍貯鴉片。比之攬載他貨。獲利倍蓰。是以觀望徘徊。冀俟煙禁。或有稍弛之時。復還故業。迨八月間。巡洋舟師。將丹時那躉船燒燬之後。該夷始覺驚慌。不敢再圖久泊。除威臣

利是二船。已賣與米利堅夷人。改裝貨物。又吐卒佛蘭吐二船。查已破爛。零星拆賣外。計駛出老萬山回國空船。共二十三隻。復查本年春間。臣鄧廷楨奏明。令行洋面。躉船本係二十二隻。今逐回並燒燬拆賣之船。合而計之。轉多於前奏之數。蓋因收繳煙土時。曾經義律將竄往南澳福建各洋船隻。陸續招回。此等載煙夷船。亦應與躉船一同驅逐故也。至應逐奸夷。先經臣鄧廷楨奏明者。有頗地化淋治打打披三名。嗣臣林則徐於嚴驅查噸案內奏明。尚有伊弟央噸。及其外甥央打地臣。三打地臣。管帳打地信。四名。均應驅逐。又臣等會同密訪。復有應逐之咽義吐噫之皮等。連前統共一十六名。飭令一併驅逐。節據引水人等。按日按名查報。某夷附搭某船。於某月某日開行。某日出老萬山外回國。上下衙門。均有報案。現在實已全去。此躉船與奸夷。均經驅逐淨盡之情形也。至英夷貨船來粵。先被義律阻留。不令進口。妄思以此挾制。再賣新煙。迨見各口查拏緊嚴。難以圖賣。每於夜間張帆起碇。潛出萬山。經臣等查知。大船已去六隻。小船約十餘隻。其為將煙載回夷埠。確鑿無疑。是以近日情愿搜查。明因煙已離船。得以放心無恐。惟思夷洋之新嘉坡新埠等處。距粵不過半月海程。安知狡獪奸夷。不將鴉片暫行寄頓。俟此次搜查畢後。再圖偷運而回。所恃以怵其貪利之心者。惟賴有欽頒新例。定以斬絞罪名。自奉到部文。遍行宣示。衆夷咸有戒心。臣等先於收繳煙土之時。即經飭取生死甘結。該夷堅不肯具。蓋以繳煙係一時之事。尚可藉以求生。而具結乃長遠之事。適恐自陷於死也。然彼所畏憚者在此。則我所以制馭之者。亦正在此。故臣等不敢藉詞中止。亦不敢畏難苟安。相持數月以來。直至逐出澳門。斷其據濟。且值礮擊火燒之後。該夷始愿具結。惟結內但云。如有鴉片。將貨物盡行沒官。而於人即正法字樣。仍不肯寫。所以臣等前摺奏明。另頒結式。飭令遵照繕繳。當飭印委各員。率同洋商通事傳諭去後。不但義律多方退縮。而且各船船主。貨主。併爲一詞。以爲性命攸關。倘有水手。私帶些微。恐遭連累。抑或兵役栽贖。誣指。難以辯冤。臣等復諭以水手等。係夷商應管之人。本宜先自查搜。豈能容其私帶。至查船有官作主。兵役焉敢栽贓。萬一意外遭訟。定予訊明反坐。何庸過慮。總之不帶鴉片。則雖具結。不至加刑。若帶鴉片。

卽不具結。亦必處死。多方開導。近日始有該國之轉刺當郎等船。陸續遵式具結。經文武官員。於虎門黃埔兩處。分別查驗。實無夾帶鴉片情弊。當卽妥爲帶引。許其開輪。照常貿易。現在統計各國已進黃埔之船。共有四十一隻。且經粵海關監督臣豫堃。驗明各夷船。於貨物之外。另帶洋錢來粵買貨。現有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圓。日後更不止此。似可爲不賣鴉片之明證。此後遵式具結者。悉許進口驗貨貿易。如抗不具結。或結不如式之船。卽可毋庸查驗。囑令速回。似此一律飭遵。先使該夷常懷畏死之心。乃足奪其貪利之念。而又嚴之以查驗。密之以偵察。正經貿易者。加以優待。倘有帶煙發覺。立正刑誅。總惟一意堅持。不因其恫喝刁難。稍爲搖動。庶可永除巨患。至毆斃林維喜之兇夷。雖據義律稟稱。囚禁五人在船。而旣不能審出正兇。又不肯送出聽審。日來並欲解回該國。照依夷例辦理。已飭委員等諭令。斷不准行。大抵該夷於一切事宜。緊一分。則就緒一分。鬆一步。則越畔一步。且其居心叵測。反覆靡常。卽如近日。雖已具稟求誠。而尙有華倫兵船一隻。來自夷境。名爲護貨。實亦不可不防。臣等仍與提臣關天培。鼓勵水師官兵。靜則嚴防。動則進剿。總不稍示柔弱。務俾悉就範圍。以冀弊絕害除。仰紓宸廑。臣等謹會同廣東巡撫臣怡良。水師提督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合詞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使粵奏稿 (卷七)

會奏穿鼻尖沙嘴疊次轟擊夷船情形摺

奏會英國貨船。正在具結進口。被該國兵船二隻。攔阻滋擾。卽經舟師擊逐。逃回尖沙嘴。窺伺陸路營盤。復經我兵據險俯攻。疊次轟擊。將尖沙嘴夷船。盡行逐出。不使佔爲巢穴。現只散泊外洋。不敢近岸。臣等仍飭嚴行堵禦。一面綏撫良夷。以示恩威。而安貿易。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英夷領事義律。前因抗違法度。當經示以兵威。旋據悔罪求誠。已將薨船奸夷。盡驅回國。其甘結亦經議具。惟命案尙未交兇。臣等以夷情反覆靡常。雖已具稟乞恩。仍將夷境

兵船。暗招來粵。名爲護貨。恐有奸謀。業於前摺奏明。靜則嚴防。動則進勦。不敢稍示柔弱。旋於九月二十八日。由驛遞到回摺。伏讀硃批。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機悉心籌度。勉之慎之等因。欽此。又欽奉上諭。當此得勢之後。斷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雖據該夷領事義律。洩西洋夷目。懇求轉圜。但該夷等詭詐性成。外示恐懼。內存叵測。不可不防。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悉力籌畫。如果該夷等畏罪輸誠。不妨先威後德。倘仍形桀驁。或佯爲畏懼。而暗布戈矛。是該夷自外生成。有心尋衅。既已大張撻伐。何難再示兵威。林則徐等經朕諄諭。諒必計出萬全。一勞永逸。斷不敢輕率愎事。亦不致畏葸無能也。等因。欽此。臣等詭誦之下。仰見我皇上先幾洞燭。訓示嚴明。數萬里外夷情。毫髮難逃。聖鑒。臣等服膺銘佩。遵守彌虔。其特蒙恩賞呼爾察圖巴圖魯名號。並照例賞戴花翎。以副將卽陞先換頂帶之參將賴恩爵等。感激天恩。益圖報效。凡在將弁士卒。亦皆感奮倍常。提臣關天培。督率舟師。數月以來。常駐虎門二十里外之沙角礮臺。巡防彈壓。間赴三十里外之穿鼻洋面。來往稽查。近日各國貨船。絡繹具結。俱經驗明。帶進黃埔。英國貨船中。首先遵結者。曰彎刺。亦已進埔貿易。其次遵結者。曰當郎。於九月二十八日。正報入口。詎有該國兵船二隻。於午刻駛至穿鼻。其一卽七月內。向九龍滋擾之吐密。其一則近來新到之華倫。硬將已具結之當郎貨船。追令折回。不得進口。提臣關天培聞而詫異。正在查究間。吐密一船。輒先開放大礮。前來攻擊。關天培亟令本船弁兵。開礮回擊。並揮令後船協力進攻。該提督親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執持督陣。厲聲喝稱。敢退後者立斬。適有夷船礮子飛過桅邊。剝落桅木一片。由該提督手面擦過。皮破見紅。關天培奮不顧身。仍復持刀屹立。又取銀錠。先置案上。有擊中夷船一礮者。立刻賞銀兩錠。其本船所載三千斤銅礮。最稱得力。首先打中。吐密船頭。查夷船制度。與內地不同。其爲全船主宰者。轉不在船尾。而在船頭。粵人呼爲頭鼻。船身轉動。得此乃靈。其風帆節節加高。帆索紛如蛛網。皆繫結於頭鼻之上。是日吐密船頭。撥鼻拉索者。約有數十夷人。關天培督令弁兵。對準連轟數礮。將其頭鼻打斷。船頭之人。紛紛滾跌入海。又奏陸水師提標左營遊擊麥廷章。

督率弁兵。運轟兩礮。擊破該船後。粵人亦隨礮落海。左右艙口。間有打穿。華倫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創。接仗約有一時之久。吐密船上帆斜旗落。且禦且逃。華倫亦隨同遁去。我軍本欲追躡。無如師船下旁灰路。多破夷礮擊開。內有三船。漸見進水。勢難遠駛。而夷船受傷。只在艙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爲。且全用銅包。雖礮擊亦不能遽透。是以不值追勦。收軍之後。經附近漁艇撈獲夷帽二十一頂。內兩頂。據通事認係夷官所戴。並獲夷屨等件。其隨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數計。我師員弁。雖有受傷。並無陣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礮致斃九名外。有提標左營二號米艇。適被礮火。落在火藥艙中。登時燃起。燒斃兵丁六名。繼已撲滅。又有受傷之額外黃鳳騰。與受傷各弁兵。俱筋妥爲醫治。此次吐密等前來尋衅。固因前在九龍被擊。意圖報復。而實則由於義律與圖賣鴉片之奸夷。暗中指使。臣等訪知義律。於該國煙土賣出一箱。有抽分洋銀數十圓。私邀夷埠兵船前來。以張聲勢。每次送給勞金。數至巨萬。到粵後。全船伙食。皆從各貨船湊銀供給。無非恃其船堅礮利。以悍濟貪。臣等併力堅持。總不受其恫駭。所定具結之令。雖據義律勉強遵依。但不肯繕寫人。既正法字樣。而九月間。復有該國富商數人。至澳門集議。又謂義律但慮人之正法。而各商尤慮貨之沒官。反覆刁難。迄無定議。所喜該國猶有良夷。如礮刺當郎二船。屢諭之餘。頗知感悟。甫與他國夷商。一體遵式具結。臣等加意優獎。冀爲衆夷之倡。而義律與該國奸夷。恐此結具後。鴉片絕不能來。遂痛恨該二船之首先遵具。愆惡吐密等兵船。與之尋衅生事。因礮刺已進口內。無可如何。探知當郎入口之時。趕來追捉。適我師在口外彈壓。輒敢開礮來攻。是滋擾雖係夷兵。而播弄實由義律。誠如聖諭。佯爲畏懼。暗布戈矛。自外生成。不得不大張撻伐。經提臣關天培。統師攻擊。雖已逃竄不遑。究以師船木料不堅。未便窮追遠躡。則仍須扼其要害。務使可守可攻。查該夷船所泊之尖沙嘴洋面。羣山環抱。浪靜風恬。奸夷久聚其間。不惟藏垢納汙。且等負隅縱壑。若任其踞爲巢穴。貽患曷可勝言。臣等自嚴斷接濟以來。已於尖沙嘴一帶。擇要紮營。時加防範。本意祇欲其畏。或奉法。仍聽貿易如常。原不忍遽行轟擊。而乃抗不具結。匿不交兇。迨兵船由穿鼻被創逃回。仍在該處停棹修理。

實難容其負固。又奚恤其覆巢。節據派防各文武稟稱。尖沙嘴迤北。有山梁一座。名曰官涌。恰當夷船脊背之上。俯攻最爲得力。當卽飭令固壘深溝。相機剿辦。夷船見山上動作。不能安居。乃糾衆屢放三板。持械上坡窺探。卽經駐劄該處之增城營參將陳連陞。護理水師提標後營遊擊之守備伍通標等。派兵截擊。打傷夷人二名。奪槍一桿。餘衆滾崖逃走。遺落夷帽數頂。九月二十九日。夷船排列海面。齊向官涌營盤開砲。仰攻數次。我軍紮營得勢。砲子不能橫穿。僅從高處墜下。計拾獲大砲子十餘箇。重七八斤。至十二斤不等。官兵放砲回擊。卽開夷船齊聲喊叫。究竟轟斃幾人。因黑夜未能查數。十月初三日。該夷大船。在正面開砲。而小船抄赴旁面。乘潮撲岸。有百餘人搶上山岡。齊放鳥槍。僅傷兩兵手足。被增城右營把總劉明輝等。率兵迎截。砍傷打傷數十名。刀棍上均沾血跡。夷人披靡而散。帽履刀鞘。遺落無數。次日望見沙灘地上。掩埋夷屍多具。初四日。夷船又至官涌稍東之胡椒角。開砲探試。經駐守之陸路提標後營遊擊德連。將大砲擡砲。一齊回擊。受傷而走。臣等節據稟報。知該處壘被滋擾。勢難歇手。當又添調官兵二百名。派原任遊擊馬辰。暨署守備周國英。把總黃者華。帶往會剿。復思該處既占地利。必須添安大砲數位。方可致遠攻堅。復與提臣挑撥得力。大砲六門。委弁解往。以資轟擊。並派熟悉情形之候補知府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帶同候補縣丞張起鵬。馳往會同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相度山梁形勢。妥爲佈置。復札駐守九龍之參將賴恩爵。都司洪名香。駐守宋王臺之參將張斌。亦皆就近督帶兵械。移至官涌。併力夾擊。茲據會稟。十月初六日。該文武等均在官涌營盤。會同商定。諸將領各認山梁。安設砲位。分爲五路進攻。陳連陞。伍通標。張斌。各爲一路。賴恩爵及馬辰。周國英。黃者華。爲一路。德連。洪名香。爲一路。該縣梁星源。管帶鄉勇。前後策應。暗時夷人在該船桅上。窺見營盤安砲。卽各趕裝砲彈。至起更時。連放數口打來。我軍五路大砲。重疊發擊。遙聞撞破船艙之聲。不絕於耳。該夷初猶開砲抵拒。迨一兩時後。只聽啣啣叫喊。竟無回擊之暇。各船燈火。一時滅息。棄艇潛逃。初七日天明。瞭望約已逃去其半。有雙桅三板一隻。在洋面半洗半浮。餘船十餘隻。退遠停泊。所有篷扇。桅檣。繩索。槓具。大都狼狽。

不堪。該文武等。因夷船尚未全去。正在查探間。即據引水等報稱。查有原扮兵船。在九龍被礮打斷手腕之得忌刺。吐及訪明。林維喜命案。係伊水手逞兇之多利兩船。尚欲潛圖報復。該將領等因相密約。故存虛寂之狀。待其前來。窺伺。正可痛剿。果於初八日晡時。多利併得忌刺。吐兩船。潛移向內。漸近官涌。後船十餘隻。相隨行駛。我軍一經瞭見。仍分起趕赴五路山梁。約計礮力可到。即齊放大礮。注定頭船攻擊。恰有兩礮。連打多利船艙。擊倒數人。且多落海漂去者。其在旁探水之夷划一隻。亦被擊翻。後船驚見。即將折退。而多利一船。尤極倉皇遁去。無暇回礮。計官涌一處。旬日之內。大小接仗六次。具係全勝。惟初八日晚間。有大鵬營一千斤大礮。放至第四出。鐵熱火猛。偶一炸裂。致斃順德協兵丁二名。除與穿鼻洋面陣亡兵丁。及受傷兵內。如有續故者。一體咨部請卹外。現據新安縣營稟。據引水探報。吐密華倫兵船。義律三板。暨英夷未進口大小各船。自尖沙嘴逃出後。各於龍鼓管洲。赤滙角。長沙灣等處外洋。四散寄泊。查粵省中路各洋。為漢夷通商總道。雖皆許可泊舟。亦須察看形勢。隨時制馭。即如道光十四五年間。夷船藉稱避風。輒泊金星門。該處地屬內洋。不得任其逼處。經臣鄧廷楨嚴行驅逐。至今不敢進窺。年來改泊尖沙嘴。祇於入口之先。出口之後。暫作停留。尚無妨礙。今歲佔泊日久。儼有負固之形。始則抗違。繼且猖獗。是驅逐由其自取。並非舛自我開。此次剿辦之餘。於澳門既不能陸居。於尖沙又不能水處。莫知悔悟。儘許回頭。若義律與吐密等。尚以報復為心。則堅壘固軍。靜以待之。亦自確有把握。不敢輕率畏葸。致失機宜。至貿易一事。該國之國計民生。皆繫於此。斷不肯決然捨去。若果英夷憚於具結。竟皆歇業不來。正米利堅等國之人所禱祠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與其開門揖盜。何如去莠安良。而良莠之所以分。即以生死甘結為斷。臣等現又傳諭諸夷。以天朝法紀森嚴。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實至公無私之義。凡外夷來粵者。無不以此為衡。並非獨為英吉利而設。此時他國貨船。運式具結者。固許進埔。即英國貨船。亦不因其違抗於前。而並阻其自新於後。又如英國鸞刺之船。已在口內。聞有穿鼻官涌之役。難免自疑。臣等諭令地方印委各員。諄切開導。以伊獨知違式具結。查明並無鴉片洩屬良夷。不

惟保護安全。且必倍加優待。復經海關監督臣豫堃。親至黃埔驗貨。特傳縛刺。面加慰諭。該夷感激涕零。惟當即一船被吐密嚇唬之後。尙未知避往何處。臣等飭屬查明下落。護帶進埔。倘吐密兵船。復敢阻攔。仍須示以兵威。總期悉就範圍。仰副聖主綏靖華夷之至意。現在沿海閩閩。照常安貼。堪以上慰宸懷。所有現辦情形。謹會同廣東巡撫臣怡良。水師提督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堃。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會奏察看英夷反覆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摺

奏爲察看英夷反覆情形。仍爲圖賣鴉片起見。遵旨不准交易。俾知儆懼。並以折服各國夷情。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英吉利國貨船。於九月底。正在具結進口。旋被該國兵船二隻。攔阻滋擾。我兵水陸疊擊。將該兵船。及尖沙嘴各夷船。盡行逐出外洋。經臣等於十月十六日。恭摺具奏在案。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前後駛回各船。難保不潛赴東西兩路。冀圖私銷。著派員跟蹤偵察。嚴飭沿海各營。認真防範。至所出切結。如果可靠。自必漸就肅清。儻該夷迫於勢蹙。暫作緩兵之計。日後再有反覆。即當示以兵威。斷絕大黃茶葉。永遠不准交易。俾冥頑之徒。知所儆懼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料夷情之反覆。示儆懼於冥頑。訓諭周詳。彌深欽服。查臣等先於收繳煙土事竣。當以此後不許夷人再賣鴉片。理應取具遵依。是以飭繕甘結。聲明如有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貨物沒官字樣。義律先本抗違。迨數月相持。屢經折挫。八月內始據稟稱。情愿具結。惟所寫字樣。尙與新例不符。臣等念其畏罪輸誠。冀可再加開導。是以將其原遞澳門同知說帖。繕錄奏聞。詎該夷陽奉陰違。早不出聖明所料。至九月間。義律復招夷商數人。在澳門集議。彼此推卸刁難。此即反覆之始也。該國有縛刺當。即二船。均遵式具結。勢刺先進黃埔。而當郎船正在入口。被義律潛約吐密兵船。將其攔回。以致與師船互相擊。其爲反覆莫甚於此。且前遞說帖內云。毆斃林維喜命案兇手。已懸賞二千圓。令人報知。至九月底。乃將囚禁在船之夷人五名。均欲解回該國。照夷例辦理。是其反覆之形。不一而足。而究其所以反覆之故。實因慣賣鴉片。奸夷利心不死。前雖已將新

煙帶回夷埠。而往來夥黨尚多。仍思乘機偷運。伊恐甘結一具。性命難逃。而義律利其抽分。與之朋比。忽恭忽倨。皆有詭謀。臣等前已傳諭諸夷。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英夷既不遵約束。與其開門而揖盜。何如去莠而安良。茲蒙訓諭嚴明。尤當恪遵辦理。當即函商粵海關監督臣豫堃。會同出示曉諭。自十一月初一日起。停止英吉利國貿易。除未經停止以前。英夷有將貨物轉賣與別國夷商者。既據遵式具結。查無鴉片。即係正經貿易。業已移步換形。尚可不追既往。當與粵刺等一體准令進口外。其餘責成洋商。認明英國來船。一概停其交易。所有大黃茶葉二物。查大黃每年出口。本屬有限。不過附搭藥材項下。英夷所銷尤少。惟茶葉在所必需。然有綠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銷。多係黑茶。現在嚴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查向來夷船到粵。以英吉利為最多。自嚴辦鴉片以來。各夷埠均有傳聞。以鴉片出自英國。此後該國買賣可減。別國買賣可增。如連國、瑞國、及單麻、甚波立等國。歷年不過偶來一二船。本來者特多。是他夷皆有欣欣向榮之象。而米利堅國之船。現來四十五隻。則比往屆全年之數。已有浮多。尤見天朝聲教覃敷。並不少此英吉利一國。而義律之勾結吐密等。虛張幟飾。玩法營私。該國以七萬里之遙。其主若臣。未必周知情狀。今他國通商如舊。而英國獨停。若該國查察情由。係因圖賣鴉片。抗違天朝新例。則內而自知理曲。外而顏面何存。彼亦不肯容義律等之詭計奸謀。以自壞其二百年來之生計也。伏思斷絕鴉片。首貴杜其來源。而杜源總在夷船。無他詭巧。譬之防守河工。鴉片之來。如黃水。然惟有嚴隄防以禦之。紋銀之出。如清水。然惟有閉牖壩以束之。本年以來。收緝已化之煙土。值銀千餘萬兩。人所共知。而新來之鴉片。半途聞信折回。及到粵長擊運回者。訪聞亦復稱是。故本年英夷來船。本較往年為少。今既發令斷絕該國貿易。所有洋商行鋪。均不敢與之私售。惟當視其有無悔懼真情。再行嚴辦。至他國遵照具結。進口查無鴉片者。已有船六十二隻。並據查報。帶來洋錢。將及二百萬圓。臣等仍當時刻稽查。防其潛代英夷走私偷賣。不敢因他夷之遵式出結。即遽信為無他。其先已具結之當即一船。雖係英國夷人。而早知遵循法度。現被義律等扣留口外。日後若求入口。仍當帶進黃埔。不宜與觀望營私之

他船一例辦理。以示區別。至前後駛回各船。誠難保不潛赴東西兩路。希冀私銷。臣等仍遵諭旨。密派文武跟蹤偵察。並嚴飭沿海各營認真防範。總期該夷鴉片無處可售。庶使海面肅靜。以仰副聖主除患保民之至意。所有現斷英夷貿易緣由。謹會同廣東巡撫臣怡良。水師提督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會奏請將高廉道暫駐澳門查辦夷務片

再臣等伏讀上諭。林則徐已放兩江總督。現雖專辦此事。豈能常川在粵。卽鄧廷楨統轄兩省。公務繁多。亦不免顧此失彼。仍當通盤籌畫。辦理結實。俾日後淨絕根株。方稱一勞永逸等因。欽此。仰見聖主明示機宜。曲體臣工之至意。現已遵旨。斷絕英夷交易。由虎門起程回省。籌辦善後事宜。竊念徒法不能自行。而量材或堪器使。自當擇其扼要。俾有治人。查各國夷商來粵貿易。貨船俱進黃埔。而坐莊商夥。多僦居澳門。探行市。清曠日。固在此。而操奇贏通。詭秘亦在此。是澳門實爲總匯之區。狡窟既多。漢奸因之廣集。教探升木。靡所不爲。至西洋夷人。雖稱恭順。而不耕不織。專恃懸遷。罔利之謀。變幻百出。現經停止英夷交易。更難保其不私相串囑。代運代銷。弊竇一開。漏卮依舊。不可不大爲之防。溯查雍正八年。設香山縣丞一員。駐劄澳內之望廈村。乾隆八年。又設澳門同知一員。駐劄距澳十里之前山寨。專司夷務。布置本極周詳。惟近日夷人變詐多端。澳務愈形喫重。當此認真釐剔之際。控馭尤貴得人。必須官職較大之員。方足以窺竇源。而制驕縱。查有新授高廉道易中孚。儉約自持。能耐勞苦。辦事勇敏。頗著威名。現已交卸潮州府篆。卽赴高廉新任。臣等公同商酌。擬卽委令該道。暫行駐劄澳門。督同澳門同知等。查辦夷務。舉凡稽察澳夷類船。斷絕英夷混緝。擊漢奸接濟。一切責成該員。董率辦理。其高廉道本任。政事較簡。儘可包封在澳。嚴辦。惟高廉兩郡秋審。向由該道提勘。屆期前往。不過月餘。卽可竣事。至澳內棲止之處。舊有粵海關監督行署一所。係屬空閒。可借與該道駐劄。以資辦公。惟澳門華夷雜處。布蕪尤貴宣威。小事修刑。大事修戎。實爲事所時

有。既經界以事權。卽當予以兵衛。查前山寨。設有內河水師都司一員。帶兵三百六十三名。向歸香山協管轄。應請由該道節制。遇有緩急。聽其調遣。高廉道本兼兵備。體制亦屬相符。俟整頓一二年後。如果諸夷就範。鴉片肅清。再將該道撤回高廉。以重職守。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會同撫臣怡良。附片奏祈聖鑒。謹奏。

使粵奏稿 (卷八)

覆奏遵旨體察漕務情形通盤籌畫摺

奏爲遵旨體察漕務情形通盤籌畫。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四日奉。上諭。前據金應麟奏。請將漕運事宜。最爲變通。已有旨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等。妥議具奏矣。著陳燮裕。卽將原奏內所指各情節。體察情形。通盤籌畫。仍俟林則徐到任後。再行會商。務臻妥善。據實具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因奉差在粵。未見金應麟原奏。請俟江蘇省將原奏咨到。卽當體察籌議。先於八月內附片奏聞在案。嗣准署江蘇巡撫布政使臣裕謙。鈔錄金應麟原奏。移咨到粵。臣細閱奏內。所陳查辦六條。處分一條。皆辦漕切要之事。自應大加整頓。力挽積疲。而其附片採訪見聞。亦不得已而求變通之法。惟是漕務勢成積重。如醫家之治久病。見證易而用藥難。蓋他端政事。祇求官與民兩相安而已。獨漕務則糧戶輸之州縣。州縣兌之旗丁。而旗丁領運於南。斛交於北。則又有沿途開墾。與通倉經紀。操其短長。故弊常相因。而事難獨善。卽論病根所起。南北亦各執一詞。以北言南。則謂州縣浮收。以致旗丁勒索。旗丁勒索。以致到處誅求。而以南言北。又謂旗丁既被誅求。安得不勒索。而州縣既被勒索。安得不浮收。每以反唇相稽。鮮能設身處地。於是官與民競。丁與官競。卽官與官。亦各隨其職掌。以顧考成。而無不相競。而凡刁生劣盜。訟棍包戶。奸胥蠹役。頭伍尖丁。走差謀委之徒。亦皆乘機挾制。以衣食寢處於漕。木圖私也。而害公矣。本爭利也。而交病矣。原奏謂近年州縣。臨漕規避。挾制上司。莫可誰何。此亦難免之事。蓋寬之固不啻教猱升木。

卽殿之亦不過掩耳盜鈴。各處類然。而蘇松爲尤甚。蘇松之漕果治。則他處當無不治。臣前在蘇省。雖歷五次多漕。祇求無誤正供。實不敢言無弊。茲奉諭旨飭議。謹憶往時所歷情形。與原奏互相參酌。分擬四條。或正本清源。或補偏救弊。或爲補救外之補救。或爲本源中之本源。近則先計一時。遠則勉圖經久。不揆固陋。謹逐條另繕清摺。恭呈御覽。伏候聖裁。惟差次未帶案卷。竊恐記憶舛訛。如蒙聖明採擇。可否發下署兩江總督臣陳燾。署江蘇巡撫臣裕謙。覈對案據。並將本屆冬漕。有無堪以照辦之處。斟酌具奏。請旨定奪。是否有當。謹繕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謹將籌議漕務四條。繕具清摺。恭呈御覽。

一、議正本清源。必使自南至北。皆無例外苛求。然後可以杜州縣之浮收。絕旗丁之勒索。要不能專禁一處。故其事極難。然果法在必行。則亦不敢因難而阻也。臣竊擬一簡便之法。曰縣督幫收。緣州縣一經開倉。則逐日用度。不勝枚舉。不獨幫費繁重已也。與其進倉出倉。時日耽延。耗費無算。何如合收分爲一事。就糧船爲倉廠。查每年重運過後。本次總有減歇。及屆造之船。先令依限修造。一經開漕。先以此船收米。回空到後。速催修葺。接續貯收。收完一船。卽取一船關結。先開離次。州縣於岸上搭蓋篷廠。令花戶斛米。交船丁與民相授受。而官監之。務使平斛。響搗。顆粒不得浮加。其米色之高低。胥由州縣持平。不任旗丁欺壓。蓋在官旣無需染。則理直氣壯。卽禁止令行。不但旗丁無敢刁難。卽索規包抗之徒。皆可執法從事。而小民胥免浮折徵收。可決公平矣。惟就中窒礙者有三。一則春籩白糧。採買糯米。一切夫工折耗。口袋麻繩。向由州縣津貼。一則逃亡絕戶。廢地老荒。向由州縣墊補。一則票冊紙張。夫役飯食。篷廠薪燭。向由州縣措辦。一收新漕。皆無從挹注。但能責州縣以潔己。不能責州縣以解囊。卽幫費不花一錢。而虧漕悞運之患。自若沉重。船不能不脛而走。又人所共知者乎。不得已仍仿成法。而變通之。溯查丁代民勞之始。每石原有耗米六斗六升。辦運極爲充裕。嗣將耗米劃出四斗。起運歸公。其餘二斗六升。折徵銀一錢三分。由糧道批解倉場衙門。以充支放公用。故有二六輕齋之名。而丁不與焉。又有籩颺耗米一歛。

每石給二升七合有零。專以貼丁。嗣則奏准米歸通倉。其貼丁之款。由縣折銀支給。復有漕贈一款。正秬二米。每石贈銀一錢。改兌之米。每石贈銀五分。原由糧戶津貼旗丁。故謂之贈。迨後此款內。每石劃出二十七文分給北場。名曰筒兌錢。又於雍正七年。前大學士尹繼善奏准革除江蘇漕弊。每米一石。津貼銀六分。半歸旗丁。半歸州縣。近聞此款。專歸丁收。凡此皆貼漕之大略。或載全書。或見部案。班班可考。今果力辦清漕。似須統核倉場經紀。以及旗丁州縣。每處應得漕務款項。實有若干。其用度萬不可少者若干。徹底查明。油盤籌畫。凡有可以取資之款。各支各用。彼此不許侵剝。其實在無從設措者。即不得不參酌成法。仍著糧戶貼銀。蓋完米既顆粒無浮。則糧戶受益不少。而縣幫辦公掣肘之處。糧戶亦無不周知。從前中外條陳。每有八折收漕之議。事多流弊。自不可行。若仿尹繼善奏准章程。參考歷來成案。比較現在情形。則每石酌貼銀三四錢。似亦不詭於正。可否責令各府州。細加察看。由司道議詳督撫。分別奏明。予以限制。將大小戶一律徵收。比之目下完漕。定可減輕過半。如縣幫再有婪索。糧戶再有抗延。以及後手之尖丁。白規之生監。惟有儘法痛辦而已。雖然。疲幫軍船。不得不裁汰也。查江淮興武二幫。因無屯田。疲名久著。然尚有造費貼息。其最不堪者。如太倉後幫。滌蘇幫。太河二三幫。債積巨萬。船壞八九。不調劑不能出運。即調劑亦無完膚。且孤寡廢疾之流。皆其債主。沿河攔索。以累百計。故津貼到手。即罄而開行數里。即停。索債者認船不認人。謂之黑帳。惟船去然後債去。雖定例各幫額船。不許缺少。然負重漚帶。屢募買補。與夫加一免雇。亦例內所許通融者。與其強留之。而各幫效尤。何如酌減之。而米歸漚帶。抑或減疲幫之額。以添殷幫之船。似宜責成糧道。體察辦理。勿以原額拘之。庶可悉歸完善矣。雖然。開場關纜。不得不酌減也。查重運挽過清江浦。向稱三開五場。每船關纜夫錢。不過十餘千。至二十餘千爲止。嗣因清江一開。亦難挽放。而隴黃各場。復有加添。道光二年。前漕臣李鴻賓所定木榜。則稱四開九場。近年復加至十四場。每處關纜。皆以頭二三進爲差。年增一年。每船渡黃。需錢百餘千。至百數十千不等。固由水勢湍急。而夫頭之乘危勒詐。委員之暗地

分肥。薄人於險。實爲可惡。欲除其弊。先須大減委員。留一二實心者。專其責成。以每日所放船數分勤惰。以所放之有無失事核功過。其壩座設法減少。關纜夫錢。悉定其數。刊榜曉諭。此外沿途各關。亦皆照行。如有訛詐。立置於法。似可以杜其弊。雖然。候補衛弁。不得不甄別也。捐納衛官。分發到淮。圖差使者。無非圖規費耳。從前自南而北。漕委不過二十餘人。迨道光七年。奏定重運。不得過四十員。回空不得過二十八員。至十六年。又有不得過八十員之奏。總由候補人衆。難令空閒。然與其調劑而累丁。何如酌留而汰冗。或量其膂力。改補營職。或按其捐數。量改佐雜。似亦可以疏通矣。雖然。通倉使費。不得不核實也。查通倉經紀。以米爲生。凡米之好醜。斛之贏縮。俱不難隨手改移。故費足。則稅稗亦珠璣。費不足。則釜鍾當升合。不獨旗丁。惟命是聽。卽各省糧道。恐亦莫可如何。惟賴本管官爲之裁制而已。查糧船有帶北存公一款。本係從幫費內劃出。以爲壩費。聞近年存公款銀。每不敷用。以致壩債愈多。則累丁之故可想。似宜准令各幫旗丁。於抵通交米後。將經紀有無勒索。稟知該管糧道。卽由道彙取丁結。選擇部科一次。如有指出贖款。准予查辦。按實者寬之重典。或可互相鈐制。至賦出於田。理宜清丈頃畝。以除寄莊飛灑之弊。丁起於屯。理宜稽核衛地。以裕貼造贍運之資。此亦本源之所應治。而不能期諸旦夕。似當從容以理之者也。

一、議補偏救弊。漕務已成積重。若一時不能驟改。亦須補救有方。金應麟原奏所陳。本已詳悉。茲臣所議。有於原奏中融會者。有於原奏外推詳者。在縣在幫。各有六事。一則核舊章。以去太甚也。查蘇松糧戶。向分大小。而收數因有短長。大戶愈占便宜。則小戶愈受苛刻。彼此相較。有數十等之差。於是小戶效尤。亦詭寄於大戶。而辦漕愈難矣。今雖未能盡令盡一。斷不可過於偏枯。該管府州耳目切近。應令確查所屬州縣。歷年收兌舊章。援以爲準。不及者曲在民。太過者曲在官。隨地隨時。持平核辦。至近年祠堂公產。假託者多。卽義產息田。亦竊善舉之名。以遂短漕之計。應令散歸各戶。照衆徵完。以杜影射。有挾制者罪之。總以去其已甚爲主。一則治經造。以除弊匿也。查

近歲完漕。不但徵新。且多帶舊。其中分年分限。各屆完數不同。民間要見由單。始可照數完納。而闔縣糧戶。多者數十萬。少亦十數萬。一切完帶之數。瑣碎難稽。或與難堪。周知不得不假手於里甲莊差。統名謂之經造。而若輩居爲奇貨。不以實數戶冊與官。不以易知由單與民。私折暗包。以完作欠。迨至兌漕緊急。硬將短數交官。而加貼之多。早經肥己。遲候把持。莫此爲甚。應令州縣於開漕之先。速將由單散給。並將給單日期。出示通諭各糧戶。如五日內。單未到。手許控經造。若單到手。而不完納。另差查催。倘已由經造折收。匿不稟官者。一經發覺。立辦重罪。一則清訟米。以杜抗延也。查收漕之事。固少持平。而告訐之人。總非善類。無糧而上控。則案規可知。有糧而上控。則躲避可知。控案固須審明。正供豈容藉抗。應將上控之糧戶。由赴訴衙門。押令到倉。交完本名下米石。始行准理。一則稽丁胥。以憑懲蠶也。查漕書記書倉差斗級。以及管倉管廠家人。皆不能不用。若輩莠多良少。非魚肉百姓。卽侵盜本官。飛申灑米。搬戶掛籌等弊。難以枚舉。甚且結尖丁而分肥於後手。引訟棍而調處以居間。破案卽逃。浮蹤莫捉。應先責令州縣。將此等的實姓名年貫住址。並其家屬親丁。詳列冊內。送該管府州覆查。一有弊端。卽提究。如查造不實。提拏不到。惟該州縣是問。至總運廳差。亦須裁減。並永禁坐倉。以免勾結滋弊。一則嚴截串。以杜豫虧也。州縣闔葺之員。閒有漕前截板串。或挪解下忙錢糧。或墊辦修倉鋪底。其串或給書差。或付錢鋪。無非明虧暗損。挖肉補瘡。至臨漕而無所措手矣。更有不肖之員。暫時署事。將值交卸。趕將善區美戶。截串先徵。此爲營私悞公之尤。必須重辦。一則消漕尾。以實庫貯也。江蘇漕額之大。有一縣而可抵湖衛北二省者。漕船催開緊急。斷不能守待。闔縣疲戶。一律全完。故州縣墊漕。萬不能已。所謂漕尾是也。惟其特有現存未徵之串。得交後任接徵。而後任又以新屆錢漕爲取。未遑兼顧。一帳轉開。舊串流交。久之幾成廢紙。應責令州縣。按年分月帶徵。二成徵不足者。著賠。則雖往復乘除。總無五年以外之漕尾。而庫款庶免虛懸。至有一種取巧。州縣將短縮太甚之大戶。故意不徵。留作漕尾移交者。察出特參。與大戶一同徵辦。庶可示儆。此在縣之六事也。其在幫者。亦

有六事。一則復冬兌。以符價限也。查漕船例應冬兌冬開。嗣因節節爲難。不能悉符舊制。近年疊奉諭旨。統限四月初十以前。全數價至清江。渡黃北上。定須懷遵。欽限不得刻逾。但冬間若不多兌。春間必不能早開。而旗丁慣以米色爲詞。停兌議費。且其意欲令米石在縣倉發熱過後。始行上船。故兌愈疲而費愈重。漕亦愈遲。嗣後冬間須儘縣中所收之米。全行兌幫。不得任丁刁措。庶來春祇須找兌。差可速漕矣。一則按兌米。以給津貼也。幫費即不能盡裁。而頻歲疊加。何以爲繼。惟當欽遵嘉慶二十二年九月所奉諭旨。統以米石多寡。按水次舊章。酌給津貼。作爲一定限制。如再格外需索。即當治罪。而給付之法。總惟兌一石之米。給一石之費。如兌多給少。不依州縣給多兌少。不依旗丁。有逐日兌單爲憑。自足以昭公允。至於未兌以前。責在州縣。既兌以後。責在旗丁。歷奉諭旨嚴明。定須敬謹遵守。若兌竣之後。勒措通關。及空船先開。隨後趕米。皆旗丁誤漕大弊。必須重治其罪。一則別虛船。以昭核實也。查加一免雇。及輪減存次之船。並不受兌出運。而仍給與行月苦蓋。已屬格外從優。豈得復爭津貼。應查照從前奏案。此項虛船。不准混索幫費。致全幫延緩開行。如違即當嚴辦。一則實行月。以防正虧也。查旗丁行月米糧。皆計口授食之需。升合不容短少。乃近聞縣幫。串合折乾。每船有折米數十石。及百餘石不等。獨不思沿途食米不足。致虧正糧。誰執其咎。嗣後水次。如有此弊。縣幫一體治罪。一則懲水手。以節身工也。糧船水手有額。雇在船者。有遊幫短絛者。總之皆兇狠之徒。或師傅盤踞老堂。或頭船勸薦夥黨。偶遇風水阻滯。即藉端勒加身工。甚至毆丁拆船。大爲幫累。近年疊經嚴辦。略見斂戢。嗣後如有勒加身工之水手。即於所在地方。儘法懲創。不稍姑息。毋使旗丁被累。方免誤公。一則定輪開。以齊跨兌也。蘇松等屬。向有調幫章程。原使酌劑均平。而船數米數。不能恰合。故一縣之米。有兼兌數幫者。結幫之船。又有跨兌數縣者。與其按縣全開。不如按幫爲便。應飭糧道。排定日期。每縣先輪一幫開行。過而復始。其跨兌者。登輪數縣。逐齊一幫。以免參差。似亦可以速漕利運。此在幫之六事也。

議補救外之補救。查原奏片稱。免費斷不能減。南糧恐不能來。有謂宜於糧船大修時。將船改小。以一分二。即免剝費開費。有謂宜於淮上。建廠貯米。即令小船運京。有謂宜令蘇松常鎮杭嘉湖等府。逐年試辦海運。仍將免費提存藩庫。此二者。皆不得已而求變通之法也。臣查中途建倉。以利轉盤。與古之落口倉相仿。本係成法。但核計一廩。貯米約五六百石。大者亦止千石。以南漕四百萬石計之。每廠貯一千石。即須廠座四千。就令減半轉運。二千廠所不可少。經費殊覺浩繁。且淮上逼近河湖。亦恐難以擇地。若糧船以一分二。過開既覺輕靈。遇淺又免盤剝。誠利運卹丁之善策。然查南漕起運之船。約有四千隻。其中本已區分大小。江廣之船最大。浙次之。蘇又次之。綠江廣重運。直下長江。小船難禁風浪。若江浙之船改小。而江廣不改。則開河磨淺起剝。仍費周章。且卽江浙之船。所載正漕。照例只四百石。此外則爲加載負重。而又有例准攜帶土宜。自不能強小船以受大船之載。若因改船。而船數驟加一倍。是欲去累。而累轉增矣。且大修較之折造。例限尙隔三年。領項亦少三分之一。當大修而令其折造。丁必藉口抗延。尙有未屆大修者。尤不能一律勒改。是一幫之船。有大有小。旣難稽核。而剝費亦所省無幾。是以臣未敢輕議更張也。竊謂三者之中。惟海運曾經辦過。尙有成案可循。若按候放洋。得乘南風北駛。春夏二季中。一船必可兩運。如以涉險爲慮。則沙船往來。關東每歲以數千計。水線風信。皆所精熟。祇令裝載六七分。已合鬆艙之數。則風暴無虞也。如慮米石出洋。易滋影射。查南北洋面。沙船烏船。各有所宜。本難越駛。倘恐萑苻竊發。自應護以舟師。且每歲沙船所運。關東豆石雜種。不知凡幾。奚獨於載米而疑之。海運若行。或以官運。或以商運。或運正供額漕。或運採買米石。尙當細酌情形。另行從長計議。惟原奏有將免費。提存藩庫。以實庫項之議。查道光六年辦理海運。雇募沙船。每石給價七錢。若免費另提。則雇資安出。且旣明提免費。又奚能禁止浮收。如謂輪年提費補虧。正恐一年提存。難補積年虧缺。若提者自虧。虧者自虧。於事仍恐無濟。大抵海運。尙屬可行。而所以行之者不同。設或規費漸增。亦與河運奚擇。惟現在河運。甚形棘手。未卜日後如何。而海道直捷易通。亦不

敢不豫留地步。如蒙飭令議行。容臣到兩江之任。再與江蘇撫臣。及司道等。詳細籌商。會同具奏。請旨定奪。理合聲明。

一、議本源中之本源。臣愚竊維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爲萬年至計。竊願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慨想遺踪。稱道勿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董應舉。輩。屢屢議行。皆有成績。國朝諸臣。章疏文牒。指陳直隸墾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越。湯世昌。胡寶瑑。柴潮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以臣所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爲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修而不廢。其數即足以當之。又嘗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卽敷所出。倘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閒頗有餘。或居窪下。而淪爲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爲葦蕩。若行溝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郊宣。郊喬之議。謂治水先治田。自是確論。直隸地方。若俟衆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光三年。舉而復轍。職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蕩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功效。則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卽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疲幫九運之船。便可停追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干。概令墾其一半之數。折徵南漕。以爲歸還原墾工本。及續墾佃力之費。行之十年。而蘇松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給於畿輔。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徵。歲可數百萬兩。而糧船既不須起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更可大爲樽節。上以裕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漸而減。不慮驟散水手之難。而漕弊不禁自除。絕無調劑旗丁之苦。朝廷萬年至計。似在於此。可否飭下廷臣。及直隸總督。籌議酌辦。

之處。伏候聖裁。

會奏遵旨宣布英夷罪狀並設法驅逐該國船隻出口摺

奏爲英夷於禁斷貿易之後。旋又具稟乞恩。經臣等嚴行批駁。堅與之絕。現復欽遵諭旨。列其罪狀。宣布各夷。並設法驅逐該國船隻出口。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林則徐等奏。蕞聚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英吉利國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前次膽敢先放火礮。旋經剴諭。僞作恭順。仍勾結兵船。潛圖報復。彼時雖加懲創。未卽絕其貿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吐密夷船。復敢首先開放大礮。又於官涌地方。占據巢穴。接仗六次。我兵連獲勝仗。並將尖沙嘴夷船。全數逐出外洋。該夷心懷叵測。已可概見。即使此次出。具甘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稅銀。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極厚。該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卽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其毆斃華民兇犯。亦不值令其交出。當卽一船。無庸查明下落。並著出示曉諭各國。列其罪狀。宣布各夷。俾知英夷自絕天朝。與爾各國無與。爾各國照常恭順。仍准通商。倘敢包庇英夷。潛帶入口。一經查出。從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並距夷埠不遠之各海島。均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密派員弁兵丁。嚴加防護。毋稍疎懈。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乾綱獨斷。震疊諸蕃。訓示嚴明。俾有遵率。下忱感慄。莫可名言。當卽恭錄諭旨。咨會提臣關天培。欽遵辦理。伏查英夷自呈繳煙土以後。種種違玩。反覆無常。總因賣煙奸夷。冀留後路。若使稍爲寬假。適足墮其詭謀。是以商同定議。欽遵前奉諭旨。自十一月初一日起。停止該國貿易。業於十一月初九日。具奏在案。嗣於十一日。該夷義律。遣人前赴沙角礮臺。向提臣呈遞夷稟一件。由提臣咨送前來。臣等公同拆閱。內稱實心欲求承平。無不肅敬天朝律例。又稱茲時所求。惟欲仍作正經貿易。凡事欽遵大清律例等語。雖欲明其奉法。究係一片空言。臣等度其此次具稟懇求。仍不過如八月間。僞作輸誠伎倆。當以

現今奏明封港。不與爾國交易。皆由爾之自取。並非天朝無故絕人。爾不悔悟於前。此時懇求已晚等語。嚴切批示。仍咨會提臣。飭令提標中軍。遣令引水傳諭去後。復思英夷貨物久貯在船。易於壞爛。今聞停止貿易。竊恐影射圖銷。而各國夷商。利其運脚抽分。難保不無私行夾帶。又經嚴諭洋商。傳知各國夷人。不准代爲轉運進口。並責成洋商。將進口貨物。詳細辨認。如敢扶同含混。卽行加重治罪。迄今二十餘日。該夷巡船貨船。停泊長沙灣等處。外洋雖風浪靡常。仍遷延未去。此封港一月以來之實在情形也。茲復祇奉訓言。當卽欽遵。出示曉諭。臚其罪狀。宣布各夷。俾知聖明用惠用威。惟其自取。既以絕奸夷之望。亦以安良賈之心。至於該國貨船。停泊外洋。本未進口。茲聞天威震怒。自當警懼回帆。惟奸夷之夾私者。固仍冀售私。卽良夷之載貨者。亦未肯棄貨。冀冀觀望。勢所必然。諒非空言所能諭道。臣等再三計議。惟有嚴查影射。以絕其銷貨之心。廣緝奸徒。以斷其售私之路。先之以文告。繼之以兵威。使其計無復之。必將窮而思返。若敢始終留戀。卽何惜搗穴焚巢。惟外洋遼闊異常。仍不得不審度機宜。加以慎重。此又臣等悉心籌議之梗概也。抑臣等更有請者。當粵東准通貿易之時。載煙夷船。尙且游奕各洋。分投圖賣。茲粵港既經禁止。該夷無可希圖。而其售私牟利之心。未必卽能盡泯。竊恐改裝舢板。由黑水夷洋。越赴各路。潛圖銷售。除粵省東西兩路。業經飭行沿海鎮協營寨。併力巡查。州縣文員。嚴防口岸。以杜偷運外。其沿海各省。以福建爲最近。浙江江蘇次之。應請敕下各直省督撫。一體嚴行防堵。以絕去路。所有英夷貿易。業已封港。並遵旨籌議緣由。謹會同廣東巡撫臣怡良。廣東水師提督臣關天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兩廣奏稿 (卷一)

燒燬匪船以斷接濟摺

奏爲英夷逐逐出口之後。仍在外洋寄旋逗留。現將攔近夷船各匪船。痛加燒燬。箠獲接濟漢奸。嚴審懲辦。使奸夷

無所希冀。以免觀望售私。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奉諭旨。斷絕英吉利貿易。將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當經欽遵辦理。并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復嚴禁他國夷商。不許私代英夷帶運貨物。即他國貨船出入盤查搜驗。亦皆加倍從嚴。業經節次奏蒙聖鑒在案。查英夷貨船。自驅出外洋之後。即據引水人等查報。陸續起旋揚帆。駛出老萬山口。祇在外洋徘徊寄泊者。臣等既將該夷乞恩之稟。嚴行批駁。堅與之絕。復令齎給批稟之通事引水等。嚴切傳諭。以此次封港。係欽奉大皇帝特頒諭旨。因該夷抗違法度。不許在粵通商。斷難希圖影射。若不作速回帆。設遇風火不測。皆爾等自作之孽。雖悔何追。惟該夷貪狡性成。帶私者固思乘閒覓售。即載貨者亦豈甘心棄地。而義律虛驕素著。未曾受此折騰。今斷其貿易。布其罪狀。伊既全無顏面。勢必別蓄詭謀。於是海上傳聞。謠言不一。有謂英夷會集各埠兵船。同來滋擾者。有謂來船一二隻。滿載礮火。將逗留之貨船。盡扮兵船者。有謂該夷去秋求准通商。已將新煙載回夷埠。今貿易既斷。轉無顧忌。奸夷載去別貨。仍將鴉片換來。設計誘人玩法者。臣等竊思前兩說。本係恫駭。固不足信。而自去年責令繳煙以後。各處海口。早已戒備不虞。況此時既絕其通商。豈可不防其叵測。無論該夷有無兵船。即現在之吐密華倫兩船未去。度其頑抗之意。安誇礮利船堅。各夷舶恃爲護符。謂可阻我師之驅逐。臣等若令師船戰隊而出。遠赴外洋。併力嚴驅。非不足以操勝算。第洪濤巨浪。風信靡常。即使將夷船盡數擊沈。亦只尋常之事。而師船既經遠涉。不能頃刻收回。設有一二疎虞。轉爲不值。仍不如以守爲戰。以逸待勞之。百無一失也。惟後一說。以爲貿易既斷。轉無顧忌。傳聞貨去煙來。如果蓄此奸謀。倍當防其流毒。蓋粵洋漁船蛋艇之多。幾不可以數計。其人貪利亡命。無不遠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徠。啗以倍蓰之利。即一蔬一薪。亦皆厚給其值。並以鴉片與之兌換。使之兩獲其利。愈重則命愈輕。故夷船寄旋雖遙。而冒險犯法以趨之者。聞已漸相環集。此又斷其一貿易之後。更出一種私弊。不可不亟亟剷除者。臣等再四思維。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即與提臣關天培密商。取

平時所裝大小火船。卽雇漁蛋各戶。教以如何駕駛。如何點放。每船領以一二兵弁。餘皆雇用此等民人。以爲水勇。先赴各洋澳。分投埋伏。候至夜深。各船俱已熟睡。察看風潮省順。卽令一齊放出。乘勢火攻。將此等環附夷船各匪。隨燒隨擊。許以燒得一船。卽給一船之賞。如能延燒夷船。倍加重賞。此臣籌畫之辦法也。茲接關天培函稱。正月二十七日丑刻。原任遊擊馬辰。帶水勇四十名。由東涌上下濠前進。加都司銜之守備盧大鈺。帶水勇頭目盧麟等。由屯門前進。以都司用之守備黃琮。由后海青山前進。把總楊雄超。帶水勇四十名。與千總王應鳳。外委朱鎮邦。余興邦。黃文祥。區鎮江。各由長沙灣前進。將近夷船寄碇之處。出其不意。一齊發火。復將噴筒火罐。乘風拋擲。燒去屠牛換土之大海船一隻。買運煙土之艚船一隻。大買辦艇一隻。大扒艇一隻。蝦筍辦艇三隻。雜貨料仔艇一隻。賣果子餅餅之扁艇十五隻。又將夷船高頭三板。前後延燒。該夷駕駛逃開。撲救漸熄。未經沈沒。又燒燬海中沙灘所搭篷寮六處。所有通夷各奸民。除在船燒斃。及鼻水脫逃淹斃。不計其數外。生擒身穿夷褲。脚穿夷鞋之匪犯黃添福。及接濟匪犯陳水生。喬亞先。林亞長。鍾亞受。劉亞五。袁亞二。巫亞二。梁得勝。林亞得。共十名。派委備弁管解來省審辦等情。臣等查此次燒燬運土及濟夷匪船。大小共二十三隻。篷寮六處。除燒斃淹斃各犯外。生擒十名。不惟足懼漢奸之心。亦可以寒英夷之膽。現將解到各犯。嚴審重辦。以示儆戒。出力之弁兵水勇。由臣等分別超拔獎賞。以昭激勸。並飭時加查探。如夷船尚未遠颺。匪船旋又趨附。仍當相度潮信風勢。再予會合焚燒。緣奸民貪利忘生。懲創不得不重。而奸夷誘人玩法。拒絕亦不得不嚴。至別國出入夷船。均遵禁令。出具不敢夾帶鴉片。並添具不敢暗代英夷運貨切結。臣等仍多派妥幹員弁。於各口加倍嚴查。總期杜弊清源。以仰副聖主訓諭諄諄之至意。所有現辦情形。臣等會同水師提督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密陳駕馭澳夷情形片

附奏信

再澳門寄居西洋夷人。歷三百年之久。貨物自行收稅。蓋屋轉賃他夷。英吉利人早已垂涎其地。自嘉慶十三年間。

英夷突占澳門砲臺。旋經天朝官兵驅逐。從此西夷始有戒心。而澳中夷衆。良莠不齊。難保不被英夷勾通煽誘。必使該夷官明於大義。上感天朝恩澤。下顧夷衆身家。始可固藩籬。而資捍衛。上年英夷義律。於繳清鴉片以後。卽有在澳門裝貨之請。經臣林則徐嚴切批駁。不許開端。伊之詭計不行。因而多方違抗。七月間。將澳內五十七家英衆。全行驅逐出澳。散往各船。而該夷每以三板駛近澳門。潛行窺探。是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忘也。嗣經不准通商。尤恐其鋌而走險。故於澳門。水陸加倍嚴防。既經前督臣鄧廷楨。奏請將新升南澳鎮總兵惠昌耀。留香山協之任。復與臣等奏請將高廉道易中孚。駐澳彈壓。均蒙聖慈。允其水陸官兵。陸續調派。分布澳內。澳外要隘者。各數百名。計已足資策應。惟澳地三面皆臨外海。英夷貨船。自經逐出之後。仍特有吐密華倫兩兵船。爲之護符。不免乘閒遊奕。本年正月初間。義律與夷人數名。乘坐該夷兵船。至九洲停泊。義律等潛放三板。私行入澳。臣等接稟。卽飭嚴拏。旋據該道易中孚等。以西洋夷目稟稱。澳內華夷雜處。若兵役圍拏。恐致擾動。懇請稍緩。自必驅逐等語。臣等諭令。限以日期。驅逐淨盡。若過期尙有英夷在澳。則西洋貿易。卽亦暫停。蓋馭夷不外操縱二端。而操縱只在貿易一事。夷性靡常。不得不以此爲把握。自責令西夷驅逐英夷之後。義律已卽出澳。而尙有英夷堅厘臣担二名。逾期未去。臣等當將西夷貿易。示諭暫停。俟英夷全逐出澳。仍卽照常通市。緣西洋夷人在澳內者。有天朝聲威可恃。而其出洋之船。一至夷界。則畏英夷之強。顧後瞻前。勢所難免。臣等責其容留英夷。停其澳中貿易。則西夷有詞可謝。而英夷遂無地可容。迨其逐去。而貿易復開。仍無損西夷生計。但係駕馭權宜之術。不敢明宣。惟存據實密陳。仰乞聖明垂鑒。至現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諭旨。據會望顏奏稱。請封關禁海。又另片奏。澳夷互市。定以限制。著悉心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容臣等與水陸兩提臣。暨粵海關監督。備細熟商。總期計出萬全。始敢籌駁定議。另行會摺覆奏。再現值防夷喫緊之際。必須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以定控制之方。茲臣等訪獲英夷。與西洋往來書信六封。密令諳曉夷字之人。譯出漢文。另錄清摺。恭呈御覽。謹奏。

護將訪獲英夷義律吐密。與澳門西洋兵頭。近日往來密信六封。譯出漢文。鈔錄清摺。恭呈御覽。

英吉利領事義律寄澳門西洋兵頭信

義律寄信與西洋兵頭敦阿特厘阿加西阿打西爾威拉實多。現在英吉利在中國貿易首領事。爲欽差及省中官府強霸之事。我今以英吉利國家之名懇請求准。將英人存下貨物。運至澳門囤貯棧房。依澳門章程納稅。今我所求之事。並非立意欲破中國人所定之章程。將英國貨物在澳門出賣與中國人。不過立意欲將英國之貨物。放於平安之地步。使各空船。可以開身。我今不必多言。惟望爾貴人施仁厚之德與英吉利之人。我甚感激不淺。至我時常思想。欲將澳門變爲長久大利益之處。我等思想之事。時候已至。欲將貨物交澳門代理發賣。其權係在爾貴人手上。以我想來。此事亦並未破中國人所立之章程。今我求爾貴人。熟思此事。

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朔一日。在澳門洋面窩拉疑兵船上。首領事義律印此。

外夷本年正月初一日。乃是內地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理合聲明。

西洋兵頭回信

西洋兵頭回覆管理英吉利在中國貿易首領事貴人義律之前明鑒。澳門兵頭等。接得正月初一付來之信。欲將英吉利船上之貨物。搬到澳門。不過欲將各貨放於平安地步。使各空船可以回國。觀此信中之事。我見得自己不能。有如此大權回答。此件大緊要之事。兼以須依管理澳門地方之法律。我亦無如此大權。可能定奪此事。故我即將首領事之信。知會此處之西潭底大家商議。我等心中雖欲應承。惟因中國官府禁止我等。不准與首領事有來往。我等雖欲將就首領事。惟因例禁。不能如我等所願。故不得已推辭首領事所請。現在我等并不爲所失。不能在澳做中國與外國貿易之利益而憂愁。乃爲不能違首領事請帶貨物到澳囤積之事。而憂愁。現在我等亦不必多寫。嘗信解明。因何不依首領事所請帶貨到澳門囤貯之事。蓋首領事曾在澳門居住數年。諒已知道在澳西洋人與中國官府之交情。尙望忠厚之英吉利國王。保護澳門。以免我等受從來所未受過之艱難危險。今我等已定奪。不

能如首領事所請。故特寫此回信與首領事。求首領事明鑒體察。

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十六日。在澳門敦阿特厘阿加西阿打西爾威拉賓多印此。外英本年正月十六日。乃是內地。上年十二月十二日。理合聲明。

英吉利夷官吐密致西洋兵頭信

窩拉疑兵船船主吐密。寄信與西洋兵頭敦阿特厘阿加西阿打西爾威拉賓多。我現在實不隱瞞爾貴人。因為中國官府出如此重要之告示。黏在澳門牆上。其中言語。英吉利住澳之人。讀之盡皆驚惶。爾貴人亦知道保護英吉利人之性命。乃係我之專責。目下之事。乃關於我之重任。欲遣一隻兵船。進至澳門港口。不獨為保護在澳居住之英吉利人。亦可以守著澳門。以為有事時退步之計。而兵船進澳門。並無打仗之意。我正願爾貴人。不必理我等與中國之事。如此。我亦十分恭敬爾貴人。

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四日。在澳門洋面窩拉疑兵船上。吐密印此。外英二月初四日。乃是內地。正月初二日。理合聲明。

西洋兵頭回信

接爾貴人來信云。要遣兵船一隻進澳門港口之事。似是與我等國中對敵。蓋兵船進口。仍歷來禁止之事。即爾貴人之國家。亦未必令爾攻敵我等之道理。當水師官特魯里時。亦併未有帶兵船進澳門港口之事。今爾貴人之非。我特講明。如果欲遣兵船到澳門港口。乃是不公義之事。現在爾貴人所行之事。與爾貴人去年所見。甚是不同。爾貴人若如此言行相違。我必將爾貴人之事。聲明與英國。及我等國家知道矣。伏望上天保護於爾貴人。

吐密又寄西洋兵頭信

我今對爾說知。爾於本日付來之信。我已經收到。今復有信與爾貴人。現在英吉利人。要在西洋旗下居住。爾肯保護否。抑或爾竟任英吉利各人。如前六箇月。被人苦磨。不肯保護耶。如果實是不能保護英吉利人。須要英吉利人

離去澳門。爾貴人據實說明。我亦立將兵船撤去。離此處澳門港口。并即將爾所說之話。知會我本國之人。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四日。在窩拉疑兵船上。吐密印此。

### 西洋兵頭回信

本日內附來問我之信。緣我乃係我等國王命來代理此處事情之人。我今明回答與爾。此處地方與我等國王所管之別處地方不同。管別處地方。可以給別國人居住。若此處給別國人居住。此處地方之居民。即不得安靜。又受驚嚇之事。斷斷不能。難道現在英吉利人。到船居住。豈即有各樣擾害乎。豈必須到此處居住。以為保護乎。前時英吉利人在澳門居住。我亦曾一體保護。此乃實在事情。人所共知。管理在中國之英吉利貿易首領事。曾讚揚於我。即爾自己亦曾稱揚於我。惟現在此處之事情。已比從前不同。中國一封禁伙食。所有各樣貿易事務。皆已敗壞矣。爾亦知道我等國家與中國相交之章程律例。除卻破壞船隻。到來修理之外。從未有何等船隻。進至澳門港口。我今以我等國家之名。請爾出令。吩咐海阿新兵船。離去此處港口。俾我可盡心保護我國家之人民。在此地方得以平安。英吉利人。不要想我留他們在此處居住。我亦必守與中國人所定之章程。定不肯違背之。只是中國與英國兩邊之事。我皆不理。如在爾之第一封信內所說一樣。在爾不過係為爾自己所受之重任。故行如此。曾失之事。以違犯我等之法律。在此等行為。豈得謂之好道理。此封信。乃我在議事亭與西學底等會議時所寫。在爾只是指出英吉利人不在澳門居住之難處。並不思及西洋五千人。為英吉利人朋友之情。亦受重累。自首領事回到此處之後。所有之貿易。皆要停止。所有之稅餉。為西洋兵丁之費。以為保英吉利人平日之平安。爾亦當思念及之。爾若不念我對爾說之事。我即將近來九箇月內所有之事。宣布與通天下知道。求各國依公義判斷。我又對爾說知。爾所行之事。不獨犯我國法律。乃亦有犯於英吉利國家之法律。伏望上天保佑於爾。

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四日。在議事亭內。敦阿特厘阿加西阿打西爾威拉賓多印此。

覆奏會望顏條陳封關禁海事宜摺

奏爲遵旨悉心籌議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諭。本日據會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勦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林則徐。怡良。關天培。郭××。并傳諭豫堃知之。欽此。臣林則徐。臣怡良。謹將鈔發原摺。細加閱看。並傳知臣豫堃一體領閱。因關各國夷人事務。祇宜慎密商辦。未便遽事宣揚。復經函約臣關天培。臣郭××。於查閱營伍之便。過省面商。茲已詢謀僉同。謹將察看籌議情形。爲我皇上敬陳之。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關。無論河國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絕茶葉大黃。有以制伏其命。封關之後。海禁宜嚴。應飭舟師。將海盜剿捕盡絕。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復募善泗之人。使駕火船。乘風縱放。而以舟師繼之。能擒夷船。即將貨物全數給賞。該夷未有不畏懼求我者。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行奏懇天恩。准其互市。仍將大黃茶葉。毋許逾額多運。以爲箝制之法。所論甚切。所籌亦甚周。臣等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互市。原係推恩外服。普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非開權利其抽分之稅。況自上冬斷絕英夷貿易以來。疊奉諭旨。區區稅銀。何足計論。大哉謨訓。中外同欽。臣等有所秉承。更可遵循辦理。絕無所用其瞻顧。即將各外國在粵貿易。一律停止。亦並不難。惟是細察情形。有尙須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專斷一國貿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揆理度勢。迥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地。皆在英吉利國所轄地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英夷販煙來粵。即別國夷船。亦多以此爲利。而自上年繳清鴉片以後。業經奏奉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船。莫不遵具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開槍。惟英吉利貨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擯之。恭順者亦擯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辜。臣等即礙難批示。且英吉國利。在外國最稱強悍。諸夷中惟米利堅及佛蘭西。尙足與之抗衡。然亦

志且憚之。其他若荷蘭。大小呂宋。連國。瑞國。單鷹。雙鷹。甚波立等國。到粵貿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後。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細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聞相。以彼此之離心。各輸忱而內向。若概與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左傳有云。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我天朝之馭諸夷。固非其比。要亦罰不及衆。仍宜示以大公。且封關云者。爲斷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亦何憚而不爲。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與不斷。轉不在乎關之封與不封。卽如上冬以來。已不准英夷貿易。而臣等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轉將煙土換至粵洋。並聞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內法度雖嚴。關以外汪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違禁。不通商則不受管束。而正好賣煙。此種貪狡之心。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更不得不於各海口倍加嚴拏。有一日而船煙並獲數起者。可見英夷貨去煙來之言。轉非虛捏。不然。以外洋風浪之惡。而英夷仍不肯盡行開去。果何所圖。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則又不能緣廣東民人。以海爲生者。尤倍於陸地。故有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謠。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勢卽不可以終日。至捕魚者。只許在附近海內。此說雖亦近情。然既許出洋。則風信靡常。遠近幾難自定。又孰能於洋面而阻之。卽使責令水師查禁。而晝伏則夜動。東擊則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則徐上年刊立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數至於無算。至今尙未編完。繼又通行沿海縣營。如有夷船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暫禁出口。必俟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舟。逐一驗查。只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攜食物。若銀兩洋錢。尤不許隨帶出口。庶可少除接濟購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二物。固屬外夷要需。惟臣等屢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擔。綠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存。且尙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逾額多運。卽爲箝制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拏偷漏。若中路封關。操

之過慮。而東西各路。得以偷販出洋。則正稅徒虧。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馭之道。惟貴平允不偏。始不至轉生他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轉賣英夷。卽此內地行銷互售。尙難家至日見。而況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善舞之名。其分賣他夷。以牟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絕貿易之後。卽使從他夷轉售一二。亦已忍垢蒙恥。多喫暗虧。譬如大賈殷商。一旦僅開子店。寄人籬下。已覺難堪。惟操縱有方。備防無懈。則原奏所謂該夷當畏懼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於備火船。練鄉勇。募善佃之人等事。則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經籌商辦理。惟待相機而動。卽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則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繼而覓諸山麓。隨處汲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馭夷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與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曷若薰蕕有別。俾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以併拒諸夷。則有如蹄鹿。若因英夷而並絕諸國。則不啻驅魚。此際機宜。不敢不慎。況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卽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若果查出夾帶。應卽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自不在峻拒之列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臣鄧廷楨。暨臣豫堃。節次商議及之。嗣經核定章程。諭令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照。卽如茶葉一項。每歲運箱。准給五十萬斤。仍以三年通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條列款。該夷均已遵行。本年正月。澳內容留英夷。卽暫停西洋貿易。迨其將英夷驅出。仍卽准令開關。亦與原奏請議章程。不謀而合。至所請責令澳夷。代英夷保結一節。現既不准英夷貿易。自可毋庸置議。臣等彼此商酌。想見相同。謹合詞恭摺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臣林則徐主稿。內有密陳衷情之處。謹請毋庸發鈔。合併聲明。謹奏。

尖沙嘴官涌添建礮臺摺

奏爲籌議添建礮臺兩座以資控制。而重海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廣東水師大鵬營。所轄洋面。延袤四百餘里。爲夷船經由寄泊之區。其尖沙嘴一帶。東北背負岡陵。西則有急水門。雞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巨島。又卽在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寬深。英夷船隻。久欲倚爲巢穴。而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越。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阻。則爲患匪輕。上年因英吉利桀驁不馴。抗違禁令。經臣等與前督臣鄧廷楨。調集官兵。在尖沙嘴迤北之官涌等處。山梁。扎營安礮。分爲五路。痛加勦擊。該夷兵船二隻。貨船數十隻。始皆連夜遁去。但恐兵撤之後。仍復聯檣聚泊。勢若負嵎。必須扼要設防。方足以資控制。隨飭候補知府余保純。署大鵬營參將賴恩爵。新安縣知縣梁星源。會同周歷履勘。旋據該員等稟稱。尖沙嘴山麓。有石脚一段。其形方長。直對夷船向來聚泊之所。又官涌偏南一山。前有石排一段。天生磐固。正對夷船南洋來路。若兩處各建礮臺一座。聲勢旣相聯絡。而控制亦極得宜。等語。當經飭令將兩臺高寬丈尺。及開築地平。並建造牆壕礮洞。弁署兵房。神廟望樓。藥局馬路。一切工料價值。覈實確估。據該員等呈送圖說清摺。臣等逐一核算。並委員詳細稽查。凡有可以撙節之處。復經酌量核減。計尖沙嘴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兩零。官涌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四千四十六兩零。實係省之又省。必不能少。竊思此項工程。係屬防夷要務。斷不可緩。第國家經費有常。仍不敢請動帑項。臣等當與藩臬運司。公同籌畫。查至前山營生息一項。係由洋商捐銀。發交當商生息。前於嘉慶十四年。奏明作爲添設前山營兵餉之用。按年覈實支銷。已歷三十餘年之久。因而存有積銀盈餘。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報部冊開。實存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除大鵬營現議更改營制。所需添造快船。建立衙署。及製備新兵器械。另摺請在此款動支外。核其成數。尙足以敷動撥前項礮臺工料之需。合無仰懇聖恩。俯念礮臺工費。爲防夷所需。而捐款息銀。與庫項有間。准於商捐前山營生息一項銀兩。動支兩座礮臺經費。並請循照舊章。將動用兩銀總數。於

冊內開除造報。免造工料冊報銷。感荷鴻慈。倍無既極。至此項工程。因夷務喫緊之際。先已購料興工。趕緊建築。務於夏令南風盛發以前。一律完全。以資防制。計兩臺應安大礮五十餘門。亦已於腹地各營酌其緩急情形。先行運接濟用。一面籌資購補。期於普律森嚴。以仰副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所有籌議添建礮臺緣由。據藩臬運司會詳前來。臣等謹會同廣東水師提督臣關天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改大鵬營營制摺

奏爲察真廣東水師情形。大鵬營現屏緊要。籌議改設副將。並添撥移改官兵船隻等項。以資守禦。而重海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廣東虎門海口。爲中路扼要之區。於嘉慶十五年。設立水師提督。駐劄其地。西則香山。東則大鵬。形成兩翼。查香山協向駐副將。管轄兩營。額設弁兵一千七百零九員名。兵力較厚。大鵬原止一營。額設參將一員。管轄洋面四百餘里。其中有孤懸之大嶼山。廣袤一百六十餘里。是以道光十年。已將大鵬分爲兩營。而所設弁兵。只九百九十八員名。較之香山營制。已有軒輊。且所轄尖沙嘴洋面。近年更爲夷船聚泊之區。該處山高水深。風浪恬靜。夷船倚爲負隅之固。上年調集官兵。痛加勦擊。始行全數退出。恐兵撤之後。仍復聯艦而來。估爲巢穴。當又相度形勢。在於尖沙嘴及官涌兩處。添建礮臺二座。現在工程將竣。已於另摺縷析奏報在案。臣等復查尖沙嘴官涌兩處。既經建設礮臺。必須調兵防守。但大鵬左營。額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外委五員。額外外委二員。步守兵四百九十七名。右營。額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外委五員。額外外委二員。步守兵四百七十五名。除分班出洋外。尙不足以敷巡守。據該營縣會議請添派。經臣等與水師提督臣關天培。再四籌商。應將大鵬改營爲協。撥駐副將大員。統帶督率。與香山協聲勢相埒。控制方爲得力。但官兵俸餉。歲需支應。國家經費有常。未敢遽議增添。惟有就通省各營。設法抽撥。并於水師各缺。酌量改抵。以歸簡易。飭據司道核議會詳。併咨准陸路提督臣郭××核覆前來。臣等查外海水師副將。共有四缺。內除香山協。應與大鵬分張兩翼。毋庸更議外。其龍門一

協。地處邊陲。與越南夷地緊連。崖州一協。係烟瘴之區。且外臨大海。內控黎人。均爲邊疆要地。未便改抵。惟澄海一協。雖與閩省接壤。而上接南澳。下連潮州。有水陸兩鎮爲鄰。尙屬易資聲援。應將澄海協副將。改爲大鵬協副將。移駐大鵬。所轄扼要之九龍山地方。居中調度。其澄海協之都司。改爲大鵬協副將中軍都司。兼管左營事務。駐劄大鵬所城。並於大鵬左營。添設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二員。步戰守兵。連新添外委額外名糧。共二百九十一名。大鵬右營。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額外二員。步戰守兵。連新添外委額外名糧。共二百零九名。以把總一員。兵七十五名。專防右營官涌礮臺。以把總一員。駐防九龍礮臺。將原駐九龍礮臺之千總一員。移防左營尖沙嘴礮臺。併帶新設額外外委一員。兵丁一百三十名。又以外委一員。兵丁十五名。防守前經裁撤。今應設回。與尖沙嘴對峙之左營紅香爐汛。又大鵬額設大小米艇六隻。撈繪船三隻。分撥配巡。不敷派遣。應添大中米艇四隻。左右營各半。以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兵丁二百零四名配駕。又添快船二隻。以額外二員。兵丁五十六名配駕。其餘外委一員。額外一員。兵丁十二名。隨防九龍。聽候副將差遣。所添員弁船隻。先儘水師各營移撥。應請在陽江鎮右營抽撥千總一員。海門營抽撥把總一員。外委一員。龍門協左營抽撥外委一員。龍門協右營抽撥外委一員。陽江鎮右營抽撥大米艇一隻。海安營抽撥大米艇一隻。龍門協左營抽撥中米艇一隻。海門營抽撥中米艇一隻。又在龍門協右營抽撥撈繪船一隻。歸入海安營配緝。所需配船弁兵舵工口糧。隨船移撥支給。至議抽兵丁五百名。水陸勻撥。水師應抽兵丁二百五十名。現在外海內河。防堵巡緝。在在需人。若概於額設步守兵內抽撥。未便顧此失彼。應在水師提鎮協營。酌量抽撥。步兵三十七名。守兵九十四名。酌裁馬兵。改補步兵一十名。連撥外委本身步糧三名。共得步兵五十名。守兵九十四名。尙需添補步兵二十五名。守兵八十一名。在水師各營馬糧較多營分。將馬糧三十三名。改爲守兵。步糧較多營分。將步糧一百六十四名。改爲守兵。均各歸還原營兵額。同馬兵所改步兵一十名。逐年節存馬步糧料等項銀兩。撥補增添步守兵丁一百零六名。歲需經費之用。此外仍需把總二員。外委

一員。步兵連外委本身糧名七十五名。守兵一百七十五名。應於督標五營。及永靖營酌抽把總二員。陸路提標五營。酌抽外委一員。其原食馬糧一分。勿庸隨撥。併於陸路各營。勻撥步兵七十五名。守兵一百七十五名。共兵二百五十名。均歸大鵬入額。其外委仍食本身步糧。並在大鵬步兵數內。添設額外外委四員。仍支本身名糧。以資差遣。至澄海地方。應將澄海協改爲澄海營。即將大鵬參將移駐。作爲澄海營參將。澄海原有守備二員。分爲左右二營。左營守備。駐劄蓬州所城。右營守備。駐劄樟林所城。均未便移改。將大鵬左營守備。改爲澄海左營中軍守備。駐劄縣城。經管兩營錢糧。其澄海左營守備。改爲左軍分防守備。仍駐蓬州。右營仍循其舊。以資防守。所有現改大鵬協副將都司。及澄海營參將。左營中軍守備。左營左軍分防守備。俱照舊定爲外海水師題補之缺。其水陸各營。抽撥兵丁。所需糧餉。公費紅白等項。以及一切軍裝器械。俱由各營撥出隨帶。毋須另添。澄海協改駐參將守備。有原設副將都司衙署。可以棲息辦公。大鵬所城改設都司。亦有守備原署可住。其防守礮臺弁兵。即住礮臺。均毋須另建衙署。惟大鵬添設大快船二隻。各營無可抽撥。應另行製造。計每隻需用裝造工料銀四百三十二兩二船共銀八百六十四兩。歲需弁兵口糧燴洗。以及修費等項。約需銀一千四百餘兩。又九龍地方。改駐副將。紅香爐添設汛防。應建衙署兵房。以及大鵬新兵。應製號衣器械等項。所需經費。均須預籌。查有前山營生息一項。從前係由洋商捐出本銀十萬兩。發交當商生息。以作添設前山營兵餉之用。除每年支用外。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止。實存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除另摺奏請動支。添建尖沙嘴官涌兩礮臺工料。共銀三萬一千九百餘兩外。所有此次添造快船。及建造衙署。製給新兵器等項。均請於此項息銀內動支。毋庸請動帑項。如此改調添設。因地制宜。似於海疆控制。大有裨益。如蒙俞允。所有添造快船。應建衙署兵房。製給新添步守兵丁軍械等項。臣等卽飭令地方文武。會同確估辦理。其改設副將等官。應行鑄換關防。並一切營制。抽撥細數。及未盡事宜。統容另行咨部核辦。再前山營生息本銀。係由洋商捐出。與正雜錢糧不同。每年止將收支實存數目。報部查核。今請動支此項息

銀。以作添造快船衙署製給軍械經費。應俟動用後。將支用總數於冊內開除造報。懇免備造工料細冊報銷。合併陳明。臣等謹會同廣東水師提督臣關天培。陸路提督臣郭××。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將烟犯財產充賞片

再粵東鴉片之多。本什百於他省。自上年查辦至今。除收繳夷蘆二萬餘箱外。其起獲內地民人。與販囤藏者。亦不下五十餘萬兩。皆經陸續燬化。期於盡滌前污。察看各屬府縣城廂。凡在耳目昭著之地。大都漸就肅清。而鄉曲僻莊。山重水複。往往恃其僻遠。藏垢納污。舊時既不少窩存。開擊又轉相寄頓。或深房密室。守以婦女。而莫能窺。或祠廟山林。埋以坑窖。而無由識。甚至裝爲棺柩。假作墳塋。詭祕萬端。出入意表。間有訪聞破獲者。全藉眼線。密爲伺察。於其藏匿處所。探知確確。乃得搜起原贓。若眼線不真。搜查無獲。則奸民有所藉口。轉恐釀成事端。故從前烟禁鬆時。患在得規包庇。迨禁嚴而情僞疊出。又患在託名慎重。瞻顧畏難。蓋趨避者衆人之常情。而因循者官場之積習。以爲擊獲不多。不過責以疏懈。若辦理不善。即恐坐以愆尤。而且僱線先須給資。獲案又須重賞。賞不重。則作線之人不來。即來者亦必不確。其能爲精確之眼線。必與烟犯素相親密之人。所以不避怨嫌。引官指擊者。無非圖利耳。激於義憤。固無其人。挾仇邀功。亦不多見。惟利重則衆人爭趨。雖親密者。亦不相顧。此粵東風氣。一時難以轉移。而不得不乘機以導之者也。官予以利。即爲官用。否則走私護私。皆其慣技。未有不轉爲私用者矣。爲私用。則私愈不得破。而官愈不得知。故官必須不惜重賞。而後能用此輩。然近日州縣。無論其未必樂於捐資。即欲捐而無可捐之資。亦安得而責之。若營汛武弁。則潔己者已難其人。更何從語以出資僱線之事。雖臣等於報獲案犯。疊經捐銀給賞。而究不足爲常。外此則籌款勸捐。事皆窒礙。倘因無資購線。以致若輩轉助販私。則長惡滋奸。所關匪細。查上年軍機大臣議准浙江撫臣烏×奏立禁烟章程。內稱嗣後守口兵弁。能將商漁船隻。所帶成箱烟土。擊獲者。將船及貨。一半賞給首獲之人。餘貨分賞同查之人。又海船偷帶烟土。無論舟人行戶。能將藏匿處所指明首告。即將船貨

給予舉發之人等語。是海船夾帶鴉片。首報之人。即時得邀重賞。而內地之窩販。似亦可以例推。且新例案口烟館與販之本犯。與知情租屋之業主船戶。其房屋船隻。皆應一律入官。是破案之後。產業已爲官物。然若必俟由官召變。始以價銀充賞。則延緩需時。竊恐有名無實。仍不足以示勸。蓋州縣承領估變。例應會同委員。勘造清冊。上下衙門。層層覈估。總須報部核定。方能作準。往往累月經年。十不變一。而空房封鎖。已爲鄉鄰作踐。匪丐潛蹤。又安得有人承受。有司憚於賠累。甘受遲延處分。故歷來入官未變之產。案牘壘疊。皆其明驗也。竊思信賞必罰。法旣不可枉。膏亦不可屯。與其候變無期。何若即時充賞。且如米穀出洋。被獲。本有船貨給賞之條。而卡隘緝拏私鹽。亦有車畜並賞之例。今鴉片之害。較之私運米鹽。奚啻霄壤。則報獲之賞。似亦不可獨虛。應請嗣後拏獲販賣鴉片之案。於審明定讞後。除烟土烟膏煙具。悉數繳官。變化外。所有該犯船貨產業。概准分別給賞。無論在洋在岸。一體照行。倘有栽烟誣賴。希圖冒賞。亦必確審實情。遵照新例。不分首從。按法嚴辦。庶查拏首報之人。有所圖而不相隱庇。亦有憚而不敢誣妄。而圖販爲奸之輩。藏烟雖密。破案不難。於杜絕根株。似有裨益。如蒙俞允。所有粵省已獲各案。臣等均卽飭屬遵辦。並請免其造冊咨部。以省案牘。是否有當。謹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焚剿夷船擒獲漢奸摺

奏爲欽遵批諭。嚴密防範英夷。並經設法焚剿夷船辦艇。擒獲接濟漢奸。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次附片具奏。英夷逗留外洋。常懼火船。猝往焚燒。並傳聞該國有大號兵船將至。加意嚴防。各緣由。欽奉硃批。無論虛實。總當不事張皇。嚴密防範。以逸待勞。主客之勢自判。彼何能爲也。勉之。欽此。仰見我皇上運籌決勝。洞燭夷情。臣等詭譎服膺。莫名欽感。伏查英夷近日常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仍載運鴉片。探係該國孟啊拉等處。夷埠。聞知內地辦烟嚴緊。銷路日稀。而夷埠新舊烟土。存積壘疊。不肯輕棄。是以減跌價值。用三桅大船。滿載而來。而奸夷遂藉以揚言恫喝。冀可准其貿易之求。迨見臣等拒之益堅。不爲所動。其到粵之吐密華倫都督噶兵船三隻。並現在

續到之谷吧吐兵船一隻。亦祇在外洋往來游奕。此東彼西。總無定處。日則暗放三板。分運煙土。引誘奸民。零星賤賣。夜則拋錨寄碇。並招集辦艇環護。支更瞭望。以防我兵火攻。此外別無動靜。誠如聖諭。實無能爲。惟思峻拒英夷。原爲斷絕鴉片。乃奸夷仍私在外洋售賣。卽奸民必販至內地行銷。積弊何日能清。前功尤虞盡棄。且該夷詭計百出。竟不憚虧本以誘愚民。查近日公班大土一箇。僅賣洋銀五六圓。較之前年秋冬。價減十分之七。並訊據先後獲到煙犯供稱。有以鴉鴨十隻。換得公班土一箇者。並有買過一二次。卽可向夷人賒煙者。在彼總欲愚弄沿海之漢。奸以阻撓當官之禁令。實屬可惡已極。臣等於前次燒燬接濟匪船二十三隻之後。仍嚴飭水陸文武。力拏通夷匪犯。並設法懲創奸夷。因其防備甚周。未易乘機下手。先於四月間。接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稟報。會同營弁。在小濠海邊。續燒辦艇四隻。篷寮五間。又獲夷船上廚丁梁亞次等六名。除與所獲潛買煙土各犯。並案審辦外。一而函商水師提臣關天培。以夷船最長焚燒。仍惟以所畏者。設法制之。隨經關天培委令副將李寶。都司馬辰。守備黃琮。盧大猷。林大光。選帶能事把總潘永燾。楊雄超。廖鎮邦。關東。及外委盧麟等。密授機宜。相度形勢。分帶兵勇四百餘名。暗伏島澳。並多雇素諳夷語綠民。假裝齊夷辦艇。作爲內應。仍於各隘口。分派弁兵防堵。五月初九日。乘夜半月落時。各隊火船。移近磨刀外洋。夷船聚泊處。所占住上風。出其不意。火船闖進夾燒。各線民亦於假辦艇內。同時縱火。有巴厘夷船上。身穿白衣英夷。持械跳出。經外委盧麟。揮令水勇方亞早等。奮力殺斃四人。其餘夷衆。連船全行燒燬。各將備督率把總潘永燾。楊雄超等。乘夷船亂奔之際。將火箭。火罐。噴筒等物。紛紛拋擲。又將載有煙箱之夷船。燒燬一隻。另有夷船一隻。桅帆著火。棄艇駕逃。經夷衆將火撲救。先後延燒大小辦艇十一隻。又燒燬近岸篷寮九座。其衝突竄逃。各夷船彼此撞碰。叫喊不絕。夷人帶傷跳水。燒斃溺斃。及被烟毒迷斃者。不計其數。我兵並無被害。惟於殺斃吧厘船上夷人時。有水勇二名。被夷劍所傷。手腕。尚不甚重。該將備等於火發後。分投截擊逃艇。適有罌船一隻。慌忙奔竄。當將人船並獲。其船內有烟盒烟槍。及各種烟具。一併起出。又有棄艇逃赴蓬寮。及由蓬寮復

逃之犯亦俱孳獲。計先後獲犯姜亞連等十三名。現在行提嚴審辦理。此次該英夷猝遭焚剿。傷斃已多。而都魯噶船上帶兵之夷官贊卒治厘亦在該船病斃。並查悉夷兵吸水受毒。患病者甚衆。似此頻經受創。當亦共知天朝重地。非么魔異類。所可玩法偷生。如再抗不回帆。抑或別滋奸計。臣等仍惟恪遵批諭。不事張皇。明則以逸待勞。倍森嚴而鎮靜。暗則相機而動。期震驚其貪頑。一切機謀。密之又密。以抑副聖主訓誨諄諄之至意。至英夷未銷貨物。恐其私行寄頓。影射進口。節經臣等會同粵海關監督臣豫望。逐一嚴查。即他國貨船中稍有形蹟可疑者。如米利堅國之必吐一船。吐蔑一船。呂宋國之吻噸一船。因查閱該國船牌貨單。譯出漢文。與現船所載貨物。未盡符合。立即逐出不准進口。嗣後尤當時加釐剔。務使各國夷人咸知法度嚴明。不敢希圖朦混。以肅海禁。而絕詭謀。所有現辦情形。謹會同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查獲汛弁黎祥光等串詐客船片

再粵東河道綿長。時有匪蹤出沒。不得不分遣兵役。管駕巡船。往來梭緝。而查弊之人。難保非即舞弊之人。是以疊飭縣營嚴查舉發。不准稍有徇庇。茲據署清遠縣知縣黃炳然。三水縣知縣浦國仁。先後稟報。有南海縣客民林裕利。在韶州府城買得鐵釘一百五十餘擔。領有關口稅單。遣夥會顯揚雇船運赴佛山發賣。本年三月初六日。船至清遠縣石基河面。被巡船搬搶。鐵釘一百一十餘擔。尚存三十餘擔。初九日。船至三水縣胥江河面。復被該處弁兵搬搶。均勒寫失水字據。原領稅單。被初處搶鐵船上。丟棄河中。經該事主林裕利之兄林裕勝呈報。該二縣會營勸訊通稟。並據各該管將領查明揭報。將汛弁黎祥光。歐國泰。盧廷彪。黃安邦。同各汛兵何得剛等。並請斥革解省審辦。臣當即提訊。據該汛弁兵僉供。因清遠營大燕汛一帶。水溜河寬。恐有販私偷漏。會情線民密加偵探。本年三月初六日。線民白亞彪報。有客船運載私鐵經過。該汛目兵何得剛稟明界排汛額外歐國泰。轉告把總黎祥光。帶同三四兩號巡船。駕至石基河面。趕赴客船。聲稱緝私。起出鐵釘。搬入四號巡船。其時客夥會顯揚。祇以空言分辯。初

未說有稅單。迨把總黎祥光趕到。詢以若非私販。有何爲憑。該客夥甫將稅單呈驗。該把總始知誤向搜查。而四號巡船已搬有鐵釘七十二隻。先載回營。該把總慮被控告。當將稅單丟棄河中。令寫失水字據。希圖寢事。該客船仍載餘鐵釘前行。其大塘汛外委黃安邦。亦因線人誤報。帶同本汛及附近各汛兵丁。駕船至三水縣胥江河面守候。初九日。見該客船經過。指爲走私。搜得鐵釘三十二隻。搬載回汛。該客夥將原有稅單。被大燕汛弁丟棄。令寫失水緣由。詳晰言明。該弁兵亦恐告發。令其照寫失水字據。船聽開行。各汛弁所起鐵釘均已賣銀分用。此訊據大燕大塘等汛各弁兵所供。客船經由清遠三水兩縣石基胥江河面。先後被搜鐵釘之大略情形也。查該客船所載鐵釘。既執有關口稅單。自非私販。大燕等汛弁兵。即使先係誤搜。迨見稅單。何以不卽還贖。轉向勒寫字據。且大燕汛既經搜過。未將人船截留。大塘汛弁兵。何得更疑其爲走私。將鐵釘全行搬載回營。况鐵釘並未繳官。竟各瓜分售賣。明係假巡緝爲由。串同搶奪。迨發覺提省。復因事主客夥未到。恃無實證。隱匿真情。卽各該管守備。亦難保無庇縱情事。現將清遠右營守備伍志雄。署三水營守備事千總余孔彰。均先撤任。調至省城備質。員缺另委接署。其犯事之把總黎祥光。盧廷彪。外委黃安邦。額外歐國泰。同各汛兵。何得剛等。一併褫職。革職發司。飭傳事主客夥。勒集未到犯證。研審確情。據實按擬。照例分別奏咨外。臣與撫臣暨水陸提臣。仍嚴飭各文武於員弁兵役。實力稽察防閑。如有執法營私。務卽痛加懲創。以安商旅。而靖地方。謹將查獲弁兵串詐。現在審辦緣由。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 兩廣奏稿 (卷三)

#### 追奪張石氏誥封摺

奏爲核辦控案。查有再醮婦女。冒受封典。應行追奪。誥軸。以重名器。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本年二月間。有籍隸新會縣。寄居南海縣之張石氏。赴臣衙門遞呈。以伊夫原任福建閩安協副將張保。在日曾於嘉慶十五年間。將銀二

萬八千兩。交付職員伍耀南。生息置產。有書信收單爲據。道光二年。夫故。四年。該氏自閩回粵。上年二月。向討被吞。控縣未結等情。當查張保即係嘉慶年間投誠之洋盜張保仔。曾任副將身故。其生前果否將銀託人置產被吞。自須查有確據。方可著追。即經批司飭縣錄案申送核辦。並因張石氏呈內。自稱命婦。果否受有誥封。亦須查明。以防假冒。去後。茲據南海縣知縣劉師陸稟覆此案。據張石氏與伍耀南在縣控訴。訊無中證爲憑。所繳信單。飭令伍耀南當堂寫字。核對筆蹟。迥不相符。該氏現年六十五歲。先嫁鄭一爲妻。夫故之後。改嫁與張保爲繼室。道光元年。曾經請有封典。稟請核辦前來。臣查張石氏自閩回粵。十有六年。其夫張保在日。果有交存伍耀南銀二萬八千兩。何肯任欠多年。近始出控。且既稱嘉慶十五年交銀置產。維時張保已在廣東省城入伍。何難將伍耀南代置各產之契收回執業。而轉任其侵收花息。至三十年之久。尤非情理。况所執信單。乃本案要據。經該縣比對筆蹟。絕不相符。又無中證爲憑。明係捏造圖詐。業已飭縣速行究結。勿任狡延。至張石氏前夫鄭一。乃從前廣東洋盜之渠魁。黨夥蔓延。橫行海上。倖逃顯戮。自伏冥誅。張保即張保仔。本係贗戶。幼嗣鄭一爲子。並受安南國僑封。鄭一斃後。接管幫船。所聚大小匪艇數百隻。盜夥數萬人。劫掠商民。戕傷將士。其罪逆更有甚於鄭一。粵省濱海郡莊。受其荼毒之慘。至今閩巷傳聞。痛心切骨。即嘉慶十五年間。悔罪乞誠。其中反覆情形。亦非一次。均有舊案可稽。當時在事諸臣。舍剛言撫。亦係爲民蘇困。事出權宜。現在遞呈之張石氏。即鄭一之妻。改適張保。以疊作萑苻之眷屬。竟濫邀翟菲之光榮。是其名節俱虧。實恐玷汙章服。查命婦夫亡再嫁。按律尙應擬罪追奪。所以觸貞操。而重名器也。今張石氏。係再嫁後請封。尤爲冒混。現尙恃係命婦。平空捏詐。纏訟不休。自應奪其原請誥軸。送部察收。仍將該氏飭族約束。稽查。庶足以儆奸邪。而維風化。臣謹會同廣東巡撫臣怡良。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查張保之子張玉麟。會蔭千總。現年二十七歲。並未投營。亦有被控聚賭之案。併飭審明虛實。另行覈辦。合併陳明。謹奏。

英夷續來兵船情形片

再英吉利夷船逗留外洋。臣等愚飭各將弁帶領兵勇火船設法焚剿。於五月初九日乘夜縱火燒燬夷船三隻。業經會摺奏聞在案。查該夷自貿易斷後。每揚言兵船多隻。即日到粵。臣等不爲所動。而仍密爲之防。除上年所到之七密華倫兩船。與近時續到之都魯噶谷巴吐兩船。在外洋游奕情形。先已查明具奏外。茲據澳門文武稟據引水探報。五月二十二日。望見九洲外洋。來有兵船二隻。一係大船。有礮三層。約七八十門。其一較小有礮一層。二十三日。陸續又來兵船七隻。均不甚大。礮位亦祇一層。又先後來有車輪船二隻。以火焰激動機軸。駕駛較捷。此項夷船。前曾到過粵洋。專爲巡風送信。茲與各兵船。或泊九洲。或赴磨刀。或赴三角外洋。東停西竄。皆未敢駛近口門。臣等查中路要口。以虎門爲最。次卽澳門。又次卽尖沙嘴一帶。其餘外海內洋相通之處。雖不可勝數。然多係淺水暗礁。祇足以行內地之船。該夷兵船不能飛越。所有虎門各礮臺。先已添建增修。與海面所設兩層排鍊。相爲表裏。猶恐各臺舊安礮位。未盡得力。復設法密購西洋大銅礮。及他夷精製之生鐵大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務使利於遠攻。現在該處各礮臺。計有大礮三百餘位。其在船在岸。兵勇隨時分撥。共有三千餘名。至澳門地方。自奏委高廉道易中孚。與奏留升任之香山協惠昌耀。會同防範。先後派駐兵勇。亦有一千三百餘名。又尖沙嘴一帶。新建礮臺兩座。業已趕辦完工。並設法購辦大礮五十六位。分別安設。其附近山梁。駐兵共有八百餘名。此外各小口。及內河水陸要隘。亦皆添兵多名。協同防堵。聲勢已皆聯絡。佈置並不張皇。現在該夷兵船。亦祇飄泊外洋。別無動靜。卽使此後漸圖窺伺。而處處皆有準備。不致疎虞。此時商旅居民。極爲安謐。卽他國在澳夷人。亦皆各自貿易。安靜如常。而臣等密察周防。總不容一刻稍懈。且隨處偵拏。接濟嚴斷。漢奸務令盡絕。勾通俾其坐困。第恐在粵無可乘之隙。該夷船趁此南風盛發。輒由深水外洋。揚帆竄越。臣等現又飛咨閩浙江蘇山東直隸各省。飭屬嚴查海口。協力籌防。以冀仰紓宸念。謹合詞繕片附陳。伏乞聖鑒。謹奏。

並夷船情形片附夷帖

再英吉利來粵兵船。除上年所到之吐密華倫兩船。及本年續到之都魯噶谷巴吐兩船。先經隨時奏報。嗣於五月二十二三等日。又到大小兵船九隻。軍輪船三隻。遊奕外洋。東停西竄。臣等示以鎮靜。不事張皇。而仍嚴密周防。於水陸各要隘。加礮添兵。處處準備。並嚴拏接濟。杜絕勾通。復將籌辦情形。於五月二十五日。附片奏聞在案。茲查近日該英夷。又先後到有大小兵船十隻。軍輪船二隻。仍止散泊外洋。別無動靜。並揚言不先尋釁。諒欲懈我軍心。旋於海灘。插一木牌。寫有漢字說帖。妄稱內地船隻。不准出入粵省門口。俟英國通商。再行無阻。又稱魚船日開出入。不為攔截。各邑汕里商船。可赴英國泊船之處貿易等語。查英夷中有嗎里遜。能書漢字。上年一切夷稟。皆出伊手。此次說帖。諒即該夷人所寫。揣其鬼蜮伎倆。一則希圖挾制通商。一則招引奸徒與販。所稱不先尋釁之言。又大相刺謬。當經函囑提臣關天培。如果該英夷膽敢攔阻行舟。即將當示以兵威。不容滋擾。又查該夷說帖內。有國主命伊前往中國海境。據實奏明之語。而先來之谷巴吐一船。及後到之布林麻等船八隻。軍輪船三隻。又據引水稟報。於五月底。及六月初間。先後駛出老萬山。東向揚帆而去。瞭望無蹤。飭據洋行總商伍紹榮等。轉呈米利堅夷稟。譯出漢字。內稱聽說英夷兵船。係赴浙江江蘇。又有人說往天津等情。臣等復查夷情詭譎。凡事矯飾虛張。固難憑準。而現值南風盛發。外洋茫茫無界限。亦無從遏止前行。如其駛至浙江舟山。或江蘇上海等處。該二省已疊接粵省咨文。自皆有備。不致疎虞。若其逕達天津。求通貿易。諒必以為該國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斷其斤市。指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陳尚係恭順之詞。可否仰懇天恩。仍優以懷柔之禮。勅下直隸督臣。查照嘉慶二十一年間。英國夷官羅耳阿美吐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將其遞詞人。由內河逐站護送至粵。藉可散其牙爪。較易就我範圍。倘所遞之詞。有涉臣等之處。求惟欽派大臣來粵查辦。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誠。不敢再有藉口。事關控制外夷。臣等管窺所及。謹合詞附片密陳。並將該夷說帖。另錄清摺。恭呈御覽。伏乞聖鑒訓示。再沿海閩閩。現俱照常靜謐。合併聲明。謹奏。

抄錄夷帖

謹將英夷兵船所出漢字說帖。鈔錄清摺。恭呈御覽。  
大英國特命水師將帥。爲通行曉諭事。照得粵東大憲林鄧等因。玩視聖諭。相待英人。必須秉公謹度。輒將住省英  
國領事商人等。詭譎強逼。捏詞誣騙。表奏無忌。故此大英國主。欽命官憲。著伊前往中國海境。俾得據實奏明御覽。  
致使太平永承。安務正經貿易。且大英國主。恭敬皇帝。懷柔內地安分良民。嚴命本國軍士。設使民人不爲抗拒。即  
當懷行保全各人。身家產業。是則該民無庸驚懼。乃可帶同貨物接濟。赴到英師之營。訊定要施惠保護。給爾公道  
價錢也。且大憲林鄧捏詞假奏。請奉皇帝停止英國貿易之諭。以致中外千萬良人。吃虧甚重。緣此大英國將帥。現  
奉國主諭旨。欽遵爲此告示。所有內地船隻。不准出入粵東省城門口。兼嗣後所指示各口岸。亦將不准出入也。迨  
俟英國通商。再行無阻。本將帥纔給符官印。發撤曉諭。所應經商之港口。不爲攔截。又沿海各邑。鄉里商船。亦准往  
來。可赴英國船隻停泊之處。貿易無防。特示。

嚴辦煙案栽贖人犯片

再臣等嚴拏鴉片。尤必重辦。贖緣差役。眼線。皆非正人。在密查暗訪之時。斷不能不用。而假公濟私之弊。實不可  
不防。是以諄飭各屬。凡帶差役線人。查拏煙案。必先將其人搜檢一過。無夾帶者。方許上前。又獲到煙犯一名。即令  
獲犯之人。將如何查拏情形。當堂詳細供指。使煙犯聞知。無可置喙。然後再向該犯。追究鴉片來源。以成信讞。而杜  
侵欺第煙犯情節。各不相同。有不必栽贖者。亦有不能栽贖者。如平日日本係著名案口。及積慣與販。早爲人所共知。  
或聞拏先逃。久而始獲。則雖棄贖滅迹。亦不能未減其辜。其或首夥先後到案。供證會同。或查拏帳簿發單。已有賣  
煙確據。則亦不待起出鴉片。始能定其罪名。所謂不必栽贖者此也。又如盈箱累篋。搵入別貨之中。地窖夾牆。藏於  
密室之內。一經破獲。爲數孔多。非外人所得預理。即挾仇亦難誣陷。則犯供雖或狡展。而衆證即是確憑。所謂不能

裁贖者此也。所最宜防者。惟零星之小土。與熬熟之煙膏。價賤物微。人心因而叵測。每獲此種煙犯。臣等無不加倍留神。如本年三月間。有清遠縣人鄧亞帶。假造煙膏。裝貯一小錫盒。預藏莫亞三柴船內。商囑譚亞得張安等。引同差役往拏。圖詐。經訪獲。訊認不諱。又據番禺縣。獲到羅定人李亞有。糾同林亞士陳超等。攜帶煙膏。至番禺縣桑周氏家。藉搜查鴉片爲名。搶得番銀及首飾衣服等件。又據歸善縣營。會獲兵丁何連升等。將鄉民首繳之烟土二塊。向王大受羅亞玉等。栽害。藉稱搜查。搶取番銀四圓八圓不等。又據新會縣。訪獲從九品職銜周如齡。即周紹宇。因素知同縣之張亞信。有錢怕事。商同族弟周導澄等。攜帶煙槍一枝。煙盒一箇。指爲張亞信之物。將其擄捉。圖詐銀三百兩未成。經該縣訪獲。周如齡。實認屬實。此外未經裁贖。平空訛詐之何伯達等。及甫造假土。即被訪緝之周亞榮等。亦經逐一拿獲。隨時發審。飭屬按例嚴辦。總期法無枉縱。罪當情真。庶足折服人心。即以滿除積習。謹將歷辦情形。合詞附片奏聞。伏祈聖鑒。謹奏。

英夷兵船移泊梭椅沙情形片

再英夷兵船。先後到粵。內有數船。復出老萬山。俱經臣等將來去情形。隨時奏報。並該夷寫有漢字說帖。妄稱欲阻內地行舟。及該國王遣令前往中國海境。奏明等語。又經照錄夷帖。恭呈御覽在案。茲查六月初十前後。該英夷兵船。內有七隻。及車輪船二隻。又陸續開出老萬山。揚帆遠去。而日內據報。復到有兵船三隻。難保非即前開之船。去而復至。統計現在共有夷船十隻。雖仍散泊外洋。而開有一二船。乘潮駛至。相距虎門五十餘里之梭椅沙一帶。遇見內地出入之商船商船。即潛遣三板攔近。探詢官兵消息。迨內地各船駛近口門。則又不敢追問。蓋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處。其船尚可轉掉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魚遊釜底。立可就擒。勦辦正有把握。而被亦揣慶已久。深悉情形。不敢冒死輕入。每日東飄西泊。莫定行蹤。夜更遊奕不停。深恐我兵復用火船潛往燒燬。揣其狡獪伎倆。無非挾制通商。勢不得不示以兵威。難容久滯。此時水陸各要隘。悉已周防。一切制勝機宜。均與水師隄臣關天培。

密爲商定。因現值南風盛發。師船出口。係向南行。尙須加意慎重。一得可乘之隙。卽當擊隊放出外洋。大張機伐。臣等相機籌辦。總求計出萬全。不許將備弁兵藉口遷延。亦不敢任其孟浪。至民間習見夷情虛矯。仍俱靜謐如常。堪以仰紓宸注。所有近日夷務情形。謹合詞繕片附陳。伏乞聖鑒。謹奏。

議覆葉紹本條陳捕盜事宜摺

奏爲遵旨查議捕盜事宜。謹就粵省情形。力加整頓。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准部咨。欽奉上諭。鴻臚寺少卿葉紹本奏捕盜事宜一摺。著各直省督撫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原奏臚列四條。如移會隣封協辦。嚴懲牌保容留。守望宜責同邨。審案不累事主。此皆申明定例。自宜實力奉行。况粵省盜賊。視他省爲尤熾。是以例上另立專條。以廣東內河劫案。夥聚四十人以上。或行劫三次。或脫逃二三年後。就獲應斬決者。均加梟示。恭請王命。先行正法。誠以海濱蠻野。不得不加倍從嚴也。臣等竊見廣東弭盜之難。別有數端。而尋常之弊。不與焉。一則良盜難分也。他省之民。良自良。而盜自盜。廣東不然。平時耕種之民。遇有晝夜糾劫者。但以發財去三字。隨路招呼。鮮不欣然同往。故一同爲盜之人。彼此每不相識。卽人數亦無可稽。甚至田舍素封。衣冠巨族。亦皆樂於一試。若惠潮地方。則竟有以盜起家。轉因黨與太多。不能破案。人不敢指。官不得擊者。並有通族皆盜。通鄉皆盜。一擊卽恐滋事。不得不略審機宜。設法誘獲者。此盜風所以未易戢也。一則互劫難防也。他省之盜。只圖得財。廣東之盜。並因仇起。此鄉往劫彼鄉。此縣往劫彼縣。爲盜者並非貧苦。竟以挾復行強。被盜者不卽呈官。輒先糾人報復。迨事過。則彼此互控。各匿實情。並指局外爲主謀。扳富家爲窩主。案情變幻。歧之又歧。此盜情所以未易詰也。一則原贖難起也。盜案以贖爲憑。贖單然後盜確。故別省緝盜之法。以查贖爲先。廣東則盜贖。移赴墟場。無不立時賣盡。及至輾轉售賣。大都不能認姓名。是以壓辦盜案。獲贖者少。無獲者多。部臣查核案情。亦皆覆准。此係歷久相沿辦法。今若必令逐案起贖。及恐差保藉端。向當舖衣莊索詐。而犯之狡展。案之懸宕。將因是而愈紛。此辦法之未易輕改也。一則夥黨難究也。訪聞粵東巨盜。

每先密結親信匪黨。將誓拜盟。如遇破案到官。彼此各自熬刑。不相供指。卽獲正賊嚴訊。往往供出同夥。非富卽仇。雖傳到審虛。立時省釋。其人業已受累。而真夥未經供出。聞風轉已遠颺。地方官卽設法訪查。驟難得手。至各縣紳衿中。多有攻匪保良之公約。不知起自何時。其始所保所攻。未嘗不當。迨久之而漸成相庇。難免黑白混淆。臣等惟當諭令禁止。以祛流弊。此查緝之未易得實也。一則花紅難繼也。廣東積習。官欲獲盜。必須先出花紅。從前原爲急公。迨後竟成常例。盜愈著名。則花紅愈重。若稍吝嗇。卽無從購覓線人。其有關於官員處分者。家屬親鄰。愈以居爲奇貨。卽臣等亦有欲禁而不能驟禁之勢。况花紅而外。解犯辦罪。所費尙多。地方官年遇數起盜案。賠累多端。恐開虧挪之漸。此經費之未易措籌也。以上各情形。臣等惟有隨地隨時。力加整頓。總必求臻實效。不使徒托空言。卽如保甲爲弭盜之源。而奉行非循故事。巡警爲詰奸之要。而委用務在得人。凡水路之巡船。陸路之更練。沿邨之望樓。保寨。均不許有名無實。除本年春夏二季。獲犯一千三百八十八名。已於另摺核奏外。仍惟諄飭水陸文武各員。勤益加勤。密更求密。永冀荏苒。荷敷最。閩井安恬。以仰副聖主綏靖海疆。除莠安良之至意。所有遵旨查議緣由。據司道會詳前來。謹合詞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兩廣奏稿 (卷四)

英逆兵船續籌剿堵摺

奏爲英逆在粵兵船。雖未敢滋事。而漸有擄船尋釁情形。現又續添兵勇。酌籌水陸剿堵。以期早靖夷氛。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英吉利兵船。陸續到粵。去住靡常。截至本年六月下旬。尙存七隻。業將往來船數。並周密防堵情形。隨時奏聞在案。該英夷自上年斷其貿易以來。日播浮言。或稱卽有多船踵至。或稱攔截內地行舟。無非挾制通商。圖銷鴉片。臣等恪遵聖奉批諭。不事張皇。而各口防兵。倍加嚴整。彼見拒之甚力。無隙可乘。故來者旣隨到隨開。卽在

者亦旋停旋駛。是先前猶未尋覓。尙可使之自困。不值海上交鋒。今則已在浙洋。安鼻鳴張。罪大惡極。自知上干天朝。怒難望。仍進通商。在粵夷船。遂亦漸形猖獗。竟將海運鹽船。先後擄去十四隻。甚至槍斃民船舵工。盡全幅一名。並傷水手杜亞發一名。華民憤切同仇。指引弁兵。在洋擊獲白夷吐担噸一名。黑夷斬利及吃吐兩名。解官究辦。該英夷又信托在澳西夷。代求釋放。並稱如不允準。即欲進澳滋擾。藉端恫駭。情實難容。雖現在英夷兵船七隻內。又向老萬山外駛去一船。其火輪船去而復回者。亦止一隻。惟該國尙有載貨帶烟各隻。約二十餘隻。同泊在洋。其船亦有礮械。難保不串謀生事。亟應痛予剿除。前經陸續調集各營大號米艇二十隻。並雇募紅單船二十隻。拖風船二十六隻。於選配兵丁之外。復募挑壯勇千餘名。製配礮火器械。遴委將備管帶。先於內洋逐日督操。以備戰攻之用。又前後購備大船二十餘隻。均交水師提臣關天培。分派各將備隨帶應用。臣林則徐擬於本月二十日。帶印登舟。赴離省八十里之獅子洋。將所練各兵勇。親加校閱。如技藝均已精熟。即擇日整隊。令其全出大洋。併力剿辦。臣林則徐亦赴虎門駐劄。與提臣就近籌商。隨時調度。臣怡良現值文闈期近。仍駐省城。支應一切。署廣州將軍臣奕×副都統臣×英。先於五月間。聞有英夷兵船來粵。即經預選滿營水陸精兵一千名。咨會臣等。隨時調遣。當因省垣重地。防守尤爲緊要。仍令按段稽察。以備策應。而壯聲威。惟查師船在大洋接仗。特佔住上風。仍須相度機宜。於風潮順利之時。始令進發。不敢輕率。慎事。亦不敢遷延失時。如能迅獲勝仗。擬即由驛奏聞。仰紓聖廑。至澳門地方。久爲英夷所覬覦。而西洋中奸良不一。亦難保無暗與勾結之人。即此次所獲英夷。與西夷本無干涉。而乃代爲稟求釋放。並以進澳滋擾之言。虛張挾制。雖所獲英夷。無足輕重。然此時若徇所請。則損威示弱。轉無以戢巨測之心。臣等不得不嚴行批駁。惟西夷既稱兵單力薄。各有戒心。自應振我軍威。於代爲保護之中。即寓鈐制防維之道。查澳門先調兵勇千餘名。在關一帶巡防。兵力尙未甚厚。臣等現又添調督撫兩標官兵。連前共合二千名。派委督標參將波啓善。署肇慶協副將多隆。署撫標守備程步韓等。帶入澳內。與升任香山協副將惠昌耀等。會合防

塔仍責成奏駐澳之高廉道易中孚。悉心籌策。務協機宜。不得稍涉優柔。致貽後患。並先曉諭西洋夷衆。以澳門係天朝疆土。伊等累世受恩。渥荷深恩。豈養。今恐英夷進澳滋擾。該西夷力不能敵。是以特遣重兵來澳。與爲保護。不使他族得以占居。如西洋中竟有味良之人。潛與英夷勾結。即須獻出懲治。倘竟被其愚弄。轉而阻撓官兵。是太昧於順逆存亡之理。必至玉石俱焚。後悔何及。且澳內一無出產。日食所需。悉資內地。即使英夷占澳。一經斷其接濟。彼亦無以自存。第不忍使西夷並受其害。惟專心南向。則外侮自不敢欺。爲此明白開導。諒西夷亦不至爲英夷所惑。而澳門得此重兵。當亦可期靜謐。總使恩威並濟。操縱咸宜。以冀仰副聖主綏靖華夷至意。所有續籌剿堵情形。臣等謹會同署廣州將軍臣宗室公彝。副都統臣宗室英。水師提督臣關天培。陸路提督臣郭。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密探定海夷情片

再臣等因粵洋現有英船。自必常通浙信。是以屢經設法。密探定海情形。偶有覓得夷信。譯出漢文。知此次領兵。攻定海城者。名曰布麻林。其統兵之夷目一人。名曰加至義律。係東印度水師提督。所坐夷船最大。名曰麥爾威厘。有礮七十四門。該船進定海港。口時。碰於大礁之上。底穿一孔。入水甚深。幾於沈沒。又有帶兵夷官。職分頗大之呵蘭打。被我師打死。現在英逆甚望定海居民。同至該處。與之同住。而人民屢招不至。所出章程。亦無人肯信。沿海漁船。悉皆避去。各夷船本係隨帶鴉片。售作資糧。今已火食無多。轉瞬風色將轉。均甚愁急等情。是其伎倆之窮。已可概見。臣等竊思粵省民人。患其與夷相習。而此時浙省之民。轉欲其習於夷。而後便於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無多。又恐風色將轉。是正有可乘之機。與其交鑄於海洋。未必卽有把握。莫若誘擒於陸地。逆夷更無能爲。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爲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爲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行見異種無遺。惟機緘不可洩露。現聞該逆中有吉吐立一名。僞爲定海縣官。其人能爲華言。更須防其詭計。臣等已

具密函。飛致浙江撫臣烏×。斟酌辦理。第係遙揣情形。未知當否。謹再附片密陳。伏祈聖鑒。謹奏。

關開地方礮石洋面疊將逆夷擊退摺

奏爲粵省水陸官軍堵禦英逆。疊將逆船擊退。傷斃夷匪多名。現仍遵旨加緊嚴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英吉利在粵兵船。先俱散泊外洋。未敢生端尋釁。迨聞逆黨滋擾浙洋之信。遂亦漸見騷張。業經臣等將續調官兵。履船募勇。酌籌剿堵情形。於本年七月十九日。會摺奏聞。並陳明臣林則徐親赴離省八十里之獅子洋。校閱兵勇。就近調度在案。拜摺後。臣林則徐卽於二十日至獅子洋泊舟。將本年所派各備弁。豫練壯勇。技藝逐一親加校閱。如演放大小礮位。拋擲火毬火礮。撤放火箭噴筒。以及爬桅跳船各技。與水師官兵一體演試。均尚河觀。隨卽願赴虎門。與水師提臣關天培熟商剿辦。旋據防守澳門文武各員稟報。七月二十二日未刻。英逆華倫倫等。帶領該夷各兵船。潛放三板十餘隻。與火輪船一隻。乘東風長潮之際。由九洲外洋駛至。近澳迤北之關開一帶。突然開礮。該處係前山營赴澳門經由旱路。兩邊皆海。中有天然甬道一條。因在蓮花峯脚下。土人像形。名之爲蓮花壺。其適中之地。豎一關門。並設有關閘汛。把總一員。稽查來往。蓋以禁止住澳之西洋夷人。不使越此而北也。惟是澳門有西夷所立礮臺六座。而關開至前山一帶。爲華夷交涉處所。向無官建礮臺。雖有把總酌帶汛兵。巡防守望。而地當空曠。除兵房數間之外。障蔽全無。臣等先已慮及逆夷。伺閒擣虛。恐必乘潮滋擾。以圖洩忿。早經添派兵勇。協防該汛。並飭據高廉道易中孚。酌築土墩。分置大小礮位。是日在事文武。瞭見夷兵船。突如其來。卽時開礮迎擊。因該逆火船相距較遠。其三板易於轉動。見岸上礮口所向。彼卽閃避。故甫經交鋒之頃。夷船被礮者無多。迨關內閘外官兵一齊趕到。高廉道易中孚。率同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縣丞湯聘三。由南而北。署肇慶協副將多隆武。督標參將波啓善等。由北而南。署提標遊擊阮世貴等。在中間往來接應。升任香山協惠昌耀。率領師船。駛至青洲海面。水陸夾擊。將夷船前後桅杆打傷。並擊沈三板數隻。礮逆逆夷落水者不計其數。復有續至夷船。趕來助勢。經香山水師兵丁羅

名贊。曾有良。麥朝彪。三人連轟數礮。立斃夷兵目一人。及夷兵十餘名。夷船且戰且逃。至戍刻。俱向九洲大洋竄去。該洋潮勢最急。不能撈獲夷屍。惟岸上及淺灘。陸續檢獲夷礮彈子。大小二百餘箇。重十餘斤。至三十斤不等。計接仗至三四時辰之久。查點我兵陣亡者六人。壯勇內亦傷斃三人。俱經優加獎卹。其帶兵營員內。參將彼啓善。與水師守備陳宏光。頭面重傷。均堪醫愈。自關閘至澳門一帶。咸保無虞。署香山縣知縣吳思樹。因訪聞逆夷。尙謀進犯前山。以圖報復。卽由香山縣城。挑帶鄉勇。馳赴前山策應。併雇繪船八隻。在內河隘口堵禦。臣林則徐當又添調南韶連鎮總兵馬殿甲。帶兵七百名。三江協副將陳連升。帶兵三百名。擇要分駐。以壯聲勢。計沿海陸路。先後調防兵勇。已及八千名。布置俱甚聯絡。又據水師探報。逆夷兵船。俱由九洲。仍竄迤東之磨刀洋面。間有駛至伶仃洋之北。及礮石赤灣等處游奔。臣林則徐當與提臣關天培。在沙角海口。鼓勵各船兵勇。整隊出洋。探蹤迎擊。茲據稟報。八月初五日卯刻。在冷水角。瞭見火輪船一隻。駛至龍鼓面。卽令快艇。及原雇拖風各船。先往追躡。各放礮火。擊其船腰。該火輪船。卽刻逃去。隨探得龍穴西南。有夷兵船一隻。其東首又有夷兵船四隻。三板五隻。我師追至申刻。候選都司馬辰。與護提標右營游擊王鵬年。同坐一船。首先攔近架壘之船。奮勇接仗。督令把總李亮。記委毛旭升。連開三千斤銅礮二門。將其前面頭鼻打壞。其船上拉繩之人。紛紛喊喚。滾跌落海。該船先猶開礮回拒。彈如星飛。有礮子嵌入師船頭桅。量深五寸。迨被我師攻敗。傷斃多人。夷衆手忙脚亂。僅放空礮。或係船上用盡。亦未可知。是時有他船趕護前來。又經師船開礮轟擊。斷其繩纜。不能駛進。惟於我師回擊他船之際。架壘船卽乘隙隨潮南竄。時已昏黑。不及窮追。當將各船收回。於亥刻。仍抵沙角。查點弁兵。受微傷者。僅止數名。卽被礮各船。間有損壞。亦皆易於修整。次日據漁船撈獲夷帽五頂。夷鞋二隻。及夷船上打落油纜三節。長二丈餘。帆槓一根。長九尺餘。又轉軸二箇。係夷船起旋推舵所用。均經繳到師船請賞。併據稱。初五日晚。見有夷屍數十具。隨潮漂去。又據引水探報。夷人撈獲屍具。在磨刀山根瘞埋。內有伙長一名。礮手三名。夷兵十一名。併據新安縣稟。同前情。臣等查此次英逆。疊

受劍懲。應知震懼。惟其犬羊成性。鬼域居心。難保不別肆奸謀。另圖報復。又聞夷埠。尚有兵船續至。益當加意防閑。且臣等前奏。查知夷船越竄江浙緣由。茲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著林則徐等嚴密周防。於水陸各要處處。準備併嚴擊。漢奸毋使勾通接濟。該督等仍當示以鎮靜。不事張皇。是爲至要等因。欽此。謹卽恭錄。咨會提臣欽遵。辦理。查現在澳門虎門。俱有重兵駐劄。附近之香山新安等縣。亦已撥械添兵。慎固封守。其四面當海之南澳。達濠。礮州。瓊州等。以及孤懸島嶼。瀕海郵莊。均飭處處準備。併將出入之漁蟹各艇。慎密稽查。嚴杜勾通接濟。仍與在事文武。恪遵訓諭。務示鎮靜。不許稍事張皇。各市廳安謐如常。足以仰紓宸念。所有連次剿堵逆夷情形。謹會同水師提督臣關天培。陸路提督臣郭××。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再臣怡良。因鄉試屆期。入關監臨。臣林則徐卽由虎門回省。合併陳明。謹奏。

議覆團練水勇情形摺

奏爲遵旨。查議團練水勇情形。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準部咨。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諭。給事中沈鏞奏。請飭沿海各省團練水勇一摺。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酌量地方情形。妥議具奏。欽此。並鈔錄原摺前來。臣等查粵東漁人蟹戶。以及濱海居民。多以採捕爲生。不畏風濤之險。土人所稱爲水鬼者。隨在有之。如新安縣之大澳。香山縣之淇澳。陸豐縣之高螺。饒平縣之井洲。向有善泅之人。傳聞能於海底。晝行夜伏。並能於船底。鑿漏沈舟。上年粵省驅逐鴉片。躉船。臣林則徐與臣怡良。暨調任督臣鄧廷楨。密商卽擬資以收用。迨經雇募多名。逐加演試。亦僅能於內洋淺港。往來颺泛。求其深洄數丈。潛伏多時者。實乏其人。始知向所傳聞。乃係言過其實。茲臣阿精阿到任後。留心諮訪。並據副都統臣宗室奕×。告知前署將軍時。亦曾於操練旗營水兵之便。會同副都統臣宗室英×。試過水勇技藝。所見遠不及所聞。然當防夷喫緊之時。恐此輩被其勾作漢奸。或爲盤運鴉片。利之所在。不免爭趨。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卽在洋少一匪徒。與給事中沈鏞現在所陳。似已不謀而合。又因粵省沿海口岸。有三千

六百餘里之遙。額設水師兵丁。實不足以敷分派。自上年以來。或由民間自行團練。以保鄉莊。或由府縣雇覓壯丁。以資捍衛。卽如中路一帶。所雇練勇。用以協防礮臺隘口。並配入拖風紅單等船者。已有一千五百餘名。疊次隨同焚剿英夷。藉可以壯軍威。而助兵力。惟是雇用此輩。流弊亦多。權宜雖在暫時。而駕馭必須得法。蓋其來從烏合。非比有制之師。而又資悍性成。每易藉端生事。卽令舉出頭目。亦係素與習熟之人。分旣不足以相臨。權亦不足以相制。全在管帶之員。弁。猛寬並濟。鈴束有方。故當其招募之時。卽令查明親屬。取具的保。詳開名冊。各給腰牌。示以捐循。厚其雇值。平日勤加操練。漸以化其器陵。臨事不藉衝鋒。祇令備爲策應。其犒勞賞卹。仍予從優。使有顧戀之心。不萌他念。第口糧安家。一切用費較繁。且若輩久處行間。習知虛實。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須加意防維。隨時稽察。果能遵守紀律。出力向前。則留營酌編入伍。否亦酌量資遣。妥爲管束。以杜日後非爲。是雇募水勇之策。係屬因時制宜。而欲其能發能收。則惟有妥籌經理。始可防其流弊也。臣等謹就粵省地方情形。遵旨查議。並會同廣州副都統臣宗室公彝。臣宗室英。合詞恭摺覆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

再臣渥受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那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爲聖主陳之。查此次英逆所據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省。雖變動若出於意外。其窮蹙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只賣洋錢一圓。卽是在該國孟阿拉等處。出產之區。尙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急於覓銷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並聞其在夷洋各埠。賃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計。卽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又夷人向來過冬。以氈爲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已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然捨去舟山揚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

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憤不平。均欲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不內郤於心。惟其虛懦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桀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秘計。冀得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此屢經體驗。頗悉其情。卽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頑苗逆命。初無損於堯舜之朝。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知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驅除。聖人執法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烟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存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於內地。猶癘疽之流毒於人心也。癘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癘。內毒或可解散。今則毒流已久。譬諸癘疽作痛。不得不亟爲拔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卽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疾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至膿盡之時。自然結痂收口。若因癘痛而別籌消散。萬一毒邪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乾斷嚴明。天威震疊。躉船二萬餘箱之繳。係英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現有漢夷字原稟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烟土。先期出示。準令夷人觀看。維時來觀之夷人。有撰爲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意謂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書中具載其文。諒外域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人卽正法。船貨沒官。亦以漢夷字合爲一紙。自結之後。查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惟英逆不遵法度。且肆鴟張。是以特奉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尙可以仰懇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殺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咸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廠。非外夷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卽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見也。卽以船廠而言。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爲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

已徵銀三千餘萬兩。取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誠足昭垂奕禩。但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製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卽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獻芻蕘。然苟有裨國家。雖頂踵捐糜。也不敢自惜。倘蒙格外天恩。寬其一線。故令載罪。前赴浙省。隨營効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自粵省各處口隘。防堵加嚴。察看現在情形。並夷似無可乘之隙。藉堪仰慰宸懷。謹繕片密陳。伏祈聖鑒。謹奏。

陝甘奏稿 (卷一)

番務完竣赴任日期摺

奏爲甘省番案。現無應行會辦事宜。欽遵批諭。前赴陝西巡撫新任。謹將起程日期。恭摺奏報。仰祈聖鑒事。竊臣卽荷恩綸。補授陝西巡撫。仍留甘肅。會同布彥泰。達洪阿。籌辦番務。當卽具摺。叩謝天恩。並請將會辦事竣。於到任之前。先行進京。陛見。欽奉硃批。毋庸來京。可赴任時。卽赴新任。欽此。臣跪誦之下。敬釋再三。旣不敢以瞻就下忱。再行瀆請。而本任之職守。與番務之情形。尙須權其緩急。查本年沿邊各卡隘。防守甚嚴。並無野番竄入。惟上冬循化廳卡外之黑錯寺番賊。劫殺洮州土司一案。官兵赴彼緝兇。膽敢抗拒戕害。不得不懼以軍威。是以數月以來。臣未敢遽離甘省。當與督臣布彥泰等。疊次奏明。添兵易將。恪遵歷奉諭旨。攻其要害。殲厥渠魁。務使番族等。知威知懼。茲經達洪阿帶兵勦辦。將主令抗官之僧寺。及恃衆濟惡各番莊。悉行焚燬。賊番巢穴。爲之一空。其逃至果岔地方。希圖負隅爲固者。復經痛加勦擊。斬獲甚多。餘衆乞命投誠。隨經收撫。將田地招良承種。大兵凱撤回營。計此案先後解到番犯。共有六十三名。除甯甯鎮總兵站住所獲內。有訊係株連之人。業經隨時釋放外。其餘均已分別勦辦。另

行會摺具奏。又本年以來。拏獲番賊漢奸多起。亦就其情節輕重。會覈罪名。分別奏咨完結。達洪阿於撤兵後。經過省城。與督臣布彥泰。及臣面述一切。遂回青海。本任布彥泰。以奏准親巡邊陲。亦在料理起程。臣前由西甯回至蘭州。已閱四箇月。現與布彥泰達洪阿。訪詢輿論。咸謂向來番匪。出沒靡定。雖不敢保其久遠無事。而此時野番之擾。伏邊陲之安恬。實與去歲情形。判若霄壤。臣思近年番匪騷擾。原因弁兵怯懦所致。卡隘幾同虛設。既不能堵賊於未來之先。入山視爲畏途。又不能擊賊於失事之後。卡內則有漢奸熟番。爲之引路通信。卡外則有番僧巨寺。爲之匯犯窩贖。是以來去自如。肆無忌憚。不獨民間疊遭劫掠。卽戕官亦若泛常。不獨草肥。始出逞兇。卽寒冬亦多肆擾。經此次大加懲創之後。番衆知喇嘛寺院。不足恃爲護符。我兵知大礮擡槍。實能遠攻克敵。軍威旣振。賊膽自寒。加以督臣帶兵親往。各卡周歷巡閱。新任提臣台湧。不日卽可到甘。亦能力加整頓。臣現在別無應行會辦之事。而陝省文閣伊邇。巡撫例應監臨。所有科場事宜。亦須先期督辦。免致臨事周章。是以臣謹遵前奉硃批。可赴任時。卽赴新任。定於六月二十四日。由蘭州起程。除俟行至西安。接受撫篆。另行專摺奏報外。所有察看甘省。現無會辦事宜。謹遵批諭。赴任緣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請將渭南縣余炳燾量加鼓勵摺

再陝省之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帶。久爲刀匪出沒徑途。緣此數處。回族最多。素以爭鬪爲能。搶竊爲利。與刀匪互相勾結。勢益益張。攫財物。則彼此分贖。聞緝拏。則糾同抗拒。有窩巢以爲藏身之固。有器械以爲抵禦之資。不獨兵役避其兇鋒。卽州縣營員。亦不免望而却步。雖訪知著名惡黨。亟應搜捕驅除。而轉思惜費憚勞。不如省事。又恐負隅恃衆。易致損威。且卽破一巨巢。獲一大夥。而又慮及在逃餘犯。或設計報復。或捏控抵制。其爲累者正多。並又憚於干吏議之嚴。因起獲火器刀矛。而轉咎其從前之失察。是畏累之心愈甚。卽緝匪之勁愈鬆。諱節因循。漸至養癰貽患。臣現將此等銅習。剖析開導。務令極力破除。州縣中果能緝捕認真。有犯必獲。不獨寬其既往。並當獎其微勞。

若仍存遷就私心。畏難粉飾。必卽立加參劾。以杜各屬效尤。此次渭南縣知縣余炳燾。督率兵役。親擊此案匪徒。計先後格殺擒獲三十餘名。奪獲火器軍械多件。實能除暴安良。不避艱險。並於先事豫知布置。周密安詳。故雖兵役多受槍傷。而辦理尙能妥速。不致釀成巨患。民間輿論。咸謂除一禍根。若各州縣。皆能似此認真。匪類何從託足。可否將該縣余炳燾。量加鼓勵。俾州縣咸知激勸之處。出自皇上逾格恩施。謹附片陳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籌議銀錢出納陝省礙難改易摺

奏爲遵旨籌議銀錢出納事宜。體察陝省情形。據實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前准部咨。奉上諭。穆彰阿等奏遵旨會議御史劉良駒條奏銀錢費一章。程一摺。銀錢並重。本係制用常經。果能隨時酌覈。不使輕重相懸。裕國便民。兩有裨益。未可輒稱窒礙。不思設法變通。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詳細體察。悉心妥議具奏。務使法立可以推行。不致滋弊。毋得任聽屬員。巧爲推諉。稍存畏難苟安之見。僅以一奏塞責。欽此。又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覆。內閣侍讀學士朱嶠條奏。貴錢濟銀一摺。奉旨依議。欽此。並抄錄各原奏。咨行到陝。常經前撫臣轉飭司道。暨各府州酌覈籌議。臣到任後。復經諄飭。細加體察。設法變通。不許畏難推諉。去後。茲據司道彙覈屬稟會議具詳前來。臣思銀錢相輔而行。利散於民。而權操自上。果能廣用錢之路。自足持銀價之平。惟變通本以濟時。而制宜首須因地。查部議章程四條。本以陝西列入陸路六省之內。固已知其非比東南各省。一輩可抗。而仍議令查明有無內河水路。原冀一歲能通舟楫。卽於一處先令試行。無如陝省七府五直隸州。所屬九十一廳州縣之內。錯處於南北兩山者。計已五十九處。重巒疊嶂。車輒尙不能通。此外三十二處。雖屬平原之地。亦無內河水路。可達省垣。是以行旅往來。非車即馱。並有馱載亦不能通之處。則須雇夫背負。脚費愈繁。此費若出諸官。則恐滋虧空之端。莫取諸民。又恐增派累之弊。是陸路之難以運錢。實係限於地勢。似不能勉強而行也。且陝省銀錢市價。長落無常。有時竟與別省迥異。如本年七月內。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紋銀一兩可換制錢一千八百餘文。迨至九月間。每兩僅換錢一千二百文。不

等。較前兩月。頓減錢五百餘文之多。衆人皆以爲詭異。訪詢其故。則僉稱歲歉糧貴之時。銀價必然跌落。其理亦不可解。如果此後。銀皆落價。似亦相宜。然又忽低忽昂。不能豫料。且當陝省銀賤之際。鄰省銀價仍昂。而未聞有市僧販錢來陝。賣銀以圖獲利者。可見陸路運費太大。不能取贏。若以市僧所不能爲者。責令有司爲之。其勢自更不易。查內閣侍讀學士朱燾原奏。請將各屬銀錢。視省垣時價爲準。今以陝省觀之。卽有難以作準者。如省城現在銀賤。而各屬之銀偏貴。則領錢而回者。不能與該處銀價相敵。州縣不甘賠累。卽難強以遵行。且缺分衝僻不同。錢糧多寡亦異。有此屬之所解。而爲彼屬之所領者。領錢之人。非卽解錢之人。稍有參差。遂滋爭執。似亦非上司所能強制。莫論常年稅課。原可銀錢並收。但查陝省額徵商稅。以及地畜牙當鹽茶磨鐵各課。每年共銀六萬八千五百餘兩。內除鹽課項下。支給西安將軍養廉銀一千六百兩外。其餘皆應報部候撥。此正部議所云撥解之款。應照舊徵銀。不能改議者也。以工程言之。近年應修各工。概因經費短絀。奉文停止。卽間有刻不可緩。奏准辦理之工。亦係爲數不多。通年無幾。或因本有息款。始准支銷。與其改用錢文。仍不如加意撙節之爲有益也。惟陝省留支項下。有可以變通用錢之處。如文武各官養廉公費。並各屬額支夫馬工料。及各關局額支收稅書役口食等款。俱可搭放錢文。查道光二十三年。覆奏陝局減卯開鑄案內。卽已議准。凡養廉等項。每領銀一兩。內搭錢一百文。抵作銀一錢。每年共搭錢三萬六百四十三串三百六文。共扣回庫銀三萬六百四十三兩三錢六釐。按季報部。現仍遵行無異。是變通用錢之議。陝省所辦。已在他省之先。其未經搭錢者。現扣六分平頭。計每年扣銀。亦在二萬兩以上。若再加搭錢文。則減平一項。轉覺扣不如數。且卽使此等款內。再令減銀添錢。亦不過杯水車薪。於大局似仍無濟。至兵餉項下。未便再搭錢文。則前撫臣李星沅。先已奏荷恩俞。自毋庸議。當此權衡制用上。廬宵旰疇咨。臣但有一得之愚。斷不敢存苟安之見。惟就陝局情形。細加體察。實有難以改易者。亦有業已變通者。應請仍循舊章。庶免轉生窒礙。所有遵旨籌議緣由。謹據實恭摺覆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酌籌平糶量撫極貧片

西安同州鳳翔乾州等府州屬本年夏秋被旱。收成歉薄。業經臣將咸甯等廳州縣。應納銀糧倉穀。酌請分別緩徵。奏蒙恩允在案。惟此次受旱之區。二麥多未播種。即其已種出土者。亦因久不得雪。未能穩固盤根。來年生計所關。難免人心惶恐。是以臣前經奏明。先擬酌辦平糶。查西安等四府州屬。現存常平倉糧。共有一百一十餘萬石。向因久貯在倉。恐致霉爛。故有推陳易新。存七出三之例。每年冬春酌量出借。秋後收納還倉。今遭此歉年。據各屬稟請。推廣章程。勿限存七出三之數。多爲借給。以期民食有資。但臣細核情形。竊以爲出借之例。止宜行於常年。若歉歲則須改出借爲平糶。於貧民乃有實濟。緣陝省常年出借。惟擇素有恆產之戶。秋後有糧收入者。令其春借秋還。若隨時買食之貧民。則恐其力不能還。不肯輕爲借給。此歷辦之情形也。茲值歲歉價昂。此等買食貧民。正虞食貴亟須爲之調劑。不應轉將倉貯糧食。借與素有恆產之人。然竟借給貧民。又恐有借無還。徒致積爲民欠。故與其照案出借。不如照例平糶之爲宜也。第平糶有應嚴防之弊竇。亦有應變通之章程。如例載奸商牙蠹。捏名零買。囤積射利。本應按律治罪。然治之於揔買之後。何如杜之於未買之先。臣與司道熟商。正值編查保甲之時。卽責令地方官。統將戶口確切查明。分晰註冊。凡應准平糶之貧戶。核其大小幾口。填給印單一紙。令其憑單買糧。每一次准將五日之糧。一併糶回。隨於軍內蓋戳。仍交該戶收執。爲下次買糧之據。仍分別各鄉排日勻糶。週而復始。如此辦理。可免擁擠之虞。而囤積射利之徒。亦不能希圖冒混矣。其章程有應變通者。如出糶有額。減價有數。固應示以限制。又糶價錢文。應由州縣易銀。先解司道存庫。隨後發還買補。亦屬層層稽核之道。但辦理若過於拘執。恐吏胥轉得因緣爲奸。查地方官。惟在得人。知該州縣本不可信。卽不可令其辦荒。果其可信。則旣委其經手平糶。應卽責其一手買還。無論糧之多寡。價之增減。總以能發能收。使原額倉糧。顆粒無虧爲止。似不必節節請示。以及一解一還。徒勞往返。轉爲滋弊之端。且該州縣。果能經理有方。則初處糶得價錢。尙可齋向別處糧賤之區。再行購買。輾轉轉運。所

濟更多。是倉糧祇能供一次平糶之需。而轉運更可收數次平糶之益。其要歸於擇人妥辦而已。至此外極窮之民。以及老幼廢疾。即使減價平糶。彼亦無力買食。其爲顛連困苦。尤可矜憐。國家經費有常。何敢遽行議賑。惟有官爲收養。俾免餓殍在途。現在西安省城。收養者已有三四千人。市廛悉皆清靜。各屬亦令一體酌辦。並勸有力之戶。量出錢米。各濟各邨。使其受者知情。予者見德。則卹貧卹所以保富。而地方亦藉獲安恬。以期仰副聖主軫卹窮黎之至意。所有酌籌平糶。及量撫極貧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覆奏部議陝甘捐輸經費再行詳覈摺

奏爲陝甘捐輸經費。遵照部議。再行籌畫覈辦。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准戶部咨稱。議奏陝甘捐輸番案經費。應准給予餘限兩月。扣至二十七年二月底。一律截止。所捐銀兩。原爲番案而設。擬令湊足七十萬兩。分貯陝甘兩省藩庫。加謹封貯。以資儲備。其所請提銀四十萬兩。發商生息一節。原因常年設卡遊巡。豫爲籌計。但發商每年輸息。亦祇獲息四萬兩。設遇急需。而所發本銀。難以剋期收回。似宜實存在庫。提用較爲便易。應令該督撫等。查照現議。將該省緩急情形。通盤籌畫。詳加酌核。再行奏辦。其十一月以後。所收捐銀及餘限內續收銀兩。均應報部撥用。藉資周轉。所有歸完減平銀六萬六千七百兩。迅即委員批解部庫。毋稍稽遲。又附片奏稱。陝西第三次捐輸。收銀六十餘萬兩。除現經議令湊歸陝甘兩省藩庫外。計數儘有盈餘。擬即在此項內。提銀三十萬兩。以充收買商米之用。立即委員解赴天津道庫交納。毋稍遲誤。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咨到。臣等欽遵辦理。除陝西省已委試用同知雍載慶等三員。各管解捐輸銀十萬兩。分作三起。均已於正月起程。赴天津道庫交納。不敢稍有稽遲外。其議定以七十萬兩。分貯陝甘藩庫一節。查甘省捐局。三次奏報共收銀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除應解部歸完原借減平銀數。尚不敷存貯之數。自應即由陝省撥撥解甘。並陝西藩庫封貯之項。均各專案報部。仍照臣等前摺所請。遇有重大事宜。必須專摺奏明。方准動用。以重公項。而備不虞。惟現准部議。既令臣等將緩急情形。通盤籌畫。詳加酌核。再行奏

辦。邊即往返熟商。從長計議。不敢僅顧目前。潦草塞責。竊以番務爲甘省最累之端。自古至今。不知辦過若干次數。果有一勞永逸之法。前人早應絕其根株。必不肯將就一時。仍貽後來之累。無如該番衆等。族類既不可勝數。插帳又並無定居。且無恆業。以資生。但恃攘奪爲長技。捕一處。則一處暫爲斂迹。辦一年。則一年僅免騷張。如有關顧不到之時。防範未周之地。彼即狼奔豕突。無惡不爲。即如前年鉅案。釐生。上年賊蹤稍斂。此中無他。諛巧總惟嚴防卡隘。勤拏漢奸。賊未來。則分兵遊巡。賊既至。則合兵剿擊。雖不能盡期破獲。究不敢稍任空虛。然如此辦理。則須有常年額支之經費。有臨事急需之經費。所謂臨事者。如遇大股抗拒。必須多用兵威。若上年剿辦黑錯寺之類。即部議所云。存庫提用。較爲便易。亦即臣等前摺所云。必須奏明方准動用者是也。若常年扼要。防卡防河。及分派遊巡之弁兵。欲其認真嚴守。不敢躲避虛報。則不得不另給口分。使之果腹有資。始能勇奮從事。以是計之。即終年安然無事。亦須二萬兩上下。方敷給發。以無已之支發。若取諸藩庫封貯之項。自然日見減少。且該年之中。又難保無臨事亟需。奏請動用之款。則年復一年。不久即歸烏有。臣等苟但顧目前。此數年內。未必不可敷衍。而爲久遠之計。似生息一項。勢不可無。即如前摺所請。於捐項提出四十萬兩。發商生息。經部臣核明。每年祇可獲息四萬兩。原係獨照數計。再不能斷有增多。然若以二萬兩爲添防。及遊巡舟兵口食之需。仍以二萬兩歸本。則二十年後。本已歸足。息仍長流。較之全由封貯。款項支發。日見消耗。似爲久遠之圖。查陝局捐輸。自第三起具奏之後。又有續收銀二十九萬餘兩。豫計截至二月底止。陸續呈捐者。當復不少。覈數總有盈餘。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邊境防番。在在皆須設備。所有臣等前請提銀四十萬兩生息一項。仍求恩准辦理。庶兩藩庫封貯之款。可期永遠存留。不至日久消耗。實於邊務有神。現據兩省司道稟稱。查近年陝甘商力。亦甚疲乏。或須將生息分數。酌量減輕之處。容臣等察看各屬情形。再行分別核辦。總期有神公事。無拂輿情。其自十一月以後。至餘限期內。所收捐銀。除發商生息外。自應遵照部議。全行報撥。但查甘省。地連關外。每年所需兵餉。四百餘萬。悉由江浙豫東等省。及長蘆兩淮撥解前來。程途

既遠。陸運維艱。若將捐輸條款。抵解他省協甘之餉。似可稍省轆轉解運之煩。而他省應行解甘餉銀。又可另爲就近摺注。如此一轉移間。於帑項並無出入盈縮。而運費節省實多。似一舉而數善備焉。臣等通盤籌畫。彼此札商。意見相同。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雲貴奏稿 (卷一)

覆奏漢回情形片

臣在四川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諭。李星沅密奏辦理回務體察情形等語。據稱此次剿辦雲州回匪。揆度機要。內回富而外回貧。外回強而內回弱。與其濫殺而徒滋藉口。不如密計而先務攻心。且邊郡不知有法。由來已久。莫如持平執法。俾漢回同體。犯則重懲。行保甲以清內匪。團練以禦外匪。各等語。著林則徐於到任後。詳加體察。酌量情形。悉心籌辦。原片鈔給閱看。另摺奏回犯張富。於投誠後。隨往緬甯。勸諭漢回。旋被該回匪逼令入夥。嗣訊據犯供張富。在雲州觀音閣。被矛戳傷身死。旋據回寨。繳到犯屍。檢驗被傷處。與訪獲該犯之母妻等。所供相符。現仍解省驗訊辦理等語。亦著林則徐詳細訪察。張富果否被矛致斃。及屍傷犯供等。是否確鑿。萬不可輕信人言。遽以爲實。總當設法妍求。務得實據。詳悉覆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跪誦再三。並將發下李星沅原片。詳加閱看。其所云漢回同體。執法持平。與其濫殺。而徒滋藉口。不如密計。而先務攻心等語。洵係熱察情形。務求公允之論。伏思漢回構衅。不過民與民讎。迨至糾衆抗官。則兵不得不用。然已屢經剿辦。尤須永冀安恬。前此永昌之後。緬甯又起。緬甯之後。雲州又起。懲創非不痛切。而仍反覆無常。總由人人以報復爲心。卽處處之猜疑易起。加以游匪造言挑釁。漢回多爲所惑。意欲藉以復仇。而不知適以自害。彼則利其焚奪。人已陷於敗亡。此種匪徒。最爲可惡。前督臣李星沅。及兼署督臣程畚。節次懲辦者。業已不少。猶恐潛蹤匿迹。煽惑爲奸。故外

匪一日不除。即禍根一日不斷。如何始能淨絕。現臣與撫臣均在加意講求。此時以軍務而言。似善後特爲餘事。而以清源而論。則杜患正費深籌。竊思漢回雖氣類各分。而自朝廷視之。皆爲赤子。但當別其爲良爲匪。不必歧以爲漢爲回。果能各擇其良。以漢保回。以回保漢。協力同心。共驅外來游匪。則所謂同體者。非復虛言。而所謂攻心者。毋煩勁旅。與李星沅前所密陳。似相脗合。惟臣甫經抵任。一切未及週知。容當體以虛心。持以實力。不敢以目前息事稍任。各屬文武相率因循。至張富一犯之死。雖人言皆以爲實。臣到滇所訪。並無異辭。而抑蒙諭令設法研求。斷不敢遽行輕信。竊思犯屬欲其生。不欲其死。或不免指僞爲真。而仇家欲其死。不欲其生。必不肯隨聲附和。張富爲回中稔惡。漢民與之深仇積恨者。實繁有徒。臣現以審究漢奸爲由。酌提人證。暗查與張富仇恨最深者數名。俟提到。向其窮詰。庶幾水落石出。原贖不致混淆。除再詳細研求。務得實據。另行覆奏外。謹先附片陳明。伏祈聖鑒。謹奏。

審辦雲州等處漢回各匪摺

奏爲審明前在雲州等處。糾衆抗拒劫殺之漢回各匪。分別定擬。並將情重之犯六名。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調任督臣李星沅片奏。飭據順甯文武。在雲州之新村。訪拏新興州外回黑臉馬五等犯。因其持械拒捕。經兵役將黑臉馬五馬滿大。二犯格殺。割取首級。生擒匪黨郭望年。張小老。李春有。馬庭汶。馬富。呂會原。六名。飭解來省審辦。迨臣程喬采到任後。復飭搜捕匪黨。先後據稟拏獲回匪董老官。漢匪范小黑二犯。亦經具奏在案。嗣又獲范小黑之黨。張小沅一名。提同前獲各犯。至省委員確審。茲據審明議擬。由藩臬兩司。覆審招解前來。臣等奉同在省司道。親提研鞫。緣董老官係陝西渭南縣回民。向在雲南雲龍州一帶小卒營生。郭望年卽郭老四。又名郭老九。係四川銅梁縣漢民。先年移居雲南新興州居住。張小老係新興州漢民。李春有係新興州回民。馬庭汶卽馬老二。馬富卽馬老四。均係宜良昆明等縣回民。呂會原係會澤縣漢民。同在順甯縣屬備丁。范小黑。張小沅。均係順甯縣漢民。張小沅係范小黑妾張氏之姪。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有回民黑臉馬五。因在新興州地方。與禱

發榮張五公登等買米口角。邀約張小老李春有並馬萬等前往毆打。將張五公登等毆斃七命。張小老李春有僅止在場助勢。並未傷人。因聞差拏嚴緊。黑臉馬五。聲言回民張富等與伊素識。現在雲州聚眾滋鬧。起意邀郭望年並張小老李春有均往隨同燒搶。郭望年等應允同行。維時董老官亦聞雲州回民滋事。因係同教。起意前往幫助。十一月十三日行至順甯縣屬狗街地方。路遇回民馬老四張花嘴馬隴老蕭老二及不識姓名回民約一百五十餘人。董老官訴述前情。邀允同往。沿途搶掠漢人村寨。共四五十家。二十日兵練前往捕拏。董老官因同夥多由烏合。不相認識。令眾人各用白布包頭。派馬隴老在左。蕭老二在右。伊與馬老四張花嘴居中。各帶五十餘人。分作三股迎敵。當經兵練打敗。連夜逃走。其時殺傷該匪幾人。不及查數。二十四日逃至永平縣屬龍街地方。兵練復往截拏。董老官喝令眾人拒敵。致殺練丁二人。該犯同夥亦被殺死三十餘人。其餘各自逃散。十二月初八日黑臉馬五等途遇素識之馬庭汶馬富呂會原告知情。由邀約入夥。馬庭汶等不允。黑臉馬五等許給工錢。令馬庭汶等背負行李。馬庭汶等貪利允從。偕抵雲州地方。黑臉馬五等又令馬庭汶等挑水煮飯。看守房屋。十四日黑臉馬五與張富等帶同郭望年張小老李春有並不識姓名多人在觀音閣抗拒官兵。張富被兵練戮傷身死。郭望年張小老李春有亦各殺練丁一人。十七二十一日官兵疊次圍攻。該匪等均在場。隨同拒敵。迨後敗回。逃往各村寨。遇便搶掠。不記次數。此董老官及先經格殺之黑臉馬五等各自起意。糾同夥匪拒殺練丁之情形也。又漢民范小黑於二十六年十一月間。因聞雲州回民滋事。與張小沅並村人張九和劉榮蔣小祥馬俊馬小二李小二張貴各自集練防堵。十二月二十六日右甸街期。范小黑因回民屢向漢民爭鬧。起意乘回民趕街。糾眾搶奪。既可洩忿。又可得贖。遂向張小沅等並伊姪范坤告知。邀允入夥。又令張小沅等轉糾王三楊耀春楊二龔子並不識姓名五十餘人。各執器械。同往街上喊搶。回民攔阻。破張九和等殺死十餘人。張小沅亦用矛戮傷朱萬春左腰左肋身死。各搶錢米布疋逃走。是夜逃往保山縣屬猛庭。回寨回民聞風逃避。范小黑喊同眾人乘勢搶掠。張九和等殺死回民數人。

張小沅亦用矛戳傷不識姓名回民左臂倒地。匪夥王三乘勢砍落頭顱。並有回民馬聯超之家屬。亦於是夜被匪戕害。當經兵練趕往圍擊。將匪夥殺退各散。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經騰越明光隘土守備左大雄將范小黑拿獲。其子范小福生。糾邀張小沅與楊耀春。楊二雙子。並不識姓名多人。欲將范小黑劫回。左大雄帶練攔擊。楊耀春。楊二雙子各殺練丁一人。維時范小黑業已押解先行。未被劫去。其匪夥亦被格殺三人。惟右甸街及猛庭寨。回民被殺名數。並被何人殺死。因人多勢亂。不及看明。此范小黑等糾衆搶殺。及張小沅聽從奪犯未滅之情形也。節經各地方文武先後稟報。前督臣李星沅派委員弁帶領兵練剿捕。業將首要各犯。拿獲審明。分別辦理具奏。一而札飭搜捕餘匪。嗣據該管文武暨委員卸順甯縣知縣楊觀。卸署順雲營參將劉思禮。前赴新村訪拿。除格殺黑臉馬五等。割取首級外。將郭望年等六名拿獲。又在姚州亦額坪地方。會同該州將董老官拿獲。左大雄亦將范小黑解赴永昌。旋又據署右甸經歷蔡鍾武稟報。拿獲張小沅一犯。當因該犯等情罪重大。均飭提省審辦。茲臣等率屬提訊。據各供認前情不諱。查律載謀叛。但其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又例載搶奪財物。集衆十人以上。執持器械。倚強肆掠。果有兇暴衆著情事者。照糧船水手之例。分別首從定擬。又糧船水手夥衆十人以上。執持器械。倚強肆掠。律治罪。又強盜已行。但得財者斬。又搶奪殺人者。擬斬立決。各等語。此案董老官。因聞雲州回民滋鬧。起意糾衆往助。搶掠村寨。復兩次率衆拒敵。致斃練丁二人。郭望年。張小老。李春有。亦各隨同已死之黑臉馬五。及張富等。抗拒官兵。各殺練丁一命。均屬情同叛逆。查張小老。李春有。尙有在新興州。助勢毆斃張五公登等一案。情罪較輕。應歸此案從重擬結。與董老官。郭望年。均請比照謀叛者斬律。擬斬立決。范小黑。因藉回民滋事。起意糾衆持械搶掠。回寨。以致同夥殺死回民多命。實屬兇暴衆著。合依糧船水手夥衆十人以上。持械搶奪。爲首照強盜律治罪。強盜已行。但得財者斬律。擬斬立決。張小沅。聽糾入夥。殺傷回民各一人。復聽從中途奪犯。應請從重。照搶奪殺人者斬立決例。擬斬立決。當此彈壓。漢回。剿除外匪之際。該犯等未便稽誅。臣等於審明後。卽恭請王命。飭委臬司普泰。署督

標中軍副將福陞。將該犯董老官、郭望年、張小老、李春有、范小黑、張小沅、六名。綁赴市曹。卽行處斬。並傳首犯事地方。梟示。使匪類聞風知儆。馬庭汶、馬富、呂會原。訊止受雇服役。尙無隨同燒搶。及抗拒官兵情事。應請於郭望年等斬罪上量減一等。從重發新疆。給官兵爲奴。仍各照例刺字。馬庭汶、馬富。係屬回民。照例調發案件。比照辦理。各犯家屬財產。請免緣坐。查抄。逸犯馬老四、張九和等。並范小黑之子范小幅生。爲否已被官兵格殺。抑尙在逃。仍飭地方官。確查嚴緝。毋任漏網。黑臉馬五等。業已格殺。應毋庸議。至張五公登等命案。容臣程喬采。另行審擬具題。永昌緬甯雲州善後諸事。現俱次第辦理。地方安堵如常。合併附陳。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審明辦理緣由。臣等謹合詞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敕部核覆施行。謹奏。

附審辦回民丁燦庭京控案片

再滇省迤西一帶。漢回近日情形。臣等正在繕片。繆陳。冀以仰紓宸念。適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諭。本日據都察院奏雲南回民丁燦庭等。控告香匪串謀滅殺無辜一摺。已明降諭旨。交林則徐等審辦矣。此案控關奸匪。挾讎尋衅。串謀倡亂。被害至一萬餘命之多。如果屬實。必須徹底根究。水落石出。庶足以服難民之心。而除地方之害。林則徐程喬采。甫經到任。無所用其回護。著卽平心研鞫。毋枉毋縱。務將根徒會匪。嚴行查禁。首惡各犯。從重懲辦。以紓積忿。而快人心。儘係從前辦理不善。亦應據實平反。奏明辦理。不得因案已將就了。結翫預鞫。責遂將萬餘人之屈抑。鬱而不伸。代人受過。已屬不可。況數萬生靈之沈寃。身爲大吏者。竟置之不問耶。凜之憤之。原呈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等跪誦之下。仰見聖上軫念生靈。務伸冤抑。再三尋繹。欽凜同深。除俟回民丁燦庭等。由部咨解到滇。提同人證。遵旨平心研鞫。不敢將就翫預外。伏查永昌緬甯緬甯雲州一帶。漢回節次構衅。已越兩年。臣程喬采甫於本年四月間到任。臣林則徐係於六月間始到。誠如聖諭無所用其回護。但未未躬親其事。則原委未易深知。是以於未奉諭旨之前。卽無時不明查暗訪。並恐先前在事各文武。不克免存掩

飾。難以確究真情。因查迤西道王發越。係於本年三月始抵新任。當將善後事宜責成妥辦。並確查節次讎殺根由。又以普洱府同知耿麟。從未經手該處軍務。委令署理順甯府家。即與新派之委員文山縣知縣陸葆。一同密察情形。據實稟覆。疊接該道等來稟。以目下彈壓巡防。倍加嚴緊。尙無別起衅端。惟報復之心。彼此均不能泯。緣漢回積讎已久。累世各不相能。溯查道光元年。十三年。十九年。皆有奏辦兩造械鬪。焚殺多命之案。第尙不至如此次之甚。彼時回民亦曾赴京稟控。有卷可稽。就赴訴之一事而言。則原告無非理直。被告無非理曲。剖斷似極不難。而統全案之原委而言。則此造直中有曲。彼造曲中有直。糾纏實爲不了。蓋一讎即有一報。而所報偏非所讎。崑岡之玉石俱焚。城門之池魚殃及。兇頑煽毒。而善良受災。事之不平。固莫有甚於此者。然欲按名伸理。而法又有時而窮。緣漢回彼此報復。皆起於倉猝之間。往往因游匪外來。遂成烏合之勢。回匪合。則漢村倏爲灰燼。漢匪合。則回寨立見摧殘。人多勢亂之時。被殺被燒者。先已魂驚魄散。即起死者。而問其孰殺。亦復不能指明。又何從爲之搜捕。惟訪有匪類。即拏。拏有匪類。即辦。則兇手自在其中。然欲訊其所殺何人。彼亦謾語不識姓名。而不能指實。此辦法所以甚難也。查前此節次用兵。皆稱剿辦回匪。而未嘗及漢民者。緣回衆先有擄禁官弁。戕害將備。劫放重囚。抗拒官兵等事。是以向其攻剿。而漢民中之匪類。雖於回民混殺亂搶。尙不敢抗拒官兵。彼回民見官兵剿回。則以爲助漢。而漢民見官吏殺回不盡。又以爲助回。無非只顧私讎。而不知官法。前蒙發下李星沅密片。亦云。回漢無不怨官者。職是故耳。即如丁燦庭等。現在京控詞中所訴之冤。與臣等衙門所接回呈。大意亦略相似。其最稱冤屈者。係指前年九月初二夜。永昌七哨漢民。將城內回民男婦老幼。概行擄殺之事。雖其所呈八千餘丁口之數。核與賀長齡原奏。永昌城內。本有住家回民四千餘人之語不符。即道府廳縣及委員前後所稟。亦均無八千餘人之多。除再由臣等細查。以期覈明實數外。即就四千餘人而言。亦幾於全無遺類。是該處七哨漢民之兇橫慘毒。實屬駭人聽聞。總緣永昌一帶。距省篤遠。蠻野成風。向有鄉民私設牛叢火竿。以禦盜賊。偵獲一匪。即任意陵虐致死。並不報官。原呈所稱。

道光十三年間。棍等活埋民命。知縣查究被圍。知府親往解救。反被勒結等情。雖現在查無案據。而所指未必無因。迹其特乘逞兇。歷經禁止不悛。甚堪髮指。然當回漢互爭之際。無不豕突狼奔。地方官惟激變是虞。一時力難禁止。由於威約之漸。以致太阿倒持。言之實深憤懣。自有永昌擅殺之事。而離衅愈結愈深。遂致不可收拾。案查原任督臣賀長齡。於二十五年十二月。將該處漢民萬林桂等。照光棍例斬決。又於二十六年七月。將漢民楊老九等。照殺一家二命例斬梟。此皆七咎之亂民。均經奏辦有案。其辦理不善之道。員羅天池。署知府恆文等。亦經查明參奏。迨李星沅接任。又將羅天池。奏請永不敘用。亦無非因永昌漢民。擅行殘殺。不能阻止之故。在回民仍以此等匪類。懲辦尙少。難令甘心。每以縱匪殺良。歸咎於官。此誠無辭以解。然謂官有助漢滅回之見。則是已甚。其辭觀於焚殺漢民之回匪。官亦未嘗一一究辦。是謂之無能。則可謂之偏護。則未必然。漢民一面之辭。本不免於失實。況其所切齒者。在九月初二之事。亦思初二以前。與初二以後。回衆之兇橫。何嘗在情理之中。以臣等訪聞此案。自二十五年四月間。因回民在板橋唱曲。譏笑漢民起衅。漢民打毀清真寺。業已調處賠銀。而回民張世質。丁泳年等。尙復糾聚多人。鼻摸板橋。不服彈壓。先將漢人張占魁殺斃。是月內。漢民三次鬪敗。被燒焚家屯。窰門口二寨。官兵赴援。亦被拒傷。迨七月間。外回聚於猛庭者甚衆。乃又進攻思母車寨。燒枯柯街。及陶家寨。又燒大田街。攻丙麻。世職高朗死之。都司楊朝勳。守備潘惠揚。及兵丁百餘人。俱被該回擄去。此皆九月初二以前。回民逞兇之事。卽丁燦庭等現詞。亦自認燒搶枯柯等處。戕傷官弁。並在蓮花寺擄官擄兵各情。而以難回誤罪四字。巧自掩飾。實不知其欲蓋彌彰也。至九月初二以後。則該回與官兵。接仗於永昌城外之小松寨。游擊朱曰恭死之。其燒燬漢民村莊。亦復指不勝屈。迨二十六年春間。回匪黃巴巴。復經傳帖聚衆數千人。在大了口搶客銀四千八百餘兩。燒順甯之江橋。攻永昌之飛石口。又在永昌官坡接仗。致千總趙發元。外委楊廷佐。都司繆志林。把總趙得和。先後陣亡。四五月間。則又撲營於大麥地。接仗於烏鴉河。都司韋成喜。守備嚴方訓。把總解澎。金鼐。皆死之。維時回衆攻右甸城。搶五里寨。復有竄

赴蒙化。將南澗巡檢砍傷者。九月間。該回逃犯馬欄海。與海老陝等。又糾黨至緬甯。聲稱報復十九年互鬪之讎。燒殺擄搶。爲日甚久。其雲州之回。又將出決統犯打奪二名。至十二月間。雲州街道十九條。漢民房屋。均被回衆燒燬。計三千數百間。並逼燒猛郎等漢寨二十餘處。官兵趕往剿辦。至本年正月內。甫得息事。以上各情。又皆在前年九月初二以後。該回民等呈內。絕不敘及。其爲諱匿可知。在滇省漢人紳庶。咸云。回民之殺漢民。前後統算。實數倍於漢之殺回。臣等本未目覩情形。無從燭照數計。惟節次蔓延之大概。不敢不詳細訪查。故曰就赴訴之一事而言。剖斷似極不難。而統全案之原委而言。糾纏實爲不了也。臣林則徐到任之後。體察情形。與臣程裔采。備細熟商。此時斷不可再行用兵。致濫殺而轉滋藉口。卽緝拏匪類。亦須先除外匪。而內匪始可漸清。所謂外匪者。本係無籍游民。自稱爲回。而未必眞回。自稱爲漢。而未必眞漢。何處搶殺。卽隨何處助兇。此等匪徒。現在拏到卽辦。並處處嚴查。保甲務使無地容身。其所謂內匪者。如漢回同壤而居。安分者卽爲良。生事者卽爲匪。若必一時窮治。追溯搜查。則查漢。而漢人卽目爲讎。回。而回人又目爲讎。漢。漢回各執一說。分辯不清。若絲而棼。終非了局。臣等竊謂目前所最亟者。在彈壓之。使不妄動。化導之。使不互疑。爲以首飭文武將永昌順甯等處。無論絕產逃產。官爲悉數清釐。無論漢民回民。官爲設法招復。漢回中各有紳衿耆宿。以及掌教頭人。責令於本處同類之中。自相約束。又令各具互結。以回保漢。以漢保回。永禁侵陵。務敦和睦。現有數處善良紳士。已自議立章程。交相保護。臣等卽先給予獎賞。以樹風聲。不日將屆秋收。先須杜其聚衆搶割之習。故於緊要處所。皆須多留兵弁。防範稽查。仍嚴飭帶兵各員。妥爲約束。不得藉端生事。一面將以上辦法。剴切示諭。與漢回相見以心。未知成效。果否能臻。惟有勉竭愚誠。冀相感動。至於棍徒首惡。尤在不動聲色。嚴密兜擒。斷不敢姑息畏難。致令養癰成患。除控案容臣等確訊另奏外。所有現辦情形。謹先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

審擬湯丹廠漢回互鬪各犯摺

奏爲審明湯丹廠漢回挾嫌互鬪致斃回民多命燒屍燬房獲犯分別按例定擬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據署東川府知府李德生稟報湯丹廠漢回互鬪致斃回民多命燒屍燬房等情當經前督臣李星沅兼署巡撫任內飭令查勘嚴鞫究辦旋據署府稟報先後獲犯蘇耀等二十八名經前督臣李星沅於奏覆回匪廠匪各情形摺內陳明聖鑒在案臣程喬采到任後一面嚴飭剿拿逸匪一面飭將現獲各犯分起解省審辦茲據委員雲南府桑春榮等審明由按察使普泰議擬招解前來臣等提犯親鞫緣已死漢民倖坤發羅起潰及現獲之任連甲杜潰阮汝詳李小四王士銀任東姚亭潰張彩張添幅李萬蘇耀阮潮玉呂珍詳胡中潰戚小二王潮有潘趕年潘啞吧趙端工羅起濶羅起沱蕭玉淋楊受淋與已死回民馬四銅錘及現獲之馬成潰馬石詳桂小蘇馬得亮馬二草包均係巧家所屬湯丹廠住人已獲漢民許成孝籍隸湖南武崗州寄居湯丹廠充當客長回民清眞寺後向有泉水歷係漢回公共取用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間因天時晴旱馬四銅錘等將水攔堵不准漢民挑取倖坤發等理論仍照舊規漢回因此未睦是月二十八日漢民蘇耀赴廠賣糖回民馬石詳向賒不允互相爭吵馬石詳之祖馬成潰祖護邀允桂小蘇馬得亮馬二草包並在逃之回民白添發桂小鞍各持棍趕往馬成潰喝令桂小蘇將蘇耀拖翻棍傷兩臂膊兩股漢民趙添發杜蔭沉攔勸馬石詳毆傷趙添發胸膛馬得亮馬二草包等亦將杜蔭沉毆傷各散蘇耀向倖坤發訴述倖坤發許俟開年再爲理講二十七年正月十三日倖坤發令羅起潰往邀馬成潰等前甘評理適馬四銅錘在彼向斥多事羅起潰轉回告知倖坤發因回民遇事逞強起意糾毆洩忿遂向呂珍詳許成孝阮潮玉蘇耀商允倖坤發令以回民阻水欺漢之言傳播鬪衆分投糾約呂珍詳等共糾得漢民羅起潰任連甲杜潰阮汝詳李小四王士銀任東姚亭潰李萬胡中潰戚小二王潮有潘趕年潘啞吧趙端工羅起濶羅起沱蕭玉淋楊受淋及在逃之呂小平春呂大眼晴許小老劉四鍋頭楊花松陳七劉刁三徐老五等二十七人倖坤發亦糾約不識姓名漢民

三十餘人。呂小平春等。又轉糾得不識姓名漢民二十餘人。共八十餘人。在禹王宮會齊。馬四銅錘聞知。亦聚集回民。桂小蘇。馬得亮。馬二草包。及在逃之白添發。桂小鞍。馬七。馬二花。馬三存保。馬老六。張信銀。馬占鼉。馬連沅。馬有淋。馬有受。馬大話。張小五。張老二。白小喜。陳鏞刀。並已死之馬小發。甲。馬小詳。馬汶玉。馬占春。馬洪發。馬丁花子。馬小莫受。馬四塊瓦。白小八。三馬正保。馬尙平。陳姓等。三十一人。並白添發等所糾之不識姓名回民二十餘人。共五十餘人。在清真寺防禦。十八日上午。倖坤發率衆各持刀矛至清真寺。地方喊罵。馬四銅錘亦率衆執持刀礮。從寺內趕出。彼此互鬪。倖坤發將馬四銅錘。並馬小發。甲。一併戮傷。羅起潰將馬小詳。戮傷。白添發。馬汶玉。趕攏。亦各將倖坤發。起羅潰。戮傷。姚亭潰。亦將馬汶玉。戮傷。均各倒地。維時馬占春。馬洪發。馬丁花子。陳姓。並不識姓名回民二人。各向任連甲。杜潰。阮汶詳。李小四。王士銀。任東爭鬪。被任連甲等。各自戮傷。亦俱跌地。與馬四銅錘等。均各斃命。李萬用。矛戮傷。不識姓名回民左貽賻。該回民逃跑未斃。尙有回民馬小莫受。馬四塊瓦。馬小八。三馬正保。馬尙平。及不識姓名回民六人。被何人致傷身死。彼時人衆勢雜。各犯看視不明。未能供指。餘回因力難抵敵。往後退。跑。被漢民喊追。倉猝復自行跌岩斃命。八九人。呂珍詳。許成孝。阮潮玉。蘇耀。胡中潰。戚小二。王潮有。潘趕年。潘啞吧。趙端工。羅起濛。羅起沅。葡玉淋。楊受淋等。均止在後助勢。並未傷人。嗣漢民等。分路走散。呂小平春。復帶同不識姓名漢民十餘人。並邀張彩。張添幅。陳七。分追逃走各回。呂小平春。與張彩。路經新店房。有回民何石甲等。上前喊擊。張彩跑走。何石甲之子。何小科。拔刀趕砍。張彩轉身奪獲。回戮其胸膛殞命。張添幅。與陳七。行至山神廟。被回民楊興發等。攔住欲毆。張添幅。分辨。楊興發。拔刀撲砍。張添幅。亦拔刀抵戮。楊興發。閃避。適其幼弟楊小老。走攏。被張添幅。誤傷。肚腹致斃。張彩。張添幅。當各逃走。呂小平春。陳七。復帶人各將何石甲。楊興發。房屋打毀。呂小平春。因傷斃回民多命。起意燒屍滅迹。希圖掩飾。遂令李小四。胡中潰。徐老五。並不識姓名漢民六人。將各屍身檢齊。共三十餘具。連夜背至清真寺院內。搬取堆存。柴草點燃。將各屍燒燬。因火星被風吹落屋內草堆。致將寺屋燃燒。時附近回民。

均因畏事移避。近寺房屋亦被燃燒多間。此漢回挾嫌互鬪傷斃回民多命。燒屍燬房之原委也。旋據獲犯解省。經委員等審明。由臬司招解。臣等親提嚴鞫。各供前情不諱。臣等以蘇耀等被馬成潰等毆傷。係屬一時爭角。何以侍坤發事後打幫。輒爲圍衆聚鬪。恐另有起衅別情。並被糾被殺漢回。亦恐不止此數。其燬房燒房。是否實係呂小平春起意。有無因該犯在逃。扶同狡飾。再三究詰。僉供侍坤發原因邀馬成潰等理講。被馬四銅錘村斥挾忿。並因回民阻水。與漢民本有未睦。是以聽糾助毆。委無另起釁端。至被糾漢民。被殺回民。實止此數。其燒屍滅迹。委係呂小平春起意。房屋係被延燒。並非故意燒燬。不敢隱匿。各供不移。案無遁飾。查例載廣東等省糾衆互毆之案。如審係械鬪離殺。糾衆至四十人以上。致斃彼造十命以上。首犯擬斬立決。梟示。其隨從下手傷重致死。應行擬抵者。均各依本律例擬抵。傷人及未傷人者。亦各按本律例分別治罪。至彼造倉猝邀人抵禦。並非有心械鬪者。仍照其毆本例科罪。又律載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餘人杖一百。又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因鬪毆而誤殺旁人者。以鬪殺論。又例載回民結夥三人以上。共毆之犯。但有一人執持器械者。不分首從。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又聚衆執持兇器傷人。發邊遠充軍。又糾衆互毆案內。餘人如有輾轉糾人。數至五人以上者。無論會否傷人。卽照原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毆故殺人案內。殘毀死屍。其聽從抬棄之人。照棄屍爲從律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漢民侍坤發。因蘇耀被回民馬石詳。除糖爭鬧。馬成潰糾人將蘇耀毆傷。事後往邀理論。並挾馬四銅錘村斥之嫌。起意糾約八十餘人。持械互鬪。致斃回民三十餘命。該犯鬪殺馬四銅錘。馬小發。甲二人。實屬首惡。非尋常互毆可比。例無治罪明文。應比照廣東等省械鬪離殺。糾衆至四十人以上。致斃彼造十命以上者。首犯斬決。梟示。例擬斬立決。梟示。該犯已當場被殺。仍照例戮屍。傳首犯事地方示衆。羅起潰。任連甲。杜潰。阮汝祥。李小四。王士銀。任東。姚亭潰。各自鬪殺回民馬小詳。馬占春。馬洪發。馬丁花子。陳姓。馬汝玉。並不識姓名。回民等各一命。應仍照本律問擬。除羅起潰已被戮斃。應毋庸議。李小四。聽從毀屍。輕罪不議外。任連甲。杜潰。阮汝祥。

李小四。王士銀。任東。姚亭潰。均各依圖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第聚衆持械。非同尋常鬪毆。且同民之傷斃多命。皆由該犯等。助鬪濟惡所致。情節較重。現當彈壓漢回滋事。必須執法持平。將兇暴大加懲創。此等鬪毆回民多命之犯。按律俱應情實未便日久稽誅。致長羣醜。所有任連甲等七犯。應請旨。加擬立決。俾各匪咸知儆戒。亦足以折服回衆之心。漢民張彩張添幅。於倖坤發等互鬪之時。先未在场。後經呂小平春。邀追逃走各回。張彩被回民何石甲等。賊拳爭鬪。致將何小科殺傷身死。應照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張添幅亦因被回民楊興發等。攔毆爭鬪。致誤傷楊小老身死。應照鬪毆。而誤殺旁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漢民李萬聽糾。用矛戳傷不識姓名回民。應照聚衆執持兇器傷人例。發邊遠充軍。漢民呂珍詳。許成孝。阮潮玉。蘇耀。訊止聽糾助勢。並未傷人。惟各輾轉糾約五人以上。應照互鬪案內。餘人如有輾轉糾人。數至五人以上。無論曾否傷人。卽照原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內呂珍詳。許成孝。係在廠充當保長客長。于倖坤發糾衆爭鬪之時。並不力爲勸阻。輒聽從鬪衆糾約。致釀多命。應請從重。發新疆地方當差。回民桂小蘇等。聽從馬四銅錘。糾往抵禦。並未傷人。惟先與回民馬得亮。馬二草包。馬石詳等。聽從馬成潰。結夥持械。將蘇耀等毆傷。內馬成潰。與馬石詳等。雖祖孫共犯。惟係侵損於人。應以凡人首從論。除馬成潰已在監病故外。桂小蘇。馬得亮。馬二草包。馬石詳。均應照回民結夥三人以上。共毆之犯。但有一人執持器械者。不分首從。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與呂珍詳等。各犯分別發配。折責安置。漢民胡中潰。聽糾助勢。並未傷人。惟事後聽從呂小平春。燒屍滅迹。應照毆故殺人案內。殘毀死屍。聽從擡棄之人。照棄屍爲從律。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定地充徒。折責拘役。限滿詳釋。漢民戚小二。王潮。有潘趕年。潘啞吧。趙端工。羅起深。羅起沉。蕭玉淋。楊受淋。訊止在场助勢。並未幫毆。均應照共毆餘人律。杖一百。俱酌加枷號兩箇月。滿日折責發落。以示懲儆。回民馬四銅錘。糾衆互鬪。並馬汝玉。戮斃人命。均罪有應得。已各被殺身死。俱毋庸議。避害回民。及被延燒回房。已飭據該府

應妥爲招撫。給資苦蓋。均無失所。該處泉水。飭令仍照舊規。漢回公用。不得爭競。廠地現俱靜謐。除飭令該府隨時稽查約束。務使漢回日久相安。毋得稍滋釁隙。並嚴緝逸犯呂小平春等。務獲究辦。並全案供招咨部外。謹將審明定擬緣由。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

姚州白井漢回互鬪大概情形摺

奏爲姚州與白鹽井相連地方。漢回尋釁燒殺。業已彈壓解散。現經獲犯審究。並查勘辦理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查姚州地方。漢回雜處。白鹽井在其境內。該州北界白塔街一帶。係爲赴井通衢。本年八月十九日。據署楚雄府寶俊。楚雄協副將尙宗慶。轉據署姚州知州咸孚稟報。八月十三日。漢民王開汶等。因回民沙汝英。藏頓軍器。盤查爭鬧。致有殺傷。漢回因此構衅。于十五等日。在白塔街等村。互相燒殺。當經會訊親往查辦。稟請派調官兵彈壓。並據白鹽井提舉李承基稟報。聞有回匪。欲與井民尋衅。該井爲辦課重地。恐被騷擾。請兵防堵各等情。臣等當即檄飭楚雄府協。隨帶弁兵。并飭甫經出省之委員麗江府裴馳。順道前赴該處。並檄調新授鶴麗鎮總兵音德布。護武定營參將王濤。就近酌帶弁兵。馳往會同彈壓去後。嗣據該鎮府協等查稟。先經府協前往彈壓。飭令各掌教頭人。曉以利害。遍爲傳諭。並聞官兵前至。遂經解散。爭。惟肇衅首要。及逞兇各匪。俱已竄匿。現在嚴密緝拏。務獲究辦。臣林則徐於奏委重繪署理普洱鎮總兵摺內。業將姚州漢回衅爭已息。鶴麗鎮總兵音德布。應須會同緝犯。尙駐姚州緣由。陳明聖鑒。一面飭令該鎮府等。確查起衅根由。並漢回民被燒房屋。傷斃人數。據實具報。嚴拏首要各犯。認真審辦。並將被害漢回。妥爲撫卹。勿任失所。茲據該鎮府暨委員等稟稱。查因姚州回民。僕三竄。馬欄良。僕伊麼等。諭知白井竈長。漢民羅晴川。家道殷實。商謀糾搶。私將器械寄藏素好之張汝淮陳典家內。因在僕小雙茶鋪漏洩其事。被井民間知。報經該提舉僉差。將僕三竄。並張汝淮陳典等拏獲。起獲刀械等件。送署。馬欄良逃逸。起意糾約回民報復。卽令馬小班等運送器械。於八月十三日。至白塔街回民沙汝英家藏歇。經該處漢民王開汶。盤問爭

關沙汶英之戚。僕小老將王開汶戮傷身死。漢民高添佑馬致禾等。前往理論。沙汶英恃強辱罵。致相爭鬪。高添佑等將僕小老戮斃。並傷斃沙汶英家男女九命。及不識姓名回民二人。將其房屋打毀。回民馬欄良等。漢民高添佑等。因此構衅。附近漢回亦各隨聲附和。于十五等日。互相燒殺。查勘白塔街洋派北關官屯等村。漢民被燒房屋。共二千六百八十餘間。山脚官莊二村。回民被燒房屋。共二百六十餘間。漢民查報傷斃男女三百二十七丁口。內經獲屍驗明。被殺被燒。及跌巖落水致斃者。一百三十四丁口。回民查報傷斃男女六十五丁口。內經獲屍驗明。被殺被燒。並聞白井關外。回民亦有燒殺之事。該處僅住回民十餘戶。均已搬避。未據親屬投報。究被何人殺害。致死幾人。屍棄何處。現亦確切查訪。俟得有端倪。起屍驗辦。計白井姚州楚雄縣。先後拏獲滋事回漢各匪。僕三竅。張汝淮。陳典。馬欄良。僕有盈。馬春漢。僕金。聶倫。馬成名。僕汶盈。僕老抓。馬玉山。蕭小定。僕新成。僕致禾。馬小萬春。李映祥。僕世潔。僕世恩。僕有功。楊旭。僕小雙等。二十二名。並案內要犯。僕伊慶。因指拏黨匪。僕有盈。自圖減罪。致被僕有盈。砍戮斃命。驗明屬實。惟各犯供多狡展。逸匪尚未全獲。現仍上緊偵緝。嚴審務得確情。錄供詳辦。被害者均已按戶撫恤。逃避者陸續招徠安集。不致失所等情。前來。臣等查該漢回等。因口角衅爭。輒敢糾衆。互相燒殺。以致傷斃多命。燒燬房屋多間。實屬逞兇不法。現查漢民被傷人命。多於回民十分之八。漢民被燒房屋。亦多於回民十分之九。雖其中互有曲直。而回民之強悍爲尤甚。應將兩造首惡黨匪。嚴行懲辦。以昭炯戒。不敢稍任輕縱。除飭將現獲各犯。研審確供。並上緊嚴緝逸犯。按名務獲。歸案審辦。另行按擬具奏外。現在姚州地方。俱已安靜。白井照常煎銷。仍飭該鎮府。及委員等。妥爲查辦。務使漢回日久相安。不得再滋釁隙。所有武定營弁兵。已撤歸伍。其音德布隨帶弁兵。俟緝匪事竣。亦即撤回。謹將查勘辦理大概情形。先行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甄別鹽提舉州縣各員摺

奏爲甄別昏庸謬妄。及難勝民社各員。請旨分別革職勒休改教。以飭官方。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維立政之道。察吏爲先。如其措置乖方。識見適形其闇弱。聰明誤用心術。每中於奸邪。又或相率因循。則公務必多廢弛。臣等於接見屬員時。無不留心考察。臣林則徐。前於校閱營伍之便。並經到處訪聞。據該管府州密稟前來。臣等督同司道。詳加體訪。查有白鹽井提舉李承基。人本平庸。井地係其專管。平時不理民事。該民以煎鹽爲業。家多殷實。因匪因而恐嚇詐財。若井民喊告到官。卽爲分別查拏。剖斷曲直。立加懲創。以儆其餘。回匪定生畏懼。乃聽井民庸受之懇。輒令以原執。遂至倚官勢而報私仇。迨回民益肆暴陵。卽架以謀逆重情。請兵救護。臣等就近發兵。前往彈壓。業經解散。該提舉竟欲將回民剿殺殆盡。妄作條陳。又復私僱外來無業遊民。作爲練丁。幾至激成事變。種種荒謬。罔知事體之重輕。除案犯交府州拏解研審究懲。另摺奏聞外。應請將該提舉李承基。先行革職。如查有別項情事。及虧短經徵課項。再行據實嚴參。又嵩明州知州黃際昌。在任有年。性耽麴蘖。平時專恃官親辦事。故人皆得分肥。前次領運京銅。竟至短交十餘萬斤。現在查照例限追繳。若仍令其回任。勢必至虧倉庫錢糧。應卽勒令休致。又署邱北縣知縣黎崇基。才屬中平。該縣盜賊滋多。緝捕未能得力。該署令性情疏懶。難期振刷精神。又署師宗縣知縣陳溶。壤地與邱北毗連。民夷雜處。訟獄繁興。該署令聽斷不動。捕務亦欠起色。查黎崇基。係進士出身。現已准補麗江縣。尙未令其赴任。陳溶由拔貢教習期滿。分發來滇。補缺有需時日。該二員年力強壯。文理尙優。應請均以教職改補。又候補直隸州州判山毓柏。向多嗜好。心地不醇。舉動尤爲躁妄。曾經署理廳縣。不洽輿情。實屬聲名狼籍。未便既往不咎。稍事姑容。應請卽行革職。謹就臣等見聞所及。核實奏參。此外查有庸劣之行。再行糾劾。斷不敢自甘徇隱。見好屬員。有負邊圻委任。所遣白鹽井提舉員缺。例應在外陞調。麗江縣缺。滇省現有應補人員。容臣等照例請補。合併陳明。所有甄別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雲貴奏稿 (卷三)

林文忠公政書 雲貴奏稿 卷三

飭提永昌控人證未據報解情形片

再臣等因永昌遠回久挾夙讎。互相殘殺。終非了局。要在彈壓之使不妄動。化導之使不互疑。是以仍留鎮將大員。帶領未撤官兵。駐彼防範。並飭迤西道。親歷永順一帶。督同府縣曉諭紳衿。掌教務敦和睦。永禁侵陵。疊次刊發告示。諄諄開導。令其各具切結。以漢保回。以回保漢。又爲之清釐田產。招復流亡。使知相安。則樂利有餘。相讎則身家兩失。其紳衿掌教等。亦即轉相勸戒。議立條規。不獨具結呈官。且各書和約。同誓於神。以明其無反覆。臣等接據文武稟報。亦即優加獎賞。以誘其悔過遷善之誠。竊冀自茲以後。兵革可以不興。即留防各兵。亦惟盡此殘冬。皆可撤回歸伍。惟先有兩起回民京控。欽奉諭旨。交臣等審辦。其原告丁燦廷等一起。於十月十七日。由部咨解到滇。又杜文秀等一起。亦於十一月初三日。咨到。應卽飭提被告人證解省。以憑質訊。惟查原呈所列被證。自百餘名至二百餘名不等。人數太多。勢難盡行提解。當經札飭該道府等。分別首要次要。其於控案情節。無甚關係者。祇須就地取供。彙送嚴辦。惟被回民呈內。指係香匪串謀。滅殺無辜者。不能不提至省城。與原告質對虛實。乃歷今多日。總未解到。雖因永昌距省篤遠。難免遷延。而訪聞該處漢民。業已糾聚匪徒。將應解之人。意圖抗拒。藉稱本年正月內。該處有間擬軍罪之張杰萬重二名。由官起解。被回匪攔路殺死。此次若解赴省。亦必在途被害。不敢起身。該道等諱以揀派文武幹員。多帶兵役。沿途護送。務保無虞。開導再三。而哨民總不願解。查該處爲保山縣所轄。地分七哨。南三哨尙可理喻。其北四哨強悍成風。就中金鷄板橋二哨。尤多匪徒。燒香結會。風聞十餘年來。往往挾讎。擅殺平民。匿不報官。若官爲查問。則沿村吹號。糾人。每欲恃衆。困辱官長。地方官恐急則生變。致蹈辦理不善之愆。因而隱忍彌縫。但冀事端寢息。養癰本非一日。積習殊可深憂。前者漢回構釁。猶祇民與民爲讎。今明知京控兩案。奉旨交審。而膽敢糾約庇匿。意欲抗官。此風實不可長。惟該道府。均未將情形具稟。臣等馳系轉深。現又諄飭。妥爲曉諭。設法提解。固不可之操過促。致滋決裂之虞。亦不得匿不稟聞。轉騰遷隅之患。所有提解控案。未能就緒情形。臣等謹據實

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籌辦永昌哨匪起程日期摺

奏爲保山縣七哨匪徒打奪解省人證。隨又焚燒縣署。劫放獄囚。殘殺城內回民。及在官丁役。鎮道府縣。現俱被圍。在城。道路梗塞。文報沈滯。不得不調兵剿辦。臣林則徐擬赴大理府。就近調度。仍先出示。散其黨羽。以冀首要各犯。作速就擒。地方仍歸綏靜。謹將籌辦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因永昌回民兩起京控。欽奉諭旨交審。飭提被告人證解省。日久未見解到。訪聞該處漢民。欲將應解之人。抗匿不解。而未據該道府具稟。永昌距省十九站。當又疊札飭查。並將所訪大略情形。於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合詞附片具奏在案。嗣經查據保山鄰境。各文武先後探報。十一月二十九日。永昌府縣會營帶兵押解京控案內被證。至離城四十里之官坡。被保山哨民劫去。次日又擁入城內。焚燒保山縣署。監犯盡行放出。先經招復之回民。現被搜殺無存。沿途哨民聚集。阻塞道路。搜檢公文。凡有關係之件。均不能遞送。江橋板片。已被折去各等情。迨十二月二十五日。始接據該處鎮道。及府縣營員會稟。則稱十二月初一日起。解京控人證。周曰庠等九名。行至官坡。因聞前途有回匪聚衆圍搶。該被證等恐被殺害。哭求緩解。是日街衢衆民紛紛跪求。因人多擁擠。周曰庠等走散。旋報城內回民放火。延燒縣署監獄。漢民救火。回匪齊出搶殺。被兵練格殺多命。監犯亦乘間逸出等語。臣等查保山城內文報。業已多日不通。而此次鎮道府縣等會稟。忽然同日遞到。其詞又皆畫一。而核與鄰境文武所報。情節大相懸殊。此中愈多疑竇。當復疊遣弁兵差役。分投飛探。並查有由保山逃出之脚夫數人。陸續傳訊。始知該處七哨匪徒。不下數十萬人。每聚衆時。用牛角一吹。無不蜂擁而至。此次打奪京控人證。實係十一月二十九日之事。其時文武帶領兵役。雖有數百名。無如哨匪累萬。趕來鎗礮亂放。有騰越鎮標外委胡恩榮。左臂被礮子打穿。存亡未卜。各文員乘坐之轎。俱被打碎。武員軍械馬匹。被奪一空。其次日即係十二月初一日。各文武正在會議辦理此案。未開城門。忽有無數哨匪。越城擁進。聲稱搜殺回匪。查保

山城內。有甫經由官招復之回民百餘人。逃赴縣署。聲喊救命。該哨匪遂追趕至縣。一齊放火。將縣署全行燒燬。回民盡行殺斃。並有騰越廳回民來府應試。亦被殺多名。又以各衙門及公館。有回子藏匿。特衆搜殺。並將迤西道之家丁。誤認爲回人。殺死二名。其赴縣監放囚之時。有縣役張五攔阻。亦被殺害。所有在城文武。隨帶丁役無多。其永昌協兵丁。亦係該處之人。勢難恃其捍衛。自鎮道府縣。以及各委員。皆被困窘在城。每日市糧。限數出糶。該處有瀾滄江一道。爲省城及東路各屬。赴永必由之路。該哨匪將江橋板片折去。並聚多人把守。如有公文遞過。哨匪即攔截拆看。立時撕毀。永平縣遣遞公文。差役亦被殺死二人。其餘各處隘口。均被匪黨把守。無人得入。是以臣等節次飭查各文件。俱無下落。其忽然逸省之會稟。即係哨匪捏就情詞。逼令書吏繕寫。勒官用印發申。而其實在真情。除鄰境探報。及臣等查訊之外。全不得信。查該處匪如此不法。雖尙未聞戕害各官。而抗拒勒逼情形。卽與反叛何異。推其藐法之由。聞自道光十三年間。該處設立牛叢。挾仇擅殺。經署永昌府陳錫熊。署保山縣吳繩。先後親往查禁。均被圍困窘辱。勒令寫立不辦字據。用印給付爲憑。始行放出。其事竟已寢息。嗣後該處之民。直皆目無官長。前兩年該哨與回結衅。互相焚殺。厥罪惟均。祇因回匪有拒敵大兵。戕官劫囚等事。是以用兵。專爲剿回而設。其哨民尙無抗官情罪。故未加兵。今逆情如此昭彰。直欲負隅梗化。若再化大爲小。不獨永昌竟成域外。而凡漢回匪類。孰不恃居邊遠。羣起效尤。臣等與司道各員。再三商酌。並查知回民。現亦四處糾黨。各圖報復。若再互相殘殺。禍患更必蔓延。須得多調重兵。方足以示彈壓。而資剿辦。查七哨有數十萬之衆。兵方單弱。深恐損威。其永昌順雲一帶之兵。旣因要隘甚多。難以分撥。且須防其勾結。必得另調他處之兵。是以札商提臣榮玉材。先於提標及維西永北鶴麗劍川景蒙等營。調兵約二千餘名爲前隊。一起交榮玉材帶領。先赴永平駐劄。相機前進。又調省標六營。及曲昌開化各兵。約二千名爲中隊。一起赴大理聽候調遣。又調昭通東川兵七百名。令昭通鎮劉定選統帶。並調貴州提標及威甯安義二鎮兵。共一千二百名。交安義鎮總兵秦鍾英統帶。爲後路一起。陸續進發。以上約調兵六千名。皆

由東路前往。其永昌以西。有騰越龍鄰一鎮。一協之兵。亦經酌調二千名。由西路前進。以期夾擊。復查歷次逆西用兵。無不添僱勇練。該處山川險阻。警密林深。客兵路徑生疏。易滋迷誤。須用慣習山路之土民夷練。或指引導。或分截要隘。兼杜匪徒竄伏。以防意外之虞。臣等亦已分飭各土司。僱備精練。並札該管府營。認真挑選。以資應用。但查永昌之瀾滄江兩岸。皆依山爲險。路極彎曲。江橋一座。爲往來咽喉要路。今經該匪折去橋板。聚衆防守。恐此路未易進兵。若不得已。則各處官兵。均須繞道順甯府前進。臣等分檄經過各地方。預爲佈置。已有眉目。計各路官兵。正月底可以到齊。臣林則徐擬於十九日。由省起身。赴大理府駐劄督辦。該處距省城十三站。距永昌六站。自可隨時相度機宜。分別調度。臣程喬采仍在省城。督催各路官兵。籌辦糧餉接濟。所有總督衙門。日行事件。暫委藩司趙光祖代拆代行。其緊要事宜。仍包封寄至行次。由臣核辦。至軍需應用經費。查滇省別無閒款可籌。祇得於鹽課項下。借動銀十萬兩。先行濟用。惟目前哨匪。聯爲一氣。良莠不分。若概予征剿。恐脅從者自知不免。亦復相率抵敵。礙難辦理。是以臣等先行割切出示。遍貼曉諭。以附近各鄉漢民。如不敢隨同附和。定不概予株連。卽先已被脅勉從者。但能悔罪輸誠。亦可量邀末減。其心存畏懼。不敢始終怙惡。須將首要各犯。迅速自行縛獻。以正刑誅。所有江橋板片。亟須照舊鋪平。各處隘口。不許阻攔行旅。往來文報。毋得截留撕毀。被搶軍械。作速照數繳還。以上各事。如果逐一遵行。或可網開一面。免致盡數殲除。若仍冥頑不靈。罔知利害。則大兵一臨。惟有痛加剿洗。人皆粉骨碎身。地盡犁庭掃穴。不能曲予保全。如此大加曉諭。庶黨羽可漸解散。元惡易就殲擒。臣等惟有極力籌維。冀地方速歸安謐。以仰副聖主綏靖邊隅。除莠安良之至意。所有查明哨匪滋事。調兵辦理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滇省程途遙遠。差弁齎摺。約須四十日始能到京。臣等恐慮聖懷。嗣後軍務之摺。卽請由馬上飛遞。合併聲明。謹奏。

生擒彌渡匪犯審辦摺

林文忠公政書

雲貴奏稿

卷三

三三一

奏爲彌渡軍營生擒首要重犯。審明卽行正法。餘犯按例定擬。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彌渡地方。內外匪徒。勾結滋事。傷官害民。經臣會督提鎮。用兵剿辦。大獲勝仗。除臨陣殲殺情形。已於另摺奏報外。所有官兵在陣前生擒拒敵逆匪。及先後逸出被獲各犯。陸續解送到臣者。計共一百二十三名。當經飭調大理府知府唐惇培。督同署雲南縣知縣董宗超。署賓川州知州李崢嶸。暨各委員。訊取確供。復經臣逐一提審。除訊明實未隨同拒敵傷官。結會拜盟。焚殺搶劫之黃小裸等三十五名。分別取保省釋。及遞解本籍管束外。臣核訊通案衆供。此次外來匪徒。係四川回民。沙金隴。沙玉隴。漢民古明發爲首。本地匪徒。係回民麻汝淮。麻春融。黃中爲首。緣彌渡地方。爲迤西買賣馬頭。常有川陝漢回民人。往來販賣。因地方頗稱富庶。往往流連不去。易生事端。道光二十七年秋冬間。沙金隴。沙玉隴弟兄。與古明發等。先後販彌渡雜貨生理。遂與本地素稱強梁之回民麻汝淮等。交好。十二月間。沙金隴等見陝西人喬姓。在彌渡開義盛當舖。銀錢充積。起意訛索。終日在鋪吵鬧。麻汝淮等遂勸鋪夥李六等。出錢買靜。陸續詐去錢二百二十千。銀二十兩。寢事。本年正月初九日。有川省回民張國幅。與軍犯張世保。私相賭博爭毆。張國幅被張世保戳死。報經署彌渡通判林甘源。移明趙州知州周力墉。到地驗屍。拘獲張世保到官。正在研訊。詎沙金隴等。藉稱死者係其親戚。乃被軍犯欺侮。遂約川回外人。執持刀械。於十四日。將各軍犯住處。搶奪一空。該通判會同知州差人禁止。沙金隴等卽闖入通判衙門。將甫經拘訊之張世保。擅行戮死。並另斃在旁軍犯陳亞林一名。帶傷四名。官差喊擊。立時開散。因匪類人衆。一時難以就獲。其內匪麻汝淮等。又起意恐嚇市肆民家。聲言四處外來人。若不安頓。卽日必被焚搶。各戶無不驚懼。逐日鳩集銀三百二十兩。由麻汝淮等交沙金隴。沙玉隴。古明發。分散夥衆。作爲盤纏。口許一二日卽各回籍。麻汝淮等分其餘利。多寡不一。乃沙金隴等。因見良懦可欺。口雖言去。實無去志。愈圖搜劫城鄉各戶。更可捆載而歸。猶恐人心不齊。起意結盟拜會。先與外來客民密約。得贖均分。又暗邀本地回民麻汝淮等。輾轉糾人。亦動以利。十八日。在彌渡北門外之五顯宮。燒香結拜。歃血飲酒。謂之進山。其入會之人。約分九

排皆有總領。曰大爺。曰二爺。曰五爺。曰么大。曰滿大。曰滿五。曰十爺。曰么五。曰小老。古明發麻汝淮與沙金隴沙玉隴麻春融黃中。均列排首。總共六七百人。十九日會畢。謂之出山。經通判知州。訪知差擊。因人衆不敢動手。趕緊稟請發兵。惟時北門外鄉民。恐被侵擾。各自團練保護。二十日。該匪等各備馬匹。揚言是日起身。旋即藉稱四鄉持械堵截。不能前去。實則已與盟夥。暗定時刻。分隊出搶。一時鎗斲刀械紛紛突起。戶民動遭殺害。驚惶失措。不敢禦敵。有李姓一家。被搶銀五千兩。陳姓一家。被搶銀二千四百兩。爲數最多。其餘搶銀。自四百餘兩。至數十兩不等。錢自百餘千。至數千不等。該文武在街市禁阻。寡不敵衆。致各受傷。該匪等遂恃人衆。圍攻通判衙署。各官被困署中。請兵未到。二十一日。燒搶寺坡北甲等處。二十二日。燒搶陸家賴家等營。二十三日。又燒搶桌角馬溪姚期等營。共計被害者十七鄉莊。至二十四日。兵雖未齊。而將備已有到者。一面派兵堵禦。匪類稍有懼心。不敢再行放火。二十八九兩日。兵漸到齊。其次日。提鎮俱到。初二日。紮營兜捕。初三日。併力正攻。該匪恃衆抵拒。竭盡晝夜之力。殺斬無算。生擒復多。此係內外匪徒。始而詐擾。繼而結拜。終而焚搶。戕官害民之一切情形也。此次沙金隴一犯。於初三日。當場騎馬拒敵。經各兵民認明。連槍打落。奪獲其馬。斬取首級。送至大營。各鄉人衆來觀。齊聲稱快。除將該首級懸竿標明示衆外。現所生獲之外匪首犯古明發。內匪首犯麻汝淮二名。均已供認起意會商糾衆拜盟。復率領焚搶。擄寨殺害多人。拒敵官兵。各情不諱。均屬首惡。應比照凡謀叛不分首從皆斬律。加重凌遲處死。惟係比照定罪家屬毋庸緣坐。財產亦免入官。稍示區別。會義松。劉得畏。謝申華。陳有何。馬明。楊老三。趙添成。七犯。均供認殺人。自七命至二命不等。并經拒敵官兵。又唐汶星。徐兆近。李添朝。楊應全。李發。褚興。趙洪順。黑正青。趙斯樽。馬潮選。馬連興。王大順。侯小六。王春。陳泳盛。劉思潮。李諱。劉仍。馬成。毋受復。尹小存。徐崇。尹時有。羅從清。李選揚。潘有受。二十六犯。供認焚燒郵寨。各殺一命。俱屬同惡相濟。均應擬斬立決。加以梟示。馬青山。李洪順。曾世桂。黃明富。李添希。楊明。陳世欽。劉逢春。馬保。李發春。郝永林。張老榮。連沅。趙鄭桂。楊義隴。劉金寶。王結。馬信。馬沅。唐小四。高順才。徐廣順。但意才。

揚正興、李昭、劉定輜二十七犯。雖供未經殺人。俱已隨同焚搶郵寨。得分贖物。均應擬斬立決。以上共犯六十二名。悉係情罪重大。未便稍稽顯戮。臣於審明後。即恭請王命。飭委大理府知府唐惇培。新募營遊擊恆權。押赴犯事地方。即行處決。應募示者。傳首示衆。以昭炯戒。其獲時受傷較重。旋經監斃匪犯八名。內有李泳發、楊興順二名。殺害多命。應行戮屍。一體梟示。又楊沅。方有潮。馬靛青。鄧奉茂。王保馨。馬小沅。祁得。陳沅。陳聯升。馬章。馬漬。郭遇順。馬仍。馬吉桂。楊長保。李老二。官相潮。鄒正才。十八犯。訊只隨同入會。並未焚殺搶奪。亦無抗拒官兵。均應照匪黨結拜。非依齒序。聚至四十人以上。爲從。發極邊烟瘴充軍。例。發極邊烟瘴充軍。係在滇省犯事。應請照案發配兩廣安置。又據現犯供稱。沙玉隴。麻春融。黃中。三犯。已在陣前殲斃。惟屍身未經認明。恐難憑信。尙須確加查究。如經竄逸。尤須查拏務獲。不任倖逃法網。至臣現駐行營。未及辦理。供招送部。謹開具犯名清單。註明緊要情節。恭呈御覽。仍將各犯口供。發交臬司彙核。詳送撫臣咨部備案。以符定制。再該匪等結會拜盟。事起倉猝。地方官查知禁止。而寡不敵衆。是以稟請發兵。現已剿辦完竣。所有失察處分。仰懇天恩。從寬邀免。謹將訊明辦理緣由。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續獲彌渡匪犯審辦摺

奏爲續獲彌渡滋事逸犯。審明定擬。並將重犯即行正法。以示懲儆。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因彌渡地方。內外匪徒滋事。當即調集官兵。殲獲首從各犯。分別懲辦。業經繕摺奏報。並聲明飭屬查拏逸犯。務獲在案。臣思除惡務盡。逸犯一名不獲。根株一日不清。况此案夥黨。多係川陝外來匪徒。如閱時稍久。誠恐出省遠颺。查緝更難得手。隨即通飭各府廳州縣。毋分畛域。勒限上緊偵緝。並於昆連各屬關隘。嚴飭認真盤詰。務期按名查獲。不任免脫。稽誅。茲據蒙化賓川姚州雲南等廳州縣。陸續拿獲首從各犯。共計二十二名。解送到臣。當飭大理府知府唐惇培。督同署太和縣知縣熊家彥。署賓川州知州李崢嶸。暨各委員。訊取確供。復經臣飭提親訊。據首犯沙玉隴。供認與已正法。

之古明發麻汝淮。並殲斃之沙金隴等。起意糾約四川陝西貴州及趙州永北姚州各處漢回。結盟焚搶。抗拒官兵。殺斃多命。乘間逃逸。各情歷歷如繪。核與古明發麻汝淮等前供。悉相照合。復提從犯隔別研訊。除陳興順一犯。聽從結盟。並未隨同焚搶。孫小潔白萬明二犯。係事後分贖。未經拜盟外。其馬六三等十八犯。各供認聽糾結盟。持械焚劫。並有打仗一二次。殺斃一二命。至三四命不等。臣恐尙有不實。不盡。復提前獲留禁各犯。質認無異。再三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查沙玉隴商同古明發等。糾衆拜盟。身爲會首。復率領焚搶。擄寨。殺害多人。拒敵官兵。實屬罪大惡極。應請比照凡謀叛。不分首從。皆斬律。加重凌遲處死。案係比照問擬。應免緣坐。馬六三。謝洗沉。李阿存。周其湮。鍾小三。楊順。六犯。係聽從結盟。搶劫得贖。拒敵官兵。殺斃一二命。至四命不等。同惡相濟。均應擬斬立決。加以梟示。王有才。劉玉順。趙起倡。韓成富。潘應發。張騰高。彭興順。宋洪發。陳常發。胡春華。楊啓濬。周濤。十二犯。雖未經殺人。但隨同結盟。焚搶得贖。並抗拒官兵。均應擬斬立決。以上十八犯。俱屬情罪重大。未便稍稽顯戮。臣於審明後。即恭請王命。飭委文武員弁。將各犯押赴市曹。卽行處決。以昭炯戒。而快人心。應梟示者。仍傳首示衆。又陳興順一名。訊係聽從結盟。並未隨同焚搶。應照匪黨結拜。非依齒序。聚至四十人以上。爲從例。發極邊烟瘴充軍。孫小潔。白萬明。二犯。委係事後分贖。未經拜盟。應照強盜事後分贖例。杖一百。徒三年。臣現由大理。前赴永昌。未及辦理。供招。謹開具犯名清單。註明情罪。恭呈御覽。所有各犯口供。仍行發交臬司。歸案彙核。詳送撫臣。咨部備案。至緝獲逸犯。各文武均尙認真。容查明首獲協獲。與前案一併奏請鼓勵。合併聲明。所有續獲逸犯。審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雲貴奏稿 (卷四)

保山哨匪輸誠獻犯仍飭嚴拏摺

林文忠公政書 雲貴奏稿 卷四

奏爲保山七哨。備服軍威。已縛獻匪犯多名。解臣審辦。仍飭各官兵兜圍嚴拏。務令滋事案犯。全無漏網。以示懲創。而靖地方。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於二月十二日。由驛奏報。先剿彌渡匪類情形。並查知保山自發告示之後。江橋已鋪板片。文報不敢阻留。卽於摺末聲明。冀以仰紓宸念。隨卽催兵移營。分路前赴永昌。臣亦將續獲彌渡案內。逸犯二十二名。在大理府復行審辦。於二月二十一日。又經專差齎摺具奏在案。因思大理距永昌尙有六站。雖比省城爲近。而軍情信息。究不能早晚常通。查永平縣。爲永昌出入咽喉。前聞哨匪滋鬧之時。回匪亦借報復。爲由盤踞永平一帶。將往來貨馱。強劫勒贖。以致客商絕迹。且糾搶居民財物。擄占婦女。靡惡不爲。是以臣復由大理移駐永平。既督入哨之官兵。並辦行劫之回匪。自永昌文報通後。在城文武各員。均不至如前被困。隨據該鎮道等。先後具稟。以哨匪傳聞。此次所調兵練特多。又聞彌渡用兵。殲殺無算。始有悔懼之心。城鄉紳士耆民。近日漸出見官。據稱先因哨匪人衆勢兇。一時難以理諭。所以不敢出頭。迨接奉省城發出告示。知征剿匪類之中。仍寓綏輯平民之意。伊等幸獲生路。亟與各哨逐加講解。咸知凜畏兵威。只求遵示辦理。所有案內匪犯。責令各處里甲約長。均卽確查縛送。橋板鋪平之後。不獨行人與文報。全無稽留。大兵到時。亦必迎進。不敢稍阻。又放出縣監囚犯。自行遍處覓獲。仍送回監。現查僅少一犯。當再購線找尋。其在官坡。搶去軍械。亦已繳還十之七八。仍在各哨查追呈繳。又縣署業已被燬。惟求准民捐蓋。不敢稽延等語。臣以衙門爲法令所從出。頑民膽敢焚署。誅之尙不足蔽辜。若准賠修。竟似與廢自由。成何政體。嚴批駁斥。不准。惟匪犯速行縛獻。以正刑誅。庶免盡行剿洗之語。係前經臣等奏明出示曉諭。自未便頓改前言。但所獻必以首要爲先。不得就輕避重。且以時日爲限。不得延喘緩兵。如敢詭詐相朦。立卽殄除務盡。臣又札調久駐該城之迤西道王發越。面問情形。據稱該處士民。均悔罪輸誠屬實。並因鶴麗鎮香德布。連年在永昌用兵。民情素相敬懼。先令帶兵由江橋直入。見該處男婦老幼。焚香跪迎。沿途不絕。籲求網開一面。准予緝匪送官。該鎮遂與先駐城內之騰越鎮總兵。控住。率同府縣查收所獻匪徒。維時雲南提督榮玉材。與昭通鎮總

兵劉定選。貴州安義鎮總兵秦鍾英。先後各率將領備弁。分路齊進。其民人之焚香跪迎者。亦與音德布到時無異。凡該處城郡大路。無不壁壘而地。旌旗蔽空。赫赫萬軍。使民戰慄。又永昌與順甯交界。以右甸爲緊要關鍵。查臨元鎮總兵李能臣。前本派在順甯留防。此次仍令帶兵約一千名在右甸紮營。以資策應。聲勢極爲聯絡。節據音德布等稟報。獻出匪犯。截至三月初五日。已及一百三十餘名。經府縣訊取初供。其承認傳帖糾人。抗官打奪。入城焚署。殺人放囚之犯。已覺實繁有徒。臣將回民兩次京控原呈所開被告名單。與現獲之犯。互相核對。如劉書即劉一鵬。周曰庠。張時重。即張重。李國。即李兆祥。萬益三。劉文華。楊春富。張文儒。董俊。吳少游。周際歧。宋發春。藍得沛。石鈺。即石育。吳殖等。本皆被告有名。而劉書周曰庠。則尤控單所首列者。此外或一人而有兩名。亦所難定。飭詢永昌府縣。有無頂替冒名。據復提犯。互相認識。所獲實皆本人等語。當即飭令分起。解至永平。容臣督同委員。細加研審。分別懲辦。伏思該地方既於兵到時。卽先投誠獻犯。自未便遽加剿擊。致使玉石俱焚。惟竟以所獻爲憑。則袒庇卽在。意中。藏匿亦復不免。且愈是首要之犯。愈恐洵隱者多。當此兵威極盛之時。搜緝尙非難事。除仍勒催多獻真犯。外。臣復明查暗訪。且多遣文武員弁。確探未獲匪蹤。並向已經獲案之犯。問係何人糾約。何人協同。令其自相攻擠。彼既身遭縛獻。如有罪同法異者。諒必不肯甘心。如此逐節推求。若一哨中。實有隱匿罪人。卽當分兵圍擊。倘敢負固不服。則是孽由自啟。定予剿洗無遺。不敢姑息。因循。致貽後患。除俟續獲案犯。並審明定擬緣由。另行馳奏外。所有現在緝獻多犯情形。臣謹會同雲南巡撫臣程裔采。提督臣榮玉材。合詞恭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奏永昌澆回情形片

其臣正在封摺時。適值甯摺差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林則徐等奏提解控案。延未赴解等語。此風斷不可長。著林則徐等諄飭該道府等妥爲曉諭。固不可操之過促。致滋決裂。亦斷不能任其抗拒。不遵提訊。總須默化潛移。挽回風氣。以綏邊徼。而靖兇頑等因。欽此。又由兵部限行四百里。承准廷寄。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林則徐等奏。保山縣七哨。匪徒打奪解省人證。隨又焚燒縣署。殘殺城內回民。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必應痛加剿洗。方足挽回積習。林則徐現已檄調各營精兵。分股進剿。並已親往大理府督辦。榮玉材業經帶兵前往。務當籌畫萬全。操必勝之權。相機攻剿。固當分別良莠。不可忘殺無辜。致失衆心。尤不可再示姑容。稍留餘孽。總期一鼓作氣。悉數殲除。方足大昭懲創。所稱鎮道府縣。皆被困窘。在城。每日市糧。限數出糶。現在會否解圍。該鎮道等如何著落。著即查明。由驛具奏。其瀾滄江爲赴永昌必由之路。江橋板片。現被匪等拆斷。聚衆把守。尤當迅速設法。擊散賊衆。修復橋道。鐵索。俾文報得通。剿辦方能得力。至軍需經費。除於鹽課項下。借動十萬兩外。所有雲南貴州兩省。現收捐輸之款。並准其先行動支。以濟急需。程喬采在省督催各路官兵。籌辦糧餉。俱當悉心商辦。務使兵威遠振。漢回各匪。盡皆懾服。斷不可稍有挫失。以靖邊圉。而除兇頑。是爲至要。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並發回臣前奏摺一件。奉硃批。此摺即應由驛馳奏。何待嗣後另有旨。欽此。臣在永平奉到。跪誦再三。仰見聖主廬念邊疆。務令邊振兵威。漢回盡皆懾服。臣等得以遵循辦理。感悚彌深。除保山城市。及瀾滄江橋情形。已於正摺縷陳外。查提臣榮玉材。先於保山之官坡地方紮營。會督各鎮將備弁。查拏匪犯。撫臣程喬采。早將各路官兵。全催過省。臣謹再行咨會一體。欽遵辦理。斷不敢稍有挫失。至軍需經費。目前不能不用。而實無款可籌。仰蒙恩准。於兩省現收捐輸款內。先行動支。臣等倍深感激。惟有極力撙節。絲毫許虛糜。並隨時察看情形。若可徵兵。即行酌量先徵。以歸節省。再臣恭釋諭旨。務使漢回各匪。盡皆懾服。尤仰見聖主洞燭情形。持平訓諭之至意。臣察看迤西風氣。漢民惟保山七哨。最爲桀驁。其餘尙近淳樸。回民則無處不有。且良善少。而梗頑多。即如永平所轄之曲彌等回莊。無非聚而爲盜。且因有二十五年九月保山城內漢民殺回一事。人人影射。自稱難回。無論客貨。官鹽。擄搶到手。非贖即賣。一掣到官。則稱被難之餘。無可謀生。不得不向客商索借度日。一似情有可原。其實此等多非保山回子。即籍隸保山。亦多分住各寨。不皆城內被殺之家。就使原先真是難回。而既如此行爲。直成流賊。豈可復行曲貸。自臣駐劄永平以

來。趁保山兵力正多。因已縛獻犯人。尙未剿擊之際。訪有回匪聚搶。及受害民人告發。卽先派兵密往掩捕。計旬日間。亦已獲犯一百名有零。容當陸續審辦。並救出被擄婦女數口。先行給親完聚。餘匪竄逸何處。亦經嚴飭各地方官。確切偵探。會合兜擒。但各處匪莊。通氣者多。每以庇護同教爲名。而以窩盜分贓爲實。非重懲數處。難挽積慣。風。此次臣調兵較多。固爲哨匪特衆遙頑而設。亦因迤西久爲盜藪。非重辦無以掃清。卽使哨匪辦完。亦擬乘勢會督提鎮。擇其要害。壓以重兵。責令頭人指名縛獻。果能盡將匪類獻出。以正刑誅。無論是漢是回。皆准一體辦理。總使剷除稂莠。保衛善良。以期邊圉肅清。稍副恩慈委任。謹會同提臣撫臣。繕片附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 審辦倡亂妖匪金混秋摺

奏爲密訪保山滋事根由。並研訊犯供。究出惑衆倡亂之妖匪金混秋。卽鐵帽子。拏獲審明。恭請王命。從重凌遲處死。以昭炯戒。而絕禍源。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前由大理移駐永平。督兵進剿保山七哨。因其畏威懾服。縛獻匪犯多名。當將飭提解審。仍令官兵兜拏緣由。於三月初八日。恭摺由驛奏聞在案。臣思該處民風。固屬強悍。然果何所倚恃。而竟敢於打奪人證之後。又公然進城焚署。殺人劫囚。恐另有荒誕不經之徒。從中煽惑。以致不顧性命。不畏兵刑。狂悖兇殘。至於此極。當經密派精細諳練之委員數人。改妝暗訪。知哨匪所恃爲護符者。有一種緊皮藥。若與人戰鬪。先服此藥。可以倍加勇力。兇很直前。卽刀槍亦能抵擋。其造傳此藥之人。混名鐵帽子。歷在邊地往來。此案滋事爲首之人。與之潛相勾結。屬實。隨獲到倡謀聚衆之已革文武生。沈振達。張時重。張汝儒。詳細訊究來歷。據沈振達等僉供。鐵帽子實名金混秋。係大理府屬擺夷。因遊方賣藥。常戴鐵盔。鄉人呼爲鐵帽子。沈振達之義父沈聚成。原籍湖南。在保山之金鷄郵寄居。早年赴銅廠營生。被磚礮坍塌。壓傷頭項。經金混秋用草藥醫痊。遂拜金混秋爲師。傳其緊皮方藥。沈振達從幼見過金混秋。稱爲太爺。道光二十五年五月間。保山漢回構釁。回衆攻打金鷄郵。該郵咸推沈聚成爲練頭。率帶練丁堵禦。沈聚成將金混秋所傳緊皮方藥。配給衆練丁服食。並稱其藥。曾經念

呪符符。食後皮肉縮聚。刀砍不進。槍打不透。以壯衆丁之膽。嗣果殺退回衆。將最爲著名之回匪九坎毛戕斃。衆皆歸功於沈聚成。懇其長爲地方保護。沈振達見伊義父年逾六十。素患瘁喘病症。且係目不識丁。知其本無能爲。伊遂乘此機緣。武斷鄉曲。思及金混秋。既有術呪法符。自不止製造緊皮藥一端。因潛往土司地面。尋見金混秋。要傳各種邪術。金混秋告以有銅麝子一個。念呪騎上。能駕雲霧飛行。又有天印一顆。印在紙上。佩帶身邊。刀槍不入。並能招調陰兵。可敵千軍萬馬。其他打仗防身之物。尚有多種。沈振達聞其法術。以爲可恃。益加崇信。二十七年十月內。聞回民京控。要提人證。解省審辦。振沈達知伊義父沈聚成被控有名。恐其解省喫虧。與張時重張汝儒等商謀。阻解。找尋金混秋。請其卜卦。金混秋用竹片火炭打卦。稱係上吉。可以攔阻。不必解省。沈聚成遂往山裏藏匿。沈振達等倡言。官府如果要解。只得拚出大鬧一場。維時金混秋潛往保山之睡佛寺內。沈振達等密與往來。經該府縣風聞。將金混秋驅逐出境。沈振達等又遣萬鏗傳贊。趕往途次。截留金混秋到金鷄邨同住。商用各種邪法。並蓋造陰兵臺一座。至本年二月。大兵將到。始行躲散等情。臣查現在保山境內。四面皆有官兵紮圍。該犯金混秋。斷不能遠颺出境。轉恐匿在近處。使人不覺。當即密委素能緝捕之臣標千總施嘉祥。帶兵數十名。馳往查緝。該千總探知金混秋。寄匿保山城南蕭祠。其隨帶護身八人。皆有過人膂力。若違行動。恐致走脫。密稟提臣榮玉材。添員協拏。適榮玉材之子。兵部額外主事桂恆。歷隨伊父出師。住在營盤。即與榮玉材添派之游擊王夢麟。護遊擊陳得功。把總張慶會。密至蕭祠外面。施嘉祥將所帶各兵。前後佈置。時已昏夜。桂恆扮作過客。進祠尋見金混秋。託言央請打卦。攔其出路。施嘉祥即乘機上前。將其擒獲。王夢麟陳得功張慶會均協同緝縛。該匪所帶之三帕等八人。正欲抗奪。亦被施嘉祥等合力圍擒。無一得脫。榮玉材並即知會各文武。勘明金混秋隨身行李物件。逐一封貯。解送。到臣。當即查驗。有種子經卷五束。種佛一尊。念珠一串。鐵帽銅帽各一頂。銅扇一個。約二寸許。烏槍七桿。火藥一包。又有藥罐藥葫蘆各一箇。內裝藥物。或名緬茄。或名飛芋。與白胡椒雜貯。即係配製緊皮藥之用。復有木印一顆。分刻漢

文夷字。其漢文曰。猛碇天下。夷字譯係祖師。余額發佛塔等字。此外尙無違禁物件字迹。臣隨即親提該犯金混秋。卽鐵帽子。督同迤西道王發越等嚴訊。據供。年五十六歲。祖上本係擺夷。故父余額發住居鄧川州。我在該州生長。二十歲時。拜從口外野夷金老蚌鷄爲師。便從他姓名。學習符呪。配緊皮藥。尋能醫跌打損傷。存邊地各處游方。住居無定。因沈聚成曾在銅廠。被石壓傷。爲之醫治痊愈。沈聚成拜我爲師。傳授方藥。伊義子沈振達。亦相熟識。道光二十七年十月間。沈振達尋我占卦。說伊義父。與永昌城哨多人。怕被回子京控。恐要起解上省。能否攔阻。我想此案人數甚衆。正可哄騙取財。告以卦象甚吉。攔阻無妨。那時保山地方。漢回卻無爭鬪。我遂住在睡佛寺內。一十月中。沈振達常來看望。私言伊義父沈聚成。雖已入山遠避。而同案之人。不日起解。恐伊義父。將來亦不得饒。不如先將頭起奪回。後起卽俱不解。若鬧出亂來。專靠大太爺法術。答救保護之語。諄諄密託。我想向來金鷄等。卽人最強悍。一呼數萬。諒必不致喫虧。我若不壯其膽。則向來所誇法術。反見是假非真。因面許以若要陰兵。我能調集數萬。但必須預先建立清淨屋宇。大家焚香禮拜。捨錢祈禱。乃更有靈。又言永昌流年風水不利。尙須暗埋法物。方能壓勝。沈振達復帶伊同鄉親戚。張時重張汶儒。及城中人李欄等。向我密商。我說卽使官兵前來。總不能敵我陰兵。我一念誦符呪。破之易如吹灰。衆皆深信不疑。索取緊皮藥而去。隔了幾日。不知地方官。因何把我驅逐。我正走出兩站。有金鷄卽人萬姓傅姓等。來述沈振達的話。將我截留。擡赴金鷄卽。住在裕美店房內。二十九日。卽聞各卽齊吹牛角。趕赴官坡。將起解之人。全行奪回。是夜沈振達張時重張汶儒等。都向我來說。事已鬧大。總因回子京控所致。明日大家都要進城。殺盡回子。我看勢難阻止。只好聽之。又乘機催令速蓋陰兵臺一座。各卽俱派布施。我每日拈香一次。男婦老幼。都來行禮。並與我磕頭。到臘月底。我對衆人說。已調陰兵二萬六百名了。我又教李欄們做壓勝之物。用蠟捻成各種獸形。托以木板。配以雞蛋等物。於三更後。暗埋各城外七處大路。說是能攔兵馬。至本年二月。聞得調來兵練。有一萬數千之多。又聞兵過彌渡地方。已將內外匪徒。剿殺殆盡。不但七哨人人害怕。我恐前許陰

兵的話。亦必盡露謊情。並探知金鷄邨人。漸不信我法術。伊等城鄉紳耆。商議縛犯送官。我恐被伊細獻。又探有官兵四面兜圍。我若逃出。恐被截擊。只得於就近偏僻廟宇。暫行躲藏。不料已被查知。將我拿獲等供。臣查該犯疊稱能開陰兵。自係久蓄逆謀。不止妖言惑衆。且木印鐫刻猛砮天下字樣。尤堪詫異。復向再三嚴詰。據供猛砮係耿馬土司界外隙地。不歸土司管轄。我故父曾在該處住歇。人稱祖師。上年我又經過其地。希圖佔作頭人。因刻木戳一方。留以待用。其天下二字。只就猛砮而言。即管理地方之意。夷字上刻我故父之名。亦只想壓服該處土人。委無別故。此戳並未行使。故未沾有印色。已蒙起出驗明。至經卷均從夷地傳來。並非自行編造。銅贏係隨身配帶之物。謂能騰雲駕霧。不過哄騙愚民。所稱調齊陰兵。委係空言煽惑。並無謀爲不軌別情。臣訊供後。復於三月十五日。親赴永昌府城巡閱營伍。並查看保山城哨情形。查其所謂陰兵臺者。只係搭蓋窩棚。當即飭令拆毀。並發掘周圍地內。亦絕無詭秘物件。是其陰兵之說。僅以惑衆騙錢。無他妙巧。已屬顯然。其城外七處大路。埋蒙蠟獸等物。均已列出送驗。所云能攥兵馬之說。影響全無。臣回至永平。又提該犯究詰。堅如前供。案無遁飾。查金混秋以瀧夷潛匿邊地。膽敢妄布妖言。惑衆倡亂。致釀鬧案。并敢捏稱能調陰兵。可敵千軍萬馬。又捻造獸形。埋藏城外大路。種種悖亂。不法已極。雲南地屬邊疆。人心最易惶惑。未便因其尙無謀爲不軌實情。稍存輕縱。金混秋除妄布妖言。煽惑人心。罪止擬斬不計外。應照謀叛已行。從重加凌遲處死。臣於審明後。即恭請王命。將該犯金混秋。綁赴市曹凌遲處死。並傳首保山城哨地方。懸竿示衆。以昭炯戒。案係比照定擬。家屬應免緣坐。其傳首爲徒。及隨身服役各犯。均歸於滋事案內。分別按例辦理。另摺具奏。起出鳥槍火藥。發營配用。經卷銅贏。鐵帽銅帽等物。案結銷毀。除將犯供發交臬司。彙核詳送撫臣。咨部備案外。查保山地近夷方。易惑師巫邪術。即妖言毫無證據。亦致深信不疑。以致違法抗官。自罹重辟。其兇頑固屬可惡。而愚昧亦屬可憐。臣現與撫臣會商。剴切示禁。並嚴飭各屬。一體認真訪拿。務期盡消奸慝。頑患未萌。以仰副聖主綏靖邊陲至意。所有訪獲倡亂妖匪。審明懲辦緣由。理合專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

示。議奏。

雲貴奏稿 (卷五)

審辦保山哨匪並酌撤官兵摺

奏爲保山滋事匪徒。經該處自行縛獻。及臣督兵查拏。到案者。現共三百二十九名。訊明情節輕重。分別定擬。並將首要各犯。恭請王命。先行正法。地方悉經安靜。民情感畏交深。各兵酌量留防。餘皆凱撤歸伍。恭摺具奏。仰慰聖懷。事。竊臣前將保山七哨。儘服軍威。獻出匪犯一百三十餘名。仍飭各官兵兜拏。緣由。奏蒙聖鑒在案。臣查該處獻出各犯。固不爲不多。而其中尤有首要之人。或紳耆畏其強梁。或親族徇於情面。觀望遷延。恐亦不免。經臣訪知姓名。及由犯供指出者。均隨時開單勒拏。一面密查蹤跡。設法暗擒。如另摺奏獲之金混秋。沈振達。張時重。張汝儒等。皆倡亂主謀之首惡。此外隨同糾衆奪犯。抗官焚署。劫獄搜殺。回民各從犯。或由明拏。或由暗擒。續經報獲解訊者。並無虛日。截至三月底止。共解到二百二十九名。除金混秋一犯。情節較繁。已另具專摺奏辦外。所有前後獲犯。均經臣督同雲南迤西道王發越。暨各委員。隔別研訊。緣沈振達。張時重。即張重。張汝儒。萬鐸。趙育。張汝健。周曰庠。劉書均係永昌保山府縣兩學已革文武生。其餘人犯俱保山縣民人。沈振達原係王姓。因父母俱故。往依妻家度日。經伊妻伯沈聚成。收爲義子。改從沈姓。與張時重等。分住金雞板橋等鄉。周曰庠。劉書。因與回民雜處。恐被欺凌。邀約城鄉多人。燒香結拜。有事相助。周曰庠。劉書。各爲鄉首。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回民丁燦庭。杜文秀等。以香匪串謀。滅殺無辜等情。先後赴京具控。奉旨發交臣等。親提嚴訊。當經飭提人證去後。旋據迤西道王發越。督飭永昌府保山縣。將被告周曰庠等提獲。擬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解省審訊。周曰庠。思及沈聚成。亦係被控有名。因充金雞鄉練頭。此次未聞同解。想係該鄉衆人。爲之庇護。即密令其子周際歧等。向沈聚成求救。沈聚成亦恐被解。先已躲避外出。

沈振達遂與張時重張汝儒等商謀阻解。並以伊義父拜從爲師之金混秋。素有符呪法術。可以倚恃。適住睡佛寺內。沈振達卽往該寺。以前情夾其下卦。金混秋起意。乘此煽惑。遂用竹片火柴打卦。稱爲上吉。可以攔阻。不必解省。沈振達聲言。如果官府要解。只得拚出大鬧一場。稔和劉一鳴素諳製造槍礮。又因伊住處僻靜。卽許給銀兩。囑其製造。劉一鳴應允前往。陸續購買廢鐵。密雇匠人在家私造鳥機鳥槍各十餘件。交沈振達收藏。維時沈振達金混秋密相往來。經該府縣訪聞。驅逐金混秋出境。沈振達私遣萬鐸趙育傳贊等。將金混秋接至金雞邨同住。商用各種邪術。並與張時重張汝儒等。商允於人證起解時。聚衆在途打奪。先寫傳帖。分赴各哨。約狗恐人心不齊。倡言如有一人不到。將來定行殺害。此沈振達倚恃金混秋邪術。倡謀糾衆。打奪犯證之緣由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府縣會營撥兵將周曰庠等九名。作爲頭起解省。沈振達等探知。卽令各哨傳人。向金混秋領取緊皮藥。分往各處攔截。約吹牛角爲號。齊出打奪。是日午後。文武官弁兵練。押解人證行至官坡地方。張汝儒率領衆人上前。將周曰庠奪回。外委胡恩榮攔阻。被哨匪劉加和等。施放鳥槍。轟傷左臂。並傷營兵丁其榮等四名。各官乘轎悉被打毀。兵練因衆寡不敵。所有隨帶器械馬匹。衣服銀物。俱被搶走。張汝儒等歸向沈振達張時重。告述前情。沈振達聲稱此事。都因回民京控所致。氣忿莫遏。起意糾人。次日入城。搜殺回民洩忿。又因監內禁有哨民。可以乘勢劫放。大家應允。約會南門外人李幗。雇覓附城匪徒。與各哨衆人會齊。於十二月初一日早進城。仍先向金混秋領取緊皮藥。因人多不敷分給。亦有未經領取之人。其時文武已閉城門防範。匪犯孟洙等。潛於城缺處爬走進內。衆人亦蜂擁而進。扭開鎖鑰。披髮持刀。同聲喊殺。迤西道王發越。出外彈壓。匪徒恃衆不服。持刀向截。家丁王貴蓋升救護。俱被戳死。回民見勢兇湧。多有趨入縣署躲避者。哨民追趕。殺斃多命。聞有回民持刀格鬪。哨民施放鳥槍。以致焚燬署內頭二堂等處。監門亦被砍開。監犯逃出。禁卒張五攔阻。當被殺斃。內有回犯一名。亦被殺害。該縣出署彈壓。正值風大火烈。縣署全被延燒。有藏匿空屋之大小回婦。俱經燒斃。匪徒乘機搶掠銀物。並分往各處搜殺回民。致將在府

應試之騰越回童。亦被殺害多命。此沈振達等打奪犯證之後。復遣衆進城劫獄。焚署搜殺回民之情形也。是時各哨人情洶洶。恐有官兵前來剿捕。又慮外面聞信報復。該犯沈振達張時重張汝儒等。均以瀾滄江有險可恃。卽分派張成得等。糾集多人。前往各隘口拒守。并拆去江橋板片。以阻行人。且因城中紳士。不肯幫助。議禁各哨不准柴米進城。又恐城內各官。暗用文牘到省請兵。令拒守各隘之人。遇有公文。攔截拆看。適該鎮道。將哨匪肆行不法。請兵剿辦。緣由。繕稟專差赴省。行至江橋。被該匪等搜獲。送交沈振達拆看。沈振達卽將原稟抽出燒燬。另捏回匪搶殺放火。焚燒縣署。監犯乘間逸出。各誑情。挪改日期。繕就假稟。仍裝入原來印封遞省。希圖嫁禍於回。激動官兵剿辦。且聽從金混秋調遣陰兵之言。建臺惑衆。並造壓勝妖術。用蠟捻成各種獸形。晝夜埋於大路。此又沈振達等商同抗拒官兵。奸謀詭秘。種種不法之原委也。當該匪等滋事之際。人衆勢兇。公正紳耆。率皆畏禍引避。迨聞省中調集兵練。人數正多。又見臣與撫臣會銜出示。諭令縛獻匪類。方免悉數殲除。並聞兵過彌渡地方。剿殺匪徒殆盡。各匪心生畏懼。紳耆卽乘機開導。商同各甲長。遵示獻犯。求免玉石俱焚。先將橋板鋪平。通行文報。尋回逃逸盜犯。繳還被搶軍裝。凡指名勒索之人。無不陸續緝送。其民間私藏槍礮刀械。由地方官督令各甲長。搜查收繳。計獲三千餘件之多。迨臣親到永昌。查看情形。因金雞郁是哨牆一道。堅固異常。外挖深濠。內開礮眼。雖據稱因懼衆回滋擾。藉爲防守之資。然該處頑梗成風。豈宜更任深溝固壘。當卽派遣弁兵。嚴押該鄉民人。立時拆毀。卽將哨牆土石填塞溝濠。費數日之功。始經毀平填滿。此又該處民人畏懼軍威。輸誠悔罪。一切遵示辦理。求免剿洗之實情也。查此次滋事人犯。多卽二十五年以來。漢回構釁案內之人。其被回民京控有名者。已獲過半。知張汝儒張時重等。均在所控之內。沈振達本無控案。僅因其義父沈聚成被控應解。並周曰庠遣其子求救。遂起意奪犯抗官。恐主謀滋事情形。尙有不實不盡。旋獲到沈聚成訊明。伊聞傳解之信。已去各處躲避。實不知沈振達如何起意。糾衆滋事。實之張汝儒張時重等。則均稱實與沈振達同謀。並未尋見沈聚成商議。且沈聚成素不識字。自不能寫帖傳人。沈振達

亦堅供因沈聚成躲避之後。恐官府著伊找尋。是以同謀阻解。又知金混秋與沈聚成。誼切師徒。必能用其方術。始終保護。經金混秋妖言聳動。深信不疑。以致鬧成大禍。懊悔無及。並究出沈聚成之妾沈李氏。亦拜從金混秋爲師。傳習符呪方藥。與另獲爲徒之何萬選等。先後到案。實審無異。又據委員訪有匪徒捏稱京控提人。係各官假傳聖旨。編造歌謠。寫成匿名揭帖。刊刻板片之李名揚。一併獲案。訊認屬實。當於該犯家中。起獲歌謠板片。當堂令其默寫。字句相符。至製造槍礮。則訊係劉一鳴。施放鳥礮。中傷弁兵。則係劉加和。並未獲之劉汝倫。劉老六。傳帖糾人。則係萬鐸。趙育。張重五等。帶衆進城。則係李欄。張重六。丁濟。溥。傅有學。萬儀。張密等。劫獄放囚。則係邵得興。王老七。宋發春。蘭得沛等。搜殺回民。並嚇截官長。殺斃家丁。則係楊得白。超。鵬等。並追訊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帶練入城。慘殺回民多命。則係馬老五。樊晉得。白。沾。淋。蔣。潮。富。王。均。楊。茂。張。炳。等。其餘聽糾劫犯。並在官坡。與縣署等處。乘機搶奪銀錢衣物。放火焚燒回寺。砍殺回童。以及遞送傳帖。拒守江橋。拆斷板片。截毀公文。阻攔柴米進城。各從犯俱各供吐實情。歷歷如繪。彼此互質。衆供相符。案無遁飾。此案沈振達。妄信妖言。起意糾衆。奪犯抗官。私造槍礮。並劫放獄囚。謀殺回民。種種不法。實屬首惡。張汝儒。張時重。厥罪惟均。俱照謀叛律擬斬立決。從重加凌遲處死。萬鐸。趙育。李欄。張重五。黃疤眼。姬小六。李七。蠻。劉汝華。張成得。李得春。連其秀。楊蘭。楊秀。凡。趙五。蠻。陳淋。張老四。宋五十八。姜炳。王老七。邵得興。宋發春。蘭得沛。楊得白。超。鵬。二十四犯。或接引邪匪。聽信妖言。同謀轉糾奪犯。或劫放獄囚。焚燒衙署。乘機搶奪。殺斃回民一二命。並拆斷江橋。截毀公文。打毀官轎。嚇截官長。實屬同惡相濟。均照謀叛斬立決律。擬斬立決。從重梟示。案係比照問擬。應免緣坐。馬老五。樊晉得。白。占。淋。蔣。潮。富。王。均。楊。茂。張。炳。宋。黑。老。蠻。八。犯。除聽糾奪犯。輕罪不議外。究出二十五年九月。殺斃回民多命。藉以青。藉小。卷。挾。仇。謀。殺。後。支。解。屍。身。趙。三。蠻。搶。奪。得。贖。逾。貫。又。殺。斃。回。民。二。命。均。照。例。擬。斬。立。決。梟。示。查。明。該。犯。等。財。產。按。例。核。辦。黃。兆。沅。王。十。蠻。晏。三。袁。二。蠻。李。沛。谷。潤。之。孟。洪。蘇。秉。虔。林。向。春。段。幅。王。立。得。姚。小。二。藉。以。全。藉。以。莊。安。七。蠻。董。盈。魁。傅。發。蹇。位。石。秉。蠻。王。洪。張。四。牛。黃。楊。長。

子。楊春富。李丕顯。張汝健。楊發洪。楊本濼。張汝佑。楊三。趙受沅。董潮湘。張重六。丁濟溥。傅有學。萬儀。張密。劉一鳴。趙  
洙。高六十七。楊得洪。劉安章。張真沅。姬汝昭。姬小九。徐定蠻。趙玉珍。王小五。王接蠻。王有發。王受倡。劉加和。周上智。  
五十二犯。實係聽從轉糾奪犯。施放火器。中傷官弁。搶奪軍械。造意殺斃回民一二命。並劫囚在場。助勢放火。焚燒  
公廨。殺斃家丁差役。及燒香結盟等事。均應照謀叛已行律。擬斬立決。劉一鳴。製造槍礮。至十數件之多。照例處斬。  
與施放鳥機。轟傷官弁之劉加和。俱斬立決。李名揚一犯。捏造悖謬言詞。刊刻板片。投貼匿名揭帖。應照例擬絞立  
決。以上各犯情節較重。未便久稽顯戮。臣於審明後。卽恭請王命。飭委迤西道王發越。新督營遊擊恆權。將犯等緝  
赴市曹。分別處決。馬老五。王均。李丕顯。張密。四犯俱已在監病故。馬老五。王均。殺斃多命。照例戮屍。應梟示者。傳首  
犯事地方。懸竿示衆。以昭炯戒。周曰庠。劉書。倡立香會。結拜弟兄。聚衆至二十人以上。各自爲首。自應各科各罪。周  
曰庠。劉書。二犯均擬絞立決。惟該犯係回民。丁燦庭等京控首列之犯。應俟提齊原告人證。質訊明確。再行處決。楊  
寬。張小五。晏幅蠻。宋朝青。范老蠻。楊開蠻。王有洪。趙草果。田健。九犯聽從殺謀回民。傷而未死。俱照謀殺人。從而加  
功。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沈聚成。沈李氏。三帕坎。望老周。何萬選。各自拜從。金混。秋爲師。傳授邪術方藥。卽  
屬爲從。照例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沈聚成。在監病故。應毋庸議。沈李氏。係屬婦女。案關  
邪術惑衆。應不准其取贖。崔科。楊浩等二十八犯。聽糾打奪人證。並進城乘機搶奪財物。又楊湘。陳啓等二十六犯。  
身充鄉約。卽係在官人役。乃敢聽從匪人。遞送傳帖。攔阻柴米。實屬執法。均應照謀叛爲從。斬罪上減一等。改發新  
疆。給官兵爲奴。劉加美。王禮等七十三犯。聽從奪犯。搶得財物。應照聚衆打奪人犯。因而傷差者爲從。杖一百。流三  
千里。律。應與放火。故燒空房。斬罪上減一等之徐連生。俱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楊春幅等十犯。係聽糾奪犯。在場並  
未傷人。應照律杖一百。徒三年。周際岐。吳望二犯。因其父周曰庠等。被獲解省。卽向沈振達求救。雖係迫於父命。究  
屬生事釀禍。應於官司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因而傷差者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沙作和尚。老李。周志。五景。秀淋。五犯。訊止受雇服役。並無拜從爲師情事。應於沈聚成遣罪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均配到折責安置。以上各犯。應刺字者。照例刺字。徒罪限滿詳釋。楊老五等十犯。訊係事後攫取財物。計贖准竊盜論。應照竊盜贖一兩至一十兩。擬杖七十。仍免刺字。劉定沅等二十八犯。訊止被脅同行。雖無不法實跡。究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俱折責發落。起獲李名揚。匿名板片。案結銷燬。其餘田作賈等二十九名。歸於回民京控。案內議結。其因變逸出。自行投首。監犯趙金春等十名。飭令照例辦理。未獲楊學淋一名。仍嚴飭上緊緝拏。受傷外。委胡恩榮。營兵丁其榮等四名。傷已醫痊。應毋庸議。被殺被燒溺斃之回民男婦。已據保山縣驗明。捐棺殮埋。所有焚燒衙署。及劈砍監獄。已由臣等率屬捐廉。建蓋修理。城牆塌缺處所。飭令補修堅固。呈繳槍礮火藥器械。現在派員查驗。分別存貯配用。未獲各犯。仍飭文武員弁。督率兵役嚴緝。務獲究辦。此案事起倉猝。衆寡不敵。文武員弁。應得處分。及失察各職名。可否仰懇聖慈。從寬邀免。出自格外天恩。除將各犯供詞。發交臬司。彙核詳送。撫臣咨部備案外。再查保山地方。經此次懲創之後。人心震懾。地方均甚安靜。容再熟籌善後事宜。奏請聖裁。欽遵辦理。所有前調各標官兵。除酌量留防外。餘已陸續撤歸伍。合併聲明。謹將獲犯審擬緣由。會同撫臣程喬采。提臣榮玉材。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順途校閱營伍并酌改營制摺

奏爲保山軍務將竣。臣於駐劄永昌之便。遵旨校閱營伍。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上年輪應查閱雲南貴州等省營伍之期。雲南貴州。著即派林則徐逐一查閱。認真簡校。如查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劾參。毋得視為具文等因。欽此。臣查滇省向來閱伍章程。迤西之騰越鎮標。暨永昌龍陵二協。順雲一營。均在永昌府校閱。此次臣督辦保山軍務。先由大理移駐永平。節經獲犯訊供。漸次就緒。永平距永昌二百里。臣於三月十五日。親赴郡城。沿途查看城哨情形。均極安靜。隨即校閱永昌協標官兵。並調考騰越鎮龍陵協順雲

營官弁。其附近之鶴麗鎮維西協。永北劍川等營。向係附於提標。及大理城守營操閱。此次該鎮協營官兵。有調至永昌軍營者。亦卽就近先行校閱。以省日後輪換赴者。所有閱過隊伍陣式。均尙整齊。連環排槍。聲勢聯絡。刀矛雜技。擊刺跳舞。亦俱熟習。馬步箭中靶分數不等。各在六七成以上。施放擡礮擡槍鳥槍。亦皆猛捷有準。兵丁技藝優長者。當場獎賞。生疎者。分別責革降糧。其將領備弁中。尙無應劾之員。惟永昌協右營外委韓映斗。馬步僅中一箭。年力就衰。應卽斥革。騰越鎮標中營外委畢玉昆。亦僅中一箭。惟年力正強。應降爲額外。勒令學習。以觀後效。又永昌協把總蘇秉甲。外委宋朝貴。蘇茂。年力俱壯。弓馬亦皆去得。惟訪聞人不可靠。據該管官揭報前來。均應先予斥革。再行確查究辦。查永昌民風。素稱強悍。故兵丁不患其軟弱。而轉患其驕凌。尤防其與各哨匪類勾通。致捕緝不能得力。臣於考校之餘。當場嚴加訓飭。以上年多間匪徒滋事。如果該營兵丁。盡可如干城之寄。何待多調各處兵來。卽如該協擊送已革各兵。現經審明。分別定罪。豈爾等尙不知炯戒。諄諄開導之後。又嚴諭各將備。再行確查。如有勾結匪類之兵。速卽革糧嚴辦。尙尙扶同徇庇。察出定予特參。又查永昌東隔瀾滄江。西隔潞江。兩處江橋。最關扼要。此外各路隘口。亦極繁多。若專恃土著之兵。踞險分防。恐緩急難深恃。臣現仍留駐征兵。緝拏餘匪外。擬此後酌照四川甘肅。換防之例。添派別營客兵。擇要駐防。按年交換。不使與各鄉哨漸相熟習。聯爲一氣。並將該協在城額兵。量撥鄰境差使。俾彼此互有牽制。以杜意外之虞。容與提臣榮玉材。撫臣程喬采。備細酌商。再行會摺具奏。總期地方安謐。戎衛森嚴。以仰副聖主綏靖邊疆至意。所有查閱永昌一帶營伍。并籌畫營制大概情形。理合繕摺具奏。再臣自駐永平後。督令文武緝獲糾搶財物。佔婦女之回匪。一百餘名。現將永昌案犯審畢。卽行接審回案。一俟辦竣。擬赴大理校閱營伍。並將回民京控兩案人證。提到該處親審。仍會同撫臣覈辦。如保山暨各處。續有報獲匪犯。亦解大理歸案訊結。合併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甄別和府各員摺

林文忠公政書

雲貴奏稿

卷五

二四九

奏爲甄別才不稱職。及衰庸有疾之知府同知知州。請旨分別降補勒休。以肅吏治。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仰蒙恩命。畀任邊疆。首以整頓吏治爲要務。業經兩次奏請甄別州縣提舉等員。分別降革勒休在案。嗣復於各屬所辦公事。隨時留心察看。並因臣林則徐。此次親至迤西一帶。督辦軍務。所有永昌順甯麗江等屬。向因距省較遠。未便札調前來。茲更就近訪詢。並將因公接見。覘其才識之長短。精力之盛衰。與臣程喬采。往返函商。互相印證。查有現署永昌府知府李恆謙。由騰越同知。擢獲永昌滋事首要。回匪出力。奏奉諭旨。俟升任後。賞加道銜。並賞戴花翎。旋奏升永昌府知府。奉旨准其升補。照例送部引見等因。欽此。於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先行任事。因保山漢回未靖。一時接署乏人。尙未給咨。送部引見。上年臣等到滇後。雖未接見該員。而查知其於嘉慶年間。即任滇省通判。游歷思茅龍陵騰越各邊。缺同知。並在永昌原任內。已閱年餘。於邊務尙無貽誤。此次臣林則徐在永昌接見數次。聆其議論。雖甚熟悉情形。而性近優柔。臨事未能果決。卽於該處地方。難期整頓。惟當哨匪滋事之時。尙能將公正紳耆。密爲招致。諭令設法。散其黨羽。並雇募練勇。保護城垣。輿情並無不協。應請撤銷道銜。降爲同知。留滇候補。以觀後效。又署麗江府知府龍陵同知陳劍鏗。平日辦事。尙稱勤謹。歷任邊缺同知。兩署知府。均尙裕如。惟近患目疾。多日未痊。視事臨民。諸多不便。又鶴慶州知州姚光熹。履歷雖開五十七歲。察其精力。實已漸就衰頹。辦公殊形踈蹶。未便任其戀棧。以上二員。均請勒令休致。除將永昌府缺。揀員另摺請調外。查實任麗江府知府嚴廷珪。自京引見回滇。不日可到。現將府缺委員暫代。俟嚴廷珪到滇。卽行飭令回任。至龍陵廳同知。係極邊要缺。容另揀員。照例題調。其鶴慶州知州簡缺。滇省現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合併陳明。所有甄別知府同知知州。請分別降補勒休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調補永昌知府摺

奏爲遴員調補邊要知府。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永昌府知府李恆謙。才具未能勝任。現經臣等另摺甄別。奏請降

補在案。所遺永昌府知府。係極邊要缺。例應在外題補。該處接壤夷疆。漢回雜處。械鬪焚搶。久已相習成風。且上冬哨匪抗官。近日甫經懲創。此後彈壓撫綏。較常時尤關緊要。非嚴明幹練之員。不足以資整飭。滇省雖有候補知府二員。皆於此缺未能勝任。其同知直隸州各員內。人地亦多未宜。殊無堪以請補請升之員。臣等與藩臬兩司。逐加遴選。惟查有臨安府知府張亮基。年四十歲。江蘇舉人。由內閣中書。因出差河南。堵合祥符大工。出力。奉旨加侍讀銜。賞戴花翎。旋升侍讀。京察一等。奉旨記名。以道府用。二十六年十二月。奉旨雲南雲南府遺缺知府。著張亮基補授。欽此。旋奏補臨安府知府。於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該員才識明幹。勤奮有爲。在臨安半載有餘。緝匪懲奸。不遺餘力。以之調補永昌府知府。可期勝任。惟題缺請調。與例稍有未符。但人地相需。例得專摺奏請。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極邊要缺。准以臨安府知府張亮基。調補永昌府知府。實於地方有裨。如蒙諭允。該員以知府調補知府。銜缺相當。毋庸送部引見。所遺臨安府知府。係請旨之缺。應請簡放。以重職守。所有揀員調補邊要知府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雲貴奏稿 (卷六)

#### 擊獲歷年拒敵官兵匪犯審辦摺

奏爲歷年永順雲緬軍營。剿散餘匪。竄擾各屬地方。現乘凱撤大兵。分投捕獲多起。究出戕害擄禁員弁拒殺兵丁。揀勇各要犯七十六名。審明立置重典。以清餘孽。而靖邊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查雲南迤西一帶。自道光二十五年。漢回構衅。節次用兵。當時殲斃匪徒。雖已不少。而擊散之衆。分股竄逃。尙未搜捕淨盡。此等怙惡不悛。視焚殺爲故常。以劫掠爲生計。凡其經過之處。擄搶勒贖。放火殺人。無惡不作。而州縣塘汛。兵役有限。遇賊難以就擒。迨標營聞信。調兵往追。匪蹤又已他竄。是逸匪卽成流賊。邊隅何日乂安。此次臣親至迤西。查悉此類竄擾情形。並疊據被

害民人紛紛控訴。若不乘此大兵雲集。極力掃除。則撤兵之後。其竄擾必更甚於前。豈能時常徵調。故於駐扎永平。督辦哨匪之際。即在曲嗣等處。分兵拏獲焚殺擄劫各犯一百餘名。先經附片具奏。在案。嗣訪聞該匪等被拏嚴緊。又分竄蒙化廳之大小圍埂。及趙州之華藏寺。邴家營等處。復派副將趙萬春。李瑞。署遊擊唐阿。都司瑪克塔春。巴哈布。署守備李廷楷等。以凱撤歸伍爲名。帶兵馳往掩捕。一面檄飭該處文武嚴密會拏。正在遣兵起程間。即接據署蒙化同知張錦稟稱。因大小圍埂一帶。山深箐密。每爲匪徒出沒之區。先已諄諭該處紳士頭人。密探外匪來蹤。嚴杜內奸勾結。並選公正能事之舉人馬綸。武生米萬選。爲總甲長。邀同俸滿教職傅士珍。雇募練丁。梭巡偵緝。適有著名回匪馬無二。馬二隴。馬長興。馬茶欄。與米成等。聞拏逃至小圍埂附近地方。正欲宰殺牛隻。糾人歆血拜盟。以圖負隅抗拒。卽經該署丞訪知。率同馬綸。米萬選。傅士珍等。帶領練丁往拏。詎該匪等持械拒敵。各練丁多有受傷。仍上前奮力擒殺。將馬二隴。馬長興。馬沉。張小斗。四犯。當時格斃。擒獲馬無二。楊興。馬二保。馬雙淋。馬揚科。馬八一。馬八二。龍三。馬拴。馬小二等犯。稟解前來。訊據馬無二等同供。伊與已被官兵殺斃之賊首張富。大白象。貢巴。巴均係同夥。在永昌滋事。因馬無二氣力過人。羣推爲背旗領隊。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張富要燬江橋。有領兵駐守飛石口之守備趙姓。也是回子。張富遣人告以汝我均係同教親戚。央他讓路。趙守備大罵。說我是朝廷帶兵的官。那肯與汝們叛逆。認作同教。我守這裏地方。豈能讓汝路過。抽箭射中張富脣吻。那時官兵亦齊聲喊殺。回衆死了二十餘人。有頭目羅萬喜等。趕來要代張富出氣。拚命抗拒。殺死官兵十餘人。砍傷落水無數。並將趙守備擒到長灘。趙守備罵不絕口。馬無二。馬茶欄。與米成。姚大喜等。將其支解。馬無二把他心肝挖出。給張富當炒食。是日燬將江橋燒斷等供。案查守備趙發元。於二十六年三月在飛石口拒守。被賊戕殺。核與犯供相符。當卽飭據張錦等。將馬茶欄。與米成一併拏獲。米成於被拏時。將身帶尖刀。自抹咽喉。經練丁將刀奪下。驗明氣味未斷。醫治解審。提與馬茶欄。與馬無二質對。供認同殺情形。副將趙萬春等。隨亦帶兵趕至該處。會同搜捕。將備皆爭先奮勇。擒獲多

名。把總程國斌。唐萬全。劉煥章。覃福海。外委施嘉瑞。柳應祥。唐肇勳。姚炳。額外外委劉文華。余正林。王開魁。暨蒙化  
廳經歷朱美鏐。巡檢李克猷。分路兜拏。各有報獲。除當場格斃。及訊係另案劫殺。非與官兵拒敵者。核歸另摺分辦  
外。其曾經戕害員弁。拒殺兵練之要犯。計有四十二名。又據代理城守營都司韋中魁。會同代理趙州俞良傑。及團  
練壯丁之捐升雲南按察司經歷盧廷燮。將要犯羅萬泰拏獲。並將盧廷燮帶練首獲之馬連保趙大包馬小中趙  
小四代等犯。一同解審。俱供屢敵官兵屬實。且據羅萬喜供稱。伊爲張富大頭目。歷在江橋。飛石口。長灣。枯河。河小  
松寨。二臺坡。猛庭寨。烏鴉河。打仗十餘次。殺死兵練約八九十人。並於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在大力哨。與白應升  
同砍斃戴水晶頂之武官一人。該犯砍斷其項頸。及四肢。並挖其心肝。挂在樹上等情。旋據署遊擊陳得功。拏獲白  
應升到案。供亦相符。案查是年三月初十日。在大力哨陣亡者。係署都司之守備繆志林。把總趙得和兩人。今供所  
殺係戴水晶頂武官。則是守備繆志林無疑。又據委員咨補武定州吏目謝德淳。督帶曲峒頭人。拏獲楊楷木汝隴  
馬阿三等犯。據楊楷供於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蓮花寺打仗。與馬小二夥同擄禁武官二員。詢知一係都司  
姓楊。一係守備姓潘。嗣已聽其回營。並未殺害等情。復將張錦等獲解之馬小二。提與質對。所供亦同。卷查是年七  
月有都司楊朝勳。守備潘惠揚。均被賊擄去。業經奏辦有案。與該犯所供相符。自非捏飾。此係訊出二十五六年等年  
滋事各匪。擄禁都守。戕害備弁之情形也。至拒敵兵練名數。以羅萬喜爲最多。緣其打仗十餘次。前後合計。故殺害  
至八九十人。此外則馬無二。馬茶。輜輿。米成。楊愷。所殺或二十餘人。或十餘人。爲數亦多。又加署遊擊陳得功等。所  
獲之楊茂春。殺害十八人。署保山縣知縣韓捧日。督同巡檢顧芳所獲之楊志五。殺害五人。並傷二人。都司瑪克塔春  
等。所獲之白阿八。千總陳國樑。所獲之黃得濛。俱殺害五人。陳得功又會同代理永平縣知縣沈保恆。暨委員捐升  
雲南通判沈傳經。普洱府經歷陸萬鵬。拏獲黑旗馬大等犯。內馬大殺害三人。馬老四馬順有馬阿四。各殺害四人。  
馬萬才張幅受袁阿十。各殺害二人。副將趙萬春李瑞等。會同張錦等所獲各犯。內楊周馬揚保各殺害三人。馬連

與馬揚科馬輜成馬恆椿張湮下得潰。各殺害三人。盧廷燮所獲之馬連保趙小四代。各殺害三人。又其所獲趙大包馬小中各殺害二人。謝德淳所獲之木文隴馬阿三。各殺害三人。委員候補知縣嚴鈇。所獲之木金奉。殺害二人。千總施嘉祥。所獲之袁名消。亦殺二人。餘雖只殺一兵一練。而均係亂民。皆屬法無可貸。至案內人犯。尚有另犯搶劫勒贖。強姦擄佔。各情。而既經拒敵官兵。則情罪以此爲重。是以臣親提各犯審鞫。究出有與官兵打仗者。悉歸此案。從重問擬。羅萬喜馬無二兩犯。本係滋事頭目。且各戕害帶兵守備。甚至將其支解。挖取心肝。實爲罪大惡極。應照律凌遲處死。查明財產妻子。照例辦理。其楊楷等犯。或同擄都守。或同戕守備。以及殺害兵練。自一二名。至二十餘名不等。均屬兇惡昭著。楊愷。米成。馬茶。輜與白應升。馬小二。楊茂春。楊仁沅。白阿八。黃得濬。馬順有。馬老四。班鳩。馬阿四。黑旗馬大。趙小四代。馬連保。馬阿三。楊周。馬老十。馬小三。木金奉。馬揚保。趙大包。馬連興。馬輜成。馬恆春。馬萬才。袁阿十。張幅受。木汶隴。馬揚科。馬小中。卜得潰。袁名消。張湮。龍三。袁阿科。土應全。馬生有。劉滿沅。馬大弟。袁耀。馬八十。白潰沅。閃至倫。白秀春。薩應圖。賽倫馬添六。馬八一。馬小兒。楊興。馬喜。陳吾三。馬有勳。莫老六。張牙子。二馬。拴。陳發魁。丁小五。朱東。王裁。縫九。劉三沅。楊志伍。楊得。楊發枝。保連達。保文燦。米二慈。楊雙林。馬大保。馬二保。馬小騰。木汶接。馬遇頭。七十四犯。均應比照謀叛。不分首從。皆斬律。從重加以梟示。案係比照問擬。請免緣坐。該犯等自軍營剿散之後。逃竄已逾二年。未便再稽顯戮。臣於審明後。即恭請王命。飭委迤西道王發越。提標參將存任。將該犯等押赴市曹。分別凌遲斬決。馬八二。張老五。袁阿十。陳順保。四犯在監病斃。應照例戮屍。與現在正法各犯。並格斃之馬二隴等。俱傳首犯事地方。懸竿示衆。以昭炯戒。其夥同支解守備趙發元之姚老五。據現犯供稱。前在雲州打仗。已被官兵擊殺。雖查與奏案相符。但恐尙難盡信。仍飭嚴緝務獲。不任漏網。除另開犯名。及罪名案由清單。敬呈御覽。並另錄犯供咨部外。所有拏獲歷年拒敵官兵各逸犯。分別懲辦緣由。臣謹會同撫臣程裔采。提臣榮玉材。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再據順寧府營等處續報。拏獲逸犯。亦經審有拒敵官兵情節。因路遠尙未解到。容俟到

時審折。另行奏結。合併陳明。謹奏。

拏獲疊次搶劫焚擄各匪犯懲辦摺

奏爲拏獲疊次焚掠郵寨。擄劫財物。擄占婦女。拒捕殺人。及持械逞兇各匪犯。分別情罪輕重。審明定擬。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自本年二月間。剿辦彌渡匪徒之後。卽移駐永平。督拏保山哨匪。並因近年迤西。幾成盜藪。欲乘兵力殲除。具以附片奏聞。卽一面分兵辦理。茲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勞師糜餉。原非善策。然此次調兵較多。剿平哨匪之後。如該督以爲必應乘勢搜捕。方可一勞永逸。卽著會同提鎮。擇其要害。壓以重兵。所有著名匪類。責令指名縛獻。總期漢回各匪。盡皆懾服。盜蹤淨絕。邊圍肅清。方爲不負委任等因。欽此。仰見聖主又安邊境。訓示周詳。俾臣得有遵循。彌深欽感。查迤西因距省篤遠。捕務每至因循。緣緝匪類藉多兵。而調兵未敢輕議。匪徒無所懷畏。漸至鴟張。非一朝夕之故。此次哨匪滋事。不得不懾以軍威。仰蒙諭旨。准調重兵。遂使兇頑伏法。而積久肆惡。亟待掃清之處。正不獨哨匪爲然。誠如聖諭。若不趁此痛懲。豈有時常徵調之理。幸賴德威遠播。自彌渡保山軍聲疊振。各屬警動異常。臣分遣凱撤官兵。會同地方官緝匪。卽皆宣布示諭。以所辦但分良莠。不論漢回。果能速獻兇徒。照保山免其剿洗。如敢逞頑抗拒。照彌渡予以殲除。成法旣所共聞。利害惟其自擇。前次所奏明拏獲曲嗣等處匪犯。一百餘名。業經隨審隨辦。而後來續獲者。又不止一倍。復經臣督同迤西道王發越。暨印委各員。審明分別定擬。除訊有拒敵宣兵情節者。從重核歸另摺奏辦外。其劫殺等案。人犯木有才等一百六十七名。此內漢回不一。分隸保山永平順甯雲州蒙化趙州鶴慶賓川劍川等廳州縣。亦有由川黔前來貿易傭工。久暫不等。犯事本不一處。糾夥亦非一時。茲因臣駐紮迤西。就近同時拏獲。人數衆多。未便各歸各起。逐案分摺具奏。應卽併案彙辦。仍將各犯情罪。分別聲敘。緣木有才。唐泳受。何愷。吳玉潮。木老九。韓立春。木信良等。稔知永平之曲嗣一帶地方。爲永昌往來大路。每年客商販運黃絲棉花等物。馱載絡繹。起意糾夥。攔路搶劫。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木有

才糾夥二十六人。各執刀槍。在曲硯地方。搶得客商棉花。共一百九十二駄。內寶隆號九十七駄。合盛號四十駄。美盛號五十五駄。又建昌號黃絲三十四駄。連馬騾趕回倭分。又於是月初六日。唐泳受糾夥二十七人。在齊屯地方。持械搶得引鹽九十一駄。內馬增祿二十駄。馬體和十三駄。馬阿四二十三駄。馬定成三十五駄。因馬定成與夥盜馬阿三認識。給銀十八兩。贖回鹽十八駄。其餘趕回倭分。又於初十日。吳正潮糾夥三十四人。在桃園鋪。分執烏槍刀棍。搶得寶隆號棉花一百二十駄。及衣物布疋。又於十三日。韓立春糾夥十五人。在小箐河。搶得牛十二頭。馬二匹。騾四匹。是時各事主。因連起被劫。不敢再行駄運。將在途之黃絲棉花。截留漾濞地方。寄存熊姓店內。木。有方等。聞知貨物停運。又糾夥木東興等七十九人。各持刀械。同赴熊姓店內。派令楊小滿等五十八人。在外把風接應。木。有才。何愷。木老九。馬玉標。韓立春。木信良。楊九沅。馬阿哈。馬寬。馬萬淋。安正。木欄富。張老七。楊汝標。丁自周。馬富。九。馬阿狗。馬阿七。安佩。木。有白。木東興等。二十一人。入室搜劫。將所獲棉花一百八十駄。黃絲三十四駄。又八十四包。及鹽斤布疋衣物。不計其數。交給楊小滿等。連駄騾一併趕至附近居住之何有沅馬連生王稀飯趙九馬重家。內寄藏。因贖物無從消賣。復央與事主相熟之馬際常會。惟馨。先後勸令備銀取贖。各事主共湊銀一千五百二十兩零。向其贖回。尚有未贖之絲花各贖零星變賣。連前勒贖之銀。每人約分數十兩及數兩不等。經地方文武訪知。即派兵役查拏。因賊衆勢兇。未能逕行擒獲。隨據稟請。分撥弁兵。陸續拏解到案。并起獲贖銀九百四十餘兩。提犯嚴鞫。供悉前情。又究出木。有才於正月間。在遮落哨地。先後砍斃事主二命。搜得銀二十餘兩。又出唐泳受本係逃徒。於上年十二月間。在永昌地方。同未獲之楊大鑪匠等。搶劫張老五鋪內食鹽一百斤。並將其妻搶赴曲硯。各輪姦一次。後在龍街地方。放火燒民房二間。搶得衣服銀兩分用。又究出吳正潮於上年九月間。在黃連鋪地方。搶奪過路客人財物。先後砍斃事主二命。又於十二月間。糾夥馬老五等。在天井鋪地方。網縛事主余姓夫婦。拷問搜劫。併將事主之孫媳。輪姦一次。又同馬老五等。在打牛坪地方。抄搶事主陳老四家。將其妻輪姦一次。劫得衣服同

逃。并將房屋放火燒燬。又在雙岔河焚燒余宗貴唐柏枝兩家房屋。劫得衣物分用。又究出何愷於上年十一月。糾夥馬老二等。在柏木鋪地方。先後搶劫陶姓耕牛衣物。及龍姓牲畜糧食。搶畢。均將其房屋燒燬。又在蝦蟆潭地方。殺死不知姓名過客。搶得銀三十兩。金佛一尊。計重四錢。并布疋衣物。復於十二月間。糾同木老四等。搶趙姓家銀兩。并將其姪女搶來。與木老四姦宿。又在打鷲山強姦不知姓名婦女一次。復在秀嶺鋪。梅小二家。姦佔其妻。將梅小二趕走。此木有才等。糾搶棉花驢馱。及另犯謀財害命。搜劫贖物。焚燒房屋。輪姦婦女。種種不法之情形也。又蔡金隴。邱八二。張六斤。吉應發。楊福保。忽開成。蔡小狗。馬源。楊興濬。王正舉。張庭槐。歐鴻發。馬奉沅。張小李。段甘連。保。蔡欄旺。張遇順。張小十。老楔。小五。三。羅順。李老五。羅八。姚老五等。先於正月十八九日。在彌渡五顯宮。聽從已正法之沙玉隴。糾約焚香結盟。二十日。轉糾楊興濬。祁二。張庭槐。祁開沅。祁大。蔡小三。楊小順。黃小馨。丁一信。閔智。楊受。溼。馬有保。馬賂生。楊小八。蔣小詳。馬小汶。木有青。張有存等。隨同沙玉隴。赴寺坡北甲等處。焚搶卹莊。鄉民紛紛逃避。蔡金隴。邱八二。吉應發。楊福保。各執刀鏢。追殺二人。張小。李。截斃一人。并傷兩人。張六斤。忽開成。蔡小。狗。馬源。楊興濬。王正舉。張庭槐。歐鴻發。馬奉沅。段甘。連保。蔡欄旺。張小十。老。張遇順。李老五。羅八。姚老五。楔小五。三。羅順。各殺斃一命。所搶銀錢衣物。多寡不等。旋開官兵。將到各先乘間竄逃。楊興濬。因與羅蕩。鄰居民。挾有夙嫌。於二月二十日三更時。糾同邱八二等。前赴羅蕩。鄰。用火藥燒著范姓門首。豆桿上。瞥見卹口有人前來。即各跑回。是夜延燒空屋數間。未經攫物。楊興濬。心猶不甘。又約邱八二等。於三月初二夜。復往該卹放火。共燒楊蓋。趙偉等。房屋十六間。因居民先有準備。臨時躲開。均未燒斃。其家具財物。多被搶奪。各犯分攜而散。楊蓋等。隨即赴官控告。當經分派弁兵。拏獲各犯到案。訊據供認。挾嫌放火。搶奪財物。屬實。并究出段秀等。私造火藥。埋藏楊應家內。當遣雲南提標守備和鑑等。帶兵前往查起。因火藥埋在馬槽之下。蓋以石塊。兵丁用鐵鋤刨石。敲出火星。進入藥餅之內。藥性轟發。該弁兵等躲避不及。致燒斃兵丁孫占春等七名。守備和鑑。外委段定邦。楊登科等。站立稍遠。亦被轟傷。

據該守備等具稟前來。當經驗明。飭醫調治。照例分別卹賞。此又蔡金隴聽糾結盟。搶劫殺人。挾嫌放火。以致弁兵誤被轟傷之情形也。以上各案。被害之事主人等。先前或因畏懼兇惡。或因顧惜顏面。未盡具控到官。自臣來至迤西。疊以前情控訴。茲陸續鞫獲首夥各犯。隨解隨審。據供前情不諱。犯係先後拏獲。供認情節相符。案無遁飾。此案木有才。唐泳受。何愷。吳正潮。馬玉標。木老九。韓立春。木信良。楊九沅。馬阿哈。馬寬濬。馬萬淋。安正。木欄富。張老七。楊汝標。丁自周。馬富九。馬阿狗。馬阿七。安佩。木有白。本東。與二十三犯。起意糾搶勒贖。復搜劫焚殺。并輪姦婦女。種種不法。應照強盜殺人。姦淫婦女。律斬立決。梟示。蔡金隴。邱八二。張六斤。吉應發。楊幅保。忽開成。蔡小狗。馬源。楊興。漆王正舉。張庭。槐。歐。鴻。發。馬奉。沅。張。小。李。段。甘。連。保。蔡。欄。旺。張。遇。順。張。小。十。老。傑。小。五。三。羅。順。李。老。五。羅。八。姚。老。五。二。十三犯。聽糾結盟。搶劫殺人。并挾嫌焚掠。同惡相濟。應與木有才均擬斬立決。梟示。祁二。慈。祁開。沅。祁大。慈。蔡。小。三。楊。小。順。黃。小。磬。丁。一。信。閔。智。楊。受。湮。馬。有。保。馬。路。生。楊。小。八。蔣。小。詳。馬。小。汝。木。有。青。張。有。存。十。七。犯。或。隨。同。行。劫。得。贖。或。放。火。搶。奪。財。物。均。照。強。盜。律。不。分。首。從。擬。斬。立。決。該。犯。等。情。罪。較。重。未。便。稍。稽。顯。戮。臣。於。審。明。後。卽。恭。請。王。命。飭。委。文。武。押。赴。市。曹。分。別。處。決。應。梟。示。者。傳。首。犯。事。地。方。懸。竿。示。衆。以。昭。炯。戒。木。有。白。蔡。小。三。張。應。桂。在。監。病。故。木。有。白。照。例。戮。屍。楊。小。滿。木。愷。楊。沅。年。楊。玉。楊。沅。經。土。應。中。丁。錫。潰。木。金。斗。楊。洪。潰。楊。有。沅。楊。名。寬。楊。俊。楊。汝。禮。楊。八。十一。楊。占。青。李。岡。馬。陽。陳。發。中。馬。志。富。楊。得。周。木。曉。東。馬。義。得。馬。四。十。六。馬。添。池。木。老。四。馬。青。竭。洪。順。馬。雙。九。馬。金。美。安。正。發。木。根。沅。馬。阿。一。許。其。進。木。有。彰。馬。阿。七。皮。老。六。老。紅。馬。阿。黑。馬。六。九。楊。連。潰。木。有。同。王。懷。施。二。馬。閑。馬。銀。阿。馬。萃。美。馬。四。代。馬。得。保。小。李。楊。阿。四。馬。昭。馬。衣。廕。馬。民。安。施。湮。受。趙。吾。三。馬。八。張。廷。楷。馬。迎。生。楊。鐵。頭。段。沅。保。張。經。保。蔡。連。馨。祁。士。淋。董。發。有。陳。受。六。十。五。犯。段。秀。羅。欄。保。胡。二。泡。楊。應。除。私。造。火。藥。罪。止。擬。軍。經。罪。不。議。外。均。係。在。外。把。風。瞭。望。并。未。隨。同。入。室。合。依。強。盜。盜。情。有。可。原。者。改。發。新。疆。給。官。兵。爲。奴。施。阿。長。木。受。淋。木。連。玉。馬。五。斤。馬。小。老。馬。阿。五。楊。玉。聰。楊。黑。丁。儀。木。三。梁。連。升。毛。老。六。馬。老。三。馬。占。沅。張。丙。馬。成。有。馬。沅。才。米。發。科。馬。有。春。張。從。木。有。香。馬。

十沅。施八四。木欄梁。李欄汶。李春。李洪。馬老鷹。張六四。陳得沅。二十九犯。均照放火搶奪財物爲從。情有可原者。發遣新疆。給官兵爲奴。何有沅。馬連生。馬重。王稀飯。趙九。五名係屬回民。應照回民窩竊罪。應極邊烟瘴者。改爲新。驅給官兵爲奴。均請咨解配。應刺字者。照例刺字。馬際常。會惟馨。雖訊無分贓情事。但與賊犯說事過錢。究屬不合。應與被脅同行。并未分贓之木玉才。木先太。袁有升。張茂。木連甲。李林。何正岡。馬阿四。馬俊。黃沅。有楊得沅等。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被火藥轟斃之弁兵。量加卹賞。轟傷者。飭令醫調。被擄婦女。已據給親領回。此案首夥各犯。業經緝獲。該地方文武疎防。職名邀免開送。現獲贖銀。飭傳事主給領。未獲追賠逸犯。仍飭嚴緝。務獲究辦。除供詞發交臬司彙核詳咨外。謹將各犯罪名案由。另繕清單。恭呈御覽。所有拏獲疊次焚殺搶擄各匪犯懲辦緣由。會同撫臣程喬采。提臣榮玉材。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續獲保山哨匪審辦摺

奏爲續獲保山滋事餘匪一百七名。究明糾人奪犯。殺回搶物。及燒香結拜各情。分別懲辦。以紓民憤。而靖地方。恭摺奏祈聖鑒。竊臣前於四月初三日。將拏獲保山滋事匪徒三百二十九名。審明定擬緣由。繕摺奏報在案。伏查保山地方。山深箐密。路徑紛歧。節次所獲匪犯雖多。而分潛竄匿者。亦所必有。復經嚴飭文武員弁。暨各路留防營兵。毋分畛域。實力搜捕。不准稍爲鬆勁。茲據陸續報獲匪犯一百七名。解送到臣。隨飭迤西道王發越。督同委員等。提犯訊取確供。臣復親提研審。緣李同全。卽蹇老蠻。於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聽從已正法之沈振達。傳往官坡。打奪京控人證。十二月初一日。進城劫放罪囚。並搜殺回民四命。董二憨。宋潮濱。高發名。楊二蠻。張受禮。高楷。李如玉。程汝芝。萬新高。滄。陳發科。張受均。聽糾進城。先後殺斃回民一命。及二三命不等。並同謀聽從奪犯劫獄。搶奪財物。燒香結盟爲從。趙老五。張介。趙汝濱。張小六。張亞六。王遇春。楊小四。朱汝鮮。胡雙沅。張潮中。張順。李全。曾欄甫。趙六十一。段關沛。李黑蠻。布八兒。馮海。廠七蠻。胡三。王小二。李峙。均聽糾進城。殺斃回民各一命。另傷一人。並

聽糾奪犯。燒香結盟爲從。復搶奪得贖。姦污婦女。姚鐵匠。陶順。李時秀。萬老五。郭其才。訊係聽糾進城。謀殺回民。從而加功。並乘機搶奪朱潮選。王成甲。王久長。邱美。各因口角爭毆。適傷致斃。民人一命。趙四拜從。已正法之金混秋。爲師。傳授符咒。並供奉圖像。李如舊。楊發。聽從哨匪。遞送傳帖。斂錢聚衆。張老蠻。高德潤。崔禾。楊八六。張四。聽從奪犯。乘勢搶得軍械雜物。並燒燬回房。趙淋。李曉。楊成。謝凝。魏寬。郭贊。周郁。張寬。范先。張贊。陳全。顧玉。趙全。李沛。宋俊。李蔚。葉五。王信。張小滿。張得沛。田作貢。張春。楊美。段蔣三。李連甲。張有義。劉幫。蘇茂。蘇秉甲。楊成淋。虞占朋。張諒。董茂。萬益三。楊歸生。楊能。均係燒香結盟爲從之犯。王三。李中詳。張喬得。祝二牛。李濛。楊發。張蘭芳。祝三牛。皆乘哨匪滋事。各自起意。藉端逞兇。訛詐得贖。其行平安一犯。則係姦拐回婦。王發甲。陶急子。則係執持兇器毆人成廢。王小五一犯。私造烏槍。售買得錢。其餘馬中義。李汝茵。邵小保。馬大聰。趙得周。楊縛蠻。李彩。訊止被脅同行。並無持械傷人情事。以上各犯。督令反覆研訊。鞠供前情不諱。隨提前獲留禁待質之犯。互相指證。衆供僉同。案無遁飾。查李有全。董二慈。宋潮潰。高發名。楊二蠻。張受禮。高楷。李如玉。程汝芝。萬新。高滄。陳發科。張受十三犯。同謀劫囚。及先後殺斃回民一二命。至三四命不等。除燒香結盟奪犯爲從。各輕罪不議外。均照謀叛斬立決律。擬斬立決。加重梟示。趙老五。張介。趙汝潰。張小六。張亞六。王遇春。楊小四。朱汝鮮。胡雙沅。張潮中。張順。李全。曾幗甫。趙六十一。段關沛。李黑蠻。布八兒。馮海。廠七蠻。胡三。王小二。李峙。二十二犯。聽糾進城。殺斃回民各一命。並搶奪得贖。均照謀叛已行律。擬斬立決。該犯等情節較重。未便日久稽誅。臣於審明後。卽恭請王命。飭委文武。押赴市曹。分別處決。應梟示者。傳首犯事地方。懸竿示衆。李有全一犯。業經在監病故。照例戮屍。姚鐵匠等九犯。或同謀殺人。從而加功。或因忿爭。各斃一命。均分別照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趙四一犯。訊係拜從。已正法之金混秋。爲師。應照爲從。改發回城。經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李如膏等七犯。或聽從遞送傳帖斂錢。或聽糾奪犯。搶得軍械各物。均照謀叛爲從。減等改發新疆。給官兵爲奴。趙淋。李曉等三十六犯。均係聽從燒香結盟。應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王三等八

犯屢次生事。行兇擾害。俱照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衍平安一犯。合依姦拐和誘知情爲首。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王發甲陶急子二犯。應照執持凶器傷人例。問擬近邊充軍。王小五一犯。應照私造鳥槍。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以上各犯。均定地請咨解配。應刺字者。分別刺字。馬中義。李汝齒。邵小保。馬大聰。趙得。周楊。縛蠻。李彩。七名。訊無不法情事。惟被脅同行。究屬不合。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除犯供發交臬司彙覈詳送撫臣咨部外。所有續獲哨匪。審明定擬緣由。謹開具罪名事由清單。會同撫臣程喬采。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雲貴奏稿 (卷七)

覆奏保山匪案並無劣員調處片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林則徐奏保山七哨。囂服軍威。縛獻匪犯多名。仍飭兜圍嚴拏一摺。覽奏均悉。所辦好。該地方各匪。於兵到時。卽先投誠獻犯。惟所獻之犯。有無袒庇藏匿。必應徹查根究。務期所獻實皆本人。首犯尤關緊要。應令按名交出。仍一面明查暗訪。斷不可有一名頂冒。致有漏網。該匪等聚衆抗拒。已成積習。若不趁此兵威。痛懲將來。必仍反覆。豈有時常徵調之理。現在雲貴兩省。勁兵逼處。不患其不畏懼。如悔罪非出至誠。僅憑劣員在中調處。稍示軟弱。日後何以綏靖邊圉。耶。林則徐等。惟當示以兵威。廣加曉諭。倘略有恃衆難馴情形。仍當立予剿洗。姑息適足養奸。戒之。其前經圍困在城之鎮道等。是否因力難抵禦。畏葸無能。甘被圍困。抑或因事起。辦理不善。倘祇顧身家。苟全性命。有辱國體。亦應查明懲辦。不可因事過。遂置之不問。現在解圍後。該員等作何下落。著一併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有應參處者。據實嚴參。以儆將來等因。欽此。仰見聖主詰戒禁虜。務儆將來。臣跪誦再三。莫名欽懷。伏查此次保山滋事。實由京控提人而起。並非別有根由。緣前年該處軍犯萬重。張杰起解。在途被回衆攔路截殺。該哨民因而藉口。將京控人證。呈懇免解。經鎮道批駁不准。已定起解。

日期。又惑於奸匪金混秋打卦邪言。謂可不必解省。始思糾衆截回。迨奪犯已成。復因而遷怒回民。搜殺洩忿。適回民奔赴縣署。放槍追逐。致將房屋延燒。種種不法事端。皆臨時相因而起。卽各犯到案僉供。亦不料事鬧如此之大。故當其洶聚。一時附和者。雖有盈千累萬之多。迨經撫綏彈壓。大衆亦各散歸。究無圍署傷官之事。惟沈振達等。係主謀首惡。所住之金雞板橋等哨。附近江橋。恐各官備文赴省請兵。妄思截換公文。拆毀橋板。大兵卽可不到。跡其抗違之始。原係不甘因回受戮。尙無與官爲仇。因懷畏罪之心。轉蹈犯法之罪。與蓄謀不軌情事。實不相同。此大既調集兩省重兵。原無難立加轟洗。惟該哨民聚居郵落。並非有莠無良。既經獻犯輸誠。自未便一概剿除。致與始終抗拒者。無所區別。此案前後獲獻各犯。共有四百餘名之多。問擬凌遲斬絞者。計一百四十五名。發遣軍流者。一百八十八名。卽至輕亦問徒杖。現在尙飭搜拏逸匪。似此執法嚴辦。原期永靖地方。若既奏請調集重兵。復聽劣員調處了事。則堂堂出師遣將。而終於隱忍消弭。當何面目臨民。臣雖至愚。不敢出此軍威壯盛。士卒正冀立功。誠如聖諭。雲貴兩省。勁兵逼處。不患其不畏懼。卽有劣員。亦無所用其調處。況辦至百數十名死罪。似與調處者。迥相懸殊。所有此案情形。前摺均已縷陳。諒邀聖明洞鑒。至於鎮道文武各員。臣與撫臣初辦此案之時。亦疑其辦理不善。迨臣親至保山察看情形。探訪輿論。核其前後所辦。尙無不合機宜。查該鎮道。本非駐劄永昌。因派辦善後事宜。始至該處。所帶兵役。本極有限。當倉卒起事之際。人多勢衆。大半隨場附和。而非仇官。若不審察情形。舉動稍涉輕躁。則操之太蹙。城池倉庫。在在難保無虞。該鎮道當時親自彈壓。復督令府縣及佐貳員弁。分頭曉諭。故脅從匪黨。卽先解散。其時各官在城。支持防護。雖不免於困。而究未被圍。此該鎮道等。臨事鎮靜之。尙合宜也。當哨匪糾衆之時。城內紳耆。不肯隨同滋事。沈振達糾衆。攔截柴米。不許入城。固爲挾制官長。實亦挾紳士不肯附和之嫌。該鎮道等。察知哨民。雖素桀驁。而仍畏外回之兇悍。此次既將回民搜殺。愈恐外回聞信。藉報復以擾郵莊。因招致公正紳耆。令其廣爲開導。諭以此時須協力防回。不宜城哨。自分畛域。致爲外匪所乘。此層適中哨衆隱衷。故此後柴

米入城。亦卽照舊。惟民情尙未大定。未便卽派兵圍擊。致令各哨驚疑。因卽以防回爲名。密調永昌以西之騰越龍陵官兵至郡。旣可防守府城。及潞江兩處。且以備大兵到後。內外夾攻。故永昌以東之瀾滄江橋。雖被拆毀。文報不通。而後路之潞江橋。調到兵練駐防。仍可接連騰越。互爲聲援。以俟大兵之至。此該鎮道中間布置之尙合宜也。迨後大兵到齊。哨匪聞風畏懼。各思逃散。該鎮道督令紳耆頭人。趕緊縛獻。並飭前調之騰越龍陵弁兵。嚴堵後路。不使潛逃。故緝獻之外。所有著名要犯。經各路官兵搜擊到案者。又加兩倍。綜前後事勢而論。該鎮道等實亦倍著辛勤。若責以先事之未能豫防。概予參黜。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惟其於倉卒遇事之時。猶帶竭力籌維。和衷共濟。俾城池倉庫。諸獲安全。首要各犯。不致遠颺。地方仍臻靖謐。似與一籌莫展。及輕率債事者。究有穹壤之殊。設使該文武有因事起。及甘被圍困。苟全性命情事。臣必當據實嚴參。不值代人受過。實以事由提解人證而起。委無別情。而人證奉旨飭提。萬無准其免解之理。是以臣等前發告不內云。京控提人。乃出自煌煌上諭。並非地方官吏擅自行提。如謂提人卽是激變。則每年各省京控。所提不知凡幾。誰敢如爾等之抗拒等語。以此詰問到案人犯。亦皆俯首認罪。是該鎮道等。並無辦理不善之處。卽犯罪者。亦無異詞。自各路官兵到齊。總兵拴任。仍督率所轄之騰越弁兵。查拏要犯。現在事竣。甫回騰越廳城駐劄。迤西道王發越。迭在永昌永平等處。隨同臣研訊犯供。分別定讞。近日亦回大理。察看該鎮道。均尙堪以勝任。惟此後永昌一郡。表率尤須得人。前因該府李恆謙。性近優柔。於邊要地方。難資整頓。業經臣會商撫臣。將其甄別降補。請以臨安府知府張亮基奏調在案。其署保山縣知縣韓韓。平日平時辦事。尙有條理。隨同張亮基措置一切。當可漸臻成效。至此次查辦保山哨匪。及督令凱徵官兵乘勢捕拏各處匪犯。爲時四月有餘。而軍需節之又節。不敢稍有浮費。所請借用鹽課。並蒙恩允勸支捐輸之銀。臣已與撫臣函商。擬由外設法。分年籌補歸款。容查明實用若干。再行妥議具奏。總期師行有效。餉不虛糜。以仰副聖主訓諭諄諄至意。所有欽奉諭旨。據實覆奏緣由。謹附片縷陳。伏乞聖鑒謹奏。

審出前次永昌戕害備弁匪犯挖心致祭片

再臣查前次永昌用兵卷內趙發元等陣亡之事。曾經前督臣具奏。欽奉諭旨。陣亡之署守備趙發元。署都司繆志林。把總趙得和。及陣亡受傷各備弁兵丁。著一併查明咨部。照例議卹等因。欽此。仰見聖主褒忠延賞。激勵戎行之至意。惟原奏雖曾敘及趙發元。罵賊遇害。而於其借路不允。發矢射中張富脣吻。竟至慘被支解。挖心炒食等情。當時尙未查出。致未備細上聞。茲經獲犯質訊。僉供如一。併察訪輿論。謂二十五年。陣亡員弁中。無有過於趙發元之慘烈者。臣查該故備。本係回人。而能深知大義。敵愾捐軀。不肯稍徇同教。尤爲難得。彼時被賊挖心炒食。凡在行間者。聞之皆恨不得擒此下手之賊。而食其肉。今既擊獲馬無二。供認下手。挖取趙發元心肝。而羅萬喜亦供認將繆志林挖心支解。又獲到同時賊夥。供指相符。臣審明後。即將該二犯凌遲處死。并在法場之側。寫立趙發元等靈牌。於該二犯處決後。挖心致祭。以慰忠魂。其行刑之弁兵。與觀看之軍民。咸謂國法大伸。人心盡快。臣并摘敘辦理案由。傳示各回寨。咸使聞知。以見漢回一視。且冀其追慕忠良。潛消澆悍。於風俗或可有裨。除飭司查明應行議卹之員弁兵丁。速卽一體詳咨辦理外。合併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審明丁燦庭等兩次京控摺

奏爲遵旨審明保山回民。兩起京控。分別情節。虛實。及先後案擬辦理各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上年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諭。本日據都察院奏雲南回民丁燦庭等。控告鄉匪串謀滅殺。無辜一摺。已明降諭旨。交林則徐等審辦矣。此案控關奸匪。挾仇尋衅。串謀倡亂。被害至一萬餘命之多。如果屬實。必須徹底根究。水落石出。庶足以服難民之心。而除地方之害。林則徐程喬采。甫經到任。無所用其回護。著卽平心研鞫。毋枉毋縱。務將棍徒會匪。嚴行查禁。首惡各犯。從重懲辦。以紓積忿。而快人心等因。欽此。當經臣等將到滇以來。訪查漢回構衅。互相焚殺各實情。於七月內。先行附片具奏。奉硃批。認真秉公辦理。欽此。旋於十月

內准到部文奉旨。此案著交林則徐程喬采親提人證卷宗。秉公嚴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告回民丁燦庭。木文科。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十一月內。又准部文奉旨。此次復據雲南回民杜文秀等控告匪棍劉書等。挾嫌藉端。誣控從逆。致被搜殺搶掠。迨招撫回籍後。又被殺害多名等情。著仍交林則徐等親提人證卷宗。秉公嚴訊。按律定擬具奏。原告杜文秀劉義。該部照例解往備質等因。欽此。并准將各原告連鈔錄呈詞。咨解到滇。臣等遵卽會同核明。兩呈所控之人。除相同者不重計外。合共指控二百七名。查保山距省十九站。人數太多。勢難盡解。當經札飭該道府分別首要次要。酌量行提。一面檄司委員往解。詎該處七哨漢民頑梗成風。始則欲將應解人證。抗匿不解。繼則竟將起解之人。聚衆劫回。並入城搜殺招復回民。劫放獄囚。焚燒縣署。且拆毀江橋板片。截換來往公文。種種不法。必須大加懲創。經臣等奏調滇黔兩省官兵。分佈進剿。臣林則徐於本年正月。親赴迤西。駐劄督辦。嗣該哨民等。僑服軍威。自行縛獻匪犯。并經委員弁兵。分投查拏。共計前後獲犯四百三十餘名。均已陸續審明。分別凌遲斬絞。遣軍流徙等罪名。兩次會摺奏聞在案。查上年滋事抗官之犯。本卽歷屆挾仇構衅之人。茲將京控名單。與已辦人犯姓名。互初校對。內已凌遲者。張時卽張時重。張汝儒二名。斬梟者。劉汝華。張炳。張重。五高。滄。陳發。科。宋。潮。潰。宋。發。春。李。汝。玉。卽。李。如。玉。李。帽。王。均。卽。王。君。程。文。芝。蘭。得。沛。黃。保。卽。黃。疤。眼。十。三。名。斬。決。者。張。界。張。汝。健。張。汝。佑。楊。小。泗。李。全。王。遇。春。馮。海。廠。七。疊。周。尙。志。胡。三。林。向。春。卽。林。抄。羅。十。一。名。絞。決。者。劉。書。周。曰。庠。李。名。揚。三。名。絞。監。候。者。趙。草。果。邱。美。二。名。其。道。犯。除。已。故。之。張。傑。萬。重。外。現。所。改。發。者。沈。聚。成。董。俊。段。之。有。三。名。擬。軍。者。周。郁。張。寬。張。贊。張。小。滿。張。友。義。楊。能。楊。成。楊。歸。生。李。沛。李。連。甲。范。先。趙。林。趙。全。萬。益。三。郭。贊。田。作。貢。段。蔣。三。宋。俊。顧。玉。李。曉。魏。寬。王。信。陳。東。蘇。秉。甲。行。大。卽。行。平。安。謝。凝。二。十。六。名。擬。流。者。王。全。董。玉。淋。白。上。材。三。名。擬。徒。者。楊。春。富。周。際。歧。吳。望。三。名。統。計。京。控。單。內。已。經。辦。罪。者。六。十。六。名。除。凌。遲。斬。梟。斬。決。各。犯。不。便。稽。誅。已。於。未。審。京。控。之。先。業。經。處。決。外。其。絞。決。之。劉。書。周。曰。庠。二。犯。前。摺。內。聲。明。俟。提。回。原。告。質。訊。後。再。行。處。決。其。餘。定。擬。監。候。及。遣。軍。以。下。人。犯。經。臣。林。則。徐。折。回。大。理。

提到原告丁燦庭親寫邊斷甘結。四人共印手摹。送呈備案。惟查核原呈情節。有實有虛。或架鑿其詞。或掩飾其罪。均所不免。適迤西軍務已竣。臣林則徐應返省垣。當將原告四名。並續獲被控之黃潰等。仍帶回省。遵奉諭旨。會同臣程喬采復提人證卷宗。督同在省司道。逐加研訊。緣丁燦庭木文科杜文秀劉義。均係永昌府保山縣城內回民。黃潰等係保山縣民人。向爲前署縣事嗣代理府事之候補知州恆文服役。道光二十五年四月間。有已經殲斃之陝省回匪馬大等在保山板橋地方。唱曲譏笑漢民。被逐起衅。漢回互相糾衆。仇殺焚掠。經永昌文武帶兵往拏。回匪率衆拒敵。戕害大小營員。及兵練多人。各處漢回。彼此互燒。其燒斃殺斃之人。事隔數年。難以追查。確數難稽。該管迤西道羅天池。署鄧州知州恆文。先後奉札。前往查辦。回衆愈聚愈多。屢有攻撲營盤之事。漢民喧傳。回匪起意進城。要將漢人殺盡。密約城內回民。作爲內應。並將送書之人。盤獲。以致九月初二日。金雞板橋各哨練頭。藉有官給防匪之諭。紛紛帶練進城。聲稱援救。遂將城內回民。無分老幼男婦。混行殺戮。以致同時殲斃。約有四千餘命之多。因事起倉猝。在城文武。彈壓不住。而恆文之家。丁黃潰。與回民本有仇隙。乘機執刀。至杜文秀未婚妻馬小有姑之家。砍殺其父斃命。將馬小有姑帶回寓處窩藏。旋經恆文押令送交保山縣。轉發官媒看養。該犯又與已正法之王均楊茂張炳白占淋樊晉得等。各帶練丁名。爲防變。實則縱其搶殺。有外出之回民。白廷贊。及其兄白廷鬪家。被練殺害多命。并搶奪衣箱四隻。旋經前督臣賀長齡。飭令保山縣。追出併作三隻。轉解太和縣。傳主認領。同日丁燦庭木文科杜文秀劉義等家。均被慘殺多命。因人衆勢亂。不能指出兇手何人。嗣經各路官兵。彈壓剿辦。將擊獲漢犯萬林桂等。分別審擬正法。漢回被燒卹寨。及傷斃丁口。一律撫恤。經前督臣奏結在案。丁燦庭等痛念家口死亡。財物焚燬。心懷不甘。於回匪屢次報復之後。復商同木文科杜文秀劉義等。先後赴京控訴。冀圖伸理。此該原告等起意京控之緣由也。其呈控不實之處。如所稱城內被殺八千餘人。核之節次奏案。及府縣稟報。均無如許之多。然先前尙不敢定準。此次臣林則徐親到永昌。查縣署被燒之後。案卷已成灰燼。惟府卷均屬齊全。查有道光

二十四年。前任知府金澂任內。據保山縣造報編查戶口底冊。當即吊起。與鎮道暨委員。公同查閱。內載五城。共有回民四百一十七戶。通計大小男丁一千八百八丁。女口一千二百四十三口。統共核算其丁口。纔及三千有零。即延至二十五年一歲之間。不能驟添一大半。又城外各鄉。雖有臨時逃入城內居住者。亦斷不能湊至八千餘人之多。原呈彼殺人數。顯見不實。且呈中既云。掩殺八千餘人。而後尾又云。被害一萬餘命。是一詞之內。亦自相矛盾。詰問丁燦庭等。又皆謬諸傳聞。不能指實。至於城外漢回各鄉。彼此互燒互殺。在回民控詞。但言漢民燒殺回鄉。而訪之滇省紳衿。則皆云。被殺之漢民。實比回民多至數倍。現在事過已久。原難燭照數計。而總之爲挾仇互鬪之案。除九月初二日城內慘殺之外。概不能專罪一邊也。又原呈將回匪燒槍枯柯河。并戕傷兵弁之事。移在九月初二以後。謂因被漢民慘殺。不得已而復仇。又謂鄉練飾以號衣。鄉首假以頂戴。官私莫分。以致誤戕兵弁等語。查彼時回匪。自二十五年七月間。即聚於猛庭寨。進攻思母車燒枯柯河。及陶家寨大田街。又攻丙麻。其戕殺營員。擄禁都守。皆係九月初二以前之事。而呈內挪前作後。尤見瞞情掩飾。又所控聚衆燒香一節。除指名爲首之劉書周曰摩二名。均係得實。已於質對後。卽行絞決外。餘則有實有虛。且當堂將所控之人。提與各原告質對。多不相識。並有其人早已亡故。及出外多年者。亦皆混列在內。詰其憑何列控。則稱係輾轉摭拾成單。實非有心誣指。又控稱文武官員。視回如仇。放匪掩殺。縱丁搶擄等情。查前數年回匪猖獗抗官。不得已調兵剿辦。其地方文武。不能彈壓之咎。原所難辭。若因莠民互相殘殺。而遂加各官以袒助之名。甚且指爲串謀滅教。則前後數年中。永順緬雲等處。漢鄉被回衆焚殺擄劫者。何可勝計。亦皆責官員以助回殺漢之偏袒。斷獄者又將何所適從。至被難之家。性命且不能自保。何論財物。然事後如果以著追。亦未嘗不爲查起。所有白廷贊及伊兄白廷颺家衣物。除已向黃潰追回箱三隻外。卽使尙有餘贖。或焚或搶。亦早已化爲烏有。無從追回。並非地方官。有縱匪匿贖情事。又據控稱招撫難回百餘名。解往大理。半途被殺三十六名一節。卷查二十六年五月。安插回民。行至右甸。途遇鄉團沖散。致被追殺三人。其

漢團亦被回民殺斃一人。嗣飭附近地方官招徠。仍送至大理安置。所控固有其事。尙無殺死三十餘人之多。又據控稱二十六年十二月間。永昌收租回民。被殺七人。茲查案據實止六人。內袁潮富木二蠻二名。係被王缺嘴挾嫌。商同楊椿富等。在花橋謀殺。犯已全獲。將王缺嘴楊椿富。問擬斬絞。招審病故鄭三蠻張老七張發沉擬流。又楊根大馬潰二名。係被張汝健糾同樊晉得即樊么大白占淋即白滿大等砍死。擄取銀物。已獲張汝健樊晉得白占淋。均擬斬決。白上才擬流。張汝申擬徒。續獲張汝卓。現飭審辦。又木汝舉袁滾二名。因下鄉收租。被趙潤與不識姓名數人。搶奪銀物。戮傷身死。二參犯未弋獲。業經開參在案。又原呈牽控猛庭回民。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被右甸團匪殺害一節。雖非該原告等切己之事。而大致尙非虛捏。查此案上年拏獲首犯范小黑。及張小沅。經臣等會審奏明。斬梟在案。近日續獲嚴容孫福沅馬中驢輝潰登四犯。各供認在猛庭殺死馬應瑞等。各一命。又獲李九舟李廷玉二犯。供認各殺死繯勇回民二命。均經彙核辦理。此又臣等研訊原告情節。分別虛實。不敢稍有偏抑之實情也。總之數年來永昌之案。漢回各有曲直。漢人之逞忿於回者。莫甚於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之事。而回人之逞忿於漢者。前後併計。實亦厥罪惟均。此次將哨匪辦至四百餘名。回民皆已心服。而回匪之流毒各處。先前拒敵官兵。近時劫殺商旅。擄掠婦女者。亦經拏獲懲辦。不但漢民心服。即各處回教中之良民。亦謂匪類既除。伊等免累。咸知感激。是此番但分良莠。不論漢回之辦法。似有明效大驗。至保山哨民餘匪。臣等仍隨時飭拏。又經續解馮得勝陳登萬。及京控有名之已革文生石維沂三名。內馮得勝供認聽糾進城。乘機搶奪。石維沂陳登萬。均認燒香爲從。亦應一併按例擬結。查黃潰一犯。身充長隨。膽敢附和哨匪。刃斃人命。復將婦女擄藏。又縱練四出搶殺。應比照謀叛斬立決律。擬斬立決。加重梟示。臣等於審明後。即恭請王命。會委臬司營將等。將該犯綁赴市曹處斬。傳首犯事地方。以示炯戒。案係比照問擬家屬免其緣坐。李九舟李廷玉二犯。在猛庭各斃練勇回民二命。亦應斬梟。嚴容孫福沅沅馬中驢輝潰登四犯。各殺回民一命。均應斬決。輝潰登解至途次。病已洗重。適臣林則徐審決另案重犯。即將其

先行正法。以免倖逃顯戮。馬中驥於解省後病故。應毋庸議。李九舟李廷玉嚴萃容孫幅沅四犯。經迤西道王發越審明定擬。具詳均因患病。尚未起解。當即咨明提臣。會同該道。恭請王命。即將各犯在大理就地正法。免致稽誅。獨得勝乘機進城。搶奪財物。應照謀叛爲從。斬罪上減一等。改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石維沂陳登萬二犯。聽從燒香結盟。應照例。實發極邊烟瘴充軍。原告丁燦庭木文科杜文秀劉義。京控呈詞。均有失實之處。本應照例。不實律定擬。姑念伊家。均已被害。情殊可憫。應請從寬免責釋放。再黃潰一犯。係勒休知州恆文之家人。該犯挾仇妄殺。並縱令隸丁滋事。即使恆文並未縱容。亦屬昏瞶不職。且該員係與已革道員羅天池同辦此案。羅天池業經奉旨革職。永不敘用。該員事同一律。僅予勒令休致。尙覺不足蔽辜。相應請旨。將勒休知州恆文一併革職。永不敘用。以示懲儆。黃潰所擄之馬。小有姑。訊明未被姦污。已據杜文秀具結願領完娶。應毋庸議。此案京控單開香匪姓名。除查明業已物故。及早經外出。并不在籍者。均毋庸傳提。以免拖累外。其提到被控人犯。供認燒香爲匪者。均已分別定罪。即嚴訊堅供。並無燒香者。亦經提同該原告丁燦庭等。再三質審。據供素不認識。并不能指出爲匪確據。不敢誣執。自應分別釋回本籍管束。至其控呈之外。有實會戕殺回民。而該原告轉未控者。亦先後併獲多人。俱訊明正法。統歸入哨匪案內。錄供報部。已咨者毋庸重錄外。再有現在續辦斬絞遣軍之黃潰等十二名。犯供暨原告丁燦庭等供結。一併鈔錄咨部備核。經此番持平懲辦之後。漢回人等。尤當隨時化導約束。令其盡消仇衅。永作良民。以期仰副聖主栽培邊圉之至意。謹將會訊辦理緣由。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雲貴奏稿 (卷八)

彌渡出力員弁請獎摺

奏爲遵旨保奏剿辦彌渡匪徒。尤爲出力之員弁。即懇天恩。分別獎勵。以昭激勸事。竊臣前奏帶兵先至彌渡。剿除

匪類情形。欽奉上諭。林則徐奏匪徒勾結滋事。調兵剿辦。地方安靜一摺。覽奏均悉。雲南趙州彌渡地方。內外匪徒。勾結滋事。焚殺劫搶。且敢圍署傷官。經該督調兵。先往剿捕。將匪犯殲獲數百名。并撫恤受害良民。地方均已安靜。此次在事人員。著該督擇其尤爲出力者。據實保奏。無許冒濫等因。欽此。仰見聖主激勵戎行。有勞必錄。至意。曷勝欽感。復查此次調集各路重兵。原以懲辦保山哨匪抗官之案。乃行至中途。驟接彌渡警報。不得不先其所急。且保山正恃負隅之勢。謂可抗拒官兵。設使彌渡地方。剿辦不能得手。則哨匪更必無所忌憚。辦理愈費周章。故必力振軍威。方可挽回。竊習撫臣程喬采。在省聞信。亦即催兵速行。以資調用。復思兵力之強弱。視帶兵官之勇卻爲轉移。將弁果奮勇向前。士卒亦安能退後。查彌渡有舊城門六座。皆經匪徒添造木柵累石。匪衆執持大小白旗。併力抗拒。其槍礮皆牆眼中放出。兇鋒甚張。臣由楚雄馳至。距彌渡四十里之雲南縣。催集各路精兵。先於附近岔口山梁分頭堵截。以防竄逸。各兵到有成數。即派委臣標千總施嘉祥。執持令箭。剋期約令進攻。如將弁中敢有觀望遷延。即以軍法從事。二月初三日早晨。提臣榮玉材。鎮臣晉德布。親駐彌渡之東面山梁。指揮督戰。揀派署遊擊陳得功。尋營營守備王國才。率帶槍兵。首先攻破柵欄。衝鋒直入。時有一賊。正欲執火。點放大礮。被王國才揮刀砍斃。即以賊破礮賊。同時督撫提標威甯開化永北維西東川各營弁兵。亦分路進攻。前後夾擊。竭一晝夜之力。計斬殺約有四五百名。生獲者一百餘名。均經分別審擬。將情罪大者。就地正法。奪獲大礮十九位。鳥槍刀械四百餘件。審明發營配用。其官兵尙未到齊之前。匪徒聞風竄逸者。復經鄰境文武。堵截兜擊。解營審辦。不任漏網。稽誅。地方一律肅清。軍聲因而大振。凡此將士用命。俾兇匪悉正典刑。無非仰仗天威。迅除遺孽。臣欣幸之下。欽懷倍深。除提鎮係專關大員。出自聖主恩施。不敢列單奏請外。其在事出力文武。由該管上司。開冊具報。經臣復加確核。將其次出力由臣等自行獎拔。未敢濫登。謹擇尤爲出力之員。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荷天恩。分別鼓勵。則身受者。倍加感激。卽入伍者。亦共奮興。於戎務實有裨益。至傷亡弁兵。應行給予賞卹。及軍前賞給虛銜頂帶。均容照例造冊。咨部查核。合

併陳明。所有彌渡剿匪出力人員。違旨酌保緣由。謹會同撫臣程喬采。提臣榮玉材。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審明迤西續獲匪犯就地正法片

再此次迤西一帶。查拏漢回各匪。呼應較靈。一則藉兵練之多。地方縣營。不慮勢孤力弱。再則因臣林則徐親駐其地。獲到之犯。一經提審明確。立時懲辦。其情罪重大者。即恭請王命。就地正法。毋庸遠解到省。聽候逐層審轉。各文武皆以此次辦賊。可免累官。倍見踴躍從事。而漢回百姓。目擊犯法之被刑。亦皆異常警悚。茲回至省城。與臣程喬采。備述迤西民情。并公同講求久安之策。訪查滇省向來解犯。種種受累。凡重犯一名到省。沿途囚籠。擡夫及僉派差役。兵丁飯食。無非地方官賠墊。距省愈遠。則需費愈多。緣滇中幅鄔遼闊。一縣所轄。有至七八百里之遙者。而又跬步皆山。夫價較他處數倍。地方官自起解重犯到省。以迄審明辦決。已不勝賠累之多。設有在省翻供。往還駁審。或調原審官到省。隨同覆訊。則州縣因辦理一犯。而累月經年。奔馳羈滯。不得回任者有之。且此種匪犯。不特於解省後。恃無旁證。最易狡翻。即其起解在途。先已難於馴伏。緣有過人膂力。扭斷鐵鐐。攀折木籠。皆爲若輩慣技。甚至路僻徑歧之處。其匪黨暗聚多人。潛謀劫奪。若兵役力不相敵。致被殺傷。遂將要犯劫去。長解短解之官。均遭參劾留緝。而要犯終致漏網者有之。大抵地方官實心整頓者少。畏難苟安者多。以爲因拏犯而受累無窮。不如陽奉陰違。轉爲得計。即使上司嚴行督飭。亦祇拏獲零星匪黨。責其於大幫巨股。結夥多人者。轉不敢輕易下手。盜賊之所以滋熾。病根多由於此。其被賊戕殺之家。非不亟圖鳴官拏辦。而拏不到案。或到而復逃。則被其報復之害更甚。故有被賊而並不敢呈告者。訪聞迤西一帶。向有賊不畏官官畏賊。民雖被賊莫鳴官之謠。因是各鄉莊。以防賊爲名。設牛叢以聚衆。始而獲賊擅殺。並不報官。迨後彼此相仇。所殺多非真賊。而大夥奸盜。轉得勾結橫行。莫敢過問。頽風已久。不得不極力挽回。此次幸乘全勝兵威。得以大加懲創。而將來各屬緝捕要務。竟無一刻可任放鬆。然欲責其

不鬆。先須使之免累。因思大夥巨匪被擊之時。當場格殺者。本係例許勿論。其擊到匪犯內。如有患病受傷。易致伴逃。顯戮。抑或黨與甚衆。氣力過強。沿途實難防範者。擬即准其就近批解道府。審已明確。由道移文臬司。具詳督撫。核明情罪。果否允當。即由臣等咨行該處駐劄之提鎮。恭請王命。就地正法。非獨所獲兇盜。可免長途被劫被逃。而行刑於犯事地方。俾被害者顯伸其冤。抑梗頑者。共鑒於駢誅。且地方官不至畏累苟安。緝捕可期奮勉。似亦戡暴安良之一法。除尋常命盜各案。仍按例逐名批解。不准援照辦理外。臣等爲掃清匪類起見。一時權宜設法辦理。以期匪徒盡戢。邊圉愈就安恬。是否有當。謹合詞附片。縷陳。伏祈聖鑒。謹奏。

審辦姚州滋事匪犯摺

奏爲上年姚州地方。匪徒糾衆燒搶。殘斃多命。及白井練民搶奪。滋事陸續獲犯二百三十六名。審明分別定擬。並究出有在永順等處。拒殺兵練。暨本案情罪重大各犯。先後在楚雄府城。及省城。恭請王命正法。以彰炯戒。恭摺會奏。仰祈聖鑒事。竊照上年八月間。姚州回匪。揆三竄等。因謀搶白井。竈戶事洩。被擊馬欄良等起意報復。運送軍械至沙汶英家藏頓。漢民王開汶盤問口角。致被殺斃。並馬致禾高添佑等理論。爭鬪傷斃沙汶英家九命。及不識姓名回民二人。燒殺山脚官莊等處回寨。回民樸八伊模馬欄良等。乘機糾衆。燒殺漢民白塔街洋派官屯等。各斃人命多寡不等。並白井關外回民。亦有被殺之事。臣等接據該署州咸孚馳稟。飛飭楚雄府協。並調新授鶴麗鎮總兵音德布署武定營參將王濤。酌帶弁兵。並委甫經出省之署麗江府裴驄。馳往會同查辦。旋據稟報。先經府協前往彈壓。即已息肆。嚴拿各匪究辦等情。當經臣等將查辦情形。奏明聖鑒。一面嚴飭上緊擒拿。勿使漏網。因查先據該州勘報。漢民被燒房屋二千六百八十餘間。傷斃男女三百二十七丁口。回民被燒房屋二百六十餘間。傷斃男女六十五丁口。是否尚有逃亡。難得確數。應逐處清查。再行具報。其白井關外。被殺回民若干。棄屍何處。現向查無下落等情。臣等以該匪等倚衆逞兇。恐被燒被殺。尚不止此數。飭令確查。嗣據該州會同委員通海縣袁風清。候補

縣王秀毓。周歷清查。回民被燒房屋。被傷人命。悉與前數相符。惟漢民被燒房屋。共有三千一百三十一間。被傷人命。共八百五十丁口。前因屍親搬避。旁人無從指報。兼有逃匿各等。復被搜殺。及墮巖溺水致斃。故與前報多寡。符。現查並無遺漏。並於白井關外等處。陸續起獲私埋。及遺棄山箐男女回屍。五十六具。均驗有傷。一併造冊呈核。並據該鎮府等。先後稟報。督同州營文武。嚴密捕拏。除楔小重子等十五名格傷。解案訊供後。身故楔伊麼一名。因指拏黨匪楔有盈。自圖減罪。致被破有盈殺斃外。陸續拏獲匪犯。共一百數十名。遂飭分起解省。發委雲南府等審辦。因首要逃逸尚多。復飭搜捕歸案審究。適保山哨匪滋事。鶴麗鎮總兵音德布。調赴該處軍營。而該州兵役力單。勢難分投堵緝。該匪等自知罪重。兼多四竄奔逃。臣等因思除惡務盡。必當乘勢掩捕。嚴加懲創。庶足以懾服人心。而消弭後患。臣林則徐於懲辦保山彌渡永平蒙化趙州等處。匪徒事竣。徹兵之便。密派弁兵。分扎四圍要隘。並令昭通鎮總兵劉定選。隨帶弁兵前往。會同府協。暨前署州咸孚。現署州吳嘉思。四路兜拏。旋據弁兵差役。拏獲首要楔八伊模等。八十二名。並經委員捐升雲南通判沈傳經。帶領丁練。拏獲首要楔八老陝章小老楔王淋三名。候補縣嚴鈇。帶領丁練。拏獲首要楔老五何有沈楔小補子三名。武定州吏目謝德淳。帶領丁練。拏獲首要楔幅安古盆子楊其能三名。共計獲犯九十一名。提解至郡。督同委員。連日研訊。內楔八伊模等七十五犯。或係起意糾衆燒搶。致斃多命。或聽從燒搶。及事後搜山搶奪。均殺人自一二命至四五命不等。並究出有曾在永昌江橋順甯猛庭寨等處。拒殺兵練。運送火藥。搶奪職位等項情事。俱屬罪大惡極。內馬留楔萬隴二犯。因有在省人犯多名。須留以備質。其楔八伊模等七十三名。未便稍稽顯戮。臣林則徐於審明後。分別凌遲斬梟斬決。即在楚雄府城。恭請王命。飭委署楚雄府寶俊。署楚雄協副將尚宗慶。將該犯等綁赴市曹。分別處決。應梟示者。傳首犯事地方懸竿示衆。以昭炯戒。並將馬留等二名。楔俊望等十六名解省。併同前到各犯。實審究辦。茲據該委員雲南府桑春榮等審明。由藩臬兩司覆審。解勘前來。臣等會同提犯親鞫。緣姚州回民多係楔姓。並非同宗。楔八伊模馬嶺良楔八老陝楔幅安

樓伊麼榎三竅。素性兇橫。人皆側目。道光二十七年七月間。該犯等同章小老張汝淮。屢次訛詐李洗溪等銀兩。被害之人。畏不敢控。嗣樓三竅馬欄良榎伊麼等。以詐銀無多。探知白井窺戶羅晴川。家道殷實。與榎思慮世澤。商謀糾搶。私將器械。藏寄張汝淮陳典家內。因漏洩其事。被井衆報官。將榎三竅拏獲。馬欄良等。起意向井民報復。八月十三日。將刀械藏放馬小班草馱。送至白塔街回民沙汶英家寄頓。街民王開汶盤問口角。被沙汶英之戚榎小老。殺傷身死。漢民馬致禾不依。糾約高添佑胡小萬椿彭爾受高欄賓。及街衆多人。前往理論。並言如其不服。即毆打汝洩。因沙汶英家男婦。齊出辱罵。致相爭鬧。小沙氏抓住馬致禾。致禾碰撞。被馬致禾拔刀戮傷咽喉。老沙氏拾石。向高添佑擲打。高添佑喝令彭爾受對毆。彭爾壽用刀戮傷老沙氏左肋。沙汶英榎小老。各向胡小萬椿高欄賓撲毆。被胡小萬椿高欄賓。各將沙汶英榎小老砍傷。與小沙氏等。俱倒地斃命。其餘沙汶英親屬五人。並不識姓名。回民二人。亦與街衆互鬪。被何人致斃。人多勢衆。不能確指。馬致禾當令衆人。將沙姓房屋拆毀。因聞山脚官莊回民。欲行報復。馬致禾起意。先發制人。糾衆燒殺該二處回寨。欲使回衆畏懼。不敢尋衅。遂糾約畢老五。彭爾受。馬小荷包。胡東昇。高得和。劉興。楊啓亮。馬添旺。高偉。高正祥。董良厚。畢芳。李興。高淨等。及趕街各漢民。共百餘人。前往山脚官莊兩回寨。放火燒殺。畢老五復起意。將回民小邨。一併焚燒。各該處回民男婦。被燒被殺及逃跑跌巖身死者。共六十餘命。時有一回婦出外逃走。彭爾受將其砍傷身死。漢民馬小荷包等十二人。亦被回民傷斃。回民榎八伊模。以漢民欺凌同教。正可藉報復爲名。燒殺漢邨。搶掠財物。隨糾九馬欄良等七十七人。及其餘回衆。共二百餘人。分往白塔街洋派北關官屯等邨燒搶。維時漢民男婦奔命分逃。被該犯等殺斃一二命至四五命不等。並有被回衆殺傷。及跌巖落水。致斃多命。該犯等同回衆。搶獲銀錢衣物牲畜。不計其數。將各該邨房屋。一併燒毀。當各走回。內張欄保搶獲牲畜銀兩。交張谷洪受寄銷賣。張谷洪藉此分得多贖。榎八伊模。因知漢民逃避康郎等處。山箐帶有銀物牲畜。復起意糾約榎小三頭等五十三人。及其餘回衆。分往搜山搶奪。榎小三頭等。各殺斃漢民一命。其餘回衆

亦有將漢民拒殺得贖攜回。因聞官兵捕擊各自逃散。此漢民馬致禾等。因向回民盤查收藏軍器起衅。燒殺回案。致斃回民六十餘命。回民楔八伊模。乘機糾衆燒掠漢部。並搜山搶奪。致斃漢民八百餘命之原委也。嗣回民楔俊。望馬欄安。羅惹。楔小楞五。楊映望。楔成尙。何有潰。楔欄安。楔汶玉。楔新保。楔潮富。楔萬幅。楔映潰。楔添玉。楊本椿。楊小三苟。馬潮沉。楔新成。馬椿。楔承厚。玉成保。楔永保。楊裁。馬椿漢。劉唐。路古燃。楔本棒。楔有潰。楔萬崇。楔老八。楔潮良。張連科。何小石。老。楔添潰。楔玉安。楔小受。楔有才等。先後路過黑壩。西邑。隴山。羅家灣。杜家屯。稗子田等處。因漢民均忿恨回教。遇回辱罵。楔俊望等回置爭毆。各斃漢民一命。白井練民。蕭老五。因恨回民兇惡。見該井關外。有回民數戶。正在搬家。起意糾搶。當向晁添錫。張有壬。張錫。王有潰。李應旭。白世良。商允前往。白世良畏懼。中途轉回。蕭老五等。分投搶奪。因事主攔護。蕭老五。晁添錫。張有任。各自拒殺事主一命。張錫幫同蕭老五。刃傷事主。將贖搶獲。攜走。時有幼孩拉住喊擊。蕭老五認係回民。起意致死。即將該幼孩砍斃。歸向白世良告知。分給贖物。當各逃走。嗣該處回民不依。至蕭老五邸內搜查喊罵。李小老大等勸解。因被牽冒爭鬧。李小老大用刀。將一回民戮傷。跌地。該回民稱須報復。李小老大起意致死。當將該回民砍傷斃命。其餘回民向張小喜得等爭鬧。張小喜得賀小張更。賸小起何泳興。各自毆斃回民一命。餘回被張揚張連甲何洗斗用矛戮傷逃跑。李小老大等。將各屍移赴山箐掩埋。獲屍啓驗。並查明被蕭老五等。搶奪殺死等命。係屬各姓。並非一家。此又回民與漢民各自模及。鬪白井練民搶奪回民財物。拒捕事後。搜查爭鬪。致漢回各有斃命之原委也。臣等提訊各供不諱。查回民楔八伊等。起意糾衆。燒殺漢部。致斃多命。照強盜殺人放火例。應擬斬梟。唯究出該犯於二十六年。在永昌疊次抗拒官兵。燒燬江橋。殺死兵練十命。實爲兇惡之尤。應請加擬凌遲。楔八老陝。馬欄良。楔幅安。楔老五。土應揚。楔玉保。楔成盈。楔洗有。楔小補子。楔有中。章小老。楔小六二。楔小羊保。楔小寬子。何有洗。楔玉淋。古盆子。楔小四頭。楊才。楔小七頭。楔成陽。馬小四。馬成富。楔添華。劉小三。小利黑。楔海羊。楔有興。馬留。楔萬隴。楔小石老。楔正善。楔升。張成隴。李榮華。馬成玉。楔俸。

黑姑路。何小鑿匠。楔小重子。小黑五。何老六。添么大。楔義學。楊材。羅老五。楔順沅。楔厚沅。楔伊麼。楔老六。楊成。楔深。有。楔正楊。張欄保。楔小五斤。楔映有。楔洪玉。楔有旺。馬春玉。楔成良。楔汰全。楔應科。小荷子。楔小八子。楔涇沅。馬小。斑。楔有盈。楔棒小。花子。火里斯。楔金。楔成學。毛驢子。楔懶意。馬懶俊。楔三牛。楊中亮等。七十犯。均聽糾燒搶。各殺。斃漢民。自四五。命及一二。命不等。內究出有於二十六年。在永順等處。抗拒官兵。殺死兵練。運送火藥。搶奪。斃位等。項情事。查謀叛已行律。止斬決。俱應從重。照強盜殺人。放火。斬決。梟示。例問擬。除楔伊麼。已被楔有盈殺斃。張成。隨。李漢華。馬成玉。楔倖。潰黑姑路。何小鑿匠。楔小重子。小黑五。何老六。添么大。楔義學。楊材。羅老五。被兵役格傷。解案。訊供後。身死。楔萬隴。楔正善。楔升馬。欄俊。楔三牛。楊中亮。解審。在途。在監病故外。楔八老。陝等。五十七犯。均請照例。斬決。梟示。漢民馬致禾。糾毆致斃。回民沙汶英一家九命。並復起意。糾衆燒殺回寨。查聚衆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而。毆死一家三命。及挾仇放火。燒房殺人。均例應斬決。畢老五。聽從燒殺。復又起意。另燒回民小邨。亦例應斬決。該犯。等挾仇燒殺。致斃多命。情殊兇殘。均請加擬梟示。漢民蕭老五。糾搶回民財物。拒斃事主一命。並另行謀殺十歲以。下幼孩一人。查搶奪斃命。及謀殺十歲以下幼孩。均應擬斬立決。該犯兩犯。斬決。照例加擬梟示。回民楔小三。頭。楊。其能。楊富。楔小奴。牙海約。楔添成。何珍。楔欄安。馬應椿。楔小五。四。馬長零。楔小頭。丁潰。楔俊成。馬萬椿。李老五。楔路。涇。楊映。洪火。鑿。暨飯團子。小猓。攏。楔小老頭。楔叫花。楔隴。何小八。四。楊進。楔海仁。馬映洪。何有倫。沙鉢小。馬七。楊洲。閃潰。丁老五。楊雨生。楔老抓。馬成名。楊瀾友。楊小五。頭。馬崇受。楔乳奴。楔小煞。波。馬玉山。楊添秀。魯古。麼。楔志。隴。楔汝才。楔洗彩。楔洪。洪。楔老五。板。楔老牛。楔右事等。五十三犯。聽糾搜山。搶奪。各自拒斃漢民一命。內除馬。玉。山。楊添秀。楔志。隴。楔汝才。楔洗彩。楔洪。洪。楔老五。板。楔老牛。楔右事等。被兵役格傷。解案。訊供後。身死。及解審。在途。在監病故外。楔小三。頭等。四十四犯。均請照白晝搶奪殺人。例。擬斬立決。漢民彭爾受。聽從高添佑。主使。斃老。沙。氏一命。照鬪殺下手。爲從。罪止。擬流。其聽從。焚燒。回。邨。復故。殺。逃。婦一命。罪應斬候。唯助惡。燒。添。殊。爲。兇。殘。應。請。加。

擬立決。以上各犯情罪重大。未便稍稽顯戮。內除楔八伊模等七十三犯。已在楚雄府城。恭請王命。先行正法外。其馬致禾。馬欄良。馬留。楔小石老。楔添華。劉小三。小利黑。楔海羊。楔有興。楔有盈。楔偉小。花子火里斯。楔金。楔成學。毛驢子。馬映洪。何有倫。沙鉢。馬小七。楊洲。閃漬。丁老五。楊雨生。楔老扒。馬成名。楊瀨友。楊小五頭。馬淙受。楔乳奴。楔金文。楔小煞波等三十二名。恭請王命。飭委臬司。及督撫兩標中軍。城守營等。押赴市曹。監視處決。應臬示者。將首級委員解赴犯事地方。懸竿曉示。以昭炯戒。漢民晁添錫。張有壬。聽從蕭老五。糾搶得贖。各斃事主一命。除晁添錫業已病故外。張有壬。請照白晝搶奪殺人例。擬斬監候。張錫。聽從搶奪。於蕭老五。拒殺事主時。幫同刀傷。請照搶奪殺人爲從。幫毆刃傷例。擬絞監候。均秋後處決。高添佑。胡小萬椿。高欄賓。聽從馬致禾。糾毆。該犯高添佑。主使彭爾受。毆傷老沙氏致斃。應以主使爲首。胡小萬椿。高欄賓。各自毆傷沙汝英。楔小老身死。照鬪殺律。均罪止絞候。第沙汝英一家致死九命之多。皆由該犯等助毆所致。情亦殘慘。且至因此釀成巨案。除胡小萬椿。高欄賓。業已病故外。高添佑。應請擬加立決。李小老大等。因蕭老五。糾搶拒捕。被回民搜查。解勸爭鬪。李小老大。故殺回民一命。請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張小喜。得賀小長。更盧小起。何泳興。各自毆斃回民一命。請照鬪殺律。擬絞監候。回民楔俊望。馬欄安。羅意。楔小楞。五楊映望。楔成尙。何有潰。楔欄安。楔汶玉。楔新保。楔潮富。楔萬幅。楔映潰。楔添玉。楊本椿。楊小三。苟馬潮沅。楔新成。馬椿。楔成厚。王成保。楔永保。楊裁。馬椿漢。劉唐。路古。楔本棒。楔有潰。楔萬淙。楔老八。楔潮良。張連科。何小石老。楔添潰。楔玉安。楔小受。楔有才。因先後與漢民口角爭鬪。各斃漢民一命。除楊本椿。張連科。業已病故外。楔俊望等三十五犯。均合依門殺律。擬絞監候。俱秋後處決。回民薩滿五。羅小海。勇馬洪保。楔小黃頭。馬小九。楔小圃子。蕭小定。楊騰隴。曹老三。唐有受。楔世祿。馬洲。馬成。何盈。楔棒意。馬騰隴。楔世意。馬存。馬小五。八。楔保。何小長。受楔小三。馬受。楔汶章。楔洪受。楔本立。楔明安。楔亮。楔小七。五。馬路甫。楔小。楔臉等。聽從楔八伊模。糾約搜山。搶奪。並未傷人。內除馬路甫。楔小。楔臉。業已病故外。薩滿五等二十九犯。請照回民搶奪。結夥三人以上例。均應發雲貴兩

廣極邊煙瘴充軍。回民張谷洪。於張欄保搶獲漢郎牲畜銀物。受寄銷賈。分得多贖。照知強盜後分贖滿數例。應發近邊充軍。唯明知燒搶巨案。輒敢代爲銷贖分肥。較尋常分受盜贖。尤爲藐法。請從重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回民楔三竅楔。世濬漢民張汝淮。各自迭次詐訴擾害。除楔三竅業已病故外。楔世濬張汝淮。照兇惡棍徒例。均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漢民王有潰李應旭。聽從蕭老五搶奪回民財物。當蕭老五等拒斃事主之時。該犯等在場目擊。卽屬爲從。請照搶奪殺人爲從。未經幫毆成傷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漢民張揚張連甲何洗斗。因與回民口角爭鬧。各用鐵矛戳傷回民。平復。請照兇器傷人例。均發近邊充軍。回民楔登隴。聽從楔八伊模。糾約燒搶漢郎。臨時因病不行。事後分得贖物。請照共謀爲盜。臨時患病不行。事後分贖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回民李映詳張連沉楊中明。莫如淋楔。汝盈楔有功。聽從楔八伊模。糾約燒搶漢郎。漢民白世良。聽從蕭老五。糾搶回戶。均臨時畏懼不行。事後分得贖物。請照共謀爲盜。臨時畏懼不行。事後分贖例。均杖一百。徒三年。分別定地發配。折責安置。何小八頭。聶倫楊旭。楔小雙等。聽從楔八伊模。糾約燒搶。臨時畏懼不行。事後亦不分贖。請照共謀爲盜。臨時畏懼不行。事後不分贖例。各杖一百。陳典訊不知楔三竅等。謀搶竈戶情事。惟聽藏刀械。亦有不合。請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酌加枷號一個月。分別枷責發落。姚州及白井地方。經此懲創。回漢各知震懾。閭閻均屬安靜。仍飭該處文武。隨時稽查約束。不得再滋事端。此案雖經拏獲首要多名。盡法懲辦。惟恐尚有潛匿。並白井案犯。亦尚未悉數就獲。仍飭嚴密查拏。不得稍形鬆懈。續有戈獲。另行審擬具奏。前署州咸孚。於地方致斃多命。雖失於防範。第因勢兇事驟。力不能制。今於數月之內。協獲多犯。合無仰懇聖慈。寬免議處。至回漢各犯。先後共獲二百三十六名。內凌遲斬決梟示。並罪應統決等犯。共有一百三十八名之多。係屬設法兜擒。俾首要不致漏網。所有接署姚州。及白井文武員弁。並鄰境暨在事差委各員。或帶兵圍捕。或購線密拏。雖皆分所應爲之事。但人犯衆多。辦理均甚出力。臣等未便沒其微勞。可否量予鼓勵之處。均出恩施格外。恭候訓示遵行。除全案犯供咨部外。謹將各犯罪名事由。另繕清單。恭呈御覽。

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雲貴奏稿 (卷九)

迤西移改協營添設汛兵摺

奏爲迤西甫就乂安。地方實形遼闊。擬於善後案內。添移營汛兵丁。及酌派換防處所。將經費由外籌辦。以聯聲勢。而重巡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滇省之永昌順甯大理三府。暨蒙化一廳。並楚雄府所轄之姚州。皆處迤西邊界。山深箐密。道阻且長。雜處滇回。易藏奸宄。本年自春至夏。先在彌渡用兵。繼由保山永平。遞及蒙化之大小圍埂。終而辦至姚州。皆藉所調大兵。分投緝匪。除剿殺不計外。先後獲犯一千餘名。均已分別訊明。寘之於法。經此一番懲創。閭閻始能安枕。商旅乃得通行。惟地段綿延。各營汛相距既遙。卽有贛長莫及之勢。迨聞焚槍劫殺。兵至而賊已遠颺。是以今夏軍務竣時。雖將全師凱撤。而猶酌留兵弁。分段駐防。入秋以來。仍陸續報獲逸犯多名。地方益臻靜謐。惟各處情形不一。有須互相鈐制者。自宜以客兵換防。有須永固藩籬者。又宜以土兵駐守。爲久遠計。不得不相度要隘。移汛添兵。以期巡察周詳。互相犄角。臣林則徐前在迤西駐劄時。卽與臣榮玉材。率同迤西道王發越。隨處查勘。公同酌議。迨回省後。復與臣程喬采。暨在省司道。節次籌商。如永昌地方。最稱扼要。在國初原設永順鎮總兵。統轄中左右三營。迨後改鎮爲協。所留左右二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員。右營守備一員。均駐永昌府城內。自城外至大理府五百餘里。路途險阻。而實爲來往通衢。乃僅有把總外委汛地。並未駐有千總以上之武職。殊屬非宜。今擬將永昌存城之右營守備一員。移駐緊要之永平縣城。其自瀾滄江北岸之杉木和汛。直至東北大路之漾濞汛。皆應歸於右營管轄。查永平原駐把總一弁。帶兵三十四名。未免單薄。今擬添募兵八十六名。連原駐之兵。合共一百二十名。駐劄永平。以爲永昌門戶。又永平轄之永定站。亦係大路。距城約及百里。爲盜賊出沒之所。向未駐兵。今

擬添募兵五十名。撥一外委督巡。作爲永定汛。又龍街距城一百二十里。回民多而且悍。向來亦未駐兵。今擬添募兵四十名。撥一外委管帶。作爲龍街汛。又漾濞雖在蒙化廳界內。而距廳城約二百里。其汛地本係永昌右營所轄。但向來僅以額外外委帶兵三十二名駐劄相近之柏木鋪。而於漾濞上下兩街烟戶極多之處。雖有巡檢分駐。並無武弁專防。殊不足以資巡緝。今擬移撥永昌千總一弁添募兵八十名。令其管帶駐守。其柏木鋪原駐兵弁。卽作爲漾濞汛協防。統歸右營守備管轄。又永昌左營之姚關汛。壤接夷地。距城一百六十八里。原設把總一弁。駐兵六十名。今擬添募兵四十名。共成一百名。駐守要隘。又舊乃汛。距城四百五十里。本係右營汛地。今應改歸左營。其原設代防外委一弁。駐兵三十名。在昔足敷防守。今將保山回民。安插於官乃山。已有二百餘戶。而尙有回民。續求赴彼居住者。該山係舊乃汛所轄。防範稽查。更關緊要。擬改撥把總一弁。添募兵五十名。以資彈壓。又永昌坡。距城一百八十里。地形險要。向只駐兵十二名。今擬添募兵六十二名。移把總一弁。赴彼管帶。以資防守。至永昌協左右營汛地。前因都守均在本城。故分汛頗有錯雜。今既將守備移駐永平。應按各汛地勢。分別改隸兩營。如姚關。舊乃。永昌坡。鱗水。枯柯河。潞江。猛峒。駝子鋪。猛賴。栗柴壩。觀音山。十一汛。應歸左營都司管轄。杉木和竹魯。凹。燕子河。北沖河灣。永平城。永定。龍街。柏木鋪。漾濞。十汛。應歸右營守備管轄。此永昌一帶。添改備弁兵丁之情形也。但永郡最爲險要者。莫過於瀾滄江橋。往年回匪之燒橋。上冬哨匪之拆板。皆謂此橋一斷。官兵卽不能渡江。以致匪類恃爲負隅之固。查向來該橋一帶。只派兵丁八名輪巡。固屬無益。今卽添營移汛。若僅守以本處兵丁。仍恐其與哨匪勾通。緩急究難盡恃。臣林則徐前於永昌閱兵摺內。業經先陳大概。茲復公同商議。似此咽喉之地。宜以客兵換防。擬由提標派出千總一弁。帶兵一百名。駐劄瀾滄南岸之平坡。該處距險憑高。四面皆堪瞭望。以之守禦折衝。自當倍形得力。每屆半年。調換一次。俟換防者到彼。准原駐者回營。以均勞逸。但客兵於地形。未盡熟悉。仍須主兵協同守望。不任置若罔聞。此後擬將江橋地方。作爲永昌左右兩營公汛。如該處失事。將永昌都守。與派防之提標千總。一體

懲處。以期各顧考成。此又酌擬主客互防之原委也。至順甯府地方。南北相去七百餘里。從前營伍。原隸永順鎮標。迨後改爲順雲營。以參將一員管轄。駐劄緬寧廳城內。離順甯府城三百餘里。所而轄之錫臘等處。接連夷地。回匪每與夷衆勾結爲奸。且距營既遙。恐參將難於遠馭。查龍陵協副將一缺。雖處邊隅。而地方現甚安靜。且龍陵距騰越鎮不遠。該鎮總兵。堪以隨時策應。今擬將順雲營參將。與龍陵協副將。兩缺互相調換。作爲順雲協副將。龍陵營參將。並龍陵中軍都司。亦改爲順雲協中軍都司。均移駐緬甯廳城。將該協錢糧。歸都司經管。其順雲營左軍守備。仍駐順甯府城。右軍守備。則須移駐錫臘。查錫臘原只外委一弁。帶兵十八名。劄駐。今情形大非昔比。夷回均須防範。兵力不可太單。數年以來。皆有留防弁兵三百名。現擬以守備兵。久駐其地。所需兵額。酌定二百四十名。除原駐兵十八名外。尙應添兵二百二十二名。又右甸一城。介在永順兩府之間。是以永昌協與順雲營。皆有右甸名目。然該處距順甯府城。祇一百四十里。而距永昌府城。二百一十里。今既於永順坡添兵駐守。則永昌協不必再立。右甸汛之名目。自應歸於順雲專轄。查右甸城。毗連猛庭寨。漢回雜處。屢啓衅端。原駐把總一弁。帶兵四十三名。爲數本少。近年多事之際。添駐防兵。每及數百名。今匪類多已就擒。仍須時加防範。擬酌添守兵三十七名。連原駐之四十三名。共成八十名。並添撥額外委一名。隨同把總管帶。又阿魯史塘。亦係犬牙交錯處所。原設塘兵五名。不敷稽察。今擬改塘爲汛。添兵三十五名。撥順雲營存城外委一弁管帶。以上三汛。共應添兵二百九十四名。查順雲之兵。分汛多而存城少。龍陵之兵。分汛少而存城多。除右甸阿魯史二處。所添兵數。仍於順雲存城兵內改撥外。所有錫臘。應添兵數。卽於龍陵存城兵內改撥。作爲新設順雲協額兵。不必另行招募。千總以下各弁。均不更動。惟其中軍都司。既改歸順雲協。應將龍陵右營守備。改爲中軍守備。並將左右兩營。改爲左右哨。由該備督率兩哨千總。經理營務。此順甯一帶。酌改營制之情形也。至大理府爲提督駐劄之所。復有城守一營。似兵力已屬充足。但城守營汛地。綿亘三縣四州。而額兵僅七百餘名。逐日解犯護餉等差。絡繹不絕。勢難再行裁撥。其提標中左右三營之兵。皆

爲徵調而設。若將標兵改汛。殊與營制不符。現查太和趙州交界之下關。商旅輻輳。向無員弁駐劄。亦屬非宜。今擬添募兵一百名。撥大理城守營存城之右哨千總一弁。移赴下關駐防。作爲該千總汛地。其原設巡防上下兩關汛之右哨外委千總。前往上關駐劄。以專責成。又彌渡把總。卽令專駐太和縣城。毋庸兼管。並另派左哨外委千總。前往下關駐劄。以專責成。又彌渡地方。甫經戡定。原駐外委一弁。帶兵四十名。尙覺單薄。今擬添募兵四十名。又紅巖一處。亦匪類聚集之區。向無駐劄弁兵。今擬添募兵四十名。撥城守左哨二司外委。在紅巖駐劄巡防。與趙州彌渡上下聯絡。統歸大理城守都司管轄。其餘各汛。悉仍其舊。此大理一帶移汛添兵之情形也。又蒙化一廳。最多回戶。而其汛地。係景蒙營遊擊管轄。該遊擊向駐景東廳城。距蒙化廳城。已有四百七十里。而自蒙化廳。至扼要之三勝站。又七十餘里。中間未設塘汛。實恐疏虞。今擬將景蒙營存城之右哨二司把總。移駐三勝站。由該營撥兵八十名。隨同駐劄。並巡查大小圍埂及茅草哨等處。以免空虛。至楚雄原有楚姚鎮標。自裁鎮改協之後。其分駐姚州者。惟千總一弁。帶兵六十七名。除分布二十二塘。計兵四十五名外。存城者僅兵二十二名。如上年該處。漢回焚殺之事。在城兵丁。卽不敷彈壓。今擬添募兵五十三名。連各塘共成一百二十名。俾其防守城池。巡緝附近匪類。此又蒙化姚州二處。改汛添兵之情形也。以上所改協營汛城。凡駐防各員弁。均於存城內酌量移撥。毋庸增添。惟兵丁除撥抵外。計應添募守兵六百四十一名。無閩之年。需餉銀七千六百九十二兩。有閩加增銀六百四十一兩。兵米每名每月例支三斗。今擬概以折色散放。每月拆銀三錢。無閩之年。需米折銀二千三百七兩六錢。有閩加增銀一百九十二兩三錢。但思國家經費有常。曷敢以添餉增兵。復由部中於正餉之外。另籌撥款。惟當於本省自行籌畫。庶足以資久遠。而節度支。查滇省鹽務課款中。因銷數暢旺。於正溢課外。尙有溢餘銀數萬兩。道光八年。前督臣阮元。奏請按年據實造報。以一半歸部報撥。一半留存本省。以備邊費。各項例不准銷之款。就此支銷。奉旨允准。在案。今因迤西漢回甫定。邊地綿長。移伍添兵。實善後中必不可緩之務。合無仰懇聖恩。准於本省鹽課溢餘項下。每年儘先

勸撥銀一萬兩。遇閏加增八百三十二兩九錢。作爲新添兵餉米折之用。此款開除之外。尚應存盜餘若干。再照奏定章程。以一半歸部充公。一半留存本省邊費。每年估撥兵餉之時。卽先將增添餉銀米折數目。聲明扣除。毋庸請撥。以清款目。至移駐都守。應蓋衙署。及千總外委兵弁。均須建蓋汛房。經費頗繁。亦未便開銷款項。現據大理府知府唐惇培。捐銀二千兩。準升蒙化同知汪之加。捐銀一萬兩。騰越廳同知彭崧毓。捐銀三千兩。共銀一萬五千兩。堪以分撥估建。如尙不敷。再由臣等另行籌給。此項工程。既係捐辦。應奏明請免造冊報銷。至永昌江橋。換防弁兵。鹽菜口糧。每年約需銀一千五百兩。並往返軍裝糧費。卽由本省邊費內支放。毋庸另籌。如此一摺注間。於帑項既可。不糜。而營伍堪資實用。總期久安長治。以仰副聖主整飭營伍。綏靖邊陲之至意。所有添募兵丁。現卽豫飭各營汛。先行認真挑募。務擇其年力強壯。技藝可觀者。方准應募。由該管將備。逐層考驗報查。不許以老弱一名充數。俟奉俞允後。卽於二十九年正月。起一體到汛值防。以免拖前搭後。其餘未盡事宜。另容隨時確核。分別奏咨辦理。除將添改營汛處所。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並分咨戶兵兩部外。謹將臣等會同籌辦緣由。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飭部核覆施行。謹奏。

#### 查勘礦廠情形試行開採摺

奏爲遵旨查勘滇省礦廠情形。請將舊廠核實清釐。新礦試行開採。以期弊去利興。行之有效。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准部咨。奉上諭。前因戶部奏籌備庫款一摺。當派宗人府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妥議具奏。茲據另議章程五條。無非就自然之利。斟酌損益。惟在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議。立定章程具奏等因。欽此。臣等跪誦再三。仰見聖主裕國足民。利用厚生之至意。復查新定章程五條內。如河工漕務。本爲滇省所無。鹽務則向有定章。並無懸引贖課。自應遵旨。無庸更易。至錢糧年清年款。各稅儘收儘解。均無蒂欠。除將應造清冊。飭屬依限。據實造報。聽候稽覈。以昭劃一外。計滇省所應辦者。首在開採一事。敢不詳慎籌維。復思有土有財。貨原惡其棄於地。因利而利。富仍

使之藏於民。果能經理得宜。自可推行無弊。考之周禮。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注云。卅之言礦也。其曰。爲之厲禁以守者。爲未經開採言之也。曰。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卽明言開採之法。爲後世所仿而行焉者也。以時云者。註疏但釋其大意。今以臣等在滇所訪問者證之。似指冬春水涸之時而言。蓋金爲水母。五金所產之礦。皆須屏水。而後取礦。故辦銅。例有水洩之費。銀礦亦然。夏秋糟洞多水。宜洩倍難。往往停歇。若水過多。而無處可洩。則美礦被淹。亦成廢洞。乃悟以時二字。古人固早見及此也。物其地圖云者。亦如今之覓礦。先求山形豐厚。地脈堅結。草皮旺盛。引苗透露。乃可冀其成。廠滇中諺云。一山有礦。千山有引。引之初見者。曰子擾漸而得有正擾。乃可進山獲礦。礦形成片者。謂之刷。糟洞寬廣者。謂之堂。由成刷而成堂。始爲旺廠。若土石夾雜。則謂之鬆墟。旋開旋廢。易虧工本。甚至下開上壓。滇諺謂之蓋被。則非徒無益矣。故認勘必須詳細。所謂物其地圖者。正以此耳。巡其禁令云者。誠以開採人多。須有彈治之法。如今之廠內。各設課長。客長。洞長。鑪頭。樓頭。鑪頭。皆所以約束糟戶。及鑪丁。砂丁之類。又須多派書差巡練。以杜偷匿漏課。並禁奪底爭尖。此皆巡其禁令之遺意。是開礦之舉。不獨歷代具有成法。而周禮早已明著爲經。况滇省陞步皆山。本無封禁。而小民趨利若鶩。礦旺則不招自來。礦竭亦不驅自去。斷無盤踞廢洞。甘心虧本之理。其謂人衆難散。非真知礦廠情形者也。滇人生計維艱。除耕種外。開採是其所習。近年因銅斤產薄。唯恐京運不敷。但有能覓子廠之人。廠員無不亟令試探。若輩行山望氣。日以爲常。於地力之衰旺盈虛。大都能知梗概。見有可圖之利。或以紅單而報苗引。或以僉呈而請山牌。當其朋集鳩資。人人有所希冀。要之人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據本地人所言。開而能成。成而能久者。向實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論。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數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數百人之利。無利之處。人乃裹足。故凡各屬礦廠衰旺與閉。地方官皆不能隱瞞。惟設法經理之人。能使已閉復興。轉衰爲旺者。實難其選耳。案查嘉慶十六年間。戶部議覆雲南銀廠十六處。抽收課稅。以二萬六千五百五十兩零。爲每年總額。准以此廠之有餘。補彼廠之不足。不必分廠核

算。務期總額無虧。如收不足數。著落分賠。遇有盈餘。儘數報解。迨嘉慶十九年。白沙一廠。衰竭封閉。奉旨開除。此後定有課額者。共止十五廠。年應抽解課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四兩零。載在戶部則例。其奉准儘收儘解之廠。則例所載。祇有角麟。太和。悉宜。白羊。四處。嗣又據續報。永北廳之東昇廠。東川府之硤山廠。新平縣之白達母廠。此內惟東昇一廠。歷年出產較多。所抽課銀。尙可以補各廠之缺。若硤山。白達母二廠。則皆於鉛礦內抽取。殊不濟事。其已定課額之十五廠內。如南安州之石羊土革。鏡雄州之銅廠坡。會澤縣之金牛。永平縣之三道溝。實皆歷年廢歇。因課額早定。不敢短絀。或以未成之子廠。先行劃補。或由經管之有司。自行賠解。檢查歷年奏銷冊內。均與開化府鶴慶州。永北廳之金廠四處。一同按類解課。總數並無虧短。除課金贏餘無多不計外。其報撥課銀。節年贏餘。自一二千兩至六七千兩不等。此臣等於未奉諭旨之先。因欲整飭廠務。卽已分別查明之實在情形也。茲蒙諭令。於所屬境內。確切查勘。廣爲曉諭。酌量開採。自應先於舊廠之外。加意稽查。當飭藩司。遴擇曉事委員。分路訪覓。諭以金銀皆可採取。不必拘定一格。卽或有人互爭之地。前因滋事。而未准開者。今不妨由官督辦。抑或草皮單薄之礦。前恐未成。而不敢稟者。今不妨據實報聞。且仰釋訓諭諄諄。不准游移不辦。如果開採之後。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等因。聖明俯體下情。如此開誠布公。官民更何所用其疑慮乎。況查滇省課金。或以牀計。或以票計。例定課額甚微。其課銀章程。本係一五抽收。民間採得十萬兩之銀。納課者僅一萬五千兩。可謂欽從其薄。於民誠有大益。將此明白開導。似民間皆已踴躍倍常。當據委員。會同臨安普洱文武稟稱。查得他郎通判所轄坤勇等地方。距城九十里。有土山數重。山頂全係碎砂。不能栽種。故無民居。前因土內產有金砂。遂有外來游民。私挖淘洗。致相爭鬪。稟經前督臣。委員會同他郎元江廳州。前往查逐。該游民各卽逃散。遂將該山封閉。但金砂仍不時湧現。挖淘較易。難免游民旋復潛來。如蒙奏明開採。雖豐番難。以遠定。究足以裨公課。而杜私爭。臣等隨復批飭各員。親詣該山。勸明實在情形。旋據稟覆。山頂寬平。周圍約七八里。掘土尺餘。卽見細碎金砂。閃爍耀目。官員到山。游民先已躲避。勸有私祠四

口詢訪附近邨人云。挖起金砂。取水屢淘。復以木板爲牀。竟日搖盪。一人之力。日可得金幾釐。多亦不出一分。又離該山數里。有名爲三股橋。及小凹子。二處。勘有草皮銀礦。微夾金砂。現亦有人偷挖。但未進山成洞等情。臣等當即批准。將此三處。試行開採。但先前既因私挖。致釀鬭爭。此次官爲督辦。亟應選擇殷實良善者。作爲頭人。責令招募砂丁。逐層約束。前此偷挖滋事。驅逐復來者。亦當訪拏究辦。以示懲儆。且必須先派員弁。多帶兵丁。始足以資彈壓。容臣等斟酌調遣。一俟佈置定局。再行續析奏聞。又據鎮沅直隸同知暨文山廣通二縣。先後稟稱。前因奉文廣覓銅廠。疊經示諭民人。訪尋子廠呈報。嗣有鎮沅廳民羅梓鵬等。報有距城百餘里之興隆山。麓獲銀礦。引苗當令招丁試採。該廳時往履勘。其礦砂忽接忽跳。未能定準如數。月內堪以接採。擬即酌定課程。又文山縣民萬雲隴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礦苗。該民等已各出備油米。呈縣開採。經該縣報府。委勘山勢豐厚。惟四圍包攔。不甚緊密。所出草皮硫磺。成色較低。衆以時有時無。不免旋作旋輟。請加察看。可否抽收銀課。儘收儘解。又廣通縣民李集之等。以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礦可採。報經該縣。准令試辦。嗣探得門礦。所出無多。業經措鑷分計。無如銀微色低。唯將所出黑鉛。藉作底母之用。尙須再行試準。量請抽課。各據實具稟前來。臣等查該三廠開採。雖尙未見成效。然總須該地方官。激勵廠民。奮勉從事。不可任其半途而廢。現已札令。速將砂礦煎煉。應抽課銀。先許儘收儘解。俟試辦一年。察定情形。再將抽解數目。入額清撥。至此外更令廣爲覓採。有苗卽力求獲。礦有礦。卽務使成堂。如能採辦數多。應先遵照朝議。商給優獎。官請議敘。以期率作與事。感奮爭先。至舊額老廠。雖據逐細查訪。實係衰歇者多。然習於廠事者。必能明其消長之機。以籌修復之法。或拉龍扯水。或旁路抄尖。或配石分計。如鑿手背夫。及搭鑊下罩之人。所見既多。諒亦能知補救。卽或需費工本。但能先難後獲。亦當設法爲之。倘實係硯產全枯。徒勞無益。則名是實非之廠。卽應據實開除。卽於儘收儘解各廠中。奏明抵補。總須比較原定舊額。無細有贏。方爲核實整頓之道。不得因廣採新山。而轉置舊廠於不問。至於官辦民辦商辦。及如何統轄彈治稽查之處。仰

蒙恩諭。不爲遙制。凡在官商士庶。無不感激倍深。自當按地方之情形。籌經久之善策。查辦廠先須備齊油米柴炭。資本甚鉅。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獨開官辦。呼應雖靈。而在任久暫無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虧空。參辦則有所藉口。籌補則益啓效尤。况地方官經管事多。安能親駐廠中。胼胝手足。勢必假手於幕丁胥役。弊竇愈多。似仍招集商民。聽其明資夥辦。成則加獎。敗亦不追。則官有督率之權。而無著賠之累。似可常行無弊。臣等與在省司道。及日久在滇之正佐各員。下逮商旅民人。無不虛衷探訪。竊以此次認真整頓。令在必行。所宜先定章程者。約有四事。一曰寬鉛禁。查銀礦惟炸礦爲上。爲其塊頭淨潔。出銀多而成色高。然廠中似此之礦。百不得一。其習見者。名爲大花銀礦。細花銀礦。其實皆鉛礦也。鉛礦百斤。煎鉛得半。卽爲好礦。而好鉛十斤入鑪。架罩其上者。得銀六七錢。次者僅二三錢。除抽課工費之外。只敷半本。其裹出鉛汁。名爲銷團。鉛浸灰內。名曰底母。皆可溜成黑鉛。以此售賣。始獲微利。滇省向因黑鉛。攸關軍火。曾有比照私賣硝磺辦罪之案。故鑪戶所餘底銷。皆爲棄物。虧本愈多。臣等查黑鉛一項。或錘造錫薄。或炒煉黃丹顏料。所用亦廣。原非僅爲製造鉛彈之需。律例內並無黑鉛不准通商之文。且貴州之榨子廠。四川之龍頭山。黑鉛均准售賣。滇省事同一律。如准將底銷出售。以補廠民成本之虧。庶不至於退歇。况售賣底銷。必有行店。其發運若干。令廠員驗明。編號填給照票。俟運至彼處。卽將照票赴該地方衙門繳銷。既可杜其走私。於軍火無所妨礙。藉得窳有利益。於廠民實獲補苴。一曰減浮費。查雲南各屬。無論五金之廠。皆有廠規。其頭人分爲七長。每開一廠。則七長商議立規。名目愈多。剝削愈甚。查歷辦章程。迤東各廠。頭戶賣礦。按所得礦價。每百兩。官抽銀十五兩。謂之生課。迤西各廠。頭戶賣礦不納課。惟按煎成銀數。每百兩。抽銀十二三兩不等。謂之熟課。皆批解造報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謂撒散者。則頭人書役巡查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謂火耗。馬脚。喇主。碾分。水分。以及西岳廟功德。合廠公費等名目。皆頭人所逐漸增添者。雖不能盡裁。亦必須大減。現在出示曉諭。務令痛刪無益之規銀。以辦必須之油米。庶不至因累而散。一曰嚴法令。查向來廠上之人。殷實良善者。什之一。而獷悍

馳請者。什之九。又廠中極與燒香結盟之習。故滇諺有云。無香不成廠。其分也。爭相雄長。其合也。併力把持。恃衆欺民。漸而抗官藐法。是以有礦之地。不獨官權考成。並紳士居民。亦皆懷然防範。今與利必先除害。非嚴不可。卽如所用鐵器。除鎚鑿鍋鏟菜刀准帶外。一切烏槍刀械。全應搜淨。方許入廠。其駐廠彈壓之印委員弁。皆准設立枷杖等刑具。有犯先予枷責。或搯耳箭遊示。期於小懲大戒。若廠匪膽敢結黨仇殺多命。鬧成巨案。或恃衆強盜劫擾害平民。責令該府州廳縣。會同營員。立即兜拏務獲。審明詳定之後。請照現辦迤西匪類章程。就地請令正法。俾得觸目驚心。庶可懲一儆百。一曰杜詐僞。查礦廢向係朋開。其股分多寡不一。有領頭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見有好礦。而後合夥。滇省有一種詐僞之徒。慣以哄騙油米爲伎倆。於礦砂堆中。擇其極好淨塊。如俗名墨綠及硃砂。審鑷之類。作爲樣礦示人。略以重利。德惠出賞。承攬既多。身先逃避。愚者以此受累。黠者以此詐財。良民不敢開採。多以此故。又廠上賣礦買礦之時。復有一種積蠱。插身說合。往往私抽釐頭。爲之裝蓋底面。顛倒好醜。爲貽害廠務之尤。茲先出示諭禁。嗣後訪獲此等匪徒。皆卽加重懲辦。庶可除弊根。而示勸懲矣。臣等在滇未久。於礦廠情形。本不諳習。仰荷聖慈委任。且蒙訓諭周詳。謹就察訪實情。先籌大概。雖成效尙未能豫必。而任事斷不敢畏難。此外續查利弊情形。總當據實直陳。以仰副宵旰疇咨於萬一。所有查勘籌辦緣由。是否有當。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雲貴奏稿 (卷十)

勦辦騰越廳邊外野夷情形摺

奏爲騰越廳界外野夷。膽敢攔入邊地。擄搶各寨居民。派員帶練出卡。痛加勦辦。餘匪畏威歸順。沿邊悉獲安恬。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照雲南騰越廳地方。三面通夷。爲迤西極邊之區。界連緬甸。所屬沿邊卡外。別有各種野夷。旣非

外城齊民。又不歸土司管轄。雜居山谷。分寨自立頭人。其性貪暴兇頑。每乘虛突至漢屯。搶擄人畜財物。因營汛不敷分布。曾於道光初年。請項建置碉堡。雇練駐防要隘。而山徑叢雜。該匪輒於無練之處。覓途潛出肆擾。經搭緝驅逐。尚不致大爲邊患。乃自上年秋冬以來。有古勇蓋西邊外之老草坡熊家山等處野匪。疊糾多人。至古勇河西粟子園崩麻各漢寨。先後擄去男女二十六丁口。并牛馬牲畜財物。報經古勇士弁協同屯練。追捕無獲。稟由鎮道府廳會議。以該處距各營較遠。山徑荒僻。險易難知。若調官兵勦捕。既恐多延時日。且不諳習路途。不如就近抽撥屯練。札調能事備弁官管帶進勦。可期事半功倍。查有附近之明光隘土守備左大雄。勇敢有爲。疊次出師著績。堪以率領各土弁管帶勁練。出卡相機勦辦。應需鹽糧。由騰越廳籌捐供支。先後具稟請示。臣等核其所請。實爲肅清邊境要務。當即批令督同妥速辦理去後。旋據該鎮道府廳等節次稟報。本年正月十九日。調齊勁練五百名。交左大雄管帶進勦。二月初四日。行抵老草坡。野匪已有準備。早經挖濠樹柵。出而抗拒。該土弁親帶各練奮勇攻擊。槍礮齊施。各匪敗竄入柵。砍斃二十餘人。帶傷甚多。隨乘勢圍柵放火。焚燬匪巢。各匪分竄。至大竹箐等八寨。并西山九寨。該土備又以次進攻各寨。野夷始知畏懼。邀請安分寨頭詣營投誠。查該處夷風。遇有齊心禁戒之事。須抱大石發誓。方見真誠。其各寨中。惟六頂之大野貫與習董之大頭目。平日尙知信義。當飭該野貫等。如能擔保各寨。不敢滋事。誓石投誠。方可允準。該夷等俱願遵照。隨即獻還所擄男女八丁口。牲畜六件。查明原主給領。其餘財物。據稱係熊家山等野匪擄去。旋即移營往攻。於二月初八日。進至熊家山。探知該野匪所居懸巖陡壁。已將出入要口。深濠固甃。且恃有怕洒等五寨爲羽翼。負隅不出。該土備帶練分攻。各匪亦分股抵禦。騰越鎮總兵拴住。接據稟報。恐左大雄深入險寨。練力不敷。又復商令該廳。加調屯練五百名往助。左大雄得添新練。遂逼近要口。分爲五路進攻。二十二日。該匪出巢拒敵。各練丁迎頭奮擊。殲斃頭裏紅巾首匪二名。及匪衆數十名。各匪退回口內。迨夜潛出劫營。練丁先已防備。極力轟拒。野匪撲營愈急。經六品軍功頂帶練總董大文瞥見。指揮放槍迎擊。并自行抱石打

中爲首一匪腦後倒地。詎匪夥從旁放槍。致董大文額角受傷被害。衆練開柵齊出。抄截環攻。始將各匪打退。平明查看山箐內。有匪屍二十餘具。仍復連日進攻。斃匪無數。土練亦間有傷亡。是月二十九日。始將熊家山匪巢焚燬。卽在該處紮營。以堵怕洩等寨往來要路。其中安分野夷。恐被玉石俱焚。紛紛詣營。求請投誠歸化。該土備慮其挾詐。令通事逐名究詰。據供熊家山滋事匪首一名茶山老五。一名阿五。其怕酒等寨。匪首名爲總頭老五。與各小頭目等。均先後被殲身死。餘皆逃散。伊等恐被勦滅。趕將寨匪所擄之男女十八丁口。并牛十七件。獻出求免盡勦。又查出寨匪所留之漢奸馬六。張小老。二人。細送請辦。該土備允其所請。當將人畜交收。訊據漢奸馬六。張小老。供認均係沿邊民人。向走夷方貿易。因虧本負欠難歸。潛入野山。交結夷匪。指引搶擄。冀圖得贖分肥。其送還被擄民人楊啓元。楊官文。余小老。余小二。蔡大。劉九榮。邵小三。劉五斤。劉鳳英。劉小三。張邵有。張富。尹益。李國棟。張聯榜。張喬科。金洪榮。十七名。并婦女何劉氏等九名。逐一訊據。供稱先後遭匪擄去。扣留役使。并欲勒贖。該婦女等均未被匪姦污。餘供大略相同。其代老草坡等處。擔保求誠之六頂野貫。習董頭目十人。亦爲熊家山等寨。懇求免勦。情願出具永不滋事刀標木刻。誓石投誠。如再爲匪。惟伊十人是問。察其情詞。不至反覆。隨飭傳齊各野山頭目。與邊民同至漢夷交界之三官殿。宣示恩威。嚴加傳諭。責成六頂習董各頭目。分寨管束。永不准其入邊搶擄滋事。各野夷咸皆畏服。叩頭盟誓。所具刀標木刻。均於邊隘立石示衆。沿邊地方。已極安靖。遂於四月初六日。撤練回至廳城。查明此次陣亡。除練總董大文外。尙有練丁六名。又受傷練丁十八名。分別卹賞。所有一切經費。據署騰越同知鄧擢稟請。悉由該廳籌應等情。臣等查此次該土備左大雄。自正月中旬。帶練出勦。至四月初間竣事。各寨野夷。除焚斃殲斃外。均已畏威悔罪。立誓輸誠。洵能遠振軍威。乂安邊地。此後仍須益嚴約束。倍緊巡防。所有各卡隘練丁暨應責成騰越鎮將。會廳逐一點驗。凡從前疏縱夷匪。及現在年力就衰者。均從重責革究辦。其撫夷備委中。據查有孟學鄒。吳正傳。楊鎮邦。及練頭孟效鄒。洪德恩。五名。此次俱甚出力。但從前夷匪擾害邊民。何以不能有犯卽懲。應令根

究明白。分別功罪。以示勸懲。漢奸六張小老。勾結外匪滋事。已據自行供認。自應歸於逃西匪犯案內。飭道審明。就地懲辦。傷亡練丁。咨部請卹。其六品軍功頂帶練總董大文。親手擊斃首匪。旋因中槍陣亡。可否仰懇天恩。照土千總例賜卹。至明光隘土守備左大雄。前在永昌等處軍營。屢經出力。疊蒙賞戴花翎。并加直撫使銜。該土備深知感奮。茲又收服各寨夷匪。可否再懇恩施。賞給巴圖魯名號。以示激勸。其騰越鎮總兵銜住。迤西道王發越。永昌府知府張亮基。署騰越廳同知霑益州知州鄧墀。籌商軍務。督率均尙有方。可否請旨交部。均予從優議敘之處。出自聖主恩慈。所需軍費。既經籌捐辦理。并請免其造冊報銷。除再查明練丁中。超衆出力之人。咨部量給頂帶外。所有勦辦邊外夷匪竣事。邊疆綏靖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他郎廳新礦酌更營汛摺

奏爲普洱府屬之他郎廳地居邊要。現在督辦開採。更宜駐以重兵。擬移遊擊大員。並請酌更營制。以資彈壓。而重邊防。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於本年二月。會奏遵旨試行開採摺內。聲明他郎通判所轄之坤勇營。會出金砂。因游民私探鬥爭。將山封閉。但金砂不時湧現。難免去者復來。又近處勘有草皮銀礦。現亦有人偷挖。此次官爲督辦。必須多兵彈壓。容臣等斟酌調遣。一俟布置定局。再行縷析奏聞在案。維時營制未經議定。先於附近該廳之普洱。臨元二鎮。元江新營二營。共派兵三百名。交護臨元鎮左營都司陳國樑帶往駐劄。暫爲彈壓。並委候補通判卓棟。永平縣知縣文定仲。各齎告示令箭前往。會同他郎通判倭克金布。選充頭人課長。議立約束章程。並責成鎮將道府各大員。就近稽查督辦。惟念兵雖暫駐。究非經久之謀。而地在沿邊。尤在藩籬之固。查他郎地方遼闊。東南兩境。遠與老勐交隣。暹羅緬甸。有路相通。就邊防而言。本應以重兵扼要駐守。今該處文員。係普洱府之通判分駐。而同城之武汛千總。又不歸於普洱鎮管轄。而係臨元鎮所屬之元江營參將。分弁赴防。是文武雖在一城。而一則隸於臨元。一則隸於普洱。遇有要事。爲文職者固可於駐劄普洱之道府。稟請遵行。而武職營汛事。宜普洱鎮不能過問。

須由元江營轉稟臨元鎮。指示辦理。道路既多紆折。核轉更致耽延。在無事之時。或尙不甚緊要。值此新開礦廠。人數日見衆多。尤應文武和衷。聯爲一體。始免事權歧出。呼應不靈。且查滇省額設六鎮總兵。本皆有中左右三營。以符規制。惟普洱鎮左營遊擊。因與威遠新習兩營。屢次互相改換。故現在該鎮。只存中右二營。與各鎮殊不一律。似應復還普洱左營遊擊。以昭體制。而重邊防。惟營缺未敢擅添。自應量爲移改。因查新習營遊擊。向係駐劄元江州屬之新平縣城。而其分防之密峨縣汛。則又屬於臨安府。是彼處文武所轄。亦復兩岐。查新平係在元江腹內。又有他郎當其東南。以爲屏蔽。前因境內有管魁。衷牢兩山。易藏匪類。是以曾設專營。今新平地方。較之昔時。大爲安靜。其密峨尤爲腹地。更可將汛務歸入臨元鎮標。所有新習遊擊一缺。似可移駐他郎。作爲普洱左營遊擊。廠務既資彈壓。邊防亦更森嚴。以視目前。派往客兵。祇係暫時駐劄者。自必倍形得力。第遊擊既移。其中軍守備一員。自應隨往。又左右哨兩千總。亦應酌帶一人。與原駐他郎城內之千總。各分左右哨。至元江營。本有把總一弁。帶兵四十五名。分駐他郎之阿墨汛。又有分駐邦轟宿南兩汛之外委二人。共帶元江兵六十五名。今應移歸新設遊擊管轄。又普洱中營。亦有一把總。一外委。帶兵七十九名。分駐通關哨汛。距他郎較近。亦應歸於該遊擊管轄。此外尙有應帶弁委。及酌添馬步各兵。或由新習原營移撥。或由普洱鎮標改添。均俟該鎮將議覆至日。另咨兵部立案。惟新平舊分十汛。地勢亦屬綿長。若遊擊移駐之後。僅以千把總領其汛地。恐職分太微。難資管束。應另移守備一員。作爲總轄。行據臨元鎮總兵李能臣稟覆。該標左營。本有都司。可以經管錢糧等事。其左營守備。尙可通融移駐新平。作爲元江營右軍守備。仍隸該鎮統轄。其元江營參將。應卽改名元新營。以符名實。以上擬更營制大概情形。經臣等勸據藩臬兩司。暨督糧道。轉移臨元普洱鎮道。並行該處府州。分別籌議。詢謀僉同。茲據該司道等會詳請奏前來。相應仰懇聖恩。俯念邊疆營汛。因時制宜。準將原設新習營遊擊。移駐他郎。作爲普洱鎮左營遊擊。其新平汛駐劄守備等員弁。歸於元江營管轄。將密峨汛。歸入臨元鎮標。如此量爲轉移。則文員之該管道府。與武員之該管鎮將。悉

歸畫一似公事可免岐誤。而邊境更冀肅清。如蒙俞允。所有銜署兵房。凡可彼此互換者。皆毋庸另議。惟他郎城內。應添蓋遊擊守備衙署。及自他郎城外。至坤勇營礮廠等處。如有扼要控制。應須建蓋汛房者。一切工料所需。均由臣等督屬籌捐辦理。惟營分職名。有應酌改之處。應再咨部酌換關防等項。以昭信守。至官兵係通融移撥。并無格外加添。其原文俸餉廉費各銀。無所增損。惟查鎮標官兵。領餉例由中營照數請領。轉給開支。而他郎距省程途較之普洱中營。稍近數站。若將該營俸餉。解回中營之後。又解左營。未免徒多往返。擬令嗣後該鎮標遣官來省領餉。即於路過左營之便。先將該營俸餉等銀。交給該遊擊具領收放。以省重疊來回。又兵米一項。從前他郎駐兵本少。該廳徵放本色之外。尚有餘存本折。分別撥解。今移駐兵數。既已增多。該處糧販本稱。自應責令他郎通判。徵本色。以資散放。其由普洱元江撥出之兵。該原營應減本色。改折徵解。至各營汛軍裝器械。亦可酌量抵換。彼此互改營名。毋庸紛紛搬移。以歸省便。其餘未盡事宜。另容隨時酌核。分別題咨辦理。總期開廠籌邊。兩有裨益。以仰副聖主整飭營伍。綏靖地方之至意。所有會籌移駐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

訪獲他郎廳廠匪黃應倡等大概供情摺

奏爲他郎廳開礦事宜。甫將章程立定。茲訪明曾經滋事之廠匪。擊獲多名。飭解普洱府嚴行審辦。務使廠民知儆。謹將大概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經訪知他郎廳之坤勇營。出有礦洞。當即欽遵諭旨。試行開採。擬選殷實良善之戶。作爲頭人。招募砂丁。逐層約束。並以前此徹挖滋事。驅逐復來者。亦當訪拏究辦。以示懲儆。業經會摺奏聞在案。嗣據委員通判卓楨。知縣文定仲。前後會議章程十餘條。並將在廠各項人丁名冊。查明籍貫年貌。詳細開報。核其逐層約束之法。每砂丁二十五人。設有丁目一名。每丁目十人。復設丁長一名。積至砂丁一千人。另設總頭一名。而仍選立客長五名。總司稽核。又責成鑲頭報控新礦。鑲頭請票扯火。課長拿秤抽收。彼此互相稽查。隨時

示以賞罰。復以課書練役分段梭巡。雖事務甚繁。而約束尙無鬆懈。并據該委員等稟稱。金沙實極微細。每日淘水搖鉢。所得僅以分釐計。勢難按則抽金。惟銀礦漸由子櫃。而得正櫃。目下丁力加多。可期進山接礦。請將金課亦核作銀抽解。以免瑣屑畸零。查其所稟。委係實情。當即批准照辦。惟訪聞原先偷挖之人。多欲濫混入廠。此內有曾糾衆互鬪。致相殘殺者。亦有擾害郵莊。被人控告者。目下若不先爲訪拏。則此輩自矜得計。必致故惡復萌。而衆人相率效尤。亦恐逞強滋事。臣等飭據普洱臨元他郎等處。文武先後密稟。訪有外來滋事之匪首黃應倡。於上年十二月間。未經奉文開採。即欲恃強。先來挖礦。率夥踞泥街該處居民。被其擾害。協力驅逐。本年二月初間。與其黨邱綱。移至高楚地方。復圖占擾。又有臨安匪徒支老五等。及元江他郎夷匪楊卜喇等。皆係著名之犯。與外來各匪。在麻栗樹石頭寨等處。分類糾門。互有殺傷。其乘機分竄偏僻郵寨。勾結搶擄者。先經署普洱府崔紹中訪聞。會督思茅甯洱廳縣。拏獲劉大蒲黎等三十四名。訊出各匪首要姓名。稟請四路圍緝。適臣等因開礦需兵彈壓。已會調普洱元江官兵各一百名。臨元新習官兵各五十名。赴廠駐劄。當飭帶兵各將備。順途訪查。並令咨會文員。一同實力搜捕。旋據臨元鎮總兵李能臣。會同署普洱府崔紹中。署元江州李杰。署他郎通判倭克金布。前署他郎通判沈世良。並督令護元江營參將常興。署新習營遊擊察與阿。護臨元鎮都司陳國樑等。各分途帶領弁兵差役。先後拏獲外匪黃應倡邱綱等四十六名。臨安匪徒支老五等二十一名。元江夷匪楊卜喇等十一名。起獲槍礮藥鉛刀矛多件。解至他郎。會同研審。各供認互鬥搶擄數次。其當場致斃屍身。或自行燒燬。或彼此殘棄。或尙有掩埋處所。可以創驗。并搶劫郵寨情形。亦據歷歷指認。惟被害事主。多未呈報到官。不能知其姓名。現在傳諭各郵寨居民。據實補報。計各文武所獲現犯。共一百一十二名。已據署普洱府崔紹中稟請親自馳至普洱。提同前獲各犯。確審懲辦。尙恐查拏之時。有匪犯乘間逸出。仍發各營汛。分途嚴緝。其已經到廠之官兵。即令留駐鎮壓。經此一番訪拏。廠務頗覺森嚴。所有新招廠民。見先前滋事匪徒。多被緝獲。咸知觸目警心。悉就約束。廠內倍形安靜。雖金沙現極有限。

而銀廠頗有起色。可期成效日臻。除飭迤南道。督同普洱府縣。審明確供。妥速定擬詳辦。俟定案時。由臣等勘明。再行具奏外。謹將現在訪獲舊日廠匪多名緣由。先行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保山縣城內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情形摺

奏爲保山縣城內回民。自移置官乃山以來。已逾一載。察看情形妥協。可期久遠相安。謹將原辦緣由。奏明立案。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上年。會奏永昌善後案內。議請添移營汛弁兵。聲明保山縣轄之官乃山。因安插回民二百餘戶。尚有陸續前來者。擬添兵五十名。連原駐之三十名。派一把總帶領。以資彈壓等情。已蒙勒部覈議。覆准在案。彼時回民移居未久。尚須細察情形。未敢以試辦之章程。遽作常行之定準。節經諄飭永昌府知府張亮基。就近督縣加意撫綏。認真彈壓。計上年四月安置之後。至今已越一年。疊據稟報該回民二百餘戶。在官乃山墾種爲生。均極守分安業。堪以永遠居住等情。臣等查此案移置之由。因道光二十五年九月間。保山城內回民。被該處七哨匪徒挾仇殘殺一次。迨二十七年。甫經招復。又於十二月初一日。因哨匪打奪解省人證。復恃衆入城搜殺一次。雖被殺亡。遺存丁口。悉經由官訪明。捐費撫卹。以軫餘生。至二十八年春間。臣林則徐親往迤西。督兵查辦。於痛勦彌渡之後。直躡七哨地方。哨匪始懾軍威。俯伏歸命。當時拏獲辦罪至四百餘名之多。七哨經此痛懲。不敢復逞兇頑之習。本擬招復逃亡回衆。仍返故居。惟查房屋被焚。早成灰燼。若令自行建蓋。已屬力所未能。且與漢民界址混連。清釐匪易。一時旣虞其尋衅。日久更難以相安。故於軍務將竣之時。卽另籌安置保回之地。嗣據地方文武暨各委員。覓得保山所轄距城二百餘里之官乃山一座。周圍約十餘里。外狹中寬。前隔潞江。後依雪山。雪山之巔。石崖陡險。雖有獠獠夷人。窩居其上。向不與民人相通。其自半山中腰。下至臨江間。有平曠地土。堪以墾種。因而外來無業客民。單身赴波。或種包穀雜糧。或植大小果樹。先搭棚寮棲止。漸蓋土屋草房。究因中隔潞江。往來未能甚便。該客民等。

仍不樂久居。隨訪得有楊育春白奉禮等。均願將自墾成熟之地。暨果樹寮房。悉行折價遷讓。或以城鄉產業。與之掉換。亦所樂從。當查該處山場。既有田畝樹株。按年可收花息。并已種將熟之雜糧果實。均願折價賣給。回民到彼。即無枵腹之虞。若漸墾漸多。更可長資養贍。因詢保回頭人董俊劉耀宗等。以保山之清真寺。舊有零星公產。其各鄉亦有故絕回戶遺產。如願公同估價。與官乃山產業房產互相掉換。便可官爲經理。伊等當即允從。其價值除互抵外。尚有不敷。由官湊捐給付。遂將官乃山一座。全作保回聚居之所。除有他處親戚可依。不愿前往者。聽其自便。外。凡願移之回戶。皆按大小人口。官給盤費。經署保山縣知縣韓捧日。署永昌協副將桂林等。將該回民二百餘戶。分起押送前往。到後仍酌給三箇月口糧。俾得從容治產。此上年安置保山回戶之情形也。嗣又添撥把總一員。先後帶兵八十名。歸於原設之舊乃汛駐劄。就近巡防。該回民等益知官爲保護。得以久安生業。陸續去者。復有數起。自係知爲樂土。彼此相招。查該處去秋包穀雜糧。均稱豐熟。果樹亦皆獲利。今年墾種之地。比較去年更多。將來戶口繁滋。該山亦足資其力食。與山巔之漂漂夷人。及江外之土著漢民。均無輕轄。而保山城哨。相距甚遙。更無虞其生衅。是回民安置在此。似可決爲久遠之圖。雖不愿者。本不強其前來。而已來者。定可安於無事矣。惟其祖先墳墓。向來本在保山。當二十五年互鬥之時。回匪之燒漢屋者極多。而漢匪之掘回墳者尤甚。屍骸堆積。令人不忍觀聞。臣等而囑該府張亮基。督屬妥爲修掩。張亮基到任後。即與署保山縣陸葆。捐發廉銀。選擇公正紳耆。分赴各山。將被掘回墳。逐一修砌。悉還其舊。不獨屍骨全無遺棄。并棺柩每與更新。統計自夏至冬。共修回墳九千餘家。該處事定之後。有回民赴保山祭掃者。府縣派差照料。即以暗杜衅端。該回民見其墳冢新修。比前加勝。亦皆同聲感激。并可消釋前嫌矣。又據張亮基稟稱。保山回戶中。未經放絕之人。遺有田產。上年軍務竣後。曾經委員分路清查。核與該回頭人。彙報大數相符。當即由官派佃代種。收取租銀。尋覓外出各回民。寄交該處地方官給領。惟思回戶業經他徙。若將零星田產。留在保山。內有狡黠之徒。未忘舊衅。即難保不藉此爲由。以清租爲尋衅之地。不如查起原契。

官爲覓售。其無原契者。亦由官估價值。分別發賣。節經頭人傳諭。業已允從者多。惟聞有力之回。本在他處經營。貿易。有不必急於變產。而尙親望遷延者。若不催令一體辦理。轉恐退有後言。是以現仍傳覓本戶回民。諄切曉諭。令其出售零產。以斷葛藤。總期保色。漢回各遂其生。永無可開之衅。以仰副聖主綏安邊圉一視同仁至意。所有續辦善後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陳。并咨部核明立案。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密保永昌府張亮基片

再永昌連年滋事。民幾不知有官。實由吏治因循。以致擴悍成風。積重難返。上年甫經懲創。亟須爲地擇人。仰荷聖恩。準以臨安府張亮基。調補永昌府缺。該府自到任後。辦理不遺餘力。於地方之利弊。無不訪察周知。於風俗之澆漓。無不革除務盡。如昔時牛叢香把。拜會結盟。斂費賽神。信奸惑衆。諸惡習皆能令行禁止。杜絕根株。一有勾結潛滋。卽被查拏懲辦。又將各鄉寨槍礮火藥。全行搜繳入官。產硝各礮全封。軍火無從私製。至該處向有教演拳棒。聚唱小說之所。今則改爲義學。又有糾詐大戶。引誘游女之風。今則厲其鄉禁。徭役之累民者。設法裁革之。道途之險巖者。捐貲平治之。合諸臣等正摺所陳。安置回戶。修護回墳。勸售回產等事。無非任勞任怨。期以永杜衅端。訪查彼處民情。於該府懷畏兼深。漢回如一。且不獨永昌一郡如是。卽附近之順甯蒙化等屬。亦莫不然。是張亮基調任年餘。竟能大挽積年難挽之習。臣等職司察吏。似此實在得力知府。不敢墜於上聞。惟地方正當起色之時。仍應責成經理。將來遇有彙轄迤西。及統轄滇省之任。如蒙簡畀鴻慈。似張亮基皆可力圖報稱。以收得人之效。臣等爲邊疆需才起見。不揣冒昧。謹合詞附片密陳。是否有當。伏祈聖鑒。謹奏。

林文忠公政書

雲貴奏稿

卷十

二九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

林文忠公政書

校閱者 周郁浩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二元

573  
44111



2000